



# 序

井裏屍紀實也而自序曰疑案何相矛盾耶作者之心蓋別有的也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呈形幻相於環球演爲無量數之歷史者何爲傳疑耶何爲紀實耶事物物物鉅而星辰海嶽微而草木魚蟲若由我心而爲標準心以爲實則事物物物莫不實心以爲疑則事物物物莫不疑實也疑也一日不知幾恒河沙數而變易之也然則作者之心爲紀實耶爲傳疑耶抑任人目爲紀實則爲紀實目爲傳疑則爲傳疑耶是皆不然也作者素董狐之筆譜虞初之志燃溫嶠之犀體龍門之法披沙撿金盡淘汗滓烘雲托月間綴閑藻稗乘也而筆削之義寓焉豈只紀實云乎哉此書甫脫稿即命序於余讀竟復研其自序知作者別有苦心也故揮此譚言贅諸驥尾

太璞馬璞贅言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

# 序二

序

造物不仁。芻狗萬物。生之殺之。似不甚愛惜之也。抑知時有愛惜者在焉。萬人爲貴。人之中。頁鍾毓之靈。擅化工之妙。摘華則春艷。紀實則秋肅。才情瑋苑者。爲尤貴。然使造物者不以萬物爲芻狗。芸芸浩浩。碌碌平平。無一事可驚。無一理可愕。則乾象坤輿。縹然灑然。磊然塊然。誠不如一幅奇軼畫圖也。縱有才情瑋苑者。將何以聘耶。亦與碌碌平平者。同溷同腐耳。造物惜之。故演出種種變幻離奇之事。弼其才。淪其情。發其沈痛之機。暢其不平之氣。令其形爲不朽之業。而附驥而傳者。亦周千古。仁孰造物。若耶。自井裏屍案。出有傷家庭之變者。有哀尋倫之汨者。有爲沈寤者。代助訴者。莫不謂造物不仁。而演出此慘劇也。是自被造化者。愼矣。冷佛箸是書。亦知體造物之仁。拜造物之嘉歟。而發其沉痛之機。暢其不平之氣也。

中華民國三年仲夏

勝華石君序

二

# 序三

冷佛久以著作名相見恨晚今觀其文論斷是非無一言不有中於社會風俗固不待予之贊也癸丑之秋始識冷佛如舊相識其感憤抒寫竊奇其人殆天生之沸羹蚶鱉之世使之自鳴不平大鳴以警世歟井裡屍一書成於今夏言情於世界者小抉疑於世界者大以史記恢詭之筆寓春秋褒貶之意未可以稗史小之也夫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又未嘗不怪人事之吉凶社會之情僞在信史以維之獨惜中國有國家史一姓史無社會史也及讀小說家言恍然於正史所載皆已往往迹無社會何以有國家至對社會對國家靡不於小說發之然則說部之作所以補正史之不足明迹其原委而厲勸懲於其間考其行事深維其終始見作者之孤詣有令人感發而不自知者雖然世之人陰挾翰墨以裁人之善惡疑可以代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况一時人心之所喜勸懲之義蕩然無有復存是冷佛之所厚望於世者終不能償即欲求一信史以挽橫流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

矣。嗟乎。善不必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唯冷佛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以一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予喜書之。成而樂爲天下道也。於是序之。民國三年夏守跋叙。

# 序四

自漢氏以來史書日趨於卑下執筆者類不能正是非甚或迫於勢惑於利而滯易事實詔要阿諛於是史道乃衰吾嘗慨夫良史之難思欲得如司馬遷其人者網羅五千年事實依史記之例著爲一書不必盡如春秋之謹嚴但能載記實跡亦足以開啓後進褒揚前哲矣然而年代湮遠文獻無徵所可考見者惟二十四史而其不足深信又如前說然後乃知野夫乘之足貴而不可以無者也夫往事之不傳致來者無可徵粉飾忌諱綜錯其間而無由證其失是皆當時君子之過也然則記述舊聞以俟來者固然爲君子之責矣往者吾讀元明以來諸說部竊怪以彼之才而所記者非家庭酬應瑣屑之常詞即怪誕自喜之作其足以羽翼史書者何少也及讀春阿氏未了緣兩書於是始知冷佛其人者嘗雖未脫元明以來之故轍而文章之雄偉固已超越之矣今夏又爲井裡屍一書索而觀之奇闢宏肆奚只元明魏晉以來所僅見於是乃知冷佛之志前之作其小試也吾聞冷佛言是書所載都實跡而姓名則皆隱匿然則其將見採於修國史者又斷斷然矣

# 序五

序

予友冷佛君名下士也才儲八斗學富五車於北京社會習慣及宦場情形均有最深之經驗既厭於世故遂專肆力於小說以如椽之巨筆指人世之迷津誠所謂有心人也如未了緣春阿氏等書均早已風行一時膾炙人口近又有井裏屍之作予索而讀之其案情之離奇文筆之新穎較之春阿氏等作尤覺有過之無不及其中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均有言外之意設非蔣司兩偵探之探幽索隱無以得此曲折之奇情非冷佛君之綉口錦心亦無以有此跳脫之傑作苟非形之簡牘何以昭示來茲遂使魅魍魎在在難逃筆誅邪正貞淫一一現形犀照君非妄言我參別解遂心所欲總得真詮信手拈來無非妙諦陋如下走參與序言既是續貂之狗尾何嫌著糞於佛頭是爲序

甲寅六月

茹雪氏書於見心齋

# 序六

閒嘗怪歐美小說箸作浩然若洋海小說家且代有其人肩相屬踵相接背相望巨古今而莫之或絕泊返觀夫吾國求之於古雖稗官野史固大有其卓犖可傳者在然蓋已寡矣若夫並世則更寥寥若晨星落落如故人或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抑獨何哉一言以畢之曰事實不足傳耳是則縱有小說家爲之鑪冶爲之潤績宜若可傳而傳亦弗廣遑論久暫歟冷佛既著春阿氏更箸井裡屍書成將付剞劂以鉛槧之授諸天僧天僧受而讀之喟然興歎持告執友二三子曰春阿氏冷佛所著也井裡屍亦冷佛所著也春阿氏不脛而走其明效大驗既已昭昭若今日吾讀井裡屍試夷攷其事實而衡絜其文詞如劍在匣如鏡在帷其傳之廣且久當埒於春阿氏或將雲駘而風駕乎其上未可以逆料也友人聞吾言唯唯而還以詰吾近所著之撫寧手維勤九命奇冤案不將刊以行世乎吾亦唯唯友人曰若然則子姑度之其流傳之廣久較冷佛前著春阿氏今著之井裡屍爲何如吾陡聞之不自覺其心骨酸楚悲從中來泣然而答曰吾茲所著其事實殆亦十年間唯一之小說資料也至



於區區所爲編述此小說文字之短長請以俟天下之知小說者非所計也入此歲來吾行年四十已行不加粹學不加修以似以續觀政則乏策實業則乏資於窮愁落寞中日寫數紙亦以借他人之事實以宣吾之肺膈苟全乎性命不求夫聞達有長此以沒世焉已耳又誰能斷斷總總以與吾歆羨敬愛吾鄙後起少年不可繩量不可思議小說家之冷佛競優劣哉吁子休矣友人笑而退遂書以序井裏屍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一日即甲寅七月十二日

天僧關當世序於空江寄廬

# 自序

嗚呼噫嘻疑之爲害大矣何以知其然哉變是非之眞。鑿蒼黃之色。生懿親之隙。肇戕賊之機。曠矚古今符節若合即以井裡屍一案言之可概矣禍源所汨古司農疑籽一粒苗爲無量數疑芽疑紙疑枝疑葉生疑花結疑果釀成此疑莫與京之大疑獄也自形井裡屍後前之贈物也裁衣也及家庭瑣尾之事也後之園丁花匠諸僕之紛紛辭者辭逃者逃及種種之疑形疑物疑證據疑譏評疑犯之蹟疑覈之多遂使研究此案者如談市虎如畫弓蛇觸疑生疑亦不覺而淘入疑流之旋渦也然則小說之筆又何從而著耶將以疑傳疑歟以疑傳疑毋乃添以疑枝疑葉培疑花果不使此莊嚴世界不爲海市蜃樓而止耶非也譬如逆探河源由魯也豫也晉也秦也九曲濁瀧沿而上溯一渡流沙清漪自鏡何難直到星宿海而窺其眞像哉是書之作據事直書無黨無偏不枝不蔓決疑之哲竣諸閱者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

冷佛自叙



懷秋園書

遁逸林

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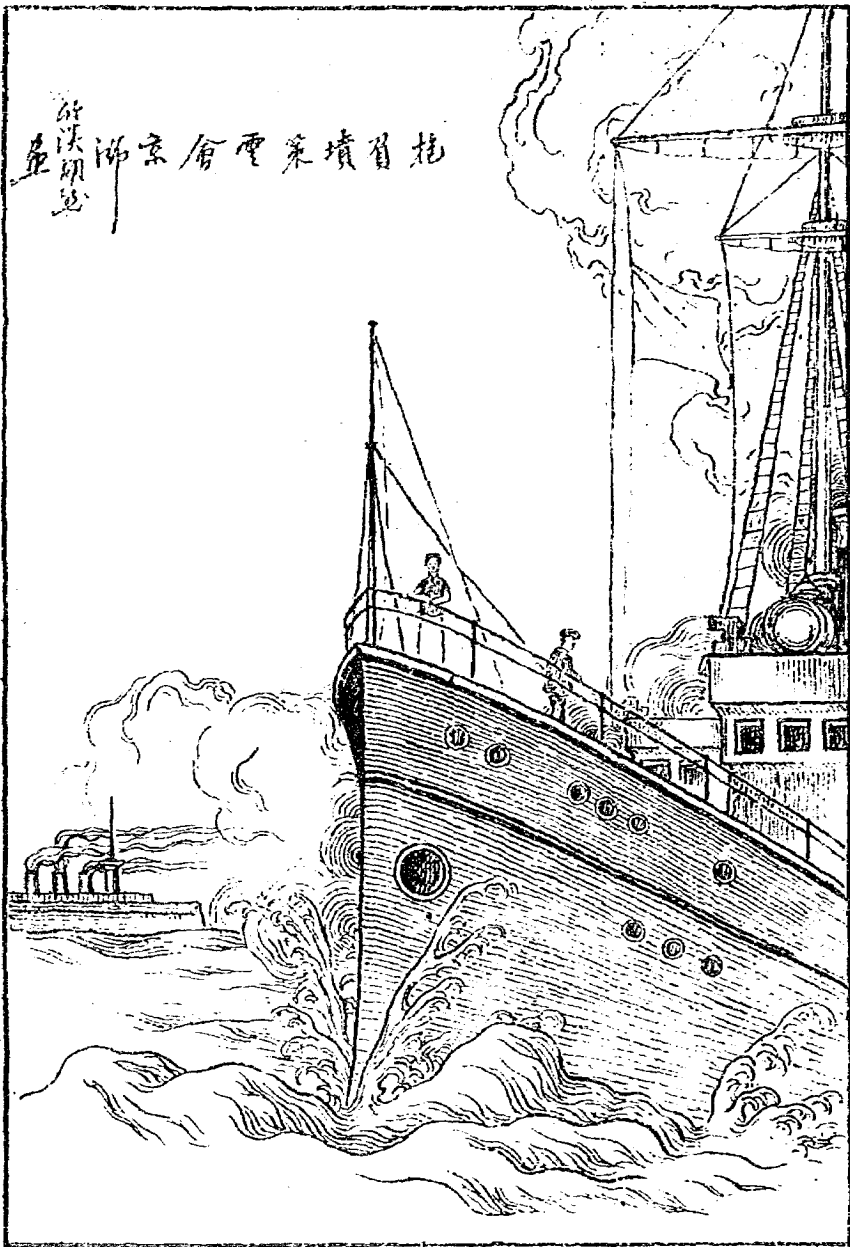
竹溪胡

宣南永興



井裏屍繪圖

托爾墳菜會京師  
並 行漢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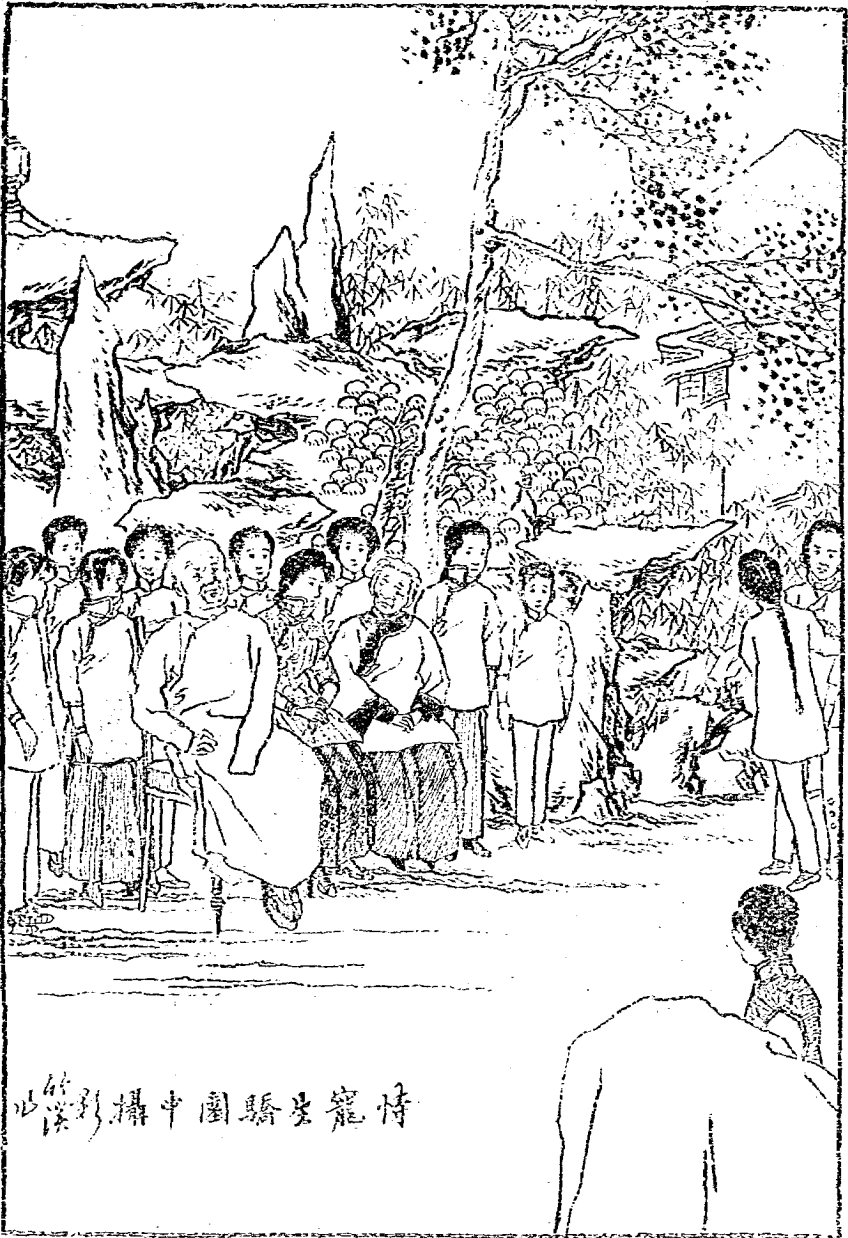
井裏屍繪圖



前倚欄  
軒急  
驚紫  
玉  
胡竹溪  
並才藻  
翠友  
梁孤星  
代筆



井裏尾繪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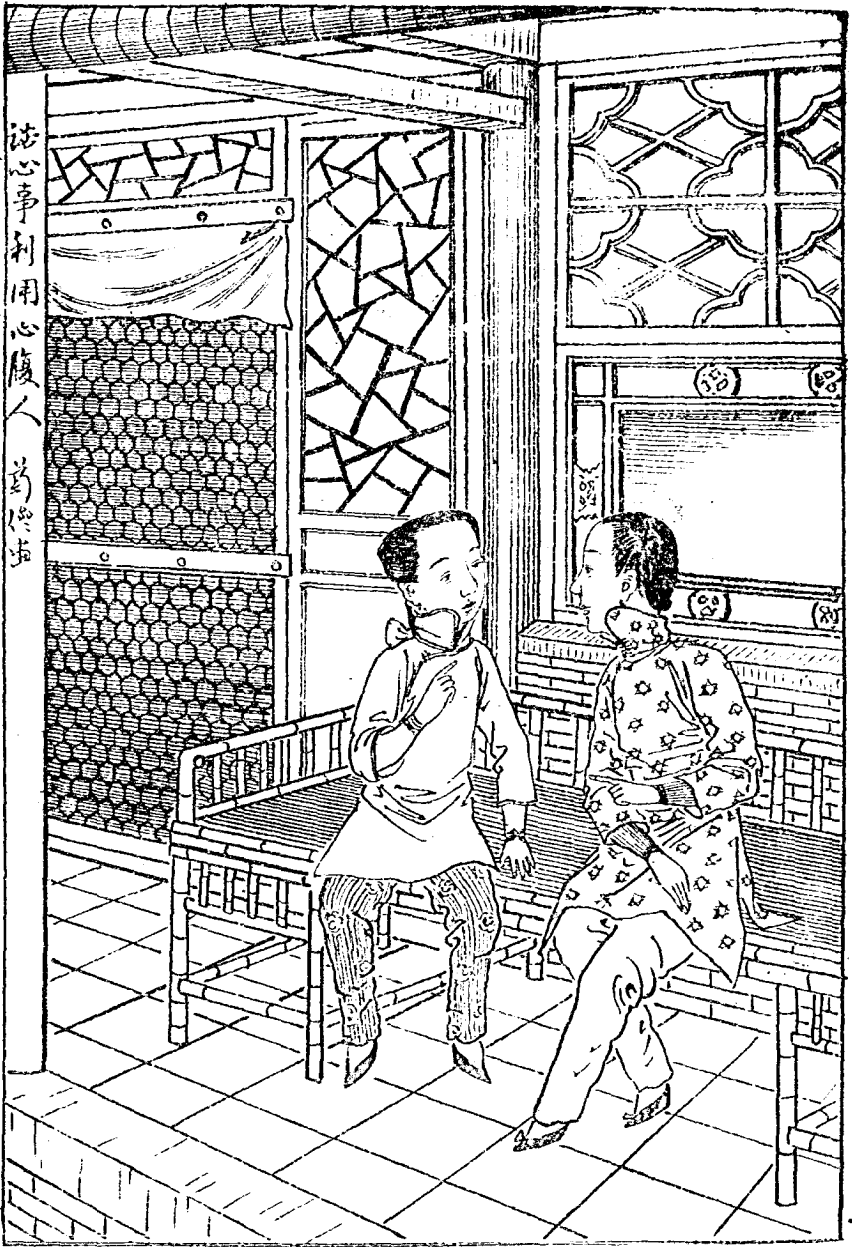
情寵榮驕中國攝影  
於漢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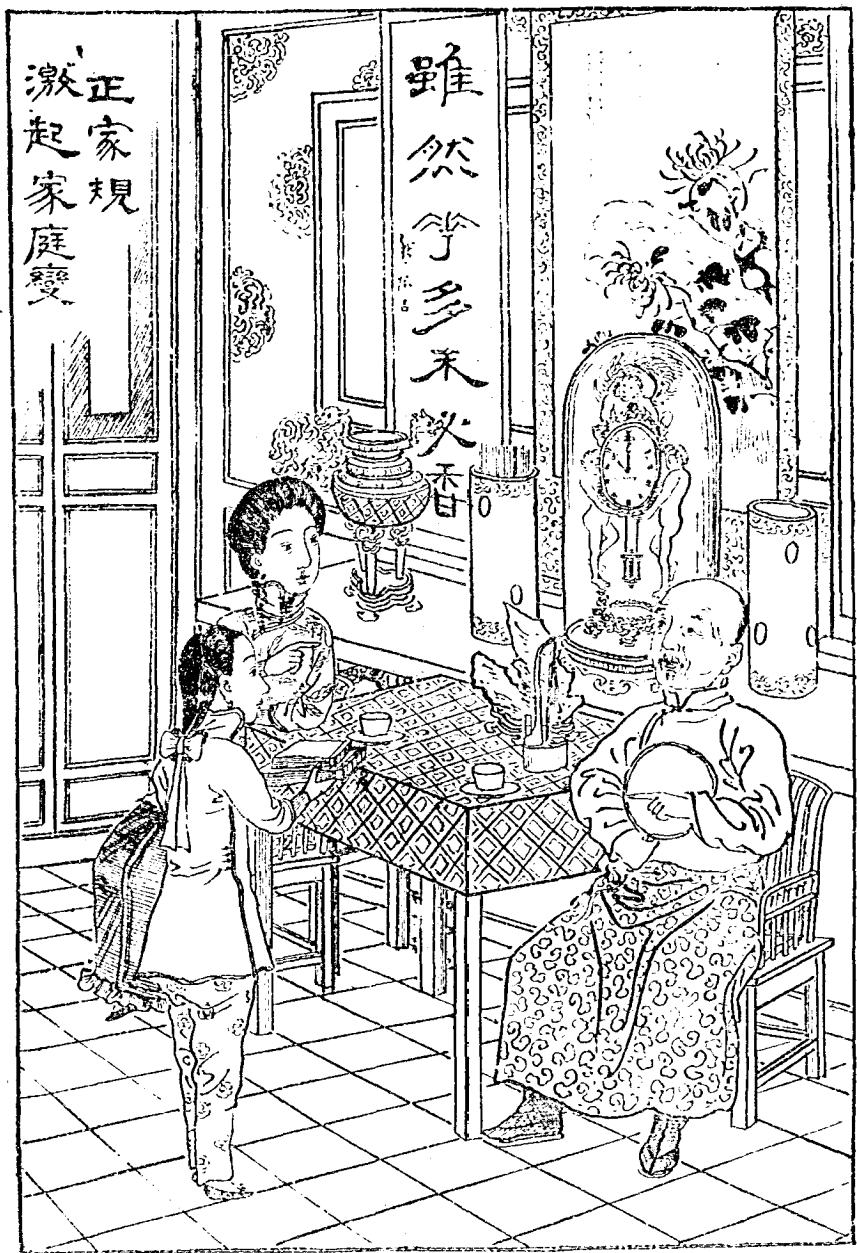
并裏屍繪圖

誌心事利用心腹人爲此



雖然爭多未火香

正家規  
激起家庭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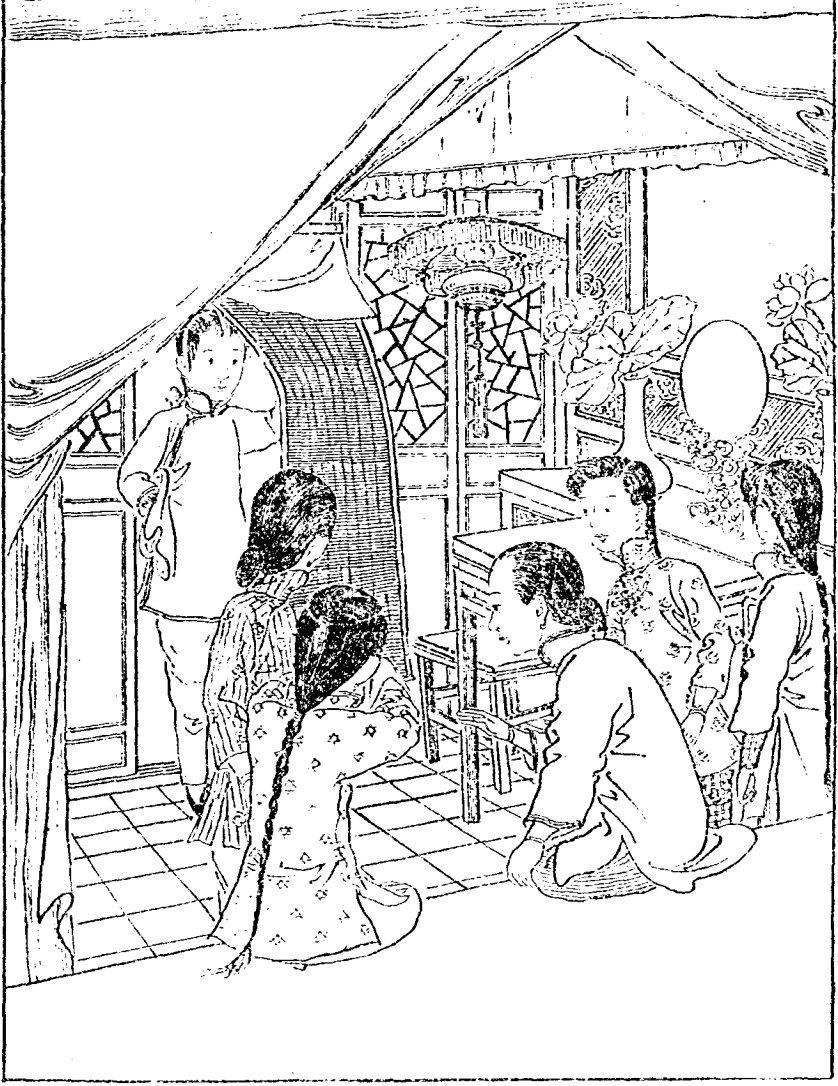
甄氏 受屈 貪官 受賄 李苟 子非 儀

井裏屍繪圖



珠兒求去凶產求情  
菊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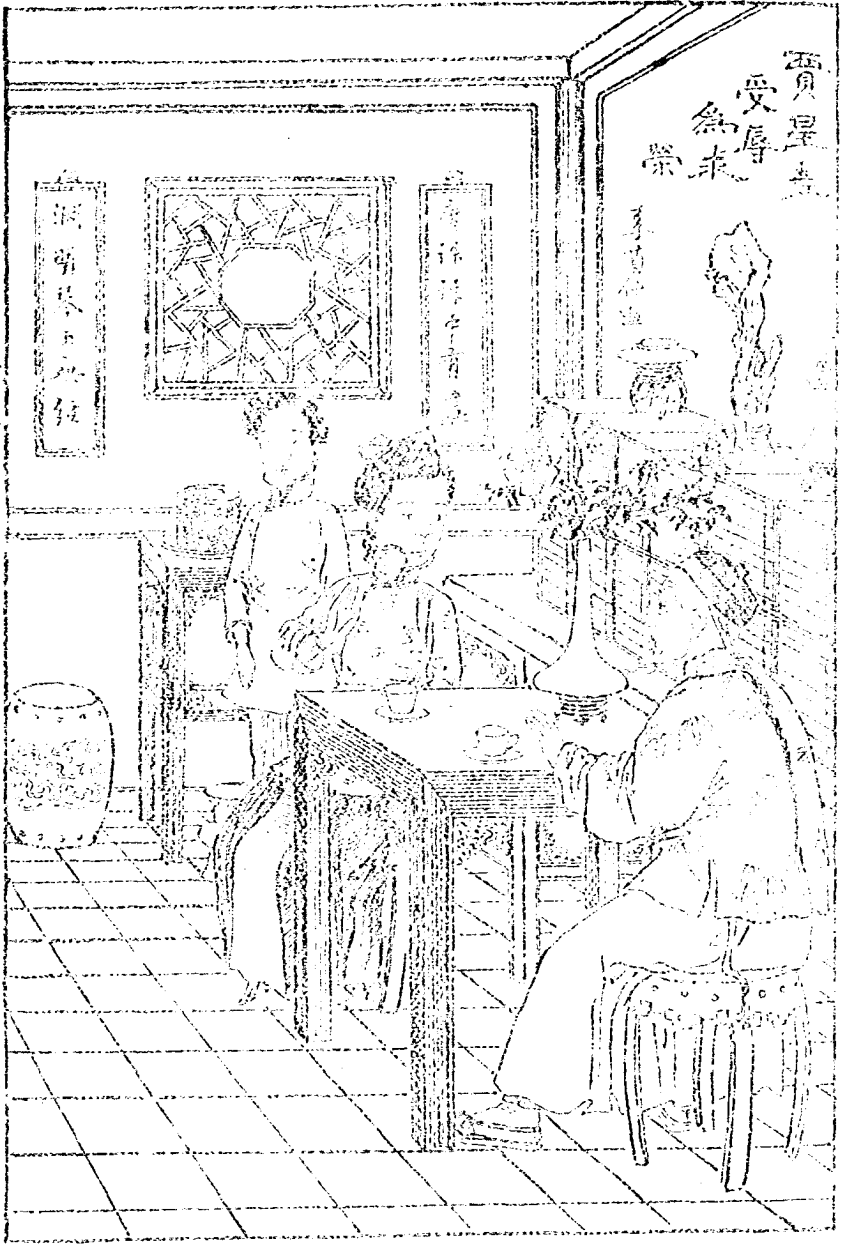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四

西貝屏畫

受辱  
為求  
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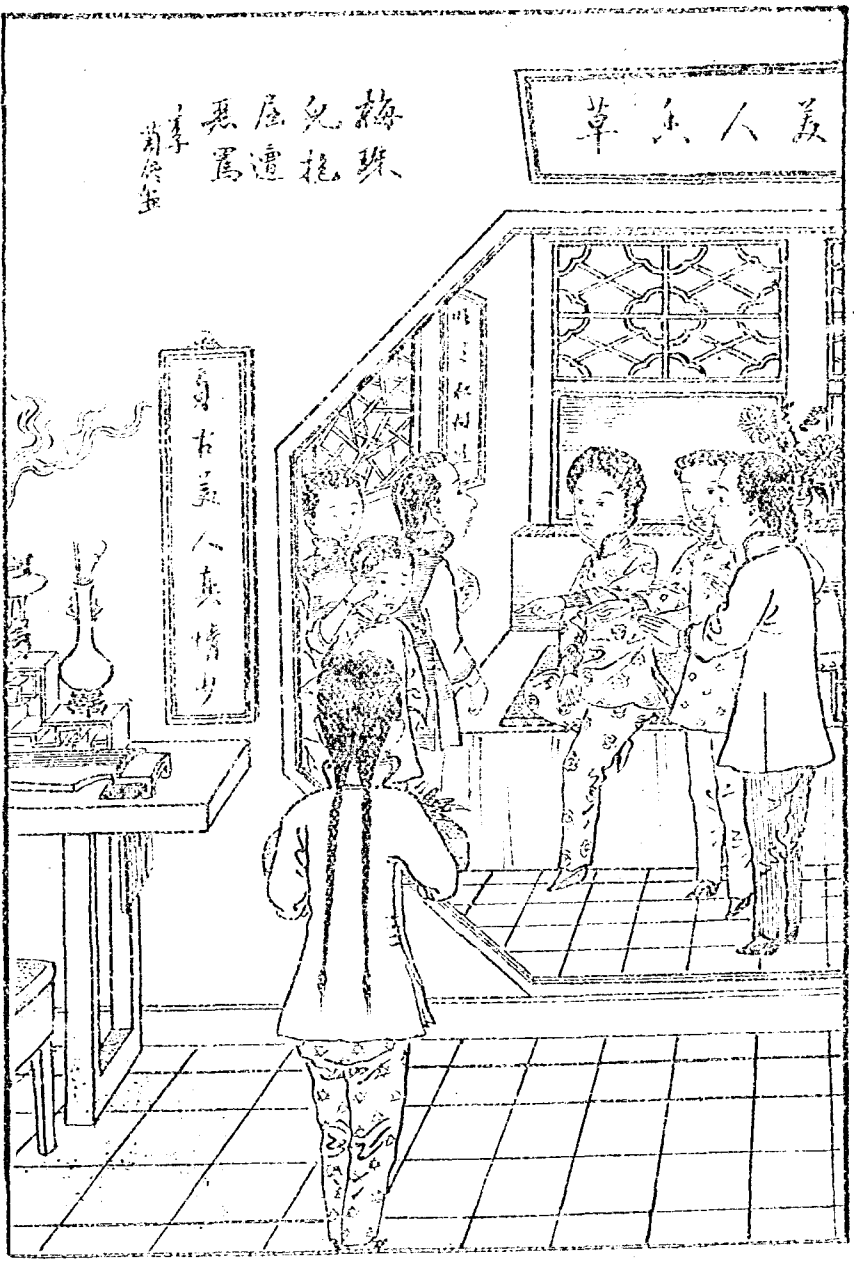


升尊  
晨  
齋  
圖

五

美人草

梅珠  
兒抱  
屋邊  
燕罵  
子  
菊  
於  
家



自古美人真情少

# 井裏屍卷之一

冷佛編述

第一回 懷挾圖書遁逃林藪 抱負墳策雲會京師

詞曰 莫問是非真妄 無疑虛實偏頗 三千界星斗胸羅 信霜毫兒

點抹 卅態炎涼條變 人生譽毀如何 神姦巨猾且由他 細

驗因因果果

浮鷗世界。夢蝶形骸。擾擾芸芸。魔度了半生歲月。所有這二十年來。余之身歷目觸。不知經閱了。幾千萬恆河沙數。可驚可哭。可喜可怒的事了。消磨了多少精神。陪乾了多少眼淚。到頭一想。如同嚼蠟一般。連一些好歹滋味。俱都沒有。因此常常昏睡。無論什麼事。亦懶得做。成日際吃飽了便睡。睡醒了再吃。這一日睡到夢中。來了個至交之友。別號叫超虛子。招余到九疑山上去住。當時我糊裡糊塗。帶了幾卷殘書。一個伴僮。駕著單葉的飛行艇。隨著便去了。可愛那奇峰雲譎。變化萬千。渺渺茫茫。真是養心的妙境。余就因岩作屋。編竹爲籬。鎮日在窗下看書。頗不寂寞。有一日天交正午。余在古松之側。一塊石頭上小憩。只聽那蟲鳴露蔓。鶴唳寒空。覺得心裡頭。



清靜異常。捫一肚千思萬慮。一時亦都想不起來了。又兼那半天空處。颯颯金風。吹的那樹頭紅葉。一片一片的。墜落澄潭。驚得那清冷的水皮兒。起了紋皺。不覺有感於心。便在小石頭上。冥神靜坐。眼皮亦不敢抬了。忽見伴童兒。捧著一對柬帖。低頭喚道。先生醒一醒。現有超虛子先生來的一封信。來使說內有要事。請先生趕緊出山。余把信封接過。拆開一看。却是超虛子君。現同有名包探。一個叫蔣遵城。一個叫司孟友的。每日聚在一處。欲把環球萬國。希奇古怪。最難解釋的疑團。偵察出種種疑竇來。來與世界上。素有疑慮的人。去去疑念。余見此信。想著這件事。倒也有趣。忙慌著換了衣服。同著送信來使。繞過九疑山曲。來到超虛子家內。門役通報。超虛子拱手出迎。余見他面如古月。留著滿部鬚鬚。穿一身新式衣服。貌頗雄壯。比著前時相見。越顯著精神健旺了。因笑道。幾日不見。你却這樣發福。超虛子笑道。在山久住。心曠神怡。焉有不胖的道理。隨說著。掖住余的手腕。相將而入。來到一處竹房。裡面環設著十架書櫥。一格一格的。擺著書籍。每一部書。掛著一面竹牌。鐫著書的名目。房的正中。放著竹牀竹椅。均極精雅。余在椅上坐了。超虛子喚令僕人。請過蔣先

生司先生來。僕人答應一聲。工夫不大。只見竹簾啓處。走進二人。一箇是相貌魁梧。身材奇偉。面如重棗。滿部虬髯。年在四十以外。穿一件茶色衣服。令人一望。即知其忠誠樸實。是個見義勇爲的男子。一個是身材短小。面孔焦黃。微有幾根鼠鬚。根根直豎。穿一件土黃色的衣服。令人一望。即知其詼諧笑謔。必是個滑稽老兒。二人一路說笑。見予坐在此處。皆來見禮。超虛子道。三位不相識麼。這就是冷佛先生。又指那身材奇偉的人道。這就是蔣君連城。那一個身材短小的人。不待超虛子薦引。拈著鼠鬚笑道。我不勞你來介紹。滿屋裡冷氣逼人。誰不知冷佛在此。說着深打一躬道。弟名司孟友。久仰冷佛之名。今日相遇。真乃三生有幸。說着。搬了竹椅。便欲坐下。蔣連城笑道。你這人過於隨便了。初此見面。豈有鬧詼諧的道理。孟友道。理兒不歪。笑兒不來。我們曾在一處。沒有個消閒破悶的去處。若不說湊幾句。得勿悶死。說得余與超虛子等。俱都笑了。超虛子道。冷佛兄不要理他。他是沒事閑的。因命僕人獻茶奉客。余接過茶盃一看。却是空盃一個。滴水皆無。因問超虛子道。茶在那裡。超虛子哈哈笑道。原來你老先生。喜在形式上研究。不知理化的功用。這一盃茶。名兒叫

理中茶。視之不見茶形。飲之則穩香滿口。不信你先送一盃。試試與形式上的茶味。有何分別。余當時很覺口渴。端起茶盃來。飲了兩口。果覺得口中滋味。真與飲茶無異。因笑道。這茶是如何製法。倒要請教。超虛子道。是不難知。改日有了工夫。同你細講。今日請你到來。有一樁極有趣的笑話。因指著四面書櫥道。你看。這一格一格。所列的書籍。俱是近日以來。我等在大地之上。偵查的疑案記載。你若不嫌俗厭。取出兩卷來看看。也可破悶。余未答言。孟友插言道。冷佛要看。須從第一櫥。舊有的陳案看起。一來有趣。二來前前後後。頗耐研究。說著。走向櫥前。數著竹牌號數。取下一卷書來。遞與余手。余見書籤上面。題著古衡案第一卷。又注有梅珠兒三字。余不知書內何事。開卷一看。見上面寫道。京城蜈蚣里。有住戶梅某。娶妻甄氏。生有一女。名喚珠兒。自幼兒姿容雅潔。聰慧過人。十二歲工書善畫。遇事則明。梅某以裁縫爲業。家道小康。珠兒十三歲時。父親去世。拋下珠兒母女。以裁縫度日。是時隔壁古家。頗稱富饒。古某爲當代司農。在朝極有勢力。正是炙手可熱。力可迴天的時候。古家豪僕。亦以主人勢。擅作威福。異常蠻橫。因羨珠兒貌美。常以作針線爲名。前去調笑。甄

氏是畏其豪橫。不敢禁阻。珠兒是左藏右躲。暗自咒罵。恨不得移居別處。躲了這層魔難。方才放心。偏偏的年月不濟。目前裁作的生意。只仗隔壁古家大宗做些衣服。僕人也時常照顧。母女才得生活。設若挪到別處。又恐怕買賣不利。因此遲遲延延。只可存心忍耐。將就對付著便了。不想天長日久。終要吃虧。古家僕人。有個年輕刁鑽鬼。名叫周書。素日吃喝嫖賭。無惡不爲。先在古司農的書房。充作書僮。因爲手腳不穩。時常偷盜物件。已被古司農。逐出兩次。無奈富貴之家。男女僕役人等。多是父子兄弟。同作一家奴僕的多。不是連親。便是同鄉故舊。周書的母親周嬾。伺候古司農的夫人。已經多年。因老爺轟了兒子。兒子又這樣不成器。不免得怒從心上。找過周書來。大施教訓。周書不服。母子吵鬧起來。嚇得同事僕婦等。慌忙跑來。勸著不要吵鬧。不看被老爺聽見。說著大姨太太屋的張嬾。二姨太太屋的王嬾。掖著周媽袖。子。叫往別的屋裏。消消氣去。周嬾連哭帶喊的說道。你們姐妹們聽聽。在這宅裡說事。誰像我這樣洩氣。三番五次。若不是大家成全我。早鬧出是非來了。鬧得這樣口舌。他還不自小心。像這樣大膽子。那一天露了風聲。連我這條老命。都得饒在裡。越

說越氣。嚇得王嬭等。撫住他的嘴道。你還要說什麼。又伸出大姆指來道。這個可在跨院裡呢。周嬭嚇了一驚。只得止住口。揪着張嬭等坐在石堦上。生些悶氣。周書亦堵氣躲開。碰見同事打更的劉三。澆園的醉鬼王四。笑向周書道。你又鬧什麼氣。這樣福田。還不安心享受。像我們起早睡晚。成年論輩子。亦沒有一天舒服。像你這吃飽了便睡。睡足了便吃。要花的有花的。要穿的有穿的。人活一輩子。又准能怎麼樣呢。自要對付著。不鬧麻煩。你不用滿處去。難道還坐癩了不成。周書道。你們那裡知道。我母親忒糊塗。每逢我一出去。他老人家必不願意。其實我出去。自有我出去的道理。年輕在外頭混事。招人家湊罷兩句。嗒們面子上受不了。正說著。外面喊叫。問周爺在這裏沒有。周書未及答應。那人推門進來。正是管家金三。望見劉三等在此。不得說話。點手叫周書出去。二人站在簷下。周書問什麼事情。金三道。我有一個鄉親姓李。這人又老實又樸厚。前天跟老爺說了。叫他幫著尤桐。當個雜差。大概他少時就來。我因往外國銀行有事。回頭累懇你。帶他往各房裡見一見。若是外面的夥計。引見不引見。却沒什麼。只是日久了。湖茶打水。看管茶爐子。就許往各院裡跑。倘

有個不認識。或有箇道路不熟。倒顯著麻煩了。沒什麼說的。周爺你多費心。多照應罷。周書連連答應。說道是了。這一點兒事。你交給我辦。你就不必管了。說罷。兩人分手。周書回到屋裡。王四道。不用說。這事我又明白了。周書剛然坐下。聽了他這句話。說的很奇。因笑道。四哥你明白什麼。說的這麼動人。劉三搖手道。周爺不用理他。你出去這箇工夫。他取出唾壺兒來。又喝了一氣了。什麼叫明白糊塗。分明是酒蟲子作怪呢。王四咧嘴道。什麼。劉爺你說什麼。若說這宅裡的事。休想瞞我。別看我終日。在園子裡。你論那一件事。我不明白。不是我四五子入肚。說的醉話。你們知道金三。出去有什麼事。周書道。你猜一猜。王四道。不用猜。准是三千兩那件事。人家下賣。又給他添價兒去了。劉三道。你怎麼知道的。王四幌幌頭。撇了撇嘴道。我告訴你老弟。不是我長你兩歲。說話壓你。說著。把腰裏酒壺。取了出來。呲牙咧嘴的飲了一口。低頭把酒壺放下。嘟嘟囔囔的罵道。一輩作官。十輩播磚。沒等到子孫現醜。自己就要上錘了。又哼了一聲道。這一羣小娼婦兒。周書聽到此處。見他搖頭幌腦。醉氣薰薰。越說越不像人話。忙與劉三二人上前攔住道。四哥。你說兩句。口上留點兒德罷。這

箇屋子。比不得花園子裡。那怕你扯開嗓子。罵他們一天呢。二人一面勸說。劉三把錫壺搶開。點手叫王四道。四哥。你這裡來。咱們東院坐著。少時賣羊肉的過來。我請你點兒剔筋兒吃。周書亦攛掇道。你們頭裡走着。我也隨後就去。說著。拉了王四袖子。讓他出去。王四把紅眼一瞪。拚力躲閃。兩眼瞅着周書。不笑裝笑。半晌又用手點指道。小白。總算你機靈刁鑽。走點兒李顧的運氣。早晚咱們宅裡。再要鬧賊。攪得上下下。不得消停。別怨我信口開河。可是見什麼說什麼。說罷。跼了起來。幌幌搖搖的要走。忽見劉三轉來。問周書道。你過那邊去瞧瞧。管事的屋裏。有人找你呢。周書一面答應。想着王四所說的話。頗不自在。本待要問他兩句。又恐招他醉鬧。有些不便。今聽有人來找。只得忍氣躲出。暗向劉三示意。叫他趕着設法。快把王四喚走。免得麻煩。劉三會意。喚令王四出來。送到花園裡。變法安置不題。這裡刁鑽鬼周書。來到管事房內。問是什麼人來找。小僮兒黎玉道。門房裏范二說。有個金爺的鄉親。來此上工。金爺留的話。叫您給帶去引見呢。周書一聽。知是李二到來。一面答應。便叫黎玉去請。工夫不大。只見門上范二帶進一個人來。身高五尺以外。面貌焦黃。惡目

寬眉。年有三十左右。穿一件半大的藍布褂兒。兩隻肥脚。着一雙窄臉緞鞋。看其打扮。不像在京城宅第。傭工的神氣。見了周書在此。作了個半截揖。范二指引道。這就是班兒上周爺。這就是金爺的鄉親李爺。周書笑着讓坐。一面問他年歲。先在那裏跟過官。一面把金三留的話。告知一遍。李二歡天喜地。感激不盡。坐了半日。周書把尤桐喚來。先與李二引見。李二笑嘻嘻的說道。因親致親。因友致友。沒什麼說的。幾位大哥。須要多多指教。周書陪笑道。不要緊。同在一處。彼此都有照應。於是將裏面的情形。並每日應管的差事。分咐李二一回。又帶着去向裏面引見各房太太。李二初次來此。道路不熟。周尤二人在前引導。走進垂花門一看。只見院宇宏敞。種着海棠芭蕉。各種花卉。北面有大廳五間。東西各有配房。穿至東房之左。有一小小茶房。裏面放着饋竈。並有壺架水洗等物。尤桐指著道。這院是西客廳。屋裏歸小寶兒管理。有時遇着請客。我們應在這裏看管茶水。別的事都歸小寶兒。陪們少去伸手。李二答應聲是。拐過東院。是一處南北夾道。南面有一片花草。滿地荆榛。好像永不走人的景象。直行往北。東面有一個月亮門。周書指道。那面是小書房。就是這個夾道。



兒是我們必由之路。李二點點頭。又走進一個角門。聽裡面丫頭僕婦一片喧笑。尤桐止住脚步。讓着周書進去。自說是還有別事。先到三姨太太屋裡。去找田媽去。周書點了點頭。帶着李二進去。望見一個僕婦正在砧石上捶打衣服呢。周書喚道。錢大媽。我給您引見引見。這是金爺薦舉。看管茶爐子的李爺。李二作了一個揖。因離裡面甚近。不敢多言。只見那個錢媽。面黃肌瘦。年在三十以外。南方打扮。穿一身醬色暑涼綢的褲褂。散着袴腿兒。挽着衣袖。說話的牙烏牙。不似本地人氏。周書道。太太合姨太太們。都在裏面呢嗎。錢媽微笑點頭。說太太姨太太們。現在打牌呢。周書笑了笑。帶着李二進去。看見僕婦使女。都在廊上站著。搨扇乘涼呢。因見李二打扮粗鄙不堪。不覺都掩口而笑。李二亦不甚理會。惟見衆人服色。皆極華麗。不知是上面主人。還是下面丫鬟。有心向周書打聽。又恐不便。只得隨後跟隨。掀簾而入。只見有許多女子。都是花容月貌。紗襖羅衫。如同畫裡的美人一般。大家嘻嘻笑笑。圍著一個老年婦人。坐着鬪牌。有一個亂髮堆雲。面似桃花的女子。望見周書等進來。拍的一聲。把牌一擰。笑嘻嘻的道。還是周小子。有些索子運氣。他一掀簾子。我便抓來個

索子。不然這一色的牌。如何滿得了。說著把牙牌推倒。望著周書笑道。三番一百九十二。又遲了一刻道。你給我倒一碗茶來。周書不敢怠慢。忙向茶棹上。倒一盞茶。殷勤動的遞過。隨着把李二事情也回了。忙叫李二過來。一一見過。然後退了出來。又與衆人相見。李二模模糊糊。記不甚清。一路往回裡走。私向周書打聽。周書道。上座那位老太太。就是這裡大太太。旁坐那吃水煙的。就是大姨太太。命我斟茶的那一位。是三姨太太。對面坐的那位。是二姨太太。廊下鬪貓的那兩個。是老爺已經收房的丫頭。穿黃的叫倩兒。穿白的叫兒兒。李二點點頭。又問在屋裏打扇子的。可是上面的小姐。還是下面的梅香呢。周書笑道。你真個不開眼。上頭小姐。焉能給姨太太打扇。這裡老爺。跟前就兩位少爺。大少爺是稅務總辦。名叫孟行。是那位太太生的。二少爺是大姨太太生的。名叫古孟信。現在中學堂念書呢。今年纔十一二歲。大少奶奶娘家姓賈。今日早晨。往錢都老爺家裏。作壽去了。才見打扇的那人。一個是我的胞妹。他的名叫蚨兒。一個是二姨太太房裏姜媽的閨女兒。名叫蟾兒。這宅裏人數很多。一時你不能認清。等着慢慢兒的。也就熟識了。說着。拐過來道。仍願舊

來之路。回到下房。李二把帶來的行李。安放停妥。因見宅裡的人口。如此之多。又聽周書說。東院馬號。有抬轎的十三人。趕車跟班的二十餘人。車有十數輛。騾馬有五十餘頭。李二一面靜聽。一面伸舌嘆道。噯呀。這個年月。米糧這樣貴。宅裏這麼多人。每日得多大費用。我聽我們親戚說。尙書俸銀。每季纔一百多兩銀子。若照這樣闊綽。如何支應得了。尤桐笑道。你這人真個認真。俗語說官大自富。要按有數的俸銀說。如何足用。要論准什麼進項。我却不知道。你閒了跟金爺打聽打聽。現在外國銀行。老爺存儲的銀子。就有幾千百萬。說句俚語話。要用元寶堆山。像這樣三間屋子。連一半的一半。全都安放不開。你就知道怎麼闊了。尤桐一面說。李二怔怔的聽着。一面驚奇稱艷。贊羨不止。忽聽門上人一聲報道。老爺回來了。裏面亦接聲嚷道。老爺回來了。尤桐披了衣服。便往外跑。李二不知何事。隨著出來。跟著尤桐身後。貼在垂花門內迴廊之下。只見一羣僕從。跟著位衣冠齊楚。手拿團扇的老人。緩步進來。李二知是古司農。不敢抬頭直視。只得隨著尤桐。垂手侍立。古司農道。這個是誰。尤桐答一聲是。疾至跟前回道。他是管事金三薦來。看管茶爐子的李二。因命李二過

去。請安見過。古司農道。周書往那裏去了。後面有從人應道。老爺有什麼交派。趕緊打發人找去。古司農怒道。不用找。我在客廳裏等他。說着。步下迴廊。直奔客廳。衆人不知何故。只得陪了進去。伺候着脫靴更衣。洗臉飲茶。李二在茶房聽着。不敢怠慢。忽見周書小寶兒二人。匆匆自東院跑來。兩人一路說笑。望着李二在此。驚問道。什麼事。你在這裏。李二不知所答。便把老爺回來。現在客廳裏乘涼。等着周書的話。說了一遍。二人不待說完。急往客廳裏跑。古司農問道。我進來時。裏面知道不知道。周書道。不知道。古司農點了點頭。喝令旁的僕人道。你們出去。我要問周書一句話。衆人不知何事。疾忙退出。忽見跟班的姜順。咚咚自外面跑來。小寶兒攔住道。你先別進去。老爺在屋裏。審問周書呢。姜順點頭笑道。我知道這件事。瞞不得我。隨說着。掀簾而入。工夫不大。又自裏面出來。笑吟吟的。便往外跑。衆人都默默看着。不知何故。獨有小寶兒心裏更生疑惑。跟在姜順身後。隨着跑出。想要揪住姜順。問他因為什麼這樣背人。不想姜順出去。頭也不回。竟自出了大門。奔向成衣鋪梅家去了。小寶兒追至門外。并未追著。只見抬轎的幾人。站在一處談論。望見小寶兒出來。齊過週

旋。又向東院裏努嘴。小寶兒不明白什麼意思。遂問道。什麼事。叫我猜這謎。你們是那葫蘆醋。何不明說了。呢。轎夫等笑道。你還用這樣打聽。追了姜順。趕緊瞧一瞧去。便明白了。小寶兒聽了此話。想著很是。隨往梅家院來。將一推門。聽裏面嬌聲細氣的問說是誰。小寶兒答聲是我。又聽裡面怨道。這一羣。將說到羣字。只聽花唧一聲。門兒開了。小寶兒抬頭一看。正是珠兒。臉上紅撲撲。帶著十分怒容。貼在門背後。頭也不抬。好像此時心裏。受了什麼氣兒似兒。小寶兒是心思最細的人。聽他裏面怨罵。很不自在。有心要問他兩句。因見他這樣羞慚。不忍再問。反轉怒爲笑道。這一羣是什麼。要你說個明白。珠兒低頭不語。狠命把門兒關好。憤憤而入。又見姜順出來。笑嘻嘻的問道。你做什麼來了。小寶兒未及答言。姜順又回頭笑道。少時我周大媽過來。有什麼細膩話。你們再細去商量。我是先來送信。說着門簾一響。甄氏自裏面送出。謙恭和靄的答道。事情倒沒有什麼。諸位成全我們。有何不可呢。只是這孩子性傲。叫我好不放心。一面說着。走下台階。又望見小寶兒在此。隨手將竹簾揭開。讓着小寶兒道。姜爺走姜爺的。你怎不進來坐一坐呢。姜順笑着道。不用讓他。我

們一同回去。他是找我來的。因扯小寶兒手腕。笑著走去。甄氏送到門外。千感萬謝的。把門關了。小寶兒道。今兒好喪氣。我到這裏來找你。將一拍門。招得這了頭直罵。說是這一羣雜長六短。你作什麼來了。惹他這樣。姜順道。我來倒沒有什麼。都是周書這小子。惹下的亂子。咱們倒這裏來。想着街里街坊。沒事說個話兒。常去坐一會兒。原沒什麼的。周書這孩子。立意不良。終日與人家起膩。那天把珠兒惹惱了。罵了個不吐核兒。甄氏把金爺找去了。求他想箇法子。誰想法子還沒想。昨天他母親送衣服來。把這周書的事。全向太太說了。太太合老爺一說。老爺很有氣。今天從衙門回來。齊巧梅家珠兒。正在門前買花兒呢。老爺下轎問我。說東院那女子是誰。我說是梅裁縫的女兒。老爺點了點頭。半晌並沒言語。大概這件事。要鬧麻煩。小寶兒道。噯。原來這麼件事。我當作什麼事呢。吓得我心裏亂跳。出了一身涼汗。早知道這樣。還不向東院裏尋你。受這一場惡氣呢。說着進了大門。欲往金三屋裏來。瞥見尤桐李二。慌慌自裏面跑出。逢人便問。跑得吁呼喘氣。說老爺現在客廳裏。又叫小寶兒呢。嚇得小寶兒一驚非小。連忙追了出來。問說什麼事。這樣找我。尤桐道。你去瞧瞧。

喊了這麼半天。連我們還不知道哩。小寶兒不敢怠慢。往裏便跑。跑到客廳窗外。不敢便入。聽裏面一聲喝道。寶兒進來。你這紅綾被褥。很是出色。你是那裏來的。要你實說。小寶兒轟的一驚。鬚髯半天空處。打了個焦雷一般。掀簾就跪倒地上。低聲回道。被褥是我母親給做的。材料是太太賞的。古司農道。胡說。太太千賞萬賞。賞不到你這裏。一定你偷了誰的。小寶兒低頭想道。這事怪得很。怎麼我的被褥。也被老爺知道了呢。因笑道。小人天大膽子。也不敢偷人東西。材料是太太恩典。賞給我母親的。因爲大紅大綠。我母親不能用。所以做成被褥。給我蓋了。古司農道。這還罷了。果然這樣。饒你這一次。起去把魃兒叫來。小寶兒連連答應。爬起來往外便跑。外面李二等。全都捏着把汗。不知道被褥。又有什麼緣故。一見小寶兒。方才放心。尤桐怨道。這宅裏事。眞真難伺候。動不動胡犯疑心。其實那一個老婆。又是正經貨呢。說著。魃兒倩兒。並三姨太太。婉兒等。皆白夾道過來。一路抱怨小寶兒。說老爺回宅。怎麼早不去回。單等怪問下來。才去言語。這不是誠心混帳嗎。三姨太太罵道。這一羣混帳東西。全都別忙。回頭我告訴老爺。全都攬了。別叫他們起膩了。小寶兒低頭下氣。不

敢則聲。田二把簾子揭起。三姨太太笑道。叻。老爺回來了。怎麼這麼熱天。跑在這裏坐着說罷。坐在一旁。察言觀色。環視房中景象。只見刁鑽鬼兒周書。忽忽的進來回道。老爺交派我的話。我母親已經去了。大概珠兒他母親也不致不願意。三姨太太一聽。不知是那裏的事。因問道。珠兒是誰。你媽作什麼去了。周書笑回道。東院梅裁縫的女兒。名叫珠兒。老爺叫我母親把他找來。要給太太姨太太們。畫畫喜容兒。說着。滿面堆笑。當在古司農面前。不敢多言。驚驚怯怯的去了。蚨兒倩兒等。不敢拾笑。望著古司農臉上。帶有怒容。隨向三姨太太丟個眼色。先叫李二等過來。開了廳後屏風。攬扶老爺進去。古司農閉目合睛。佯爲不覺。蚨兒等扶持左右。大家擠眉弄眼。前擁後護。送到三姨太太房裡。一張竹床上。安頓倒下。田媽等。傳喚備飯。蚨兒在一旁捶腿。婉兒在背後打扇。倩兒與三姨太太二人。張羅茶點。這位古司農。真個艷福不淺。修到這般境界。還想東院珠兒。生得貌美。恨不得即日接來。方才如意。那曉得天道好公。自來世界上。男女全是平等的。俗語說。財高北斗端。一個碗。房舍千間住。一間。不但是財帛房室。不能多占。就是嬌妻豔婢。也是一樣。雖然名義上。錢是某人



的錢。妾是某人的妾。其實隱隱之中。仍是人人平等。有個至公天理在內。閑言少叙。當時古司農利慾薰心。看中了梅家珠兒。一心要購買到手。作個侍姬。別的姬妾。不敢多言。獨有三姨太太。向來是風流妖冶。能得古司農。專房寵幸的人生就了一副嬌姿。長就得一張利口。最能夠爭風撒賴。以媚惑人。今聞古司農。要買珠兒。由不得心裡一動。明知這件事。難以打消。若不乘此機會。撒一回嬌。這個疑心最多的老厭物。難免疑我。爲何不借題發揮。施一個悍妬手段。滅了他永久的疑念呢。因此垂頭喪氣。呆坐一旁椅上。不發一言。僕婢把酒飯擺好。請着三姨太太吃飯。他把粉頸一低。娥眉一蹙。鬚鬢聾子一般。圪兒把古司農扶起。笑嘻嘻的道。三姨太太不吃飯。老爺是吃不吃呢。古司農笑道。他不陪我吃。我更吃得香。幾日他沒去看戲。不定此時心裡。又想那一個呢。說著。拉了蚨兒等。過去吃飯。氣得三姨太太。滴下淚來。轉身向臥室去了。圪兒等要去勸解。古司農攔住道。管他做什麼。像這樣撒嬌吃醋的。莫來哄我。說罷。拍的一聲。即把手內一雙牙筋。擰得折了。嚇得圪兒等。不敢則聲。暗遣蚨兒出去。快把大姨太太。二姨太太等請來。防着鬧事。一面又換了牙筋。勸着古司農

道。大熱天氣。老爺不要生氣。今日三姨太太。一定是打牌輸急了。話未說完。只見三姨太太。帶淚走來。手拿一個瓷罐。走向桌前。哭道。老爺。你不用厭惡我。想來我福田已滿。老爺也愛得膩了。說着撒手瓷罐。兒等揪扶不及。仰身就栽倒地上。一面哭喊。順着嘴角上流出黑沫來。田媽喊說不好。吞了鴉片煙了。急得古司農。後悔已晚。忙命倩兒等趕緊灌救。大家七手八腳。碰得桌上杯盤。叮噹亂響。院裡僕人等。只在簾前瞻望。因爲古司農在此。不敢近前。幸有蚨兒等。請了二姨太太過來。一見這般景象。先將古司農。勸至裡院。急命田嬭等。快取水煙袋的水來。支起牙關灌救。鬧得上下男女。馬仰人翻。好容易嘔吐半晌。漸次甦醒。古司農又打發僕人。接了醫生來視。周書是有關痛癢。陪了醫生進來。診了回脈。說煙毒已經吐盡。無大防礙。這才放了點兒心。等著開了藥方。回明了古司農。乘著裡面開飯。偷向田嬭打聽。問說吃下藥去。怎麼樣了。田嬭笑道。可惜你這樣刁鑽。緣何這麼點兒事。你都看不明白。你眞個白活了。說罷。轉身進去。周書點了一會。聽著裏面呻吟。像是有人在內。只得悄悄走出。聽說二姨太太房裡。老爺傳喚。忙著又跑了過去。古司農正在二姨太太院內。

一把籐椅上坐着。與他母親周媽。計議珠兒的事呢。聽那話裡話外的意思。說珠兒母親已經允許。約定五日後。即可把珠兒送來。古司農喜之不盡。吩咐周媽等。製備衣服。別叫珠兒過來。在此受屈。又見金三進來。手拿一個字帖兒。回說有利銀行的存款。已經提出一半。下餘那有期存款的息單。業已交過太太。放起了來。遂又把手內字帖兒。遞過去。回道。這是孫少爺來的電報。纔用電報碼字。譯了出來。說現在已經登船。大約三五日內。即可到京了。古司農接過一看。見上面注寫道。京師蜈蚣里。古司農大人鑒。孫兒現由鄉登船赴京引見。約三五日。即可抵京。謹先電稟。容面叩頭。孫維禮叩。古司農看罷。喜向二姨太太道。維禮這孩子。近年學業大長。這一次畢業得獎。倒是很好機會。將來到京。就讓他裡院居住。叫他小叔孟信。同他講習漢文。補補學校裏。不足的地方。又吩咐金三道。孫少爺來時。你們撥兩個人。小心伺候。金三答應而去。不在話下。單言古維禮。原是古司農本族的姪孫。自幼兒父母雙亡。拋下維禮維義兄弟兩人。倚靠着祖遺薄田。帶着個老僕尙忠。三人度日。有他父親胞妹。鄭貞卿大夫。不時關照。維禮兄弟。俱是聰明穎慧。有志嚮學的人。維禮比之維義。

更加沉靜。自幼兒篤信好學。安常守禮。十三歲入了大學。五年畢業。考中了超等第一名。本省提學司。奏明請獎。賜給進士出身。分部以主事補用。聖旨一下。掣籤分在工部。部文一到。本省本縣的同學鄉老。無不喜悅慶賀。維禮亦有志向上。即日與同學的楊公理。戴紳元二人。搭伴登船。要把滿腹經綸。報效國家。不想一到京中。惹下殺身之禍。要知有何禍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不修帷簿怒遣周書 閒倚欄杆忽驚紫玉

詞曰 世上婚姻財帛 自來天道公平 藏嬌擢艷幾千名 莫把眼珠  
睜定 衰老精神有限 美人猶正年輕 能將好事送人情 便  
可迷而不醒

且說古維禮。自那日離鄉上船。先給蜈蚣里。打去電報。一路上驚濤巨浪。海水滔天。不一來日到江岸。買了火車票。同着學友二人一同上車。一日到了京師。戴楊二人。搬了自己行李。自向旅館去住了。維禮雇車進城。自向蜈蚣里一路而來。行了半日。忽見車馬盈門。街北有一對極大上馬石。一片雕磚刻石的房子。門上有幾個華冠。

麗服的僕人。站着說話。一見維禮的車。停在此處。車上又有些行李。不免注目。其中有見過維禮的。便嚷道。孫少爺來了。上前打了車簾。請著維禮下車。大家七手八腳。搬取行李。維禮看了看。都不認識。只有個面貌魁偉。年在四十上下的人。像是金三。因聽姑母說過。如今祖父家裏。不比從先。各房奴僕。比着正經主人。還有勢力。我今來到他家。少不得諸處留心。時時在意。因笑道。你可是金三麼。那人請安笑道。小人不是金三。我是尤二。一面說。陪着維禮進了垂花門。兩旁是超手遊廊。正中是五間大廳。院中有海棠芭蕉等樹。頗爲幽敞。拐過東房牆後。是個小小夾道。東邊有一座月亮門。門裏閑花野草也極清靜。維禮道路不熟。便令尤二前行。後面又追來一人。年紀甚輕。向維禮請過安。跑向裡面去了。維禮隨著尤二。轉過屏風。再過一層院落。便是正房大院。搭着通院涼棚。擺列着各種花卉。正面是五間北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有穿山遊廊。繞進廂房的廊子。廊下有幾個花枝招展的丫頭。一見維禮進來。全都迎著笑道。老爺太太。昨天還念道呢。二少爺也盼的了不得。今天可盼着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有一個穿綠的丫頭嚷道。孫少爺來了。維禮屏聲靜氣。站

著等候。只見屏風後面。有兩個年輕僕婦。攬著個鬢髮如霜的老婦出來。維禮一見。知是祖母姚夫人。忙的跪下磕頭。口稱小孫維禮。叩祖母的安。姚夫人忙令攬扶。問了一片好。又指旁邊的椅子道。你坐下。今年你多大年歲了。維禮道。十七。又問道。你幾時的上船。你兄弟姑媽可好。維禮一一回答。當下有丫頭們。送過茶來。又遞過水煙袋來。忽聽屏風後面。一片笑聲。說。啫們是見不見。怎麼太太不言語。維禮暗忖道。這些人是誰。怎這樣沒有規矩。心止想時。見幾個丰姿焯灼。舉動輕狂的麗人。連袂自屏後轉出。姚夫人道。你們也見一見。這是啫們家的孫少爺。又一一指與維禮道。這是大姨太太。這是二姨太太。這是你大嬸母。維禮一一拜見。又見有兩個丫頭。攏著個麗人過來。衣服打扮。又與別個不同。蘭香撲鼻。媚爽迎人。梳一個雙龍戲彩的攢雲髻。正中插一個茉莉仙鶴。頂上戴著珍珠絡圈兒。身上穿著散花白蝶。自縷絲的湖色紗襖。下著葵花綠梧桐子碎花洋綢散袴。兩道柳條眉。一雙杏子眼。身材苗條。體態風流。維禮連忙起身。那人不待引見。便自笑道。你是孫少爺罷。幾年不見。出脫得這麼樣了。姚夫人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你二祖母家的那個墜兒。維禮陪笑。

答應。正不知怎麼稱呼。旁有丫頭們笑道。這是三姨太太。維禮雖不熟識。因常聽姑母說。這裡古司農。如人很多。通房丫頭。不可勝數。雖然親友們。不甚敬重。然以名分上說。古司農長他兩輩。到了此時相見。不得不尊重長親。依禮稱呼。這位三姨太太。還禮已畢。又把維禮身上。仔細打量一回。隨在一旁椅上。笑著坐下。姚夫人道。你們也過來見一見。又指與維禮道。這是你祖父的屋裡人。這個是倩兒。這是圪兒。這個是花灼灼。聽那花灼灼說話。像是蘇州口音。三人都過來見了。三姨太太笑道。還有妖兒呢。一語未了。那旁一箇丫頭。呸的一聲。啐了一口吐沫。羞的扭著臉道。沒那麼些說的。橫豎三姨太太。今天的病好了。不然那能這樣高興。來打趣人。旁邊又一丫頭。輕輕嗽了一聲。惹的一屋人。俱都笑了。鬧得維禮此時。不敢久坐。問說我祖父合大叔二叔。每日要什麼時候回來。三姨太太道。你管他們做什麼。你只管坐著你的。一會叫周書他們。把東院小書房。收拾出來。你再過去也不遲。何必這麼外道。維禮站起來回道。祖母姨太太。這麼疼愛。原不敢辭。只是小孫兒此次到京。幾家至近的戚友。都要去拜一拜。遲去兩日。顯著不大恭敬。望祖母姨太太容諒纔好。姚夫人道。

這也好。遂命周媽出去。告訴尤二套車。叫他戴了帽子。跟著孫少爺拜客去。早些回來。周媽答應兩聲。出去半日。回說車已套齊。維禮也不便推却。於是起身告辭。三姨太太送至門外。又囑咐尤二幾句話。眼看維禮等出了屏風門。方纔回去。到晚維禮回來。按着舊路進內。聞說古司農尙未回來。便令尤二引路。拐過東夾道。自向小書房裡。歸攏行李。幸喜這座小院。頗爲幽靜。院內有一段翠竹。橫在北房窗外。對面有平台三間。却是尤二的下房。西面是一座月亮門。正通廳後夾道。往北可達內院。東面有一座月亮門。直入花園。南平台的南院。就是廚房。北房之後。正是花園的西佛堂。維禮把出入路徑。看了一遍。然後到屋中小憩。有尤二小寶兒等沏茶送來。維禮見一般僕人。都是華冠麗服。年歲很輕。一個個挑眉立目。俱帶有不安分的神色。透怪異的了不得。又想祖父年歲。將近古稀。何不存善積德。教育子孫。要這些妖媚惑人。敗壞家俗的姬妾。與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的惡僕。有何益處。悶了半日。想不出所以然來。忽見尤二走來。回說老爺回來了。在上屋裡等著呢。維禮一聽此話。忙把衣襟正好。心下暗想道。家裡這般雜亂。祖父爲當朝一品。對於一切瑣事。定是查顧不



及。皆賴爲子弟的。相機陳述。方可以剪除愚害。整肅家規。我今來到這裡。也是古氏族。人少不得盡心竭力。幫我祖父兩箇叔父。整理一番。纔是居家之道。心中正想。已經來到裡院。僕人打起簾子。維禮步入。只見這處房裏。更比正院北房尤覺闊綽。地上滿鋪着編花龍鬚草的地席。迎面是紫檀雕梨的架案。案上陳列着古銅彝鼎。懸着當今御筆的福壽字。左右有一人高的古銅鶴鹿。案前放一張紫檀八仙桌。左右設著椅子。下有腳踏。前面有一對高几。左右各有椅子。几上的瓷瓶玉器。皆極貴重。其餘陳設諸物。不必細說。尤二讓維禮請坐。說老爺合二姨太太。現在裏間抽煙呢。原來二姨太太。素有鴉片煙癮。每日非五兩煙膏。不能度命。平素他住在裏這。却不常來止室。只在西邊的三間耳房內居住。東廂房是倩兒所居。西廂房是婉兒所居。出兒隨着大姨太太。住在三間東耳房。維禮遲了一會。就着西邊椅上坐了。有本房的僕婦等捧上茶來。維禮一面喝茶。聽着東廂房一片嘻笑。有兩個大歲數的了頭。自外跑來。望見維禮在此。笑着又跑了。維禮嚇得一楞。打量他裝飾相貌。似是方才見過。一時又想不起名兒來。正在好想。只見一箇穿綠的了頭。正是被三姨太太要

笑那個蚨兒走來笑道老爺說請少爺那邊兒坐呢維禮聽了連忙放下茶盃隨了那人出來到了西跨院小小三間正房內屋裡的鋪陳設備均極華麗正面後炕設着一張炕棹上面放着花瓶茶盃等物左右坐上設有瓷青花緞的靠背引枕二姨太太坐在西邊見維禮進來隨手把水煙袋放下讓說請坐又笑道你爺爺出去了維禮答應聲是忖度房中座次只就西首玻璃窗下一張椅上坐了二姨太太道今天你初次來趕上這裡你叔叔們都沒回來方才老爺說叫你這邊吃飯等明兒你叔叔回來你們再一處吃說著說聲老劉姐你們張羅開飯吧外面答應一聲問說在屋裏開還在院裏開呢二姨太太道院裏涼快就在院裏又向維禮道你熟了脫衣服在家裏避忌誰呀維禮起身答應復又坐下原來拘謹慣的人無論什麼時候也講體面類如古家姬妾這樣妖冶那裏能看得起只是本家長輩今既住在他家亦只無法設有鄉中戚友這樣粗野早已就遠遠躲避永不再來了這也是維禮爲人拘謹固執的好處無奈這一家人從來於家庭禮法一概不顧一味的姿情縱慾放辟邪侈賴着古司農爲官愛錢姬妾亦極其快活吃了涼的又買辣的穿過紅

的。又買綠的。這個要爭榮獻媚。那個要倚俏裝瘋。平素是無法無天。一點正經事也不作。維禮明知這樣。遂陪笑問道。太老爺在那裏抽煙呢。我先去磕了頭。回頭再吃飯不晚。二姨太太道。你不用藏心眼兒。你等老爺。老爺也不能等你。人家在三姨太太屋裏。此時正歇晚覺。還不定醒了沒醒呢。說着來掖維禮。又叫僕婦出去。把蚨兒五兒等一齊喚來。咱們在一處吃。不用等太太了。僕婦答應出去。鬧得禮維滿臉通紅。只得隨了出來。尋了個竹椅坐了。二姨太太道。你真是書生氣。若這麼拘泥起來。作官去如何行。幸虧是還在家裏。無論怎麼樣。我還是你的長輩呢。設若你出去應酬。見了別的婦女。你還說得出話來呀。一面說。一面把手中絹帕。拋了過去。正打在維禮肩上。笑嘻嘻的道。你把頭上汗擦一擦。這麼熱天。還這樣長袍大領的。熱不熱呀。維禮不敢答言。忙把絹帕拾起。恭恭敬敬的。送到桌頭。回身用自已手帕擦了一時酒飯擺齊。急得古維禮坐立不安。吃也咽不下去。推辭又推辭不得。只得在下首椅上坐下。推說乍到京裏來。方才受了點兒暑氣。二姨太太請用。孫兒已經吃了。衆人那裏肯聽。七手八腳的。過來佈菜。五兒又送過荷葉粥來。叫他略吃一口。又見二

姨太太站起。移了一張籐椅。坐在維禮對面。正在要找個話兒說。忽見田媽跑來。吁帶喘的嚷道。了不得了。老爺在三姨太太院裏。拿着明晃晃的刀。要殺死周書呢。嚇得姜媽。虫兒等。赶忙跑去。蚨兒是骨肉情重。放下飯碗。筷子。叫着蟾兒。倩兒二人。亦忙着去了。慌得維禮心裏。亂跳起來。不知爲什麼事情。去又不好去。在此又座立不住。二姨太太道。你不用管。這小子早就該殺。維禮一面擦汗。只得站住。後聽那院聲音。越來越大。姚夫人帶着花奶。婉兒等。走來問道。那邊什麼事。這樣山嚷。又見丑兒跑來。說太太們快去吧。自要把老爺勸過來。事情就完了。說着。跑向上房。把壁上電燈機。關用手開手。又來喚着衆人。一同前去。維禮跟隨在後。來到西院。只見壓擦擦一院子男女僕人。皆在地上跪着。齊說老爺息怒。又見廊下明柱上。纏着個赤條條的男子。古司農坐在一旁。手持一把寶劍。笑叱衆人道。你們這樣求饒。自要他肯說實話。素日同誰有事。赤身從那裏跑來。要他一一的說明了。我便饒他。衆人都默默不言。周媽。蚨兒。母女。皆在跟前跪着。撫面大哭。聽着階下嚷道。太太過來了。蚨兒赶忙回身。叩頭哭道。老爺太太。賞我這個臉。留下我哥哥這一條命吧。千不好。萬

不好。都看在我身上了。衆人亦接着央告。五兒花灼灼等。擠了過去。因見周書裸着體。皆忙掩面道。老爺弗要彘氣。到後面房間裏向向去。維禮亦跟隨過來。望着古司農怒色少霽。隨跪地磕頭道。爺爺少息雷霆。着在小孫初來。饒他這一條性命。叫他穿了衣服。免得這宗現像。觀之不雅。一面說連連叩頭。古司農理鬚鬚。噹啷把寶劍一拋。喝令維禮起來。說道你纔到京。不知這些東西。怎樣可惡。你且向屋裏去坐。不要多管。姚夫人借此機會。亦隨勸道。維禮說得很是。你們爺孫兩個。都上裡頭坐着去。我自冇法子懲治。因喚蚨兒起來道。你跟倩兒他們。攙着老爺進去。蚨兒擦淚叩頭。望古司農手中無物。過來拉住手。委委曲曲的。流淚不止。這位古司農。最有箇賤脾氣。先見蚨兒等。哭的那樣。業已心軟。這番又携手來哭。更覺軟了。只當着維禮的面上。不好下台。遂向李二等說道。看在孫少爺面上。先把周書放下。叫他穿了衣服。交給金三看管。聽候發落。李三答應。忙把繩索解下。此時嚇得周書。早已魂不附體了。屋裏三姨太太。渾身亂顫。面如銀紙一般。兩手緊抱田媽。坐在一張椅上。半晌沒說出話來。因聽院子裏饒了周書。這才扎掙走出。一見二姨太太在此。越覺得

臉色白了。二姨太太笑道。周書是怎麼了。這樣鬧事。說着眼望田媽。嗤嗤而笑。田媽道。正說呢。這孩子真是該死。蚨兒頓足道。得了。什麼話也不用說了。看在我的面上。不用細究了。何苦大熱天氣。大家都不得心靜呢。說着。推了古司農。大家你言我語。勸入正院。維禮也不好躲去。只好隨了衆人。來至屋內。檢了個下首椅子。坐定了。察言觀色。想著這件事情。關係很大。初次來到這裡。不必多言。只聽屋裏衆人。你言我語。商議這件事情。古司農吩咐周媽。說道。看在你母女身上。姑且饒恕他。叫他趕緊滾去。別在這裏氣我了。周媽跪地叩頭。連說老爺恩典。蚨兒也擦着眼淚。謝過古司農。姚夫人。又來與維禮道謝。二姨太太道。你不用甜言蜜語的粘人。爲你們這件事情。把孫少爺的晚飯。全給耽誤了。還不去叫廚子。再給做點什麼吧。維禮道。我却不能。方纔拜客去。受了暑氣了。古司農聽他說話。這纔回頭問他。是幾日上的船。同誰一起來的。部裏引見。共有多少人。維禮一一回答。忽見門簾一響。有一個衣服華麗的男子。帶着十來歲的一個小孩兒。圓圓留着頭髮。却用雜色絨絨。梳着五六個小辮兒。衣襟上帶着黑跡。令人一望。即知是念書小兒。方從學塾裏來。進門先奔了大

姨姨太太。撲在懷裏連連跳脚。口裏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維禮一見。便知是大姨太太所生。二叔叔孟信了。因沒見旁人指引。不敢招呼。只見古司農拈鬚看着。微微而笑。並問下人道。你們今日回來。怎的這麼晚。那人回道。少爺沒等下堂。叫我出去套車。請一個同學的學友。聽了半日戲。方纔回來的。古司農道。這麼熱天。你敢這麼大膽子。帶着少爺聽戲去。真是混蛋。大姨太太聽了。亦瞞怨孟信道。什麼好學友。這樣親近他。左不過一夥窮孩子。故意吃你。往後你不用理他們。說着。撫着孟信。乖寶貝兒的。叫個不住。半晌方拉過來引見。說這是你的大姪子。以後你不愛上學。就同他在家裏玩兒。不用合那一起窮孩子。終日搗亂了。維禮聽了此話。很覺刺耳。因是子姪身分。不能不按着禮節。躬身問好。正待要作揖下拜。被後面二姨太太。一手揪住道。噯。叻。孫少爺。你不要折壽他了。衆人亦攔道。別拜了。小叔兒大姪子。講的什麼禮節。等大了再叩頭吧。維禮作了一揖。只得罷了。孟信見維禮這樣。很覺喜歡。一手拉了蚨兒。一手又拉着維禮。死活往院裏亂掖。維禮無可如何。只得走出。後面有卅兒倩兒。緊緊跟隨。笑問孟信道。黑間半夜。你要往那裏去。叫你大姪子。歇一會。

去吧。孟信那裡肯聽。一手放了蚨兒。又把倩兒揪住。強掖着下了台階。望見石榴樹旁。放有一張竹牀。隨推倩兒禮維二人並肩坐下。倩兒笑了笑。便坐下了。維禮是讀書守禮的君子。那肯這般隨便。燈影之下。羞得面紅耳赤。撫着孟信央道。二叔叔你坐吧。牀隘我身量高。孟信搖頭不樂。維禮連說好話。方才哄得好了。後面圪兒道。二少爺不會讓。先叫你姪子坐下。再要你倩兒姐去坐。也就坐了。孟信聽了此話。依法而行。果然把維禮推倒。又央着倩兒坐下。倩兒初次坐下。並未介意。今見圪兒耍笑。覺得好沒意思。不由的兩頰飛紅。沉下臉來道。圪兒姐你不用口尖舌巧。我同孫少爺這裏坐一坐。很不要緊。不能都像你。那麼老的少的。不分隴兒。一語把圪兒怒惱。冷笑兩聲道。你說什麼。倩兒你說什麼。我撕你臭老婆嘴。說着。撲近前來。就要抓臉。倩兒望後一退。恰倒在維禮懷內。吓的孟信。哇的一聲哭了。維禮亦躲閃不及。連急帶臊。却又說不出什麼來。蚨兒大姨太太二姨太太等。聞聲跑至。先把圪兒等喝住。蚨兒把圪兒拉開。連連頓足道。這是怎麼了。咱們這家子。還不夠亂的。周媽亦趕著奔來。扶起倩兒道。姑娘你少說兩句。圖什麼找不心淨呢。倩兒連哭帶喊的道。那不



行。叫他當燈起個誓。不然就索興斗露斗露。我也佩服。五兒啐一口道。呸。斗露哇。我有什麼醜事。你經管說。若這麼糊塗咽沫。舌底遭踐人。那可不行。誰不叫誰好死。誰也不用好活着。蚨兒央告道得了。姐姐們。你們都少說兩句兒。瞧我還不成嗎。大姨太太攔道。你不用攔他們。叫他們對着說說。好在老爺。今兒亦在家呢。索興就兜翻兜翻。誰有什麼誰說什麼。不用濫充好老婆尖兒。說話時。氣得鬚音亂顫。本來與倩兒密切。見他無故受辱。不能不心理護惜。又兼着近來五兒。很是得寵。當在老爺面前。竟敢恃寵撒刁。越發怒了。因扯孟信小手。賭氣走開。連說要嚇着二少爺。你們可隄防著。蚨兒亦見勢不好。恐怕因爲小事。鬧得大了。強扯著五兒胳膊。出了屏門。氣得姚太太出來罵了一回。又斥孟信道。都是你鬧的。黑間半夜又出來作什麼。二姨太太道。這都是肥瘋了。豁唇子吹燈。誰亦不用說誰。那位都夠受的了。因喚維禮道。得了孫少爺。你進來坐着吧。維禮不好辭去。只得隨了進來。望見古農司拈鬚撫肚。坐在一張靠椅上。猶自發笑。一手又點手叫蟾兒。過去搔癢。姚夫大道。你看你這爺爺。這大年紀。還是這樣。可惜國家俸祿。給他吃呀。維禮笑了笑。不敢答言。坐了半日。

覺得肚裡餓了。告退出來。回到小書房裏。細想這一日所見現像。真是聞所未聞的事情。怎麼當代司農家。這等雜亂。又想古衡爲宦。原自讀書出身。何以富貴榮華。反把本來面目。家庭禮法。全都改變了呢。越想越怪。忽見尤二進來。便命他沏了一壺茶。自己把書箱打開。有路上帶來食品。拿出來吃。尤二笑道。孫少爺。這般拘泥。方才二姨太太。知道孫少爺沒吃飽。已經傳告廚房。預備下晚飯了。正說著。只見一人走來。端着紅油漆盤。托著幾樣小菜。說這是二姨太太送來。兩味的小菜兒。恐怕廚房東西。不合口味。又怕孫少爺不服水土。這倒是本鄉土物。說著。放在桌上。又問尤二說。廚房糟的鴨子。送來沒有。維禮姑起陪笑。心裡很不過意。嘴裡又說不出什麼來。倒爲著自己吃點心。一被下人們看見。反覺面赧了。因說道。我這一來。你們倒添忙了。尤二道。說那話來。我們伺候孫少爺。原是應該的。於是把桌面擦淨。安放杯箸。同著那一僕人。前去催菜。來回又跑了好幾盞。方把菜飯擺齊。維禮也不肖客氣。一面用飯。細看二姨太太所贈的小菜。樣樣都極其精細。因與尤二打聽。這宅裡誰當家。少爺少奶奶。爲什麼不常見。尤二笑回道。這宅裡事。很是雜亂。孫少爺既這樣問。

我也不敢不說。當家是老爺太太當家。究竟也掌不起舵來。各房有各房的使用人。各房有各房的支銷。起先我乍一來時。伺候三姨太太。後因嫌我沒用。撥到太太院裡去了。今因孫少爺來。把我又撥過小書房。專專伺候孫少爺。別的事略們也管不着。再說也不得其門而入。您來了這麼半天。這院吵那院裡鬧。難道還看不出來嗎。說罷。微微而笑。看著維禮面上。忽爾凝眉。忽爾嘆氣。髣髴聽着此話。添了憂慮似的。因不敢往下深說。只勉強陪笑道。孫少爺要湯不要。維禮點頭不語。細想尤二話裏含有深意。遂問道。老爺有幾房姨太太。這樣愛打架。尤二笑道。這話也很是難說。起初我一來時。就是這三位。如今聽裏面說。去年收了兩位買了一位。上月初間。又把太太屋裏周媽的女兒。也給收房了。攏共算起來。已有七位了。新近又看中一位。是隔壁梅裁縫的女兒。當日叫周媽過去。花錢去買。沒想這女的不樂意。好容易他媽說著。方纔答應了。大概一兩天。就要過來。以後咱們宅裏。越發要熱鬧了。說著。看著維禮眼色。遲了一會。維禮道。你經管說。我問問宅裡事。以後好留些心眼兒。今日我囑咐你一句話。你既是老爺派來。專為扶侍我的。就得隨著我行。說一句極俗的話。

人要把心術放正了。天必有加。不必合周書他們。染些惡習。尤二一答說。孫少爺說的是。我若不是這樣。早也就發財了。如今要比上人家。像皓們小爺兒倆。這宗古板。倒吃了心正的虧了。維禮搖首道。這却不然。心正自能多福。別看他一時得意。早晚那因因果果。是毫釐不能爽的。當下主僕二人。越說越投緣。尤二把杯盤撤去。打點維禮安歇。次日維禮早起。先去古司農房裡。請了回安。又去拜見孟行。趕上賈大奶奶。方纔起來。亂髮蓬鬆。穿着貼身短衣服。一手拿著漱口盂。正在院內漱口呢。一見維禮進來。笑着呼喚桃花。說道你去叫少爺去。就說孫少爺來了。叫他趕緊起來。別招人笑掉了舌頭。一面說。一面讓維禮院裡坐。維禮規規矩矩。坐了一會。因不見孟行出來。不便久坐。遂起身告辭。說等著叔叔起來。嬌母替說罷。賈大奶奶說。你忙什麼。到了自己家。作的什麼客氣。閑了儘管來。不用拘泥着。用什麼書籍字帖。經營來取。這裏什麼書都有。因命桃花相送。看著維禮出去。拐過穿堂。然後纔回去。維禮回到書房。用過早飯。正想要出去拜客。就著再打聽打聽。引見日期。忽聽尤二等傳說。明日大姨太太生辰。老爺很是高興。又因為梅珠兒明日進宅。特在花園裡宴一

日客。又見有三五個。身高力大的僕人。扛着簪帚等物。開了東邊月亮門。前往花園裡打掃。維禮一面更衣。又向尤二打聽。明日辦事。可有別家親友。前來拜壽的。沒有。如有外客。自己換換衣服。在家招待。尤二道。有却有。只不過至近幾家。今年大姨太太二十九歲。明年正壽。或者就人數多了。維禮點了點頭。心想這樣年輕的。居然就大辦壽日。真是富貴之家。會找樂趣。怪不得姑母說。京城風俗。比著別處不同呢。一面想一面把衣服換好。要拜訪同學的戴仲元。楊公理二人。探聽引見消息。剛拐過西小夾道。遇見周媽蚨兒母女。面帶愁容。順着外面進來。一見維禮。悽悽楚楚的問道。少爺上那裏去。我們正要去請安。求求孫少爺。救我們母女命呢。維禮聽了一驚。想着自己初來。對於祖父叔父。合各房的姨太太。沒有個能說話的。焉能管的了什麼閒事。因問道。什麼事這樣驚慌。你們且說個大概。能管的不能不管。不能管的。我亦無法。我是初次到宅裡。你們是知道的。周媽揉了眼淚。又嘆了口氣道。合該我母女遭心。昨天我兒子周書。不知在那裏吃醉了。半夜赤着身子。便往外跑。擠巧被老爺看見了。問他從那裏出來。橫豎他醉模糊的。也沒說清。若不是太太說着。早

要了這孩子命了。說着長吁短歎。流淚不止。蚨兒怕旁人聽去。急向周媽搖手。說這  
裡說不得。嗒們上少爺屋去罷。維禮不好推辭。因爲昨晚的事。深知蚨兒母女。頗有  
權勢。又知此時蚨兒。已是祖父收房的人。所以不敢怠慢。讓到屋裏來。讓他母女坐  
下。細問原委。周媽死不敢坐。蚨兒靠着書櫃。拈弄衣襟。口口聲聲。又抱怨母親。不該  
縱容到這步田地。維禮聽他說話。似與他母親心意。不大相投。又想這件事。昨天已  
經完結。何以又來找我。因命周媽坐下。問他周書在那裡。爲什麼這樣麻煩。周媽抹  
著眼淚。連聲歎道。少爺來的日子淺。前前後後。有些不知道的事。因將隔壁的珠兒。  
如何被老爺看見。如何要接他過來的話。細述一遍。又嘆道。昨天事本已經完了。誰  
知周書出去。到了隔壁梅家。惹了個挺大亂子。早間管事金爺。回明老爺。老爺一怒。  
叫了本地官兵。先把周書送了。隨送時說他偷盜宅裡物件。不計其數。此番贓證俱  
明。送到官衙裡。要作一死。這不是活活要命嗎。說罷。連連擦淚。哽哽咽咽。央告維禮  
費心。又到二姨太太屋裡。求一個情。好歹把周書性命保全住了。我母女這兩條命。  
就是孫少爺救下的了。維禮一聽此話。很是出奇。怎麼古司農片送周書。又碍著二

姨太太事了呢。正欲細問。蚨兒過來道。我母親說的話。過於累贅。今合孫少爺說一句簡明話。就使我哥哥死了。亦不要緊。但恐衙門裡細一究情。究出別的事來。那就牽連著事情多了。不如借孫少爺一個臉。去向二姨太太說說。因為二姨太太脾氣很大。太太也不愛理他。出了這宗事。又不敢合太太說。急得我萬般無奈。出主意來找孫少爺。一來孫少爺初來。二姨太太不至駁回。二來孫少爺是位精細聰明人。自然於家裡事情。總要留心。省得傳嚷出去。老爺官聲也不好。家裏也難免麻煩。好少爺。你去一邊給說說。這一片話。說的維禮心裡。不得頭腦。隨問我怎樣去法。怎麼說法。請你指告我去。一邊又有何妨呢。蚨兒道。去也不難。就說家裡事。不要自起窩兒。反。電話在二姨太太房裡。順便就給衙門裡打個電話。求他重重的罰辦周書。細情就不用究了。雖我們丟些東西。還不至丟不起。就這樣合二姨太太一說。事情就消滅了。好少爺說著。連連拜禮。掖着維禮便走。此時維禮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心下又想着。豈有沒來由。愣去求情的道理。然處在這個地步。却又無可奈何。事不得已。只得去了。幸喜這位二姨太太。喜愛維禮。一說便允了。原來二姨太太。素極得寵。所

有古司農的家務。先歸他一人管理。後因墜兒收房。升了三姨太太。纔把二姨太太。漸次疏遠了。不過雖然失寵。仗著舊時恩愛。替著古司農。司理名片印綸。頗可倚任。這日維禮一說。他便滿口應承。說打電話不中用。拿了古司農一張名片。叫過小寶兒來。面爲囑咐。叫他速去速回。又著姜媽母女。去到梅家院裡。安慰一回。說他丟了什麼。只管說明。宅裡照舊的補作。姜媽等答應去了。喜得周媽母女。感激維禮不盡。次日大姨太太壽辰。合宅男女僕人。全換了簇新衣服。進去拜壽。古司農請了五日假。要在家裡享福。孟行也不到衙門。在家接待親友。孟信也在校告假。裡外亂跑。天到將午。則見一起一起的。來些親友。更有當朝官宦。以及古司農父子部下的屬員。全都巴結應酬。跳跳鑽鑽的。前來賀壽。正應了。但得上峯常見喜。何愁小子不升官。拜壽已畢。早有幾位陪客。替著古司農父子。前來週旋。男客都讓在客廳。女客都讓至花園。有賈大奶奶母親買夫人。姚夫人胞妹段夫人。帶著兒媳婦女兒。皆來作壽。早宴已畢。皆在園中散步。忽見有一羣僕婦。擁著個美人過來。年在十五六歲。丰姿秀雅。豔麗若仙。穿一件蘋花色紗襖。下繫秋葵色紗裙。僕婦指引道。這是東院裡梅



姑娘。因他畫的絕好。太太着人請來。借著大姨太太壽日。叫他多住幾天。給這裡畫幾張畫兒。衆人聽了。都來接見。段夫人亦來拉手。那知梅珠兒爲人。自約有些嬌癖。雖生在貧苦之家。却是文雅一派人。從沒有脂粉俗氣。只爲生計艱難。仗著針黹度日。還算磨滅了許多。錯非古司農。這樣有錢有勢力。決難到此。依他母親心裏。自從周媽等。過去題說。早想要移居他處。避其勢燄了。無奈周媽等。左右纏住。推辭不開。昨夜周書出去。搬了自己鋪蓋。要在他家借宿。攪了溜溜的一晚上。未得安靜。次早起來。強將新製的衣服。並古宅所贈一切綢緞材料。盡行撕毀。幸而走告金三。當時攔住。鬧得古司農也知道了。喝令姜順李二。立將周書捆綁。送交官府。母女纔略放寬心。午後二姨太太。忽又打發姜媽過來。婉言安慰。應許把已毀已失的衣服。照數賠補。母女一聽此話。想著古宅上人。這樣厚待。越發的感激不盡了。這日上午。丫鬟老媽子。前來迎接。園中親友。俱來接見。雖然珠兒心裏。懶於應酬。此時被衆人纏得。亦覺著不過意了。倩兒過來道。梅姑娘。老爺在北花廳兒呢。怎麼不先去見一見。珠兒初次進來。那知道應該見誰。正在沒得回答。買大奶奶道。你真是冒矢鬼。見老爺

做甚麼這裏又涼快又清靜。你去找幾把藤椅子。叫他們搬過來。在這裏坐一坐。好不好。倩兒答應一聲。匆匆的便跑。心想到南花廳兒裡。去找椅子。不想屋裡椅子早都搬空了。因又超著甬路。去到東北犄角小花廳裏去找。隔着山石。只見有幾個小丫頭。站在葡萄架下。井台上汲水呢。一個個嘻嘻笑笑。弄得滿身是水。倩兒因望著汲水的。很是有趣。便繞過一段花池。倚着竹外欄杆。倒要看看。剛轉至太湖石後。只聽一陣脚步響。嚇了一驚不小。回頭一看。只見吟風亭北。有兩個人在那裡。一見倩兒。想要往石後藏躲。倩兒眼尖。又正是日午當天。那能閃躲得及。早見一個穿湖色短衣。梳辮子的了頭。正是賈大奶奶屋裏桃花兒。倩兒只當他故意藏着玩兒呢。因笑着喚道。桃花兒。你不用滿處藏。我早已看見了。你不出來。我過去搯你腿。那有這麼大丫頭。亂亂騰騰。還在這裡玩兒的。這本是倩兒戲語。叫他出來的意思。那想到賊人膽虛。他以為自己行爲。被倩兒看見了呢。生恐空白藏躲。無濟於事。又怕叫別人知道。更覺不好。便從石後出來。一把揪住倩兒。便欲跪下。只說好姑娘。好姐姐。千萬別嚷。嚇得倩兒倒不知爲什麼事了。忙拉他起來問道。什麼事。這樣哆哆嗦。你經營

起來說。桃花低著頭不言語。半晌又擦擦眼淚。倩兒越發不明白了。再往石後一瞧。又見有一個男子。站在那裡。心下便猜著八九。自己反嚇得心驚膽怯。羞澀起來。因定了一會神。悄聲問道。那個是誰。桃花抹淚道。他是照像館的學徒宋紫玉。倩兒啞的一聲。啐了一口吐沫。羞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桃花又回頭叫道。你也過來罷。不用躲著了。那紫玉聽了。驚得面無人色。一聲大氣也不敢出。慢慢從石後過來。跪倒地上磕頭。倩兒剛要躲閃。桃花拉著喚道。姑娘。我們的性命都在姑娘身上了。只求姑娘開恩。恕我們兩個畜類就是了。倩兒道。是了。你不用多說了。他從那裡來的。叫他趕緊去就是了。你怎麼這樣胡鬧呢。話猶未了。只聽湖石那邊有人喊道。倩姑娘那裡去了。怎麼找椅子工夫就不見了。倩兒被桃花揪住。不得脫身。聽見有人來找。推開桃花道。你讓他趕著走罷。桃花無可奈何。只得鬆手。倩兒讓他去了。要知如何了結。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恃寵生驕園中攝影 脅肩詔笑座上忘神

詞曰 萬事無非一夢 繁華過眼煙雲 滿園紅紫競芳芬 轉瞬鴟睛

春盡 誰信老夫耄矣 誇來十二釵裙 說詳中冓那堪聞 却  
好痴聲不問

卻說倩兒繞過竹外欄杆。心裡突突亂跳。猶覺著面紅耳熱。好生異怪。真是意外的事情。因想這件事。關係極重。說出來。姦盜邪淫。保不住牽連旁人。橫豎與自己無干。樂得不作個人情。暫且藏在心內呢。因超過一段山石。順着石子甬路。找了買大奶奶。只見許多女客。皆在小天棚底下。坐着乘涼。有蚌兒蟾兒等。托了幾盤西瓜。按座分送。忽有人來回說。山前頭。凳子已經搬齊了。請太太小姐們。過去照像罷。衆人齊忙前去。只見假山上面。堆列各種花草。東邊有一片翠竹。隔着一條甬路。接連是東面假山。竹林之後。即是吟風亭。照像在北面山前。有一叢一叢的新奇花卉。含苞蕉石榴等樹。堆砌得亦極有趣。今在雜花亂草中。設下座位。衆人都爭先入座。鮑夫人買夫人。坐在一齊。買大奶奶娘家的姑嫂。合段夫人花灼灼等。皆坐在芭蕉底下。其餘有手拿一隻蓮花的。有倚著幾竿竹子的。有假作搯花捕蝶的。獨有三姨太太頭上。挽的是慵妝髻。斜簪一個玳瑁鈿。穿一身石青素紗的衣服。臉上也不施脂粉。

裝成西子捧心之態。凝眉歪在椅上。頭也不抬。引得照像人。遲了半晌沒敢言語。只令那學徒傳話。帮着丫鬟僕婦們。過來布置。什麼那一位脚兒歪些。這一位臉兒偏些。照像師看了一會。朦頭把光線紉好。又笑道。那一位裙子碍事。這一位頭忒湯高了。引得了鬟等。不住嘻笑。兀兒道。老壽星合二姨太太。全都沒來呢。因告照像師道。你先等一等。說着。瑟瑟跑去。工夫不大。只見大姨太太拉著孟信。二姨太太帶着蟾兒葉兒。讓著珠兒等一齊過來。這纔從新佈置。姚夫人賈夫人。坐在假山正面。大姨太太帶着孟信。二姨太太蹲在亂花深處。假坐捕蝶形狀。蚨兒倩兒。扶着姚夫人。椅子後背兒。其餘的丫鬟僕婦。皆在左右排列。須臾照像人說聲照完了。只見小篋兒。吁吁帶喘的跑來。嚷說照像的不要走。老爺這就過來。一語未了。只見幾個小篋兒。背着籐床竹椅。提著幾把水煙袋。崔順尤桐等。攙扶古司農。慢慢自西院走來。段夫人賈夫人等。忙的站起。知道古司農之意。要帶着姬妾了。鬟合撮一影。所以繚花穿竹。俱往佛堂北首。花廳上乘涼去了。這裏古司農。招呼衆人。強令梅珠兒。坐在當中。自己却與夫人。坐在兩旁。其餘姨太太了。鬟一概不安置坐位。古司農拈鬚微笑。

左顧右盼。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心裏自是喜悅。無奈美中不足。因眼前沒有三姨太太。遂問蚨兒道。三姨太太那裏去了。蚨兒看了看。果然沒有。忙叫照像的少候一會。見自己又四下去找。尋了半日。只見賈大奶奶一人。站在聽雨樓下。四處張望。剛想要過去打聽。背後有人喚道。蚨兒。你滿處跑什麼。回頭一看。正是三姨太太屋裏。麗秋因笑道。你們上那裏去了。叫我這樣好找。麗秋笑道。你找的不是地方。我們在小書房裏。坐了半天了。方纔有人找去。三姨太太死也不來。你這時過去瞧瞧。兩人一面說話。尋至小書房來。只見三姨太太歪在牀上。一手支着頭。望着尤二劉三。正說話兒呢。蚨兒道。三姨太太。您怎麼還不去呀。老爺都等得急了。說著走來拉手。三姨太太道。你不用來拉我。我不照去。一面說。又問尤二道。那麼孫少爺喜愛吃什麼。尤二道。什麼也不大喜愛。及至有喜愛吃的。我也說不上來。讀書的人兒。不大愛說話。新來乍到。我還沒描着脾氣呢。三姨太太點點頭。又叫麗秋點煙。兩眼却望着尤二。發起愣來。蚨兒急央道。三姨太太。三姨太太。老爺那兒等著呢。麗秋也催道。您去照去罷。一家人都有。那有您不照的。三姨太太聽了。這纔抬身起來。一手把紙烟

放下手。又摸摸胸口。嚶叻一聲。喚令麗秋攙著。來到園裏。只見古司農。那裏點手。旁邊坐着那人。像是珠兒。因止步站住道。我不照了。我這頭上腳下的。不配在這裏站着。說罷轉身便走。蚨兒一把拉住道。三姨太太。這是怎麼說。這樣熱鬧。您爲什麼不照。這不是平常日子。說著。往回便掖。三姨太太怒道。你不用管我。井水不著河水。照與不照。碍你的筋疼了。蚨兒一聽。話兒出來的奇。不知是那兒來的氣。碰著自己來了。乃冷笑兩聲道。咳。三姨太太。你不用合我說。我不犯叫你照像。愛照不照。我還八十五個管不着呢。三姨太太此時。本想要借個題目。撒一撒驕。免得珠兒一來。自己失寵。因冷笑兩聲道。那是你管不着。那是你管不著。你是什麼東西。敢來管我。三天半了頭。你也要羊上樹。你先等一等。梯子浮橋。先得由著我過去。越說越氣。很不能對打起來。倩兒等連忙過來揪住。連說。這是圖什麼呢。因爲一句話。也不值當這樣啊。麗秋也扶住蚨兒道。你也少說兩句兒罷。蚨兒道。什麼。少說兩句。別叫他不知自愛了。我這尊敬着。心裏別壘着。三姨太太道。什麼。你這箇了頭子。別不要臉。蚨兒亦接聲道。你不要臉。你一百個不要臉。一千個不要臉。說我是了頭。你也拍拍

你的心想一想。別把兩支賊眼。長在腳面上。自瞧自己高。姚夫人怒道。噯呦。姨祖宗們。你們都少說兩句兒罷。大熱的天。這是怎麼說呢。婉兒葉兒等亦來解勸。珠兒是聰明絕頂的人。見他們這樣吵鬧。心中已明白八九。看那三姨太太意思。明是因爲自己。坐在當中。旁人都沒有座位。所以不樂。你不想我是客。你們都是主人。那有挑我眼的道理。那知三姨姨太。早聽見周書說過。一來怕自己失寵。二來要撒一回嬌。試試古司農心裏。疑他不疑。珠兒的心裡想。難道我那母親。把我賣了不成。想了半日。却又不是。看着園中衆人。不論老幼上下。都稱我梅姑娘。似不致看我下賤。若真以買來的了頭待我。這個老東西。暗謀不軌。這便如何是好。若是因我在此。擾得人家的。這樣吵鬧。於心更有未安。想到此處。便連忙站起來。轉身便走。古司農連聲喊叫。只不回頭。聽着蟾兒等。後面追趕。心裏連驚帶怕。左右作難。不禁的滾下淚來。周媽亦聞聲趕至。上前揪住道。好姑娘。千萬不要這樣。這宅裏人多口雜。難免爭吵的事。以後常在這裏。若這樣多起心來。那便沒有完了。珠兒一聽。要他常在這裏。越發哭了。姚夫人道。姑娘你快別傷心。他們拌嘴。咱們在這裏瞧着。左右是狗咬狗一



嘴毛。一面說。聽那邊三姨太太。仍自吵吵嚷嚷。罵個不了。氣得古司農圓睜二目。有心要申斥。却恐怕屈了他的心。有心要喝說。三姨太太。又怕他受了委曲。再去尋死。一個堂堂赫赫。年逾古稀。官至一品的鬚眉男子。此時進退維谷。連一點兒主意都沒有。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半晌見珠兒流淚。這纔借了題目。說了一回。大姨太太道。這都是我生日妨的。明兒我死了。也就沒這事了。古司農一聽。越發急了。自己坐在這裏。目定口呆。看看這個。瞧瞧那個。說也不敢說。罵也不敢罵。急的頓足道。罷了。罷了。你們就由性兒反罷。說着。長歎一聲。氣在椅上坐著。閉口無言。那面照像的人。笑也不敢笑。催又不敢催。倩兒花灼灼等。先把妖兒勸住。又向他使眼色。妖兒是只顧哭哭啼啼。瞥了一肚子的氣。無處發洩。一見倩兒勸導。越發得了題目。連說我哥哥要是死了。我就合他要人。倩兒怕鬧得大了。忙掩住他的口道。你要說什麼。又悄悄向耳邊勸道。那天你說我多嘴。你這是圖什麼。他有話。井水不著河水。妖兒一面哭著。站在古司農一旁。靠着湖石垂淚。口裡唧唧噥噥的道。老爺得替我想主意。照這樣欺欺欺負我不行。古司農一聽。把頭又扭過去了。因見珠兒抹淚。答

答訕訕的勸道。姑娘。你看我們院裏多麼熱鬧。你若常在這裏。准把你大牙笑掉了。姚夫人道。還說哩。人家初次來。飯也沒吃。茶也不喝。淨看著他們打架了。這是怎麼說。因拉珠兒手道。咱們西院裏。坐著去罷。於是叫出兒葉兒等。搬著凳子。來到佛堂北首。簾蘿架下。只見段夫人賈夫人。帶著幾個丫鬟。亦自那面走來。一見珠兒等在此。全都過來談話。珠兒心裏。頗不耐悶。暗想自己此來。頗欠斟酌。雖然這一院男女。這樣歡迎。無奈這是非太多。各房如人。沒有個安分人。了頭僕婦。也沒個老實貨。外面男僕人。皆合周書一樣。沒有個安分東西。這樣雜亂。豈可常居於此。雖然古司農外面忠厚。然以最尖銳之眼光看來。必是暗藏奸譎。狠毒過惡的人。因此又瞞怨母親。不該受周媽蠱惑。合他來往。想到此處。不由得低下粉頸。犯起悶來。姚夫人一見這樣。以為他年輕嬌慣。離不開母親呢。便勸道。姑娘。你不用發悶。你若想你母親。少時叫周媽接去。段夫人亦勸道。梅姑娘真是心重。他們鬧讓他們鬧去。咱們在這裏坐著。不用多管。說著。用手巾執扇。來給搨著。珠兒很不過意。忙陪笑道。太太這樣折福。我實在擔不起。一面擦了眼睛。站起讓坐。說了會散碎閑話兒。賈夫人問道。姑娘

會畫。不知喜愛那一種。是喜畫翎毛花卉呀。還是喜畫那山水人物呢。珠兒聽了此話。倒是投心。笑著答道。這也不拘。我常給女學堂。假作成績。新近本巷西頭。有一個女子美術學校。因為本年秋季。要辦成績展覽會。校裏女生。不會畫不會繡。那裏有什麼成績。校長怕名譽上不好看。有我們一個親戚。把我舉薦出來。作了一號買賣。統共全校學生。一百二十幾名。每人要一份手工。除去編物。是他們自己豫備。其餘最優等幾名。繡了兩架圍屏。一個是四季翎毛花卉。一架是西湖全景。其餘那篆隸對聯。繡花紈扇。白古屏條。白蝶繡帘。都是我自已起稿子。自己繡的。賈夫人聽到此處。驚異的了不得。看他年紀很輕。這樣的聰明技巧。實在令人佩服。因歎道。如今女學校。怎的這麼糟糕。怎麼女學展覽會。雇外人作成績呢。這也奇了。珠兒冷笑道。奇什麼。不雇外人。那有那麼好成績。如今女學校。什麼也學不會的。幸而這還是美術學校哩。若是普通女學。慢說編物。就是紉針拈線。也怕不能成啊。段夫人點頭歎道。嚶。本來女學校。是個玩藝兒。與他不多。不與他也不少。擠巧若不設女學。風俗倒樸素些。當真要城鄉村野。普及都設遍了。還不知怎麼壞呢。珠兒道。這也不然。要與女

學。先得培植師範。師才不完全。焉能造得出好學生來。剛說到此。只見葉兒蟾兒等。連連擠眼兒。又望着賈夫人等努嘴。珠兒是精明伶俐的女子。一見如此。知道有失言的地方。忙把話口兒縮住。臉兒也紅上來了。賈夫人本沒介意。一見如此。知道他小兒心多。愈覺著可憐可愛了。一共纔多大的人。學問又好。言談舉止又機靈。又大方。真不像小家碧玉的神氣。因用別的話差了過去。心心念念倒恐怕珠兒心裏有些掛不住的地方。遂笑道。姑娘。你聽聽那邊兒。什麼事這樣熱鬧。珠兒側耳一聽。只聽西院裏有人唱曲。正唱到紅顏多被聰明誤。落花流水兩無情。珠兒一聽了。句句的字兒很真。正欲再聽。只見倩兒走來。說老爺現在西院。請太太有話說。姚夫人道。有什麼話。又來找我。倩兒道。我也不知道。橫豎有要緊的事。不然也不能來請。此時大姨太太。合二姨太太。都在那裏呢。姚夫人不知何事。只得叫倩兒攬着。顛顛巍巍的去了。這裏珠兒等。甘自坐着。茶也沒人張羅。很覺悶得慌。葉兒點手道。梅姑娘。你這裏來。我帶你看個玩藝兒去。一面說。拐過小書房夾道。順着正房後院。直行往西。珠兒因道路生疎。不敢忙着走。又不知葉兒帶着。要往那裏去。一時見左右無人。又

想起方纔失言的事來。便問葉兒道。方纔你望我擠眼兒。莫非那位太太。也是學堂的人嗎。葉兒道。正說呢。姑娘說話。真個嘴直。那位買親家太太。雖然不在學堂。我們大少奶奶。却是女學生出身。姑娘說的那話。豈不是當面揭人嗎。好在不知罪不怪罪。我問姑娘來。正是找我們少奶奶。合他談談。他倒是知書識字的人。珠兒一聽。後悔莫及。追想方才所說。真有些失神地方。不禁把臉兒紅了。連喚道。葉兒姐不要忙。踏們先回去。回頭再來罷。葉兒道。這有什麼。姑娘走不動。我來攙着。說着。扶着珠兒。便往裡扯。珠兒臊着臉。推却不得。隨着葉兒。來到西院。剛拐了一道屏門。只見那面遊廊。走來一人。身材像貌。俱不似本宅的人。年在十七八歲。穿一件潔白五絲羅衫。英眉秀目。氣宇不凡。望見有人在此。臉兒一紅。羞羞澀澀的過去。珠兒心裏好作異怪。素知這宅裡親友。並沒有這樣俊人。那一般華貴少年。俱是些俗不可耐。狠命往臉上傅粉。喜學婦人的紈袴子。那有這般英俊。這樣小凡書生。心正想得。出神。葉兒笑道。姑娘瞧什麼呢。這樣發獸。珠兒被這一問。羞得面紅耳熱。半晌沒答出話來。葉兒道。你知道這一位是誰。葉兒說話。本是無心。以爲此時珠兒。不認得那人是誰。想著

犯悶呢。那知道珠兒心事。別有所思。一見葉兒盤問。以爲自己臉上露出什麼神色。來了。因亂道。不是別的。我看他好是面熟。只是一時間。認不出是誰來。葉兒道。這是宅裏的孫少爺。新從家裡來的。姑娘認識他麼。說着。兩眼溜着珠兒。抿嘴一笑。又用手指頭。捏了珠兒一下。正想要拿話戲他。又見古維禮。自外進來。一見珠兒在此。轉身又出去了。珠兒只顧發愣。不曾看見。葉兒眼笑。推一掌道。瞧那邊誰來了。珠兒猛嚇一跳。回頭看時。連個人影兒也沒有。知道是葉兒冒壞。誠心來打趣他。因亦不理會。假裝一個糊塗。便差過去了。到了裡院。偏巧賈大奶奶。並沒在家。只有幾個僕婦。在院裏乘涼呢。葉兒問了一回。僕婦道。大奶奶那能在家。這樣熱鬧。還不去張羅親友。這院就是少爺方同着孫少爺。說了會話兒。孫少爺陪客走了。少爺在屋裏吸煙呢。葉兒一聽。點起同了珠兒。仍往園裏去找。珠兒無奈。只得隨了回來。此時園裏諸人。正在忙亂擺飯。一見珠兒過來。爭著往上面讓。珠兒亦不便推辭。坐了賈夫人上首。姚夫人。二姨太太。却在左右相陪。大家正忙亂佈菜。忽見僕婦走來。鋪了一塊紅毡。又見甄兒。倩兒。花灼灼。麝兒等四人。皆自那面過來。按坐與姚夫人。賈夫人。段

夫人大姨太太二姨太太等。挨次叩頭。珠兒不知何事。忙的閃開座位。姚夫人道。方纔老爺有話。借着大姨太太好日子。叫他們姐妹四個。改個稱呼。以後都叫他們姑娘了。說着。蚌兒等跪下拜過。賈夫人等道。這樣很好。伺候會子老爺。本該當改個稱呼。以後這都是姊妹。誰也別欺壓誰。誰也別小看誰。都是一樣體面。爲什麼分斤播兩呢。說着。過去攙扶。葉兒把氈子撤去。笑的直撇嘴。蟾兒過來道。四位姑娘。我們小丫頭。還沒給道喜呢。說罷跪了下去。玉兒攔住道。快別這樣。以後姊妹們。還得多擔諒呢。說着。連拜幾拜。扯著花灼灼。來與衆人見禮。蚌兒是性情驕傲。聽見蟾兒打趣。心裏忍受不住。遂紅臉道。這都沒的事。誰要誠心奚落誰。可要自己想想。我是我們家缺德。纔作了人家小。自要上天保佑。將來諸位姑娘們。都嫁個同歲同庚的。乘龍快婿。別現在姓周的眼裏。那就不錯。說着。捋胳膊挽袖子。岔腰站在那裏。圓瞪着一雙杏眼。好像要拚命似的。嚇得倩兒喚道。姐姐。你這是圖什麼。鬧了一天。你也不累得慌。於是拉了他手。便往外掖。蟾兒也嚇得傻了。連說我這裡沒說什麼。怎麼會惹他這樣。賈夫人攔道。好孩子。不用說什麼了。你先把桃兒切開。不用理他。今兒蚌姑

娘有些肝火旺。蟾兒道。他肝火旺。不犯合我呀。我說什麼沒說什麼。橫豎太太姑娘們也都聽見了。難道給他們磕頭。反倒錯了不成。姚夫人道。不用理他。咱們吃嚼們的飯。不看梅姑娘。又吃不飽。說着。抓了一把蓮子。遞給珠兒。又命把蓮花酒取來。勸珠兒略喝一杯。珠兒呆自坐著。只顧搖頭。聽著天棚院外。吵嚷不休。還是蚨兒等那裏蠻罵。因向葉兒點手。不叫他出瞧去。大姨太太道。你們聽聽。這孩子慣得像不像。連我索興都罵上了。衆人聽時。只聽外邊嚷道。他的好日子。他又該怎麼樣。他也是這裏丫頭。難道稱了太太。姨字兒還脫的掉嗎。隨又有衆人勸解。吵吵嚷嚷。鬧個不了。衆人一聽。誠恐大姨太太聽了。又要麻煩。忙的過來勸止。說是這孩子要瘋。咱們都不用理他。誰叫今兒老爺。給了他的臉。稱呼姑娘了呢。大家一面勸解。一面斟酒佈菜。讓著珠兒等。放心吃飯。珠兒空坐一會。那裡吃得下去。一時見小寶兒進來。回說金三黎玉他們。奉老爺的諭。叫了一班八角鼓兒來。方纔在西院裏。已經唱了半天了。晚間涼爽。叫他們花園來唱。先請太太姨太太姑娘們。指個地方。是在天棚院裡好。還是在吟風亭好。二姨太太道。全部不必。我想佛堂前面。北花廳裏。倒極涼快。



離着裡院又近。省得出入不便宜。小寶兒答應了一聲。轉身去了。原來那西院客廳。今日非常熱鬧。有古司農父子。部署司員。一個箇衣冠齊楚。因爲巴結上司。全來給姨太太叩頭。內中有兩箇能說善道。好鑽營。喜應酬的官員。一個叫蔣遂聲。年在三十旬以外。鷹鼻翻眼。身材不高。微有幾根鼠鬚。向上豎着。一個叫郝馥和的。年在五十上下。身量高大。體態豐肥。白白的面孔兒。漆黑的鬚鬚。外面是忠厚長者。其實是勢利小人。還有個孟行的同寅。名叫任效鸚的。年不過二十左右。說話機靈。善體人意。人人都叫他巧嘴鸚哥。這日會在一處。來給古家作壽。見了古家的親友。加意殷勤。遇着姜順李二。來此斟茶。也要稱呼管家。問問貴姓。那一分虔誠和氣。筆難描畫。見了古維禮。因是古司農的孫少爺。越發要加倍敬重了。這個就稱呼大哥。那個就稱呼老弟。維禮是招待賓客。那敢怠慢。又兼是書生思想。雖然這些人。看不入眼。無奈在本族家裏。替人招待親友。豈有驕人之禮。只可陪笑坐著。隨聲應諾而已。那知這一起人。禁不得貴人青眼。一見古維禮。這樣喜悅。越發要趁勢巴結。竭力逢迎了。效鸚道。大哥這次到京。機會很恰當。聽說令叔。有簡派稅務監理官的消息。令叔的老

泰山有調回工部消息。大哥是法政畢業進士出身。調在那部裏全都合格。歲底有河工保案。國史館保案。都是巧機會。大哥要捐個過班。自要令親到部。補缺一定不難。歲底若有個保舉。大約一二年內。不愁就藩臬道員了。說著點頭咂嘴。替著古維禮羨慕起來。維禮倒不知所以。反倒肉麻起來。想着一個學生。明蒙學憲提拔。破格薦任。這就是平生幸事。那能夠平地登雲。幾日就升爲藩臬呢。這真是官迷財迷。黃梁夢裡的話。因笑道。老先生這樣獎譽。實不克當。晚生有何才何德。能作大官。就仗是幾篇文章。混個功名就是了。效鸚道。大哥說那裡話來。大哥若這樣謙遜。像小弟不學無術。更是竊位苟祿的人了。說罷哈哈大笑。鬧得古維禮遲了半晌。不知所答。歎和見維禮說話。滿是書生氣。效鸚雖是能談。無奈維禮聽着。未必入耳。遂接口笑道。效鸚說的話。也不盡然。如今官場裡。准能辦事的。能有幾人。皆不過一朝徼倖。能鑽營。會運動就是了。像我等歷辛茹苦。只怕別位先生。未必勞累得來。一則這裏老太爺。提拔寵幸。二來與這裡老世叔。相厚多年。不然官場裏。那樣的忌才妬能。像我等這宗愚直。早已就排擠出去了。不瞞維禮哥說。大哥初登仕版。不知道官場惡習。

何等兇險。簡單言之。像我輩這宗有性情人。最與官場合。那能像人家。那麼會逢迎呢。說着。搖頭幌腦。太息不止。維禮亦陪着嗟嘆。只道黻和所說。皆是至理微言。傷心時局的話呢。那知他外面忠厚。內藏奸詐。借此要探探口氣。察看維禮性趣。到底喜聽什麼。好談什麼。好藉此詔諛奉承。入他小人伎倆。遲了半晌。因不見維禮發言。又自點頭。頷嘴的道。傷心哉。官場。可畏哉。官場。我輩十年刻苦。鐵硯磨穿。本想着爲國任使。那知這官場風雲。却這樣變幻呢。說着。搖頭幌腦。假作出文人酸氣來。兩眼則溜著維禮。看他聲色。維禮則點頭陪笑。並不爲意。心裡却暗自忖度。這個人說話伶俐。好像是清高一流人。怎麼會隨波逐流。也隨着這些小人。前來拜壽呢。這一層好生難解。莫非他與我祖父。真個至厚。與我叔父。真是至交。若真這樣。我倒不可以失敬了。因勉強陪笑道。老伯這樣爲人。安毅沉厚。抱負不凡。居於如今官場。雖覺瞻蹬。將來若遇了機會。一定要指日升遷的。這一片話。本是維禮口中。胡亂敷衍的話。誰想黻和聽了。以爲是得了進階。遂假笑答道。願借閣下吉言。自要機緣遇巧。還求老兄台。格外提拔。能在老太爺前。說一句話。兄弟可就感激不盡了。說著。連連拱手。

復就着維禮耳邊悄聲說道。如今有絕好機會。就是老世叔的稅務上老。不棄替。兄弟說句話。如果簡任下來。什麼事都好辦。雖然是另立衙門。整頓稅務。究竟那一切公事。還得照舊。裡邊事情。大約也瞞不得閣下。維禮怔怔聽著。不知所答。效鸚在旁邊插言道。好哇。你罵了半天鑽營的。你反倒托起情來了。這真豈有此理。馱和正色道。你不要攪諧。我合古孟翁。雖然至厚。只是兩人見面。倒不能出口了。一來我說了。恐怕他不好駁面子。二來這次整頓。也得振作一回。今請維老兄婉轉說一說。省得面子轉不開。又省得內中情形。當面兒不能講。咱們都這樣交情。何用我巴結託情。大概我要不託。維老兄也不能成全的。說着。眼望維禮強作笑容。又說道。效鸚爲人。真是巧嘴鸚哥。幸虧都不是外人。若真是循情舞弊。苞苴授手的事。被他一語。那還了得。說得維禮也笑了。鸚效看二人。亦在旁陪笑。是時。已日沒西山。知客等催著擺飯。大家又謙讓一回。然後入坐。忽見門簾一起。走進一個女子來。細條身子。容長臉。梳一條油鬆辮子。頂簪著一朵彩絨。衣服華麗。秀爽迎人。效鸚等不知是誰。雖見他梳着辮子。像是丫鬟。而衣服舉動。又怕是古宅小姐。忙的肅然而起。只看那一

女子並不爲意。他一眼望見維禮。過去笑道。孫少爺你這裏來。維禮不知是誰。只知道面貌很熟。見過兩次。一時又想不起名字來。仔細一看。却是蚨兒。因即隨了出來。順着東面遊廊。繞出角門夾道。維禮問什麼事情。蚨兒哭喪着臉道。不爲別的。還求孫少爺費一點心。打聽我哥哥事情。到底怎麼樣了。維禮一聽。知是爲周書的事情。暗想昨日周書已經金三去了。討了出來。他怎麼又來問我。遂愕然道。周書已經出來了。這事又怎麼打聽呢。蚨兒道。出來我却知道。只是他得罪的人多。恐怕叫旁人暗算了。雖然名兒上人是放了。我見今兒老爺待我很厚。旁人又唧唧咕咕。我怕這裏頭有什麼緣故。倘有不測。說著伸了三個指頭說道。這個我饒不了他。還告訴孫少爺說。他在你那屋裏。躺了半天了。你可要低防著。維禮聽了。不知是那裏的事。正欲問時。只聽屏門後有人嘆哧一笑。蚨兒把臉兒沉下。罵一聲道。那來的賤老婆。這樣浪笑。姑奶奶這裏沒有背人的事。說著撲近屏門。追趕那人去了。維禮正不得脫身。借此便轉過來道。暗想這家裏事。真個雜亂。沒上沒下。一點規矩沒有。常此以往。必鬧出大笑話來。一面想。已來至西客廳裏。衆人都起來讓坐。效鵝是最好詼諧。望

著維禮進來。不住的吐舌發笑。誇說維禮先生。真是翩翩美少風流公子。維禮的心裏明白。知道瓜田納履。李下整冠的事。雖免被旁人訕笑。只是我心如鐵石。此時也毋庸剖辯了。說了半日。維禮只裝作不知。遮掩過去。一時酒飯已畢。衆人先後告辭。馮和爲稅務事情。託囑維禮一回。遂聲也湊近跟前。未語先笑道。大哥留步。我們也不是外人。令叔現正過癮。我們也不敢驚動了。少時要大哥替說。改日我再給道謝。說著。脅肩諂笑。望著維禮作揖。轉身便命他的僕從。出來套車。維禮是素來恭敬。送至大門以外。然後回來。將走至客廳院內。後面有金三追至。遞過一封信來。接過一看。却是戴紳元楊公理二人來的。正想要拿到房中。拆開細看。忽見葉兒麗秋。隨著賈大奶奶過來。問維禮道。你看見桃花沒有。維禮因不知何事。答說沒有。賈大奶奶道。這也怪了。又笑道。是當真沒看見。還是你哄我。維禮低頭回道。姪兒不敢撒謊。賈大奶奶笑道。你哄我。我可不依你。遂命葉兒等扶着。又向園中去了。維禮見此光景。由不得面紅耳熱。煩惱起來。又兼着應接親友。勞累了一天。耳聞目見。都是不合意的事。因此回到房中。亦不命尤二湖茶。便向牀上一歪。朦朧睡去了。睡至半夜。聽著

園裏鼓響。猛然醒了。又聽東院花園。一片檀板聲敲。還有唱八角鼓的人。仍在東院裏彈弦唱曲呢。維禮也無心細聽。一時又覺得口裏有些乾渴。遂喚尤二道。沏茶來。叫了半日。沒人答應。心想尤二等。必是勞乏一天。困得睡了。自己又在客邊。有些不便。因亦不便再驚動他們了。自己挪過燈來。回想這一天的所遇。都是那來的這宗奇事。怪不得姑母在家。那樣諄諄囑咐。原來這一家子。這等的沒有規矩。若按今日所遇的事。我竟連一時一刻。都不能久住了。一面後悔。不該到京裏來。住在這裏。一面要想個方法。挪開此處。或是與楊戴二人同居。或是別設公館。正在呆坐著想事。只見三姨太太屋的婉兒。掀簾進來。手托一個果盒兒。笑嘻嘻放在棹上。維禮站起來讓坐。婉兒笑嘻嘻的道。這四碟菓子。兩樣點心。是三姨太太送你的。維禮聽了。怔。想著三姨太太。何事於半夜三更。還來送禮。因陪笑道。叫三姨太太費心。向來夜裡。我是不吃東西。這又叫你受累了。婉兒笑道。孫少爺不要客氣。來到這裡。就是自己家。何苦這樣拘泥呢。昨天三姨太太說。孫少爺離鄉背井。來到這裏。靜受委曲。有心要週旋孫少爺。又怕人多嘴雜。七口八舌的。不定說什麼。今兒三姨太太。特意跟

這裏尤二打聽孫少爺愛吃什麼。所以檢了點兒清香可口的。叫我背著他們悄悄送來。說著又笑。斜望着維禮道。以後孫少爺再不要這樣客氣。要叫外人聽著。反不像自家人了。我是這裏丫頭。伺候老爺應該。伺候孫少爺也是應該的。維禮聽這片話。一來賦性忠厚。二來年歲又輕。雖然有些固執。究竟是守身循禮的心重。一見三姨太太。這樣殷勤。自己無法推却。只得受了。婉兒未曾出去。先把竹簾掀起。往外看了看。回頭過來。又向維禮一笑。然後去了。維禮也不知何事。以爲三姨太太這樣殷勤。必因爲周書事情。買我口嚴。或者爲周書已經出來。特此謝我。也是蕩婦行爲。常有的事。後見婉兒出去。望著自己笑。不禁又生了疑念。轉而一想。不能不能。他是祖母的名分。那能有別的念頭呢。或者這婉兒賊詭。自己不好意思來。借著三姨太太旗號。特來哄我。亦未可知。轉而又一想。不是不是。這家裏規矩禮法。一點沒有。我見三姨太太。打扮得妖嬈非常。前日有周書那樣事。這次送菓子來。一定不懷好意。不然。就因爲周書的事。設箇毒法。要我引在旋渦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好合他們這起人。一處斯混。也未可知。想到這裏。由不得害怕起來。驚疑半晌。自己



又練心靜坐。拿過楊戴兩人。那封信來。拆開一看。見上面寫道

維禮兄鑒。部中來信約於二十四日到署。一切衣冠等物皆已預齊。是日我輩同往。可先期降駕。一商至盼。至禱。專此即頌。

道安

硯弟楊公理 戴紳元同頓首

維禮看罷。忽然計上心來。想著住在這裡。決非常久之計。何不與楊戴二人。移居一處。一來於公餘之暇。彼此好談經論道。講些學問。二來又躲出此地。保全自己品行。主意已定。忙把筆墨挪過。便欲修書。忽聽窗紙上。刷拉一聲響。嚇了維禮一跳。要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井裏屍 卷之二

第四回 談心事利用心腹人 正家規激起家庭變

詞曰 酒色最能亂性 惟禮可以制人 欲除邪僻與姦淫 須以修身  
爲本 吾善養吾之氣 任他擾擾紆紆 心如止水靖波淪 那  
怕外魔來偵

却說維禮正在狐疑之際。忽聽窗紙上刷拉一響。又聽窗戶外嘻嘻直笑。當時嚇了一怔。心中暗想道。這不是婉兒。必是蚌兒倩兒他們。我不理他們。也就完了。遲了一會。不見有何動靜。心裏纔定了定神。本來就渴了半天。沒得茶喝。此時却看着菓品。吃又不敢吃。默忖半日。只得關了房門。剛要脫衣。只聽窗紙上微微一響。維禮此時被方纔那一聲響。心裡正七上八下。不知怎樣纔好。又聽窗戶紙微微顫動。細看時。并無動靜。自己倒納起悶來。暗想道。難道這半夜三更。院裏鬧鬼不成。看了一回。仍無動靜。賭氣把燈兒弄亮了。對窗坐着。忽見牕紙上濕了一塊。走過來拿燈一照。猛孤丁嘆的一吹。把維禮嚇了一大跳。聽得院子裡嘻嘻的笑聲。維禮知道是人。忙把

燈兒吹滅。屏聲靜氣的牀上，躺著。只聽院子裡有人問道：孫少爺，怎麼不聽曲兒去。大熱天氣，就這麼睡了。這句話似是婉兒口音，又不像婉兒口音。維禮不管是誰，偏不答理。自己屏聲靜氣，仰臥裝睡。隔了一盞茶時，又聽院子裡一陣脚步聲。有人問道：你做什麼呢？還不進去。尤二在那屋住，被他看見，那是什麼意思。維禮在靜中一聽，像是三姨太太語音。心下纔明白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因此翻來覆去，直到五更以後，方纔睡了。剛到天明，忽有人來扣門。維禮自夢中驚醒，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維禮只得起來，開門去看，却是倩兒，攏著頭髮，穿一件粉紅色對襟的羅褂，止露著石榴紅繡花兜兜，繫一條葵花綠半新不舊的汗巾。下面并未穿裙，露著絳雲紗散腿袴子。大概是清早起來，尙未梳洗的光景。維禮一見，心裡又是一動，只得陪笑道：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倩兒把眼兒一斜，微微一笑，又向門外頭探頭探腦。維禮不知何事，既不好問，又不好叫他去。一面扣着鈕子，一面喊叫尤二，怎麼還不起來。倩兒笑了笑，瞧了維禮一眼道：你不用叫尤二，我這就走，都是你小叔叔鬧的。不然我不來攪你別的事。那天晚上，你忘了出兒說了，說着把臉兒一紅，斜身倚着。

門扇。往下不言語了。維禮拿了漱口盂。出來漱口。又到對面平台裡。呼喚尤二起來。倩兒笑喚道。孫少爺。我問你一句話。你是讀書的人。俗語說。膽小難把將軍作。這話你明白。不明白。維禮漱著口。知道他來意不好。遂笑道。這有什麼。不作將軍。就在家裡閒著。倒也自在。豈不比膽大妄爲的強嗎。倩兒把脖項一扭。冷笑兩聲道。我却不信。你是又吃魚。又嫌腥。說著。往裡間棹上指道。這是那兒來的菓子。你不用拋清兒。你這一肚子。說著把嘴唇一撇。鼻孔裏嚇嚇兩聲。冷笑道。你不用瞞我。維禮正色道。姑娘不可多想。這是昨日晚間。裏頭賞我吃的。倩兒搖手道。不能。不能。你不肯說。我就斗露斗露。這樣小瓷碟兒。別屋裡沒有。你還瞞得我嗎。一面說。一面把菓子騰出。拿出個碟子來道。你瞧瞧。這樣花兒這樣地兒。我知是誰屋裡的。不信。拿去問問。鬧得維禮。不敢相瞞。遂把昨晚婉兒。送來菓品的話。說了一回。又央告倩兒。不要滿處說去。這都是不要緊的事。倩兒冷笑道。你說什麼。不要緊。這事情不要緊。什麼事要緊呢。早知你這人。是個又要吃。又怕燙的。說著又笑。瞧了維禮一眼。點了點頭。維禮也不好答言。只得呼喚尤二起來收拾。那知這些僕人。昨日因勞乏了一天。晚上又

聽曲的聽曲。賭錢的賭錢。此時躺在牀頭。正自濃睡。那裏呼喚得醒。不得已。推了房門。過去拍打。尤二猛然驚起。望見維禮。叫他好生有氣。揉了半天眼睛。下牀問道。少爺怎這般早就起來了。維禮也不好說什麼。只說天不早了。你給我打點水去。尤二哭喪著臉。不好不去。揉了半天眼睛。又疊了一回被褥。然後纔低頭去了。維禮知他不樂。此時也無可如何。回去一看。幸喜那倩兒走了。這纔把心放下。坐在院子裡。看了回書。一則養養心神。二則時候還早。不能出去。尤二把臉水舀來。洗了回臉。又喚他沏了茶來。自己一面喝著。一面害怕。想了半日。只有挪開一法。別無主意。不過祖父那裏。不好辭去。倒得變個方法。別叫祖父生疑。纔是道理。正在坐著想。忽見婉兒走來。鬆鬆的辮髮。垂在脛後。穿一身半新不舊的白綢袴襖。繫一條白綢汗巾。望見維禮在此。臉色緋紅。低頭走向屋中。胡亂把菓子折下。端着碟子就走。維禮見他這樣。心說很好。他們惱了我。倒是好事。省得我不清白。陷在井裡。一來保全品行。二來要正家規。明兒跟祖父說說。先把年長的丫頭。年輕的僕婦。去他幾個。省得一旦不幸。出露醜事。這是維禮心中。打算要整頓家風的後話。按下不提。單說三姨

太太自那日維禮到京。早已看入眼裏。只是初次相見。不敢造次。又怕着老爺生疑。又怕被旁人笑話。昨日因大姨太太生辰。得了空閒。先向尤二打聽。問說孫少爺喜愛什麼。晚間便打發婉兒。送了些菓子點心。探一探維禮的消息。誰想婉兒回去。一說維禮的光景。並沒有一點楞縫。想着白鬧一場。又被婉兒掂量。不如改過口來。遮掩過去。別叫他看我不起。倒是要緊。只可惜這麼好機會。不定被那個占去。越想越沒個主意。愣愣的坐了一夜。那知那婉兒心裏。更是著急。本想要尋個門路。找個倚靠。無奈這合宅男女。都是有主的人。自己年紀小。頭腦又蠢。雖有此心。一時也沒有機會。偏巧維禮到京。正好巴結一回。只是三姨太太。合母親田媽。全都查尋得很緊。所以存一分心。不敢顯露。今見三姨太太。遣他送菓子。又叮嚀囑咐說。別叫你母親知道。不看他胡管著我。婉兒一聽。正合心意。樂得不趁風使船。先去占個先兒呢。就便他知道了。好在儀的短處。在我手裡。無論如何。他亦不敢聲張的。因此見了維禮。賣動風流。心想他是個鐵打羅漢。也不容不動心。誰知維禮那人。是箇拘謹老實人。見了那般恭敬。看似無情。却又謙恭和氣。一時因不敢造次。所以站在廳外。關了一

會後見維禮屋裏。吹燈睡了。不免大爲掃興。回來與三姨太太一說。問沒有什麼妙法。及至回去。只見三姨太太怔怔的坐著。并無主意。遲了半晌。只得收拾睡了。翻來覆去。那裡合的上眼。尋思半日。想不出一個主意來。剛到天明。只見三姨太太。過來喚他。笑問道。你送那菓子去。尤二見了沒有。婉兒道。沒有。碰見別人沒有。婉兒道。也沒有。三姨太太遲了半晌。因一夜不曾睡覺。想著古維禮那樣聰明。何以這麼固執。莫非他念書念得馱了。因問道。孫少爺說什麼沒有。婉兒道。就說是回來道謝。三姨太太怪道。世間有這樣的糊塗人。這本是當時心裏。納悶的話。不想吐露出來。後悔不及。臉上立刻就紅了。婉兒道。真是糊塗。可惜三姨太太。待他這份心哪。說着却把兩眼。溜著三姨太太一笑。三姨太太道。你別胡說。我想他離鄉背井。一個八兒怪苦的老爺。又不恤親故。我所以盡一分心。因爲宅裡人多。不定說什麼。所以背著你媽。叫你送去。你不要胡來。想我。婉兒笑道。我想什麼。難道我伺候這麼幾年。還不知怨的心麼。但是這宗事情。必須嚴密。竟聽我母親的話。更不中用。打頭老東西。瞞心兒多。倘再要鑽出人來。可怎麼好。三姨太太此時。也覺得臉飛紅了。心想這件事。別

人可瞞。類如他們母女。如何瞞得住。因笑道。你這丫頭。真不是好東西。橫豎你的心裡。看中了孫少爺。婉兒把嘴唇一撇道。呸。這真沒得事。人家好心好意。替着您來籌畫。您倒反過嘴來說我。這真沒有的事。我想是人人賣私酒。只要不犯。就是好手。那個耗子。又不偷油兒吃呢。不過嚴密一點兒。長遠些個。俗語說。心急喝不了豆兒粥。自要姨太太肯用心。沒有爲難的事情。他也是膽兒太小。惟恐事情不秘。鬧出亂子來。都不好瞧。據我想。他是個孫子輩數。離鄉背井。投奔爺爺這裏來。就是三姨太太。多盡點兒心。不周不備的地方。張羅張羅。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那有那麼沒人倫的。過後他感激的沒法兒了。自然而然的就得聽話。您想這主意怎麼樣。三姨太太一聽這話。臉上緋紅。笑罵道。騷丫頭。你倒隨你媽媽。真是將門出虎子。一輩比一輩強。婉兒把嘴一撇。笑嗔道。哼。人這兒周周密密。替您想主意。您倒罵起人來了。從此三姨太太。暗與田媽媽。女朋比爲奸。一心要籠絡維禮。婉兒把菜盤收回。維禮在院中坐着。合目養心。偷眼看見婉兒。反倒後悔起來。自己責備自己。不該錯想了人。人家是一團好意。我這一想。倒是辜負人心。造下惡念的罪了。因此深爲懊悔。後來與



婉兒相見。婉兒低頭走去。連眼皮也不抬。見了三姨太太。真是自家人。看成骨肉一般。說話比姚夫人。還覺親近。那一分優容氣度。真像老長輩疼愛子女似的。有時合古司農說。維禮這孩子。沒了爹娘。咱們得多疼顧他。纔是本家之道。維禮見這般光景。更覺過意不去。這是後來事情。按下不表。單說珠兒。自昨日來到古家。處處般般。都沒有如意的事。只有蚌姑娘葉兒兩人。是常到梅家去過的。還算熟識。其餘那姨太太丫頭。合這裡來的親友。一入珠兒眼裏。都是些俗容俗骨。語言無味的人。晚間唱曲。珠兒也無心去聽。夜裏與蚌兒兩人。就在姚夫人院裡。廂房裏睡了。有周媽錢媽等殷勤伺候。珠兒倒過意不來。想著周媽錢媽。都是有體面的人。替主兒想般應酬。實出意外。蚌姑娘也不知底細。夜間合珠兒談論。說這裏老爺。壞心太多。妹妹到這宅裡。須要留心。我雖是老爺的人。論我本心。也不是傾心願意。只迫於服侍多年。老爺一心要我。我媽也沒有法子。如今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這老東西。噯崩一死。好歹我分罷分罷。也夠我母子三人。過活一輩子的了。我勸妹妹。也得留心。好歹別上了當。像我就沒有法兒了。說着。抹了回淚。珠兒也無限酸心。想着自己。此到聽蚌

兒樣一說。竟是被母親給賣給這裏了。有心要問問蚨兒。又難開口。因此翻來覆去。睡臥不安。只得等天明回去。再作計較。那知這內中詭密。周媽把珠兒接來。早有金三姜順等過去。拿了二百兩銀子。送給甄氏。甄氏不受。要把女兒接回。姜順微微一笑。說接回來。已經晚了。你知道昨天宅裡爲什麼那樣熱鬧。甄氏一聽。忙問怎麼着。金三作了個揖。笑嘻嘻的說道。嬌子大喜。您不用細問了。老爺打發我來。告訴嬌子放心。無論如何。姑娘也受不著委曲。遲早遲晚。必叫姑娘家來。今兒早起。姑娘很是喜歡。叫我問嬌子的好。並告訴嬌子。經管放心。崔順也望着甄氏。不住的笑。連說這就好了。日後沒什麼說的。借着嬌子的臉兒。求姑娘寬點恩吧。說着。作下揖去。甄氏聽說此話。驚疑不定。不及與他們還禮。先問道。二位怎麼說。又沉下臉兒道。這事可有點出奇。難道你們老爺。那麼大官。那樣年歲。竟敢強行霸道。這樣無恥嗎。說着。喝兩聲。連說那可不行。別看他財大官大。俗語說。光腳不怕穿鞋的。要那麼著。我得說點兒什麼。青天白日。那兒都得講理。莫非他官大財大。就不怕王法嗎。這麼欺負我。說着。眼淚滴下。把頭髮挽了挽。又忙着提鞋。又忙着繫腿。恨不得揪了古司農問

個明白。方才除氣。嚇得金三等。不知怎樣。才是忙勸道。嬌子。您這是幹什麼。難道這麼好事。您倒不樂嗎。甄氏抹着眼淚。此時連急帶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愣了半晌道。好哇。勞你們二位駕銀子呢。給我拿回。接不是你們接的事。不是你們管的。二位請回。有他姓古的。有我姓梅的。說著鼻涕眼淚。又哭又嚷的說道。別的沒有。還有這條老命。合他拚了。倒也值當。崔順見勢頭不順。告訴金三說。你瞧着。我去去就回來。金三會意點頭。崔順轉身去了。金三道。話不是那樣說。嬌子直心眼兒。只聽其一。不聽其二。您沒聽下回分解。乾就炸了。其實這缸裏沒有我。岔兒裡沒有我。話您要聽明白了。我不是吃誰向着誰。內裏鬼谷麻唐。我也不知道。要按面兒上說。人家是當朝一品。賞給啗門臉。啗們得兜着。既姑娘全都喜歡。您又是圖什麼呢。樂得不作箇人情。全始全終。別的不說。姑娘是榮華富貴享一輩子福。嬌子若大年紀。也有靠身兒啦。爲什麼挺好機會。鬧得壞了呢。我是替嬌子想。您也詳細詳細。鬧到那兒去。啗們也是沒理。甄氏本不服氣。聽了這片言詞。氣得三焦火起。蛾眉直豎。冷笑了兩三聲。騰身而起。金三也不敢攔阻。直跑到古家門首。大罵起來。驚得姜順小寶兒並

尤桐李二劉三黎玉等皆自裡面出來。甄氏披散頭髮。躺在地上一邊罵一邊哭。說青天白日。霸佔良家女子。你們就把我殺了。老命也不要了。越嚷聲音越高。金三怕裡面看見。又受老爺申斥。說自己不會辦事。因喝李二等道。這還了得。你們幾個人。拉他到馬號去。有什麼話。等回了老爺再說。一語未終。甄氏相殺豬似的喊叫起來。裏面那崔順姜順二人。受了古司農交派。自內出來。姜順向外邊去了。崔順向金三點手。二人到門房裡面。唧咕半天。李二劉三奮力把甄氏架起。甄氏是又哭又喊。罵不絕口。金三出來道。你們放下他。等着官人來了。然後再說。李二把甄氏放下。甄氏道。好極了。橫豎有說理的地方。話猶未完。只見姜順在前。後面有幾個官差進來。喝著道。起來。什麼話。衙門說去。別這裏儘著鬧了。甄氏見官人進來。心想這樣受屈。有地方聲冤了。一面哭著。一面哽哽咽咽。聲述緣由。連說老爺們明白。皇上家有王法。沒有官差不聽。所以喝令著趕緊起來。金三望着官差努嘴。官差會意。勸解甄氏道。是了。你女兒受的委屈。我們都聽明白了。細話也不用說了。反正有講理的地方。說着。攙起甄氏。叫他隨著走。招得那左鄰右舍。男男女女。全都擠進來。看熱鬧兒。因

知道這內中情形。極其複雜。誰也不來勸解。甄氏喊著道。叫我上衙門。不是不行。先叫姓古的出來。我們一同去。官差笑了笑。望著金三等說道。你們幾位。那一位辛苦一邊。姜順道。還是我去。你們在前頭走罷。官差點了點頭。力催甄氏動身。帶往衙門去了。這裏金三等。回了古司農。請問如何辦法。古司農道。這事不要緊。這裏有一封信。你送到伍弼伍都老爺那裏。問你什麼。就說梅姑娘家裏人。窮極訛詐。給他二百兩銀子。還不答應。我們老爺太太。全都氣壞了。求這裡伍大老爺。多費點兒心。設法告訴衙門人。別叫他出來纔好。不然竟這樣麻煩。宅裡真不堪其擾了。聽明白了沒有。金三是奴隸性深的人。聽了這片話。連聲答應。拿着古司農的信。當時去了。姜順叫李二王四等。看管梅家的院子。一時有官差到來。翻拾梅家的東西。大家七手八腳。開箱倒櫃。凡屬綾羅紗緞。各樣的衣服材料。一概搜去。又留下兩箇官差。看護住房。不上兩日工夫。便把那訛人的甄氏。送交刑罰衙門。按律定罪了。這也是梅家不幸。合該他母女分離。珠兒在深宅後院。那能知道。這一日清早起來。正與蚨兒梳洗。只見倩兒走來。一手拉着孟信。一手掩懷扣鈕。蚨兒笑着讓坐。問他從那裏來。起的

這麼早倩兒哼一聲道。誰能像你們這樣舒服。每天二少爺上學。都得我張羅。起得稍遲一點兒。他就鬧氣。一邊說。推着孟信道。你在那裡坐一坐。別那麼揉搓人了。孟信把小嘴一撮。拿出小兒脾氣來。發著很道。你不用靜說我。我知道你的心意。靜跟我大姪兒好。不愛理我。這雖是小兒見識。倩兒一聽。正冲肺腑。又恐怕珠兒。蚌兒等。聽著生疑。遂紅臉遮掩道。你這孩子。真也壞了。我合你姪子好。你怎麼知道。又喚蚌兒道。妹妹。你聽聽。將來這孩子大了。合他爸爸一樣。一肚子的臟心爛肺。瞧誰都不可靠。珠兒在旁邊兒聽著。不好答言。蚌兒把眼兒一斜。望著倩兒撇嘴。倩兒心裡有病。臉上早已紅暈了。一見蚌兒笑他。更覺難過。蚌兒向珠兒道。妹妹。你知道他姪子是誰。珠兒把木梳放下。遲了半晌。明知那孟信姪子。必是孫少爺維禮。只是他這一問。不好便說。隨笑道。我沒見過。統共我來了幾天。那裏見過呀。倩兒道。妹妹。你不用理他。他這不是好話。蚌兒道。啣。這真豈有此理。怎麼會不是好話。你來講我聽聽。說著。却把兩眼溜著倩兒。吟吟而笑。珠兒已猜破幾分。只是當在此處。不能不裝個糊塗。心想那維禮爲人。很像個體面人。若合這一些人。常常見面。恐怕要不能學好心。

這樣想。當時那臉上顏色。現出一種憂慮煩悶的神情來。蚨兒笑喚道。妹妹。妹妹。你心想什麼呢。珠兒被這一問。嚇得一驚。心裡突突的亂跳起來。笑答道。沒想什麼。姐姐怎麼這麼說。蚨兒搖首道。不能。我告訴你。我這兩隻眼睛。誰也不用瞞。我又指著倩兒道。你瞧瞧他臉色。一定是昨晚上一宵沒睡。倩兒撇撇嘴。並不答言。望著孟信那裡。鼓搗茉莉花。遂叫他過來。一同回去。剛一轉身。只見張媽王媽兩人。驚驚怯怯的走來。叫著蚨兒等道。姑娘。我告訴你一件新聞。西院桃花兒。不知什麼工夫跑了。少爺少奶奶。急得直蹀脚。大概把什麼要緊東西。也給偷去了。說的蚨兒一驚。剛要問跟誰跑的。倩兒轉身笑道。是不是。你瞧是不是。我就知道他靠不住嗎。蚨兒笑問道。這也奇了。你怎麼知道他要跑。倩兒道。那是呀。墜泥匠不拜佛。老底兒在我裡呢。因問張媽道。什麼時候兒跑的。少爺都丟了什麼了。張媽因知道不甚清楚。說的離離奇奇。說聽說大少爺有些銀子。多被他一總偷去了。倩兒道。不能。你沒我知道詳細。一邊說。拉着蚨兒等。說略們也過去瞧瞧。蚨兒道。去呀。你愛去你就去。這樣大事。我想亡姑娘。必然跑我頭裡。很不用我費心。你若是知道詳細。特去顯擺呢。你就

去你的倩兒道這都沒的事說什麼你都刻薄你不愛去我去我的說著拉了孟信一直來到西院。只見賈少奶奶坐在當院。旁有葉兒等伺候梳洗。一面叨念著嚶道。你說呀。這是你心愛的人。怎麼會跟人跑了。聽屋裡孟行亦高聲嚶道。這時你抱怨我。我知他這樣心嗎。葉兒亦你言我語的道。得了。事已至此。想法找東西要緊。跑也跑不甚遠。反正地面上已經知道了。自要車站上截住。沒有個跑得開。說着見倩兒過來。笑着讓坐道。得了。倩姑娘也過來了。少爺少奶奶先別嘔氣。聽老爺怎麼吩咐。怎麼辦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金三姜順從外進來。問少爺在那屋哩。倩兒也隨著進去了。只見孟行躺在床上。旁有丫鬢秀兒就著燒煙。倩兒拉著孟信。揀一張椅子坐了。金三回道。地面兒來人說四個車站上全都派人了。就是宅裡失單。還得詳細寫一個。他們好傳知各處。一體嚴拿。孟行坐起來。正欲說話。望見倩兒在此。週旋一回。然後向金三道。你叫少奶奶開去。丟的什麼。我不知道。誰叫他不留心。沒事靜擠確人呢。金三一答應。自與崔順二人。請求賈少奶奶去了。倩兒在旁邊坐著。俱已聽明。料著桃花此去。決無別處。必合那照像學徒。商議好了。一同走你有心把那日



情形告知孟行。又怕他反來抱怨。說我何不早說。欲待不言。心裡凸凸囊囊。很不坦實。遂問孟行道。少爺你丟了什麼。是要緊的。是不要緊的。孟行一面吸煙。嗚嗚嚶嚶的說道。誰說不要緊。十萬兩的兌條。倩兒道什麼兌條。你不會掛失票嗎。孟行把煙鎗放下道。你們只愛說便宜話。能夠掛失票。我也不急。這是郝陂和郝老爺。從中給辦的。等人家差使下來。啫們取錢。雖然這個票莊。是在京裡。候差這個人。現在邊遠省分稅關上呢。你說這事情怎麼辦。倩兒道。這也容易。又不是認票不認人。那能就丟了銀子呢。孟行拍著腿急道。咳。你們是婦人見識。懂得什麼。我那是賣官的對條。若要外人拿去。如何了得。打頭如今的御史。愛敲竹杠。被他們得了去。又得費週折。說著。金三進來。問說兌條是什麼字號。少奶奶寫單子呢。孟行道。孔方通的。等他開完了。我瞧瞧吧。一時賈少奶奶。開完了失單。拿來與孟行商議。說趁著老爺在家。合老爺回一聲。先從二姨太太屋裡。打個電話。叫他們地面上。多注點意兒。不怕懸了獎賞。啫們出錢呢。倩兒聽了這話。忍耐不住。遂笑道。你們出多少錢。全都給我。我在家裡坐著。就能辦案。一面說。一面想著此事。不住的笑。孟行只當是玩兒話呢。並未

介意買。少奶奶道：「那敢情好了。你能把桃花找着，少爺能拜香磕頭，叫你活佛仙。」因點手喚倩兒道：「你這兒來。我託你一件事。倩兒不知何事，跟出來院裡坐下。」賈少奶奶道：「天兒挺熱，別叫葉兒他們帶著二少爺玩一會兒去。倩兒一聽，知道這事情背人，隨叫葉兒過來，帶著孟信去了。」賈少奶奶笑道：「事情倒不大，只是非你不可，又得背著少爺，別叫他知道一點兒。」因低下聲音道：「早先我在家裏有個男朋友，不過咱們家這樣頑固，沒肯叫他來。那天他來了封信，他要往外國留學去，不日起程。想着朋友一場，不定幾時纔見。約我到番菜館去，再見一面，並臨時拍一合影，留個紀念。信裡有在學堂時候我兩個照的像片，不想我嚴嚴收著，也被桃花這孩子一齊捲去了。你是個明人，我纔合你說。少爺只知道丟錢着急，兌條有關係，你想這一封信，關係有多麼大呀。若叫外人看去，必說我齷齪不堪。其實若交個朋友，又有什麼呢？好姑娘，你費點兒心，背著二姨奶奶，託人給打個電話，既沒找着，就先不用找呢。如果找着，自要他贓證俱明，趕緊連東西帶人一齊送來。別那麼按葫蘆摳子兒，一件一件的追問了。好姑娘，你維持我這一遭，趕緊給辦去。別叫我瞪眼著急。少時叫

他們套車。我還要家去呢。說著。連拜兩拜。立逼著這就得去。一手掖起倩兒。紅臉笑著道。好姑娘。趁着二姨太太沒起。你行個好兒吧。倩兒瞥笑著連連點頭。心裏却暗自打算。想來他這封信。必有絕大關係。斷不是吃飯照像的小事。若不趁這機會。絕他一回。等待何時。一來也叫他佩服。二來而今而后。拿住他的短處。省得他打着文明幌子。竟賣野蠻酒。主意已定。溜著賈少奶奶身上。迷迷啼啼的笑。賈少奶奶再三央著。才起來囑咐道。是了。這麼點兒小事。不致於辦不了。回頭二少爺來。你叫他找我去。是吉是凶。晚上我過來報信。賈少奶奶一聽。千恩萬謝。感激不盡。倩兒到正院房裡。只見有許多僕婦。跟著珠兒進來。各處尋找古司農。見了倩兒問道。倩姐姐。老爺在那屋裏呢。倩兒見問。詫異的了不得。看著珠兒面上。很透驚恐。遂問道。什麼事找老爺。這時我還不知道哩。說着。便向張媽等。打聽什麼事。又見周媽走來。揪住珠兒道。姑娘別急。自要求求老爺。寫一封信。准可以出來的快。左右是不要緊的事。一面說。來到二姨太太院裡。迎頭遇著蟾兒。說老爺在前院三姨太太屋裏呢。衆人聽說。又一齊出去了。倩兒不知何事。留住王媽道。怎麼件事。這樣熱鬧。王媽是忠厚

人嘆了口氣道。噯。天下的事。什麼新奇的都有。這也是梅姑娘合該着急說着。又咳聲嘆氣。太息不止。蟾兒也一把揪住。坐在石頭階上道。這個老王媽。你倒是趕快說呀。倩兒亦催道。說話你先帶著塞責兒。究竟怎麼回事。王媽嘆口氣道。這年頭真難說。隔壁梅老太太。若大年紀。趕則也不知安分。女兒是白白的要強了。因又替着珠兒贊嘆一回。倩兒因聽着絮煩。遂笑道。我沒問你這個。我問你梅姑娘找老爺。爲的是什麼事。王媽笑道。姑娘可真是性急。這不是說呢麼。梅姑娘倒是挺好。橫豎梅裁縫一死。甄奶奶兒有個姘頭。那天梅姑娘過來。他們乘此空閒。聚了許多男女。家裏賭錢來着。光景他那姘頭。還是大案賊。昨天犯了案。把那梅姑娘母親。也給帶累了。現在把甄奶奶已經抄去了。地面官差。還在他家裏看着呢。今早梅姑娘回家一瞧。若不是周媽攔著。幾乎把梅姑娘也給帶走。你說這件事。不是少有的事麼。倩兒一面聽。一面眼珠亂轉。暗想這件事情。裏面一定有事。看那珠兒母親。斷不是這樣人。又道。現在是怎麼樣呢。王媽道。這不是找老爺呢嗎。大概是周大姐出的主意。求求陪們老爺。託個人情。別叫他母親受罪。現在那梅姑娘急得都沒有脈了。蟾兒是年

紀輕。聽不出話裏毛病。因聽梅姑娘受這委曲。反倒替他難過。蹙着眉毛道。真是奇事。人活一輩子。遇着這樣母親。可真受罪。倩兒笑了笑道。你是小孩子。知道什麼。你把電話本子找來。我查查電話碼兒罷。說著揮揮衣上的塵土。拉着蟾兒去了。王媽亦別了他們。進到三姨太太院裏。看是怎麼結局。只見那金三姜順等進來。回說桃花逃跑的事。說他拐了若干東西。方纔報了地面官。請求嚴拿了。古司農微微點頭。只說拿我名片。告訴地面官說。嚴行誦訪。務必捉獲纔好。又問周媽道。你們什麼事。這樣爲難。周媽未及答言。珠兒便跪下哭道。老爺救我的命。說著悽悽慘慘。哭了起來。古司農忙令攙起。說你有什麼事。只管說明。我沒有不能辦的。珠兒一面哭。一面悲悲切切的說道。我今早想要回家。不知所因何事。我母親被人拿去了。地面官差。現在我家裏紮著呢。我一打聽。連我也要帶走。若不是周媽攔住。說着。上氣不接下氣。哽哽咽咽的哭個不了。周媽亦接口說道。這真是沒影兒的事。梅姑娘也不知道。底細。此時是有家難奔。急得直要尋死。我想這場官司。不能輕易完結。莫若求老爺費心。設個方法。怎麼給託個人情。叫他出來才好。古司農不待說完。站起來連連一

脚道。豈有此理。怎麼地方官差。這樣混帳。你母親安分守己。犯法的不作。怎麼鬧得這樣。說著。把混蛋官不懂事的東西。罵個不休。一會又安慰珠兒。不要着急。說自要案子不大。馬上便可完結。麗秋亦過來勸解。說天兒挺熟。姑娘別儘着急。既老爺這樣說。事情便不要緊了。珠兒是思念母親心急。不知所因何事。遭這樣不白的冤枉。有心要出去打聽。無奈他自幼安靜。從未離過母親。出門一步。此番到古家裏來。就是初次特創。誰想到離家兩日。受了古司農這樣牢籠呢。當下只急得流淚。心裏毫無主意。本來纔十五六歲的女子。那禁得這樣著急呢。古司農再三勸慰。留著在此暫居。連說不要著急。又叫姜順出去。先打聽因為什麼事。去打官司。允許著慢慢的再為設法。姑娘你住着你的。珠兒一面擦淚。一面答應。王媽是實心任事的人。聽老爺這樣勸。隨亦過來勸慰。直鬧到午飯以後。方纔回到後院。大家力勸著珠兒。畧畧的喝了口水。晚上便急得病了。蚌兒因不知何事。私向母親打聽。說這件事出來很奇怪。別是這其間。有什麼壞人罷。周媽道。少管閑事。你這麼多口多舌。有什麼好處。蚌兒亦領會其意。只是良心上。看不下去。半夜合珠兒說。事情得自己去辦。不可受別

人籠統。珠兒是聰明過人。聽了這些話。頗爲醒悟。次日早起。一定要力疾回家。打聽母親的消息。那知這日古宅。正因爲裁汰僕人。出了變故。孟行因桃花逃跑。拐去銀錢衣服。特向古司農商量。說宅裏丫頭太多。若照這樣。實與名譽有傷。不能不防備未然。司農點了點頭。這麼工夫。又有三姨太太。趁勢說話。說家裡人多雜亂。既有周書那孩子。鬧事在先。又有桃花兒。相繼逃走。若不趕緊設法。先從內幕裏。振作一回。將來的隱患。洪窮。不可思議。老爺想著這事。是要緊不要緊。古司農一聽此話。很爲驚恐。想着三姨太太都這樣說。必是他耳裏眼裏。有什麼知道見到的。他既知道。何不早向我說。因此又由信生疑。借着三姨太太話口。極力追問道。你知道什麼事。經管直說。我早知這一羣人。都是靠不住的。三姨太太笑道。也又奇了。難道一羣人裡。獨我是靠得住的。老爺要打聽這些。須向靠得住人。詳細打聽。我縱然知道一二。那裏敢指人不是呀。一面說。一面把嘴唇撇着道。老爺不要問了。那天我聽戲去。還看中了一個呢。說著又笑。急的古司農笑道。這是那兒的事。我那天說。不過是句玩兒話。誰想你認起真來。早知你那樣下賤。我還不這樣重待你呢。我是不常在家。不周

不備的去處。你得管一管。纔是道理。三姨太太不待說完。吆了一聲。這可新鮮。讓我管事。也得有那權衡啊。大的是立端太子。二的是執掌內務。銀錢在太太手裡。雜星雜務。有的是金老爺姜老爺。我們是九河下梢。冷宮的丫頭。老爺這些話。不看損我壽數。快別說了。說著。叫麗秋道。你去點個燈籠來。送著老爺走罷。橫豎許認錯人了。喜得古司農呵呵笑道。別鬧了。以後家裏事。都歸你管。你喜愛怎麼著。就可怎麼著。於是祀名片信札。都從二姨太太屋裡。着人取來。又把各處鑰匙。交與掌管。並告知金三等。以後有什麼應回辦的。都合三姨太太說。三姨太太道。老爺看待我。這樣至重。我也不敢辭。但天長日久。老爺可不要耳軟。聽信奸人挑唆。向來當家的人。斷不了得罪人。古司農一一答應。自此三姨太太。日比一日權勢大。慢慢合院的事務。都歸他一人掌管了。這是後話不提。此日古司農。因聽了三姨太太話。剝奪了別人權利。衆人都懷抱不平。先從二姨太太首先反對。氣得把屋裡陳設。摔個粉碎。壁上的電話機器。也砸得毀了。還娶往三姨太太屋裏去拚命。急得蟾兒五姑娘。胡亂攔住。一般僕婦。飛報古司農說。老爺快過去哨去罷。二姨太太瘋了。古司農



一驚非小。早起不顧得穿衣服。慌忙往後院裏來。迎頭遇見梅姑娘。死活央告古司農。說母親被押。放心不下。自己要出頭打官司。替着母親聲冤。古司農一聽。兩下裏都要顧着。先叫了金三來。如此這般。囑咐一回。又叫姜順等。跟隨過去。別叫梅姑娘吃苦子。轉身往裡院走。只見花灼灼大姨太太等。皆在院裡站著。望見古司農進來。少不得爭吵一番。要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回 甄氏受屈貪官受賄 珠兒求去古老求情

詞曰 世上泥犁地獄 誰能聽訟如神 一般鷹犬肆權門 那管人民  
內隱 爲卜鴛鴦夢好 先教狴犴冤沉 行爲鬼域爲貪淫 禽  
獸無他慘忍

話說古司農來到後院。只見丫鬟僕婦。並出姑娘倩姑娘等。皆在院裏站著。二姨太太披頭散髮。坐在一張椅上。吁吁喘氣。一見老爺進來。慌忙起來道。老爺來了很好。就着你老人家。有這口氣。該當怎麼分派。您給分派。分派罷。照這樣窩心氣。我實在受不了。古司農一聽。明知是因妬而生。隨用好言安解。婉言勸慰。連說你的身子弱。

遠不及三姨太太。如今叫他管事。原爲你省一點兒心。誰知你不享清福。竟自關門生氣。想到兩下去了呢。王姑娘道。這事也怨不上二姨太太來。老爺要替人想想。怎麼他說什麼。就得依着。莫非他有什麼法術。把老爺迷住了嗎。老爺是宰相肚子。不想也這樣糊塗。若攔着我。誰的話我也不聽。我有我一定之規。我想怎麼樣。便怎麼樣。不能信旁人的說着。叫蟾兒道。你把地下東西收拾收拾。我們白費唇舌。說出油漆來。老爺也信不及的。二姨太太道。那是呀。人家那嘴兒甜舌兒巧嗎。有人光眼子出來。尙能遮掩過去。慢說是別的事了。我們這拙嘴笨腮。能夠哄誰。一面說。一面叫蟾兒進房。搬了幾個楠木雕花的匣子來。當著衆人。拍的往古司農面前一拋。擗了箇七零八散。飛得滿天滿地都是紙條。古司農攔也不敢攔。衆人也愕愕看着。二姨太太道。這是老爺交給我。要緊的信件。我可是當面交過了。以後有什麼差池。莫來問我。古司農一聽。急煎的了不得。忙叫了小寶兒來。細心收拾。仍交二姨太太收起。二姨太太此時。哼也不哼。氣得大姨太太。臉也白了。本來與三姨太太。平素不利。那日在花園照像。三姨太太撒嬌撒賴。不免又沖撞了他。因此記恨在心。連着好幾

日見面都不說話了。此時因二姨太太爭吵。很覺出氣。不過二姨太太一鬧。自己倒不便鬧了。今見古司農一語不發。遂不笑裝笑道。我說老爺。我那屋裡。老爺還去不去了。古司農一聽。心裡暗忖道。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忙亦陪笑說。怎麼不去。我此時正要去呢。於是命倩兒扶著。來到大姨太太屋裡。問孟信那裏去了。倩兒說。還說哩。聽見院裏一吵。少爺都嚇得跑了。大約往孫少爺院裏去了。等我去找一找去。說着去了。這裡大姨太太。梳了回頭。扶侍古司農漱口洗臉。望着屋裏無人。靠近坐下道。請問老爺。墜兒這孩子。怎麼迷住你了。這樣孝順他。平常我不敢言語。知道是老爺心尖兒。我要一說。老爺就說我吃醋。倒底老爺心裡。中了什麼牢籠。這樣喜歡他。古司農笑道。你真是愛認真。我何嘗真個愛他。難道你這麼多年。還不知道我的心嗎。大姨太太搖頭道。我不知道。我就知我的心。處處都對的過老爺。老爺也慢慢品一品。那箇做小老婆的。能夠像我。我就佩服他。我合老爺身上。不敢說心盡到了。老爺合我。可是一點沒有。別人都能嘴能舌。米湯面湯。我是任什麼也不會。只憑這一點心。說着眼淚撲簌簌的滴落下來。似有多少委曲。不能說的光景。古司農陪笑道。

得了。你往大處想想。別合他們學。說著。又來拉手。氣得大姨太太。扭過臉兒去。半晌沒話答理。古司農見勢頭不順。隨喚張媽進來。說道。你勸勸大姨太太。不要儘着哭了。我還有要緊事呢。說著。命小寶兒進來攙扶。躲往後院去了。這裏張媽勸着大姨太太止住哭聲。婉兒又從外進來。見了大姨太太。氣色不善。問張媽什麼事情。鬧到這樣。張媽忙的努嘴。叫他出去。婉兒也不敢則聲。退了出來。迎頭遇見梅姑娘。急煎煎的撲入。問老爺在那屋呢。婉兒也忙搖手。說沒在這裏。嗒們外頭等去罷。周媽在後面緊跟。挽住珠兒。喚道。姑娘你不必急。少時姜順回來。便可以知道消息了。如今衙門裏無情無理。姑娘出頭。也不是好辦的事。說着。走至後院。跌兒也迎了出來。見珠兒樣子很急。忙問什麼事。這樣忙。珠兒話也不答。一直進了上房。望見古司農。只嗚嗚的哭。說不出一句話來。古司農一見這樣。心裏早軟了。只是礙着眾僕人。不好偎近安慰。心中詭計。口裡又說不出來。因歎了一口氣。過來拉著他手。一面問周媽道。去一邊怎麼樣。姜順回來沒有。究竟爲什麼官司。鬧得這樣。周媽姚夫人一齊都說。金三剛纔來了。只說這官司難辦。伍都老爺說。回頭就來。珠兒抹着眼淚。悽悽慘

慘的道。我母親老實一輩子。此時在衙門裏還不知怎麼急呢。就求老爺太太。可憐我母女兩人。孤苦零仃。無倚無靠。自要我母親出來。那怕我生生世世。變貓變狗呢。說著嗚嗚咽咽哭個不住。一時有門上來回。說伍弼伍都老爺求見老爺。周媽答應一聲。伺候古司農換衣穿鞋。出來見客。只見伍都老爺滿臉堆笑。望見古司農出來。躬身施禮。先說擾大人的清夢。眷晚生來的特早了。古司農拈鬚微笑。讓坐獻茶。一面說回鄉至好。不要客氣。又笑道那日的信。皆仗閣下費心。舍下真不堪其擾了。伍都老爺笑道。大人說那裡話來。眷晚蒙大人栽培。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只是這宗案子。不歸本司。若分在晚生手裡。那尤其好辦了。說着。執杯清茶。望着古司農眼色。又吟吟笑道。昨日老前輩打電話時。晚生沒在家。今聽敝衙門人說。府上跑的梅香。已經在途中盤獲了。說罷。又微微笑道。事有湊巧。借着老前輩的交派。敝衙門也大享名譽了。古司農道。這總是閣下分心。甄氏那一案。亦拜求設法纔好。伍都老爺接着道。自然。自然。老前輩不用囑咐。今早敝上那邊兒。亦面告訴晚生了。只是那司的司長。口風特厲害。晚生怕耽誤大事。特來求見。老前輩有何交派。晚生好遵著辦去。古

司農思忖這件事。非得伍都老爺經手。很是爲難。遂笑道。閣下是通家至好。我纔合閣下說。如今官場裏。人情太薄。隔着衙門的堂官。不好說話。再說貴部的右堂。合我是箇仇家。我兩個先在海關上。因爲兩個條約。犯了一點口舌。此時我有這事。恐怕他不肯爲力。叨在至好。還是求閣下設法。我纔放心呢。伍都老爺聽了。皺皺眉道。其實也不要緊。敝上既有交派。焉能不爲力呢。於是把正堂面諭。述說一回。古司農道。這樣也好。閣下變個方法。我再給貴上寫封信。好歹把這兩案分過去。事情就好辦了。伍都老爺喜道。那敢情好。自要老前輩上邊爲力。這一案也就容易了。說着滿臉堆笑。望著古司農面上。有些懶怠說話的樣子了。遂起身告辭道。老前輩費心。晚生犬馬之勞。還可以孝敬的了。說了深作一揖。攔著古司農不要遠送。晚生是常來的人。古司農微微帶笑。送至二門以外。伍都老爺力請留步。方纔回去。古司農一面寫信。先給伍都老爺。運動審判司總司。又求卜司寇幫著。改調各司案子。直鬧得天翻地覆。從新把各司官員。更調一番。這纔順過手來。真應了。

人。隨。勢。力。成。公。理。

誰。爲。蒼。生。造。福。來。

沒有幾日工夫。居然伍都老爺高遷其第。榮任審判司總司。隨意又薦舉幾位司員。俱是伍都老爺。至戚至友。平素最信任的能員。聖上宣見已後。挨次拜謁長官。宴會親友。那一些光華顯赫的景象。不肖細說。這日伍都老爺入署。要親提梅甄氏。到堂審理。皂役等一聲喝喊。早有聽差人役。提了甄氏上來。只見他蓬頭垢面。慘慘慄慄。跪倒堂前。嗚嗚的流淚哭了。伍都老爺喚道。甄氏。什麼事。你這樣哭。甄氏嗚嗚哭道。甄氏受這樣冤。那能不哭。就求老爺恩典。把我殺在這裏。倒還痛快。說著又嗚嗚哭起來。伍都老爺道。你不要哭。有什麼話。只管向堂上說。本司審理案件。向來是一秉大公。不會屈枉人的。甄氏一聽此話。如同一天毒霧。忽然間雲開兩鬢。望見了青天似的。遲了一刻。嚶啾一聲。想著自己女兒。硬被古司農。霸佔去了。自己受這樣冤枉。下在獄裏。今幸遇着清官。可有出頭的日子了。因訴道。老爺這樣清廉。甄氏受人欺負。今已一月有餘。就求把古司農傳來。問他強佔我女兒的罪。甄氏就感念大德了。說著。又要流淚。伍都老爺道。這話你不是那樣說。我且問你。你住家那裡。你丈夫姓甚名誰。你女兒多大年歲。幾時許給的古家。說我聽聽。甄氏道。丈夫姓梅。素以裁縫

爲業。住在蜈蚣里古宅間壁。丈夫去世。只剩我母女度日。並沒許給古家。是他們硬搶去了。伍都老爺道。這話不對。你說你女兒沒給古家。如今你女兒那裡去了。甄氏道。老爺想情啊。錯非他佔我女兒。我還不告他呢。伍都老爺笑道。這又錯了。我簡明告訴你。衙門問案。沒有不公道的地方。你若告他。須有告他的理由。與告他犯罪證據。若是一口咬定。說某某人欺負了呢。究竟又有什麼憑據呢。甄氏道。什麼是憑據。我女兒現在他家裏住著。還不是憑據麼。伍都老爺笑道。這又錯了。你的女兒現在古家爲妾。什麼叫你的憑據。明明你賣了女兒。如今要借詞訛賴麼。甄氏聽了這話。由不得氣往上撞。冷笑兩聲道。老爺若這樣問。也就不便問了。應有什麼罪。我都接著。說著。爬伏在地。不作一語。伍都老爺笑喚道。甄氏。你也不用這樣。我這是替你想。若等著被告到堂。他若這樣問你。你豈不輸給他了麼。本司爲慎重刑罰起見。你不可錯會意。抬起頭來。我再問問你。甄氏抹著淚。抬頭訴道。我知那古司農官大財大老爺。受了賄賂。我就不說了。剛說到此。左右一聲喝道。胡說。老爺是公正廉明。新任總司。司寇卜大人。怕你冤枉。特把你這一案。調過來的。你怎麼出言冒犯。說着七



口八舌齊聲威嚇。伍都老爺擺手道。不用如此。他是個無知婦人。說我幾句。也不怪他。又叫一堂役道。你把那贓證取來。堂役答應聲是。工夫不大。拿五個大包袱來。伍都老爺喚道。甄氏。你這些衣服是那裡來的。堂役一一打開。都是些綾羅紗緞。古宅給女兒的衣服。因認道。這是我女兒的衣服。伍都老爺搖頭道。不能。你們母女。向有什麼產業。甄氏道。只仗著手工度日。別無產業。伍都老爺道。是呀。平素以手工度日。那來的綾羅紗緞呢。甄氏急嚷道。怎麼。我們家裡。不准有這樣衣服嗎。伍都老爺道。有是須有。只是那裏來的。你也得說明了。哇。甄氏怒辯道。買的。伍都老爺道。買的也不犯私。你是幾時買的。價值多少錢。你也細細說說。甄氏遲了半日。氣不從一處來。指那花包袱上。放一件芙蓉紗襖道。這是二錢銀子。做成帶縴子帶邊兒。約計十來兩銀子。我怎麼不知道。伍都老爺笑道。你這話滿不對。我這裏替你設法。你倒狡展上了。明明是古家給的。你怎麼不實說呢。甄氏低頭不語。暗想這個問官。問的很詳細。想來我災除難滿。該當給女兒報仇了。因供道。老爺這樣問。是古家給的。該怎麼樣。不是古家給的。又該怎麼樣。伍都老爺道。我告訴你呀。是古家給的。自是古家給

的。不是古家給的。一定不是。你何必說瞎話呢。甄氏說到此處。亦難更改。隨供道。是古家給的。伍都老爺道。噯。是古家給的。既是古家給的。我就明白了。因喚皂役道。帶他下去。左右一聲答應。逼迫甄氏起來。甄氏哭道。老爺既已明白。怎麼不趕緊究問。倒底我在監裡。是有罪沒罪呀。難道還再等五年嗎。伍都老爺變臉笑道。甄氏你不著急。有罪一定有罪。沒罪一定沒罪。你說古司農強佔你的女兒。爲什麼未接之先。人家就給你東西。這明是窮極無賴。指著女兒詐事麼。本司這樣體諒。不拾拾舉。又厲聲恫嚇道。下去。左右亦一齊威喝。帶去鎖了。可憐梅甄氏。年近六旬。膝下只此一女。受了這貪官汙蔑。有冤無處去訴。急得在監裡亂哭。屢欲尋死。同獄有幾個犯婦。百般勸解。說我輩生在今日。實在無法。就盼著災除難滿。脫了牢獄之苦。我們回到家去。極力營謀事業。學著得錢。什麼冤枉。此時也說不得了。又過了好幾天。忽得獄卒喊喝。嚷說帶梅甄氏。甄氏悽悽楚楚。聽着呼喚。知道是提去過堂。心想這樣冤枉。不能分訴。今日要豁除命去。問問審判廳。我看他何言答對。一面想著。業已來至堂前。左右一聲威喝。忙的跪倒。只見座上問官。仍是那日的總司。因訴道。老爺提我。是

判我的罪呀。是把控告之人傳來辯論呢。伍都老爺道。被告來了。你有什麼話。預先說明。臨時可不准改口。甄氏道。那是呀。甄氏是被屈含冤。被告兒傳不到堂。有什麼瞎話說呢。伍都老爺點點頭。喝令把被告帶上來。工夫不大。只見姜順周媽兩人。齊自外面進來。甄氏一見。心說很好。他們到堂。也可以質對一切。遂向上問道。古司農怎麼沒來。伍都老爺道。人家是當朝一品國家大臣。焉能聽你的調度。你且安安靜靜聽着。問你再說。不問你不必亂說。說着。搖搖紈扇。笑問姜順道。姜順你姓什麼。姜順一聽。不禁暗中發笑。遲了半晌道。我姓姜。名字叫姜順。伍都老爺亦自知說錯。當時轉不過來。只得彌縫着兩支鼠眼。看了看案上書牘。又歛神問道。你們老爺怎麼沒來。姜順道。老爺差事忙。遣我合周媽來了。又問周媽道。你在古家服役幾年了。周媽回道。我是太太的陪房。如今算起來。三十多年了。一面說話。兩眼溜著甄氏。見他蓬鬆亂髮。衣服不整。愁眉淚眼。跪在地上直哭。伍都老爺道。你認得甄氏麼。周媽道。認得。伍都老爺道。如今他在這裏。控告你們老爺。強佔他女兒爲妾。這話是真呀。是假。周媽道。這事情可沒有。我們老爺寬洪待下。從沒喝呼過誰。那能夠強佔他女兒。

呢。這事斷乎沒有。甄氏道。怎麼沒有。周大姐你是爽快人。素常素往。咱們姐妹不錯。我受這樣冤杜。你把前前後後。怎麼接你姪女的話。細細說了。周媽正要答言。伍都老爺問道。珠兒到古家去。是你接的嗎。周媽道是。又問姜順道。珠兒現在宅裏。你們稱他什麼。姜順道。稱呼姑娘。伍都老爺道。你們老爺。共有幾位姨太太。姜順道。七位。又問周媽道。七位姨太太。你們都稱呼姑娘嗎。周媽道。不早進門那三位。都稱呼姨太太。其餘自梅姑娘進門。都稱呼姑娘了。伍都爺爺一聽。暗羨那古司農一生。可真個福分不淺。等我娶做了大官。發了大財。也照這樣享福。那就好了一面想。一面問周媽道。跑的那一位。他是第幾房。周媽猛然一聽。鬧了一愣。半晌纔想起道。嘔。是了。那是我們少爺收房的丫頭。名叫桃花。不是老爺屋的。伍都老爺點點頭。又叫站堂皂隸。去把包袱取來。笑問周媽道。這些衣服。你認得不認得。周媽一看了。皆是自已經手。古宅給珠兒的東西。其中有周書撕毀的幾件。因供道。這是梅姑娘的衣服。我們宅裡給的。又問道。你怎麼會認得。周媽道。我怎麼不認得。都是我經手送的。伍都老爺道。是了。你們先下去。姜順等忙的退下。甄氏見事情要變。忙向案前問道。老

爺叫他們下去。誰作質對呀。伍都老爺道。你不要忙。我先告訴你一句話。說着翻了翻案上書牘。搖了搖手中執扇道。指給你條律看看。你也不認字。國家法律。原爲是保護人民的。斷不是堂上問官。受了何人賄賂。對你有凌虐行爲。像你這無知無識。不明白刑罰律例。也不知誣告罪遣。就知道古家有錢。以著我女兒作了妾。設法要訛賴幾個錢。你是這心理不是。甄氏一聽此話。氣往上冲。急得渾身亂顫。半晌纔急聲辯道。老爺說的律例。我全聽不懂。既然官衙門。有律治人。請問老爺。古司農官大財大。以勢凌人。霸佔良家女子。該當何罪呢。伍都老爺笑道。你這婦人。可真是刁鑽狡展。過惡已極。本司這樣體恤。念其你婦人無知。原想要設法救你。你若這樣說法。我可就全不管了。說罷。拍的一聲。拍的公案山響。喝令皂隸等。傳喚周媽姜順。左右齊聲答應。那一限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的情景。凜凜嚇人。氣得甄氏三焦火起。有話也說不出來了。急得把腕上鐵鐲。狠命往頭上亂打。心想這樣冤枉。無處聲述。不如死在當堂。倒也痛快。拍拍兩下。只見紅光崩裂。血流不止。站堂皂隸等。見勢不好。忙的七手八脚。過來按住。伍都老爺喝道。好個膽大刁婦。咆哮公堂。你知道什麼罪不

知道。此時梅甄氏業已昏倒。伍都老爺說話並未聽清。口裡還嗚嗚嘍嘍。叫罵不止。一時把周媽等帶上來。伍都老爺問道。你們老爺辦事也真粗心。娶這刁婦的女兒。難道也不要個字據麼。姜順一聽。知道伍都老爺是特意指點他。遂供道。字據倒有。這一次我沒帶來。我們老爺因爲他母女很苦。叫我到衙門來。跟老爺求個情。自要他吐出口話來。要多少錢給多少錢。誰叫他窮極無賴呢。自要問明他不再攪鬧了。情願恩典他。伍都老爺點點頭。又問周媽道。買珠兒是你的過付人。你把大概情形當著甄氏的面。再細說說。省得他心下不服。說本司屈妄他。此時甄氏連一句話也聽不清了。滿臉鮮血。倒在當地上。嘔啾喘氣。周媽亦天良發現。看着這樣可慘。心實不忍。伍都老爺連問兩遍。話也答不上來了。姜順在旁邊拉道。周大嫂你倒說呀。老爺那兒問你呢。周媽是鬼死狐悲。物傷其類。想着自己女兒。亦在古家爲妾。將來古司農。瞪一瞪眼。少不得也要這樣。此時爲虎作倀。已把他甄氏母女。害得這樣可慘。我若不拿出點兒天良來。那因果報應。實在可怕。因此愣愣的。一語不發。伍都老爺等急了。看着周媽這樣。恐有變故。因假作笑容道。周媽。這事我也看明白了。你不必

說。這案是甄氏無賴。看着古家有錢。借端訛賴。意圖以詐欺取財。按着刑律第九百九十條。應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若按他騷擾古宅。誣告古司農。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而爲虛僞之告訴。亦應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辜念其愚婦無知。訛詐未遂。從輕判四等有期徒刑。又告周媽等道。你們回去學說。本司已經判決。古司農及其僕人金三。姜順。崔順。周媽等。因受甄氏誣告。全都沒罪。說罷。喝說退堂。左右一聲答應。設法把甄氏搭出。從此糊裡糊塗。監禁獄裡。不必細題。周媽。姜順等。下堂回家。先把堂上情形。並伍都老爺。如何判決的話。稟告一回。古司農喜悅非常。當下傳告金三。取了幾十兩銀子來。分贈大家。囑告嘴要嚴謹。莫令珠兒知道。衆人都得了錢財。異常喜悅。一個個甜言蜜語。扶侍梅珠兒。格外盡心。雖珠兒想念母親。此時被衆人纏住。又有古司農寫信。替着自己出氣。因此倒十分感激。吃飯與姚夫人同席。睡覺與姚夫人同室。合家待遇。直髣髴伺候小姐一樣。古司農亦殷勤體貼。時常打發僕婦。過來問候。因爲他素喜清靜。不愛繁華。又叫蚨兒等。騰出東廂房來。讓給珠兒居住。珠兒與葉兒相厚。兩人常在一處。坐着談心。古司農察言觀色。又叫

賈少奶奶。撥過葉兒來。扶侍梅姑娘。珠兒倒過意不去。推辭又推辭不得。樂得有個女伴。沒事談談心呢。可巧這葉兒又機靈。自從珠兒一來。兩人就極投緣。雖然與蚨兒兩人住在一處。畢竟他舉動輕狂。性格驕縱。不及葉兒性格。有些媿婉地方。所以倒不大近他。蚨兒是又與三姨太太。房室毗連。心裡更覺着不快了。這日晚間無事。要到姚夫人屋裡。看看母親。剛上台階。聽見屋裏頭。唧唧噥噥的說話。有周媽媽。合花灼灼姚夫人等。計議什麼事呢。望見蚨兒進來。姚夫人道。好了。他跟珠兒很好。叫他去商量去。一定可成。蚨兒不知何事。坐下問道。令珠兒什麼事。必須用我。周媽媽急搖手道。太太別說給他。這孩子有嘴無心。順嘴跟皮猴似的。說的姚夫人亦不言語了。張媽媽道。別的事小。我看少奶奶不家來。倒是一樁大事。太太得設個法子。接了回來。纔是道理。姚夫人道。接不接我不管。等他們商量好了。自然就完了。蚨兒一聽。知道那桃花的事實。尙未解決。遂問道。少奶奶什麼事。近日我沒往西院去。正經我的怎麼樣了。張媽媽道。還說哩。大概衙門裏。早已找着了。不知有什麼麻煩。尙未了清。光景大少爺。還要留下桃花。少奶奶有一封什麼信。昨被大少爺看見了。兩口子



直搗麻煩。氣得少奶奶家去了。昨有那姑娘說著。叫他們雙方退步。少爺也別究問信。少奶奶也別攔着少爺。不叫桃花進來。光景這件事。少爺倒無可無不可了。就是少奶奶家去。不肯回來。是件要緊的事。姑娘是能事的人。你說這件事。該當怎麼辦。蚨兒一聽。知道這事情累贅。遂笑道。這事我怎麼辦呢。內中怎麼件事。一來我不摸頭。二來要老爺太太。說一句話。少爺少奶奶都得聽著。這事有什麼爲難呢。周媽道。姑娘你那裏知道。桃花一走。太太倒很是爲難。一個是背著男人丟了信。一個是背著老子丟了銀錢。說少爺不聽說。說少奶奶也不聽說。牛恐叫老爺知道。胡亂生疑。故此倒裝個糊塗。打發別人勸解。作爲不知道。也就完了。叫你一說。事情就麻煩了。蚨兒冷笑道。這話我不信。難道瞞着老爺。果然瞞的住嗎。前天伍都老爺來。我在屏風後。聽了箇牙清口白。他把衙門事。全跟老爺說了。伍都老爺走後。老爺把少爺孫少爺。一齊叫了去。說桃花手裡。大概有什麼東西。今天伍都老爺來。說現在衙門裡。已把拐人的宋什麼玉。張媽道宋紫玉。蚨兒道。宋紫玉呀。把這宋紫玉已經治罪了。現在衙門裏。還有難辦的地方。他說司寇宅裡。有一個下人吳良。這人很是咬牙。伍

都老爺來意。叫把桃花給他。作爲伍都老爺的大媒。少爺一聽。一聲沒言語。孫少爺是年紀小。說這樣都老爺。真是混帳。老爺也很是爲難。斟問少爺半天。究竟桃花手裏。拿了什麼走。少爺楞楞的默著。始終也沒肯說明。晚間我一問老爺。老爺敢全都知道。你們想紙裏包火。那如何行。依我主見。明早把倩姑娘。倩姑娘婉兒。田媽。一齊都找了來。叫他們設個法子。沒有不行的事。蚨兒這片話。說的姚夫人楞楞的聽着。一句也答不上言。後聽把倩姑娘。田媽等。一齊都找來的話。心裏更覺納悶。遂問道。你說囑咐他們。又有什麼用處呢。蚨兒嗤嗤笑道。太太真是傻子。說合事必得投緣的人。少爺合与姑娘是一氣。少奶奶倩姑娘。又是一氣。如今三姨太太。是箇富家角色。合他說話。很是費事。不如合田媽母女說明。好歹叫三姨太太屋裡。別蠱惑這件事。老爺就不去深究了。姚夫人一聽。很是有理。張媽周媽兩人。亦說這麼辦也好。當下使了蚨兒主意。等明日老爺出門。偷着打發倩姑娘。接取賈少奶奶回家。不在話下。蚨兒因方纔進來。聽著姚夫人說。叫他合珠兒商量的事。心裡好生納悶。料着古司農行事。必無好意。自從梅姑娘進來。雖是這般應酬。必定是別有用心。甄氏的官

司也。未必是那麽件事。近日看他母親動作。鬼鬼崇崇。有時就出去一天。有時或半夜回來。昨日在古司農屋裡。啾啾咕咕。今日又攔著姚夫人。瞞着自己辦事。因此便惱恨母親。怎麼若大年紀。這樣不爭氣。你就背前面後。作點什麼事情。難道你還背我。怕我壞你的事麼。這真是老而不死。一肚子賊心。那時若被旁人。指摘出來。我看你什麼臉面。當下心裡頭。愈想愈氣。一面往外院走。忽聽廊子上。有人問道。誰過來了。蚨兒答聲是我。辨其語音。像是姜順。因問道。你作什麼來了。姜順走近笑道。我這兒聽事呢。您也在這裏聽聽。蚨兒一聽。知道是梅姑娘屋裏。有什麼新奇事情。一面聽著。一面推門。裏面有人問說是誰。蚨兒應說是我。裏面才開了門。走進一看。屋裏黑洞洞。沒個燈亮兒。蚨兒要問說什麼事。只見那開門的僕婦。揪了蚨兒一把。悄聲向耳邊說道。姑娘你等一等。聽是怎麼著。然後再進去。說著。只聽裏面屋。梅姑娘哭道。若是這樣。也不要緊。誰叫我母親被罪。我又孤苦無依呢。就求你告訴老爺。依我三宗事。又聽有姜媽的聲音道。看是什麼事了。老老這麼恩典。慢說三宗。就是三十宗。三百宗。也沒有不依的。姑娘往寬處一想。事情就容易說了。梅姑娘道。我沒什麼

想不開的。頭一件事。我先得見我母親。母親應允了。我便應允。第二件先叫老爺設法。把我母親放出來。第三件老爺那樣年歲。我今年不過十七。老爺要忍心造孽。不顧大理。先給我五萬銀子。預備老爺死後。我們母女兩人。好有養贍。是這樣你去說。不是這樣。我明日走我的。萬般無法。我還有這條命呢。人生百歲。終須要死。你們就怎麼看守著。我若絕粒不食。也還死的了。說著。嗚嗚的哭。又聽有姜媽李媽。并葉兒倩兒等。鷄一嘴鴨一嘴的勸道。姑娘竟說惡話。俗語說。好死不如劣活著。姑娘要心眼一窄。老太太有誰管呢。這一句話。恰說到珠兒心上。本來爲孝母心重。纔肯偷生到此。今聽姜媽等一說。越發慟慟起來。蚨兒在外間聽著。過意不去。知道珠兒心重。不似尋常女子。隨亦掀簾進去。只見梅姑娘坐在椅上。旁邊有葉兒拉着手。替他擦眼淚。一見蚨兒走入。衆人都起來讓坐。知道蚨兒性情。最極爽利。恐怕他這一來。頗於此事不利。所以都閉口無言。往下亦不言語了。葉兒把梅姑娘勸住。又拉了蚨姑娘坐下道。姑娘。姑娘。你看誰來了。梅姑娘微開二目。一見蚨姑娘在坐。想起當日同居。蚨姑娘囑咐的話來。如今竟應了前言。越發慟哭起來。蚨兒亦看著酸心。不禁抹

淚勸道。妹妹別着急。事緩則圓。當初我跟你說過。誰叫你小廟土地。見不起三碗鱸食呢。既已到此。咱們另想主意。俗語說。是貓兒就避鼠。是個人。就作主。別管他怎麼牢籠。我有我一定之規。說著。瞧了瞧在坐諸人。衆人見他說話。來歷不善。隨着便答。答訕訕。躲了出去了。姜媽臨去時。笑道。蚨姑娘來的恰巧。您也幫著勸一勸。我想梅姑娘。孤苦無依。你們姐妹們。但得常在一處。豈不好嗎。說著。掀簾走去。蚨姑娘見其走遠。氣狠狠的罵道。放屁。跟咱們在一塊兒。人家是誰。咱們是誰。早知你們這一起。沒有好心術。一面說。一面咒罵。葉兒亦很是着急。不過他知識未開。還有女兒的見解。一見蚨姑娘這樣。忙搖手道。你這是圖什麼。人家倒都是爲好。倒是想個主義。怎麼把梅姑娘勸勸。倒是正經事。說着。又低下聲音道。蚨姑娘。你不知道。這也是梅姑娘。不知仔細。我方沒在家。不知什麼時候老爺來了。及至我回來。一瞧。梅姑娘無是生非。死活要走。姜媽李媽也跟著進來了。我想近來老爺待承梅姑娘。實在不錯。我是公道人。好說直話。梅姑娘性情高傲。受不得一點兒屈。幸虧是他對老爺。能夠這樣罵。你問合宅的人。誰敢合老爺這樣呀。雖然老爺進來。說什麼我沒聽見。我想

老爺待他。決不致像待我們。那樣吆喝。這不是梅姑娘性傲。鬧出來的麻煩嗎。梅姑娘聽到此處。如同烈火燒腸一般。連連躲腳哭道。嚶呦。你那裡知道。他那是優禮待我。明明要毀壞我麼。說着。抱住蛛姑娘。大哭起來。蛛姑娘心裡明白。嗔怪葉兒道。你這丫頭子。懂得什麼。你去沏點兒茶來。我們喝吧。說着又笑。撫著梅姑娘。慢慢勸解道。誰叫你不聽我勸呢。我早知就有今日。一面抱怨。一面替他理頭髮。梅姑娘抹了眼淚。望見葉兒出去。嗚嗚哭道。我想他待我不薄。不能不拿出天良來。謝人恩惠。誰知他狗彘不如呢。蛛兒又搖搖手道。不用說我都知道。事到而今。就說打現在的主意。你想要走。恐怕不容易。但能逃走出去。我早已插翅高飛了。俗語說。君子不合命爭。這也是前世前因。祖父造得孽。家裏沒德行。輪到咱們身上。纔遭了這宗惡報。說著。思前想後。勾起自己酸心來。不住淚珠兒。滴滴墮下。兩人你也哭我也哭。坐在一聯椅上。哭成淚人一般。葉兒把茶沏來。不知他所因何事。哭得這樣。因讓他兩人喝茶。蛛姑娘醒了鼻涕。又勸梅姑娘道。得了。事已到此。你就依我的主意。按着方纔所說。極力爭持。慢說三件。向來那老東西爲人。每遇這類事。就是三百三千件。他也應

允。你就立定主意。先把梅大媽救了出來。是要緊事。梅姑娘哭道。誰說不是。只是我此時此際。顧不得母親了。多活一刻。着一刻急。不如橫心一死。倒覺乾淨。說罷。又大哭起來。要知梅珠兒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賈星老受辱爲求榮

梅珠抱屈遭惡罵

詞曰 欲作權門鷹犬

須成暗裏鴛鴦

此中訣竅費思量

有力無如內黨

堪嘆吮疽舐痣

更憐竊玉偷香

誰知報應總昭彰

到底難逃大網

話說梅姑娘說到要死的話。蚌姑娘又勸道。凡事不可那樣心窄。俗語說事由天定。不由人。古來那賣身葬父。忍辱報仇的奇女子。也多得很。雖我們不比古人。然命中造定。但能把梅大媽救出來。也算是孝心盡了。梅姑娘道。話雖是樣說。他那麼大年紀。我今年才幾歲。慢說容貌不合。就是年歲相仿。若叫我作小老婆去。我也不願意。蚌兒笑道。這話你又說錯了。當著矮人。別說短話。先時我嘴最刻薄。見了別人家小老婆。合這裡姨太太們。不知我心裡眼裏。要怎麼看不起。如今竟現時報。落人家話白底下了。話別說滿了。咱們到一時說一時。還有個不中聽的主意。誰都想一夫

一妻。年貌相仿的人。自要得了銀錢。反正啗們宅裏。誰也管不了誰。葉兒亦在旁插言道。姑娘沒主意。我倒有個主意。只不知兩位姑娘。聽着對不對。兩人見他說話。很是鄭重。遂問道。什麼主意。你也說說。葉兒道。我是替梅姑娘想。若論梅姑娘心裏。素常素往。我也知道八九。不如乘此機會。豁除臉面去。託咐二姨太太倩姑娘。去向孫少爺說明。明天去見老爺。就說有二姨太太作主。已經許給孫少爺了。老爺也就死了心。梅姑娘又是氣。又是急。聽了葉兒這話。又是羞。又是臊。急得罵道。這個賤丫頭。你滿嘴要說什麼。等你們少奶奶家來。送你回去。我不敢再娶你了。蚌姑娘見他發急。又見葉兒話裏。很有因由。遂笑道。好妹妹。別有氣。他倒是好心好意。替妹妹設法。妹妹有什麼意思。對我也不妨說說。梅姑娘一聽。越發急了。這真沒有的事。我對他說過什麼。他這樣編排我。蚌姑娘道。得了。你再說他。那就辜負人心了。啗們說正經話。倒底你的心裏。打定什麼主意。你先跟我說說。也好放心。梅姑娘道。什麼主義。任憑怎麼說。我不願意。他橫豎沒主意。蚌姑娘搖頭道。那可不行。老爺性情。你不是不知道。方纔你說的那三件。他若依下了。你又怎麼樣呢。梅姑娘冷笑道。依了怎麼



樣。橫豎我母親不能糊塗的。跌姑娘道：那可未必。老年人全都愛財。他若感恩不盡。當時答應了。你又怎麼樣。梅姑娘無話可答。遲了半晌道：依姐姐怎麼樣。梅姑娘道：還是我那主義。明日若有人勸你。你就一口咬定。合他要銀子。自要照數兒擺在眼前。就算承認的日子。別的先不用想。橫豎梅大媽出來。活着准有飯吃。死了有人發喪。就算養女兒一場。沒白養活。你不用猶豫不決。事已如此。我上後院給你探聽去。得了消息。必來告訴你。又囑咐葉兒道：你好好扶侍梅姑娘。晚上誰來。也不准你開門。葉兒一一答應。梅姑娘無可如何。想了一夜。沒有逃身的主意。自己躺在枕上。哭了一回。剛然睡下。忽外面有人說話兒。睜眼醒來。又是姜媽李媽等。過來相勸。所說之事。不過爲人唆使。循循善誘的話。並應許梅姑娘。自要點了頭。即時把銀子送來。事後必託個人情。救你母親。其餘那穿的戴的。皆可如意。這一片話。說的梅姑娘無話可說。接二連三的。又有姚夫人花姁。並周媽李媽等。前來勸導。依著古司農心裏。恨不能進到房中。梅姑娘白依百隨。方纔如願。誰想白闖一場。還是姜媽等說着。方纔畧有頭緒。次日都前來回覆。說梅姑娘事。已畧有點眉目了。只是要做些穿的。

預備下戴的。先把銀子送了去。就算應許了。古司農喜之不盡。說那算什麼。即時把三姨太太喚來。要了五萬兩銀票。交與蛛姑娘。先行送去。又叫周媽田媽等。張羅首飾衣服。不待擇日。就等着諸所齊備。就作吉期。氣得他兒子孟行。背地瞞怨。說世界上。那有這樣的無知老子。只知他自己受用。像這樣青年女子。也不給自己兒子。多留一個。真是昏聩萬分。不知自愛了。越想越恨。只盼著稅差的聖旨一下。自己帶了女人。遠走一遭。躲開這昏聩老子。也就心靜了。書要簡斷。那日姚夫人。聽了蛛姑娘主意。次日把賈少奶奶接來。夫婦雙方退讓。允許叫丫鬢桃花。依舊回來。少奶奶那封信。賈行也不再深究了。這就是。

夫妻各有難言事 彼此無須問品行

這時當朝首相。是個賣官鬻爵的老手。因與古司農。交往最厚。聖旨一下。簡放古孟行。為各關稅務處總監理官。各處親戚朋友。都來賀喜。亦有趁勢鑽營。謀幹稅差的。也有現任委員。特來巴結應酬。打算連任的。真是一朝得志。合家歡欣。成日際車馬盈門。高朋滿座。其中有鑽營得法。該走紅運的。有命運不齊。不得機會的。也有胡亂

謀事。因爲手續差池。反倒丟了官的。這其間甜的苦的。貧的富的。高下不等。有兩位游學回國的進士。一個叫洪德順。此人年遇弱冠。生的柔柔懦懦。一雙笑眼兒。兩片薄嘴唇。雖然他學問有限。而常以風流自賞。跟一般維新女子。時常往來。因與賈家至厚。所以與賈少奶奶。最爲親近。前次那一封信。就是洪德順寫的。此次聽說孟行。受了稅務處監理官。婉轉着來託人情。賈少奶奶不敢應允。推說你不要忙。等著有了機會。我去說說。德順不放心。再三要斟問成否。賈少奶奶笑道。你放心。自要家眷都走。必帶你一同走。若是他一人去。你就不必去了。德順聽了此話。喜悅非常。回家遍告親友。說現在運動差使。已有八九可成了。這個消息。傳到賈氏門中。又一個進士耳裏。這人是賈少奶奶一個遠族的兄弟。名叫中樸。父母全都在世。父親名叫星慧。因爲家道貧寒。素以教讀爲業。本想他兒子回國。得個一官半職。夫婦得以終老。不想這風俗太壞。非得鑽營運動。不能得官。中樸又賦性忠厚。學問雖好。作不出諂媚的事來。今聞洪德順得了關差。回家向父母嘆道。同學少年多不賤。武陵衣馬自輕肥。父母問他何事。又嘆道。如今這世道人心。糟不可問。憑洪德順。那樣的無學無

品。攷列最下等的一個同學。居然會得闕差了。真是無恥世界。活活的把誰氣死。星慧是假作聰慧的人。賦性本居樸厚。因為道聽途說。論到如今作官。非得鑽營不可。自己也強令兒子去學人家。其實那天生性情。如何改變得了。今聽了兒子這話。不免教訓道。你的這宗脾氣。最不驚人。什麼叫名譽。有錢就有名譽。什麼叫能耐。洋錢就是能耐。你今年這麼大。已經娶了妻生了子。莫非還叫老人。養活你這輩子麼。就不圖光宗耀祖。孝養雙親。你也得顧顧吃穿。養活妻子呀。不獨如今年月。講究鑽營。我想從古至今。也是坐吃山空。不能夠憑天掉元寶。人家洪德順。總算能行。不行就。有了差使了麼。往常你看着旁人。都不如你。問真要較量能耐。你實在不如人家。怎麼說呢。人家都作官的作官。你怎麼沒事可作呢。中樸聽了這話。不敢答言。遲了半晌。只得勸慰道。您也別生氣。這總是兒子無知。以致如此。以後必力改前非。孝養父母。星慧嘆口氣道。咳。你是叫濁氣給耽誤。說著。又咬文嚼字的道。書內有黃金。書中有美人。你不去自己找人。誰來找你。千古以來。那能都像孔明。能有漢先帝茅蘆三顧呢。就使你能比孔明。也得有旁人吹噓。旁人薦引。當初諸葛武侯。若沒有徐庶。

薦舉。誰又知孔明是誰呢。萬總歸一。都得人情。你是念書念傻了。古人說。事理通達。皆學問。人情練達。卽文章。你空自念了些書。連一點人情世路。全都不懂。說著。氣往上咽。一面咳嗽着。說道。就以這事說吧。人家洪德順。多們能鑽擠。咯們有現成的。姑奶奶家。你可不去。這不是甘居人後。越懶惰。越挨餓麼。俗語說。要做官。須有三門子。官親。第一是好姥姥家。第二是好姑奶奶家。第三是好丈人家。沒有這三門親戚。倒也罷了。既有個闊姑奶奶。爲什麼不巴結巴結呢。這一句話。說的中樸一愣。因問道。您說的這姑奶奶是誰。星慧發氣道。誰就是蜈蚣里古家。他的兒媳婦。不是你姐姐麼。中樸一聽。知道父親心理。滿是爲家計愁的。方如此說。因笑道。父親教訓兒子。兒子原不應該說話。只是如今古家。與我們雖是至親。素常並不大走動。就是鑽營一回。也怕是白費力。向來官場辦事。都是先有人後有差事。如今聖旨一下。生米已煮成熟飯。我恐白去一回。徒勞無益。星慧道。這話也不盡然。常言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盡了人力。纔能夠聽天命呢。不說你不能幹事。你還自己窩兒擺酒。這真沒有的事。當下爺兒兩個。越說那聲音越大。急的中樸的母親賴氏。並他媳婦何氏。都過來插

善勸解。何氏道。你就不用言語了。誰叫你沒有能耐。不能養家呢。賴氏道。你不用那麼說。難道你爸爸說話。全都不是嗎。這樣年月。非得鑽計不可。你爸爸耿直一輩子。受了一輩子苦。不然而早做了官了。依我主意。你聽你爸爸話。你不愛去。我叫你爸爸去。成與不成。攔在末則。既有這樣親戚。爲什麼不走動走動呢。如今比不得當初。當初你爸爸教書。求不着誰。告不著誰。如今你白白是一個進士。若不仗闊親戚提拔。誰來提拔。說著。又勸告星慧道。你也不用生氣。俗說語。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難移。他生就這宗脾氣。可又有什麼法子呢。星慧是名譽心重。恨不能養了兒子。當時就成名立業。方才如心。今聽他妻子一勸。兒子也不是小了。那肯得再去嚷鬧。因老着臉色道。他不愛去呢。明兒我去。左右他不要什麼。求人也不算愁。反正這一遭兒求人。比零碎欠人的禮。准准強的多。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吃過早飯。把那老肥老大。輕易不穿的衣服。對鏡穿好。知道那宰相門前。不能擅入。出來走不多遠。減價雇了輛破圍子轎車兒。一直往蜈蚣里來。到了古宅門外。只見簇擁擁車馬盈門。門前有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腳的僕人。站在台階上說話兒。星慧攢了攢衣服上土。走進

前來。道聲勞駕。給回稟一聲。衆人打量他一回。問他是那裡來的。星慧陪笑道。我是這宅裡親戚。姓賈號叫星慧。說着。取出張名片來道。你們上去一回。上頭就知道了。衆人一見。不像是常來的人。因笑道。您來的太早了。上頭還沒起呢。一面說。一面讓到門房裏坐著。說您這裏等一會兒。等我們金爺出來。叫他給回一聲。說罷。都轉身去了。扔下星慧一人。坐在門房裡。等了無奈心煩。來回又轉了半天磨。才見房門一開。走進二人。望見星慧在此。問說有什麼事情。星慧把來歷說明。又問他兩人貴姓。原來這兩個人。就是金三姜順。一聽星慧問他。各自答說。金三把星慧上下打量一回。道。今日您來的不巧。少爺孫少爺都沒在家。老爺在客廳裏會客呢。星慧是老於世故的人。聽如此說。心裡又惱恨。又不高興。遲了半晌道。這麼辦。您瞧少奶奶起來沒起來。如果起來。您給回一聲。我是這樣親戚。今日到這裏閒瞧。沒什麼求親告友的事。說著。把臉色沉下來。怒氣昂昂的坐在椅子上道。金爺辛苦。您給累一邊罷。金三把奴隸眼睛一翻。心想這個老東西。可真個刁鑽氣人。有心要不去回稟。又恐是少奶奶至親。得罪不得。有心要給他回去。瞧他這一臉喪氣。實在不佩。遲鈍半晌道。

你先坐一坐。少時我給你回去。但只一件。少奶奶見不見。可不一定。星慧聽了道。自然。自然。您經管去回。不見我趕緊就走。金三亦沉下臉色來。呼喝小僮兒道。你到少爺院裏。打聽少奶奶起來沒有。小僮兒答應去了。姜順把眼睛翻著。望著金三發笑。金三道。這真沒的事。以後這宅裡事。我真管不了。是事全來找我。每月這一兩銀子工錢。管的事。故由兒倒覓。若常照這麼累贅。明兒跟老爺說說。自要他外任一下來。我一定跟著走。宅裡事誰愛管誰管。我橫豎不管了。說著。小僮回來。說少奶奶起來了。現在東院上房裡。跟老太太倩姑娘說話呢。金三聽了這話。轉身喚星慧道。你隨我一回進去。說著出了房門。一同進垂花門。順著遊廊往西。拐過西夾道。先至外院客廳。金三把買星慧安插在此。說你在這裡。略等一等。自己先繞過影壁。走進院門。明知買少奶奶。沒在屋裡。故意大聲問道。少奶奶在屋沒有。裡面有桃花出來。問說什麼事。你這麼進來山嚷。金三一面笑。一面把星慧求見的話。大略說明。又說這個糟老頭子。氣性真不小。橫豎少奶奶短處。在他手攢著呢。不然怎麼這麼豪橫。說著又叫他。桃花先來瞧瞧是誰。桃花把衣服整了整。拐過影壁。隔著玻璃窗一看。並不認



識。索興開了門。進去仔細一瞧。原來是少奶奶叔叔。賈星老來了。星慧把老眼一彌縫。望見有人進來。花容月貌。遍體綾羅。只當是少奶奶出來了。慌忙跣起。才要問好。桃花笑了笑。少奶奶這就來。您先在這裏。等一等罷。說著。斜倚在椅子背後。問了回好。又笑道。二老爺不認得我了罷。星慧纔想轉過來。這敢是賈少奶奶陪房。丫頭桃花。剛要問話。見外面一路說笑。有兩個年輕僕婦。陪一個女子進來。穿一件葡萄灰散花宮緞棉襖。繫一條百蝶攢花淡青洋縐的夾裙。頭上堆雲。斜簪一朵銀菊花。臉上亦脂光粉膩。香艷奪人。星慧把模樣辨准。正是賈少奶奶。因急起身問好。又說這樣至親。疎於問候。實在短禮的很。賈少奶奶見了禮。陪笑道。我不知叔叔來。我以為姪女出閣。家裡人都不願意認我呢。今兒是什麼日子。叔叔能這般閑在。隨着命丫頭倒茶。又問了嬌娘兄弟媳婦。一大片好。星慧見他說話。很表親近。遂笑道。我來給姑爺賀賀喜。改天你兄弟還來呢。剛說了幾句閒話兒。只見有幾個僕婦進來。回說東院倩姑娘。請少奶奶過去呢。桃花回了。賈少奶奶道。我這兒陪客呢。有什麼話。叫他回頭再說。又告桃花道。你去告訴他說。少爺託孫少爺。寫了封信。叫他去瀝著。

寫了趕緊拿來桃花答應着去了。星慧道：姑奶奶府上事情真多，我所以不敢常來。就怕就誤姑奶奶的事。賈少奶奶道：這話可說遠了。沒事時經管來。我的娘家人又還有誰呢？說着讓了回茶。星慧愣愣痴痴有話不好開口，只弄些閑言亂語。瞎扯一回。賈少奶奶聽了，着實不耐煩，只去哦哦的答應。星慧見沒有愣縫，心裡好急，有心不說。今日又所爲何來？於是把茶盅放下，忍恥笑喚道：姑奶奶，我今天來爲求姑奶奶一件事。賈少奶奶一聽，知道他必是託差的事，遂哦了一聲道：叔叔求我什麼事呀？星慧道：不是別個論理，也不該打攪來。只是我家你兄弟，姑奶奶是知道的。性情又乖謬，脾氣又固執，生在這樣年月，什麼也作不了。那麼大人，如今在家裡閑着，同學窗友個個都爭先恐後，登巴起來了。就剩下你兄弟了。你想我家日月還能像從先嗎？早年在別處教館，光束脩就是八兩三節兩壽，館東還另有祝敬。姑奶奶想那幾年，有多麼好過呀。論到如今，我亦沒主意，你兄弟亦沒主意，沒什麼說的。求求姑奶奶，合他姐夫。剛說到這裏，只見有僕人進來，拿著一張名片，一個禮單，走來回話。星慧把話頭也攔住了。賈少奶奶道：二叔先等一等說。我出去瞧瞧花兒去。說着。

隨手把名片禮單放在棹上。隨著那僕人去了。星慧坐在這裡。看了看棹上名片。寫著洪德順三字。又看那禮單上寫著各色菊花若干盆。碧桃若干盆。星老心裡一驚。暗想洪德順這小子。可真能夠鑽營。怎麼他跟古家。也有來往呢。可真是狠行。千重吃肉。像我那廢物兒子。真是狗行千里吃屎了。越想越氣得荒。怎麼人家都行。我兒子就不行呢。正自皺眉生氣。賈少奶奶桃花。皆自外間回來。因見賈星老這樣皺眉。誰也沒顧得理他。兩人只顧說話兒。說那綠菊黑菊。怎麼葉色重。白色菊花。怎麼有銀針雪片。玉堂金馬。忽然間星慧笑道。我今日來。不爲別個。聽說姑老爺。簡任了稅務監理官。你兄弟。僅自閑著。實不瞞姑奶奶笑話。家裡簡直的。說到這裡。又咳了一聲道。你還不知道麼。我想求求姑老爺。給你兄弟謀個事。賈少奶奶笑道。你不用說。我早都聽明白了。你是我的老家兒。我說句話。你也不致惱我。如今皇上家。因爲整頓稅務。別除積弊起見。纔把天下稅務。交給你女婿監理。監理兩字。你還不明白麼。雖不能掃除情弊。報効當國。而朝廷這樣殊恩特褻。簡爲稅務監理。不能不破除情面。整頓一番。慢說是託差不行。謀事不行。就便有上峯交派。你想他那脾氣。向來都

認真辦事決不會引用私人受人運動的這是我跟你說如今御史老爺都要想我們的錢。一個個惡狼兒似的。所以營私舞弊的事。一點兒也不敢作。賈星老一聽這話臉也紅了。脖筋也臊得紫了。沒事討這沒臉。真是不值。正要婉轉拉回來。賈少奶奶笑道。叔父你只知爲己。不替我來想想。若從咱們家。先來託情。怎麼叫你姑老爺。出去制大呢。再說引用內親。聲氣更大。星慧聽到這裡。忍不住一肚子氣憤。遂不裝笑道。姑奶奶這片話說的很是。外裝臉面的事。我今年這個歲數。還不明白麼。我的來意。一則給姑老爺姑奶奶道喜。自要姑爺姑娘。看得起我。瞧得重你兄弟。遇了機會。想法兒提拔提拔他。我就感激不盡了。賈少奶奶道。還用你來囑咐我。常跟你女婿說。中國留學回國。一點兒事業沒有。也真怪難的。今天你大遠的來了。我呢。也跟我公公說說。現在司農衙門。改革官制。大約一兩個月內。即可發表。如果我兄弟對付能寫幾個字。叫他先當個書記。容著有了機會。再想別的法子罷。那星慧聽了此話。先以爲沒有望了。後聽有先當書記的口風。當時喜笑顏開的說道。這事我倒知道。自要姑奶奶。憐恤我這歲數。替我想個法子。我就感激不盡了。賈少奶奶道。是

了。你回去聽信吧。又呼喝僕人道。你們倒茶呀。星慧呆呆坐着。不敢則聲。賈少奶奶便站起來道。我的事情多。你這裡坐著你的。星慧亦不好久坐。隨笑道。我也不坐了。就求姑奶奶多分心吧。說著起身作了個半截揖。賈少奶奶道。這值什麼。回家全替我問好。改天沒事。你經管來。我也不虛留了。一面說。一面起身相送。到了二門。呼喚桃花道。你送送親家老爺罷。我也不出去了。星慧邁著方步。規規矩矩的。來至外院。知賈少奶奶此時不在裡院。問了旁人。方知往倩姑娘屋裡去了。桃花聽說便由東面夾道。往大姨太太院裡來。剛進了綠屏門。只見花姣姣蟾兒兩人。都在廊簷底下洗刷。蝸葫蘆呢。一見桃花進來。便往外間努嘴兒。桃花會意。連忙止住脚步。低聲問道。倩姑娘那兒去了。蟾兒又往外一指。桃花點點頭。知道大姨太太屋裡。必然有什麼緣故。遂輕輕脚步。拐過穿堂。又到梅姑娘屋裡。去跟葉兒問問。來到屋中。只見梅姑娘扶姑娘兩人。同在裡間梳頭。葉兒隨常衣服。站在外間屋書案一旁。洗刷硯台。一見桃花進來。趕忙把硯台放下。一面讓坐。一面擦手上的黑墨。桃花道。你成了。

梅姑娘的墨猴了。怎麼大清早起就洗硯台。葉兒笑了笑，也不答言。桃花在椅上坐下。問倩姑娘來沒來。葉兒問什麼事找他。桃花抬着頭看那屋中佈置。大與舊日不同。一切陳設不像閨房景象。架上滿列着書籍。案上是晉磚漢瓦。商鼎周彝。壁上那古字古畫亦都是書房的點綴品。一旁棹上放著一張七絃琴。因不免納悶起來。一面答說沒事。又向葉兒打聽。這都是那裡來的。這些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東西。葉兒笑道。你可真不開眼。當初我這樣說。惹得梅姑娘直樂。這些東西都是值錢物件。那天老爺說就這一塊瓦。就是八千多兩呢。桃花笑道。什麼呀。你別聽老爺冤人了。滿打這些陳設都算值錢。難道這兩架破書也算值錢嗎。你瞧那少奶奶的書。全是布面兒金字。裡頭有圖有畫兒。擺着也好看。看也極有意思。像這些著手就碎的破書。算得甚麼。葉兒是無知無識。聽了這話沒得回答。只好低頭洗硯台。桃花摸着琴道。這是幹什麼的。絃的聲音兒來。准有風琴好麼。說著用手來亂撥。只聽老聲老氣咚的一聲。急得梅姑娘攏着頭髮跑來。攔住桃花道。好姑娘。你別動這個。這不如風琴好聽。桃花聽了。只當他說的真話呢。慌忙放下道。沒有風琴好。要他做什麼。梅姑

娘強笑不語。看了看琴上絃，並沒有傷損之處。遂又轉身去了。桃花本極伶俐，看此光景，知道梅姑娘有了氣了。遂笑道：「弄了琴絃，也不值得這樣做甚麼驢臉瓜打的。這樣難看，因卽賭氣出來，使性子一摔風門，說這是幹什麼，老爺給了臉，也不犯這樣啊。」怒目橫眉，下了台階。屋裡葉兒讓道：「你忙什麼的，坐一坐好不好。」桃花忍著氣，憤憤出了垂花門。忽見古維禮迎頭走來，手拿一軸畫兒，要往裡頭院來。桃花問什麼事。孫老爺這樣忙。維禮笑了笑，說裡面梅姑娘要繡個新式美人，吃虧沒有樣本。我有個西洋美人畫兒，叫他描去說罷，匆匆去了。桃花的賊心過多，看他獨自進去，不免以小人之心，錯看君子。暗想他們倆人，一定有甚麼秘密，不然怎麼盡心。這也是合該遇著我從今以後，我叫你們認認我，心下一面發狠，順手把屏門關好，呼喚李二關門，叫了三遍，沒人答應。想了半天，注意只得往三姨太太院裡打聽。老爺在家沒有，好給古維禮使壞，不想古司農早已走了。婉兒笑道：「這可新鮮事，你打聽老爺做甚麼。」桃花道：「我有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婉兒道：「是了，我知道了，不是那姓宋的又來了。」桃花聽了，又羞又愧，氣得啐一口道：「呸，姓宋的來不來，碍你筋疼了，自

已又指鼻梁道。姓畢的不含糊。跟了姓宋的了。你把我怎麼樣罷。婉兒道。呦。這可沒的事。我跟你說句湊話兒。也原不要緊。何苦你急得這樣。這是怎麼說。以後可不要說笑了。桃花低着頭。一語不發。一直往屋裏走。只見三姨太太挽着如意髻。斜簪一朵菊花。穿一件荷花色半大洋縐棉襖。下面是竹竿青碎花洋縐的散袴。歪坐在靠窗炕上。低頭裁衣服呢。望見桃花進來。頭也不抬。仍自比量尺寸。桃花望炕上一看。這件衣服。不像是女子穿的。因笑道。今天三姨太太怎的這般辛苦。誰的衣服。值當這麼細膩。一面說。靠近炕沿上坐了。三姨太太道。你從那兒來。看見倩兒沒有。桃花道。沒有。我正要找他呢。三姨太太道。你們倒很親密。他方纔滿處找你。說孫少爺有一封什麼信。叫他拿去。這又是怎麼一葫蘆醋。桃花聽了。知道是孟行託寫的。隨笑道。我們爺託咐孫少爺寫一封信。少奶奶叫我取去呢。三姨太太道。是呀。我當什麼事。又這麼勾七套八的。說着。低頭剪衣服。桃花把一肚子壞。警得不能開口。看了看所裁衣服。像是給維禮穿的。因笑道。這衣服是誰的。我可看出來了。三姨太太笑道。你說是誰的。桃花笑道。不用說。橫豎我心裡明白。我告訴你說罷。你是枉費心機。三



姨太太道。這話從那兒說起。我費什麼心機了。桃花笑了笑。兩眼溜著窗外。看了看。沒人過來。乃悄聲說道。我說你白費心。你不肯信。你到後頭院兒。屏門那兒等著。回頭准看得見。三姨太太笑道。這又奇了。我上屏門那兒等著誰去。桃花把眼兒一斜。嘴兒一撇。笑說道。你可真裝糊塗。瞞著別人。倒還罷了。怎麼也瞞起我來了。三姨太太一聽。倒底有病的人。怕人說出什麼。立刻把臉兒也紅了。笑說道。你這丫頭。真是肥瘋了。大清早起。這是那兒的事。這麼瞎扯。桃花笑了笑。又望窗外。探了探頭。回來拽著三姨太太的手。用力往門外拽。三姨太太嚷道。你先撒開。等我把剪子放下。難道還剪了誰嗎。說著把剪子放下。二人出至院外。剛要拐過屏門。只聽一陣腳步。有人自裡面過來。因即閃在門後。靜候那人過去。看看是誰。只見那人後影。身量高大。穿一件藍綢棉襖。棗色紅貢緞馬褂。後面有張媽相送。兩人只顧疾走。不隄防門後有人。暗地窺見。那人走至南頭。回頭向張媽耳旁。啾咕半日。桃花站在門後。捏了三姨太太一下。三姨太太問道。這個是誰。這麼高的身量。你說就是這個呀。桃花搖頭笑道。不是你等他們出去。我細細告訴你。三姨太太道。你這孩子。這就不是了。知

道爲什麼不說桃花笑道論知道我倒不知道說着伸一個大拇指道我到這個院裡去。花姑娘蟾兒直跟我使眼色。嚇得我沒敢進去。八成是昨兒來的。看這後影兒。還是那木廠子走工的趙四。三姨太太聽了。暗暗點頭。心說好個臭老婆。攔著你的。你不用油嘴滑舌。指摘人家。今日可遇着你的漏兒了。一面發狠。一面叫桃花跟著。又往裏來。只見尤桐李二。托了油盤進去。忙亂梅姑娘屋裏開飯。桃花便撲着進去。將到廊下。只聽一聲嚷道。三姨太太來了。桃花一瞧。正是葉兒嚷呢。一面向葉兒擠擠眼兒。一面讓三姨太太進去坐。葉兒接了油盤。笑讓道。三姨太太走哇。三姨太太愕在這裡。看着這樣。必是屋裡有人。因問道。誰在這兒呢。桃花是不管好歹。搶步進去。只見臨窗的畫案。擺列着筆筒顏色碟。梅姑娘伏在紙上。一手拿着筆。抬頭見桃花。三姨太太進來。陪笑讓坐。桃花也不答言。只去賊眉鼠眼。滿屋亂找。掀了裡屋軟簾。只見倩姑娘。秋姑娘兩人。坐著說話。一見三姨太太過來。陪笑出迎。桃花因沒得找尋。拉了三姨太太手。坐在椅上問葉兒道。你們吃什麼。葉兒把棹子擦好。安放了匙箸。讓著三姨太太道。你也在這兒吃吧。今兒秋姑娘請客。三姨太太慢聲答應着。

看看棹上匙箸。又看屋中人數。算不過梅姑娘。蚌姑娘。倩姑娘。三雙緣。何到四雙匙。筋因問葉兒道。你也在一處吃麼。葉兒把菜盤放下。搖搖頭說。我不在一塊兒。這是給孫少爺預備的。三姨太太哦了一聲。蚌姑娘見來意不善。故意倒要氣氣他。喚著葉兒道。你去請孫少爺去。問他怎麼。半天還不過來。又催梅姑娘道。小姐別畫了。你倒吃飯不吃呢。此時三姨太太桃花齊都坐在一處。沒得話說。有心尋氣。却又不。得。愕。縫。兒。只。可。愕。愕。痴。痴。乾。巴。巴。坐。着。生。氣。桃。花。更。心。裡。有。愧。見。了。倩。姑。娘。在。此。也。不。敢。彈。簪。了。蚌。姑。娘。素。與。三。姨。太。太。不。和。皆。因。爲。周。書。所。起。倒。底。有。愧。的。人。氣。兒。顯。着。抵。故。此。一。屋。子。裡。只。有。蚌。姑。娘。葉。兒。兩。人。說。話。精。爽。其。餘。都。默。默。相。對。鴉。雀。無。聲。一。時。見。有。人。來。回。說。孫。少。爺。不。肯。來。叫。給。姑。娘。們。道。謝。呢。倩。姑。娘。道。不。來。也。好。咯。們。吃。咯。們。的。說。着。便。讓。桃。花。你。把。三。姨。太。太。請。過。來。三。姨。太。太。道。我。不。吃。人。的。剩。食。你。們。吃。吧。說。著。站。起。來。便。走。心。裏。有。一。肚。子。氣。沒。得。發。洩。剛。推。門。不。隄。防。葉。兒。進。來。嘩。啦。一。聲。葉。兒。手。托。油。盤。翻。落。地。上。濺。得。三。姨。太。太。衣。上。袴。上。鞋。上。襪。上。都。是。油。點。兒。三。姨。太。太。罵。道。混。帳。怎。這。麼。不。留。神。你。是。誠。心。呀。是。怎。麼。着。葉。兒。也。吓。得。愕。了。一。

邊要揀拾油盤及地上的破瓷片。一面陪笑說。三姨太太恕罪。我實在走的荒疎。三姨太太道。走的荒疎。哇。走得荒就該碰我嗎。說著拍的一掌。響的一聲。推得葉兒一仰。摔了一個地蹲兒。衆人都忙著過來。喝往葉兒道。幹點兒什麼。好不仔細。你瞧這衣上濺得。桃花也在旁擦抹。幫著收拾破碗。後院周媽錢媽等。也都聽見。嚷嚷了。急忙跑出來。問說怎麼了。這樣嚷嚷。因見三姨太太在此。都過來週旋道。這是怎麼說。又叫桃花道。你去喊一聲田媽。找了衣裳來。換一換罷。梅姑娘沒得話說。呆在一旁。站著。倒底爲人安靜。說話也顯著怵怵的。葉兒也竟剩了哭了。三姨太太道。我早就知道。這院我不能來。一面解腿脫衣服。又瞪著葉兒道。你不用哭。吃著喝著。在這裏氣我。趕緊給我滾蛋。這裏不養活閑人。什麼老爺愛不愛咧。我全不管。這就給我請著。說著。村的野的。信嘴胡罵起來。葉兒聽不出來。話裡話外。都是取瑟而歌。使之間之的意思。又冷笑兩聲道。我知道你的心意。早晚老爺收下你。還不由性反哪。什麼孫少六少的。沒倫理的。雜長六短。你心別壘著。壞掩耳偷鈴。你當誰是傻子。越發氣越壯。說的所不是這樁事了。氣得梅姑娘臉也白了。心裡有話。口裡還不出來。

當時氣往上攻。嘔的一聲。連食帶水。吐了一地。吓得蚌姑娘等。過來扶住。問說怎麼了。梅姑娘頭部一昏。腳根也站立不住了。嘴裡還嗚哇的吐水。三姨太太道。這都是我氣得。五萬兩銀子到手啦。再過幾時。我也得騰缺讓位了。周媽錢媽等一聽。赶忙遮掩。回身見婉兒走人。拿了三姨太太衣服來。衆人借此爲由的。說道。三姨太太換上罷。別讓油搨著了。迎門風兒又大。不看吹著。那面倩姑娘等。扶住梅姑娘。鬧得飯也不能吃。尤桐李二等。乾在院裡愕著。望見周媽婉兒。勸著三姨太太出來。只聽噹的一聲。隨手把門牕一擗。震得兩屋玻璃。瑤瑯亂響。三姨太太嘴裡。還自不乾不淨。要罵梅姑娘。桃花是火上澆油。極力挑撥。信口兒說道。這還了得。虧了三姨太太能夠容忍。攔著我簡直不行。周媽怕越鬧越大。急忙攔住。又說方纔少奶奶找你半天了。你趕緊瞧瞧去罷。話未說完。屋裡倩姑娘。喝道。桃花你要怎麼著。還不快去呢。說著。隔著玻璃。瞧了桃花一眼。桃花纔忍氣去了。這裡周媽錢媽等。送了三姨太太過去。回來又安慰梅姑娘。勸著吃飯。不想梅姑娘心重。遭此一場惡罵。思前想後。氣得一病不起了。要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冷佛  
編述  
井裏屍 卷之三

第七回 老司農遠任三千里 少公子偷寄萬言書

詞曰 惱汝散花天女 無端花墮陀羅 平教色界起風波 月老更爲

助惡 不嫁掃眉才子 偏偕吮血官魔 獨清獨醒却鄰他 一

點腥塵不着

話說衆人勸走三姨太太。又勸梅姑娘。催促尤桐李二。趕著開飯。又抱怨葉兒荒疎。單在他身上碰。這不是沒事找事麼。梅姑娘。因受了委屈。警了一肚子窩心氣。飯也不曾吃。躺下就睡了。蚌姑娘在旁勸解。無奈梅姑娘心裡。愁緒太多。又悵着母親官司無日了結。又發愁自己地位。沒有倚靠。思先慮後。雖然古司農百依百順。無奈那一言出口。人是他家的了。母親出來與否。尙在未必。一旦古老農高興。即是大禍臨頭。一生受罪的日子。一來這宅裡男女。沒一個可親可敬的人。二來要作了妾。又是最小最卑的身分。日後要常常受氣。叫我如何容忍。想到這裡。不免又流了回淚。周媽怕古司農回來。擔當不起。勸了梅姑娘一回。又往前頭院裡來。安慰三姨太太。是

時婉兒田媽等。正自忙亂開飯呢。說老爺一會兒就來。現在有客來說話呢。周媽問是誰來了。田媽道。這麼大事。你會不知道。老爺把當朝宰相。不知怎麼給得罪了。一二日內。要放了老爺外任。明着是升。暗着是降。老爺辭也辭不得。去又不願意去。現在跟伍都老爺合任效鵬任大人。商量運動法子。怎麼把聖旨唐任。別教下來纔好呢。周媽一聽。吓了一跳。忙問說。這些事太太知道不知道。剛說著。只聽一聲嚷道。老爺過來了。婉兒把簾子一揭。古司農一面叨念道。真他沒的事。查辦一個巡撫。也值得叫我去。一邊說。顛顛巍巍的進來。田媽把皮靠背褥墊好。古司農坐下道。三姨太太呢。連問兩遍。聽那邊牀上嘆道。老爺不用問了。只當我膽缺死了。周媽見口氣不善。此時要遮掩解勸。已是來不及了。古司農道。怎麼了。你又這樣說着。便問田媽姨太太怎麼了。田媽看看周媽。要說又不敢說。婉兒也在旁楞著。古司農再三追問。又叫把水烟袋拿來。婉兒纔慢慢回道。老爺別急。剛纔叫後院葉兒。又給氣著一點兒。古司農問誰氣得。婉兒道。葉兒。古司農吹了火。一面吸着煙道。這也不要緊啊。他氣你叫他滾開。哭得什麼。婉兒又趁勢說道。葉兒滾不滾。倒是小節。俗語說。打狗看主。

人。不是他主人縱著。葉兒天大膽子。他也不敢這樣。說着。哧哧而笑。望著周媽道。不是周大媽。周媽聽了。不好答言。古司農氣罵道。誰屋使喚的。他敢這樣。說着。喊叫小寶兒。去到後頭院。問葉兒是那屋的。把他拿來打死。古司農話未說完。三姨太太接聲道。那屋的。問出來老爺也不能惹。依我說。說着。哭天抹淚。一邊哭一邊嚷道。老爺也不用這樣。既是當今聖上。要放老爺外任。我就盼聖旨下來。我跟老爺出去。氣兒就沒有了。不然有他沒我。殺剛在留。老爺給我個痛快。受這臭丫頭氣。我就不能活了。說着。眼淚婆娑。哭頭不了。古司農一聽。便知爲梅姑娘所起。果然就應三姨太太所說。真就沒了主意。證了半天眼睛。賭氣又臭罵一回。喊喝婉兒道。你怎不好好扶侍。無事生非。又到後院去作什。說着。又問田媽。究竟怎麼回事。這麼麻煩。田媽見古司農動了氣。不去裡院麻煩。反合他母女來煞氣。因嚇嚇冷笑著道。這事您不用問我。宗宗樣樣。都是老爺自找。家裡這們多人。那一位伺候老爺。不是盡心盡意的。半天空裡。又弄個梅珠兒來。這不是自尋苦惱麼。要說三姨太太。真不是吃酸拈酸的人。什麼事有節有讓。沒讓誰說過什麼。只是當家人兒。合不了羣。老爺前脚一走。



院裡隨後就反了。這位要看馬戲。那位要逛花園兒。這屋叫唱兒。那屋叫廚子請客。就是三姨太太不許出去。任什麼也別說。任什麼也別管。偶然到那屋坐一坐。人都當刺客防著。這也怪三姨太太鬧麼。說罷。老爺不聽。不說罷。我都怪駭得慌的。老爺是桃花眼睛。掃帚戴帽子。都拿當人兒一般。其實真好真壞。老爺也分不出來。說著。望著周媽笑。過來換了根紙拈兒。遞給古司農道。方纔的事。周姐也瞧見了。若淨是我們說。老爺也不肯信。這還有憑據擺着呢。於是把方纔油濺的衣服襪襪。一併拿來。擲在古司農眼前道。您瞧瞧。這是三姨太太不好麼。古司農彌縫老眼。看了一回。即叫婉兒拿開。說這點小事兒。值當不得。你們也過於好氣。居家度日。別把這些事放在心裡。若常這樣。我早就氣死了。三姨太太道。誰比老爺。老爺是寬宏大量。宰相肚裡沖開船。像我這鼠肚雞腸。誰要欺負我。就是不行。說著。咬牙發狠。又復咒罵起來。古司農疾忙說。得了。都是我的錯了。還不行麼。別管怎麼樣。先張羅吃飯要緊。於是呼喝婉兒。傳喚開飯。說我合三姨太太。都在一齊吃。正說着。只見金三進來。手拿一件報單。回說衙門裡來人。回老爺的話。說明天聖上。宣召老爺進內。有軍國大

事商量。究竟什麼事。那位司員老爺。並不知道。我恐老爺傳見。我叫那位司員。在門房候著呢。古司農一聽。一驚非小。三姨太太道。什麼事。又這麼緊急。古司農道。沒有別的事。一定是聖上召見。還叫我查辦事件去。方才我告訴任大人。叫他給我說說。大概是來不及了。回首命金三出去。說別叫那司員走。我合他有話說。於是胡亂著吃了飯。一手扶著小寶兒。去會那司員去了。這裡三姨太太。異常歡喜。恨不能聖旨一下。自己孤家寡人。跟隨出去。方才如意。一面囑咐周媽。說你倒裡院去。可不准說。見了太太姨太太。也不用題。日後要他們知道。可就是你說的。周媽因斃了半天氣。聽了這套話。不禁失笑說道。嚶呀。我彌陀佛。這個沉重。我可擔不起。三姨太太這樣精明。怎麼說這樣傻話。咱們宅裡。那屋都有個耳報神。憑我一個人。瞞得了誰。三姨太太道。我是這麼說。你到裡頭院。少說就是了。別的不要緊。對付老爺出去。大家也散一散場。省得常在一塊兒。誰都不容誰。說著。把飯碗一推。呼喚撤去。周媽亦賭氣出來。去看梅姑娘去了。什麼事都極湊巧。古司農大肆運動。本想著不就外任。坐在家裡納福。誰想到聖上宣召。不敢抗違。次日進內面君。聖旨一下。勅令人司農古衡。

署理安平巡撫。并查明被參巡撫。按御史所指各款。據冒陳奏等語。古司農接了聖旨。惶恐的了不得。明是當朝宰相。因自己年節禮物。供獻的不多。所以纔有這聖旨。無奈在丹墀之下。有話不能出口。只好望上叩頭。謝恩請訓。聖上把前任巡撫如何被參。安平百姓如何瘠苦的話。警惕古衡。番又說此番前去。須要激發天良。公忠體國。以副朕愛民如子。憂心政治之至意。欽此。古司農領旨下來。早有報喜人。報到古宅。站在大門以內。高聲報喜。這信別人知道。還不要緊。獨有三姨太太一聽。欣喜的了不得。趕緊把婉兒麗秋。一齊喚來。不等着老爺回家。先去給太太道喜。此時那姚夫人屋裡。非常熱鬧。大姨太太。同着花灼約五姑娘。倩姑娘拉著孟信。二姨太太帶著蟾兒。買少奶奶帶著桃花。末後是蚌姑娘葉兒。皆來給太太道喜。說今兒梅姑娘。身上發燒。昨兒因一夜沒睡。不能給太太磕頭了。話未說完。只見三姨太太婉兒麗秋。主僕三人走來。進來與姚夫人磕頭。姚夫人道。不用磕頭了。喜是大家同喜。正經等老爺回來。計議個萬全之策。難道這麼多人。都跟着上任麼。三姨太太不待別人說話。先自笑道。這事也不必商量。太太這樣年紀。遠路風塵。去也不便。其餘我們幾

個人。老爺帶了誰去。都是一樣。打頭這又是暑缺。並不是長久在外。何苦勞人費馬。白跑一回呢。衆人聽了。知道三姨太太心意。想要跟去。所以纔這樣說法。姚夫人不知其詳。還自絮絮繁繁的。合他商量。衆人因聽不耐煩。慢慢都溜去躲了。倩姑娘與姨姑娘二人。站在院外。一手拉著孟信。看那樹上雀兒。姨姑娘道。這事我倒喜歡。他跟著老爺去。去我一塊心病。老爺一走。咱們不管別的。先可樂和幾天。倩姑娘笑著搖頭道。但恐未必。據我想他若一去。一定叫那個也隨了去。你沒見那幾天呢。你跟老爺說。要叫那一個。挪到他院裡去罷。你想那一個是什麼人。急得跟太太直發急。恨不得一時搬開。不在這裡住了。方纔好呢。不是我告訴太太說。設法圈著他。他也早就走了。這個是看著眼饒。極力籠絡那個。那個的心裡有誰。這個也明白。只是見了那個。沒話可說。只有離開那個。是一上策。你想他這一回。能放下那個嗎。姨姑娘道。這話也有之的。不過我的心裡。想要積一點兒德。老爺一走。碰巧把那裡事。也就忘了。倩姑娘笑道。你說什麼。他把梅姑娘忘下。你知道從前老爺。要買的那個。知道不知道。姨兒道。要買那個。我怎麼不知道。倩姑娘剛要說話。回頭往四下裡看看。剛要

對𧇗兒說。只聽風門一響。婉兒與麗秋出來。笑向孟信道。小木匠兒你做什麼。孟信聽了這話。知道是要笑他的話。急得跑過去。揪了麗秋胳膊。又捏又打。嘴裡還嚙嚙。囔囔的說。你纔是木匠哩。你還是怯木匠哩。婉兒在旁邊笑得腰也彎了。𧇗姑娘倩姑娘。也都笑了。𧇗姑娘道。你哪有這麼說的。他是個小孩子。說着看看屋裡。望著婉兒麗秋。丟個眼色。又拉了孟信道。好少爺不用理他們。他們是吃飯吃多了。倩姑娘想着好笑。又見三姨太太。隨後出來。話也不能說了。遂拉了孟信道。啗門走罷。瞧你大姪子。在家沒有。孟信一聽。巴不找維禮。遂拽著倩姑娘手道。走哇。倩姑娘無心說話。不想被三姨太太聽見。却不是那樣說了。一面往外院走着。聽了這話。回頭看看倩姑娘。嘆的一笑。婉兒亦點手喚道。走哇。啗們一同去。倩姑娘低下頭去。裝作不知。幾人拐過夾道。婉兒在屏門那兒點著。要看看倩姑娘。倒底往那裡去。倩姑娘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去是三姨太太生疑。不定跟老爺說什麼。不去是孟信拽着。死也不肯撒手。正在沒得主意。只見小寶兒尤二。皆自小書房。那邊過來。倩姑娘借此機會。笑問尤二道。孫少爺在家沒有。你們帶著少爺。瞧一瞧去。他要找孫少爺呢。尤

道。孫少爺沒在家。方從衙門回來。因接了一封家信。不知有什麼要緊事。趕著就出去了。孟信沒得可說。磨煩倩姑娘。還要往外頭玩兒去。倩姑娘無法可推。回頭看看。婉兒已經走了。這纔放大了膽子。出至外院。只見門房范二拿着幾封信。並有許多名片。送禮的禮單。匆匆往裡院去。去回三姨太太話去。後面有金三追著道。你先別忙。這裡有孫少爺一封信。昨天三姨太太交派。每遇有孫少爺的信。叫拿到裡頭先看看。你把這封信也帶去吧。說著。把手中一封信遞給范二。范二便拿著去了。倩姑娘聽了這話。納悶的了不得。暗想一個書信。又有什麼要緊事。何必單拿到裡頭去拆。莫非這其中有什麼緣故了麼。一面在心裡犯想。隨便往各處看看。又想趁維禮沒在家。就便到小書房裡。查看查看。別是這些日子。他把古維禮擠對急了。一面想。一面強拽着孟信。慢慢往東夾道兒走。來至小跨院。只見古維禮房中。寂寂無人。對面尤二房裡。有兩人唧唧噥噥說話兒。倩兒在樹下站住。側耳細聽。一個是尤二口音。一個像是劉三。又像廚房毛二。叨叨念念的說道。我是成天累到晚。總不得閒。我想這到是好事。尤二道。好是好啊。但據我們這麼想着。崔二爺一娶親。那一個一

定不容。噲們是吃他喝他。好些說不了的話。久日以後。姑娘要受了委屈。這沉重怎麼擔呢。那人道。那道不能。崔二也同我說過。他待他好。也不過露水之情。噲們是憑人辦事。管他有什麼癩攢呢。自要過了門。吃穿不缺。說句做什麼的話。說着。聲音低下。往下也聽不清了。誰知只顧聽話兒。不留神。孟信手裡舉了一大捆。各色菊花來。倩姑娘忙說。噯。我的爺。你從那兒拔來的。孟信只嘻嘻的笑。并不答言。尤二在屋裡一聽。趕忙出來。看見院裡菊花。拋了一地。連枝帶葉。都被孟信給拔了。倩姑娘道。你怎麼了。這麼大個子。怎麼這麼討人嫌。尤二正看着生氣呢。因為近來維禮待他。很至重。維禮出去。便把心愛的幾種東西。交他看管。尤二也極其誠實。俗語說。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古維禮。他也染上些古板安靜的習氣。偏巧這些盆菊花。又是古維禮種植之物。每日清晨早起。維禮親自灌漑。有時也對菊把盞。吟幾首菊花詩。尤二也知他愛惜。所以給極力培養着。誰知一不留神。幾句話的工夫。都被孟信拔了。心裡又是急。又是氣。今聽倩姑娘一說。越發惱了。一面把簷幕找來。鑿裡噶了一聲。先自雜長六短的罵起來了。又說天生的壞雞碎麼。爹媽怎麼促狹。孩子也怎麼麼

促狹。又指著孟信道。要來早些來呀。孫少爺不在家。找我來幹什麼。你看遭踏得這一院子。孟信撇着小嘴兒。吓得不言語了。倩姑娘說走罷。別這裡糟害了。尤二叨叨念念。一面數勞。一面撮那菊花兒。抬頭見倩姑娘去遠。又放大聲音道。幸虧他麼老的少的。都不給臉。當真若給了你臉。還不定怎麼反呢。倩姑娘走不幾步。聽了這句話。氣不打一處來。有心要問問他。却又不好答腔。只得悶在心裡。忍個肚子疼。也就完了。不想那孟信性情粗劣異常。纔受了尤二的氣。正在沒得發洩。迎頭見大姨太太出來。連跳帶嚷的哭喊起來。大姨太太問道。怎麼了寶貝兒。受誰的氣了。這樣委屈。倩姑娘未及答言。孟信便哭喊着學說。大姨太太道。不要緊。咱們找你爸爸去。見你爸爸。想着磕頭道喜。聽見沒有。孟信抹着眼淚。猶自嗚嗚哭。倩姑娘聽了。知道古司農此時已由衙門回來。因拉了孟信小手兒。一同往姚夫人院裡來。此時那古司農夫婦正在上房坐著。有孟行夫婦。並三姨太太。二姨太太。姨姑娘。桃花等。磕頭道喜呢。倩姑娘隨着衆人。磕了回頭。聽着古司農夫婦。計議家中事情。古司農道。此次我簡任巡撫。多是當朝宰相。一點緣故。此去是暫署也不定。以後就實授了也不定。



我想那宰相心裡。不過在署字上。想我幾個錢。我若拿出來。還可即日回京。若不拿時。發遣在邊遠省分。就算實授了。其實我的心意。全沒什麼。反正我拿定主義。賭氣就不必花錢。白受一盪罪。再花點兒窩心錢。那就不便了。說着。又問孟行。你是幾時起身。孟行道。此時也不敢說定。因爲前任監理官。虧漏太多。一時交卸不清。前天有蔣遂聲。郝猷和兩人。來與兒子商量。說有金店擔保。立給我一張借約。叫我應承起來。以後他陸續還我。我想他卸任之後。并無差使。他又是窮光蛋出身。偷日後還補不齊。如何是好。我也跟蔣郝二人說了。如過他願意這樣。叫他給我個抵押品。按他任內官虧。加倍立個約。是這麼着我接任。不是這樣。我就據實奏明。不能再緩了。當時蔣郝二人。應許回去商量。今晚在樂園飯莊。聽他准信。大約要定准了。後天即可起程。古司農道。這事你要留神。他若是運動別處。請旨借撥。安心堵你一回。你有什么法兒。孟行唯唯而應。心想這麼點事。何致辦不了。有心把各關稅卡。供獻的銀錢。告知古司農。也好放心。只是現存銀子。不便叫父親知道。只可恁恁的坐著。敬聽教訓。古司農引今證古。說了一遍。囑咐古孟行不可疎忽。又說我今奉了聖旨。查辦前

任巡撫。聽說這小子。很有錢。我想明日起身。趕緊上任。家裡的事。你是起程在即。不能料理。我想叫維禮照料着。說着。向維禮道。你衙門不甚忙。沒事不必出去。三姨太太跟了我。家裡沒人。你得多注點兒意。下人有偷閑怠惰。或有不守規矩賭錢吃酒的事。叫他立刻就滾著。夜裡更多得留神。各門鑰匙。交給金三。每日到什麼時候。關門。即不准閑人出入。有人不聽。就說有我的話。叫你管的。維禮聽了這話。不敢應聲。想着我在家裡。管的了誰。隨婉言辭道。爺爺命令。不敢不遵。只是有祖母在上。還是跟祖母說了。孫子承下接。還許壓服得住。若委託孫子一人。實是不敢應承。不知爺爺心裡。想著是否。古司農聽了這話。很覺有理。隨將裡外一切。囑咐姚夫人。一回。維禮還要推辭。孟行亦接口囑咐。說你也不用推。家裡的事。我合你爺爺一走。你不管理。誰來管理。一來你二叔歲數小。二來老太太上了年紀。那能耳朶眼睛。觸處都照顧的到呢。再者我們一走。家裡也得留人。雖不立文報局。也得家裡頭。留下辦事的人。說着。又把如今御史。如何得籠絡。逢年按節。應如何應酬的話。囑咐一遍。維禮亦推無可推。只得應下。只愁着這些應酬。自己辦不了。宅裡的男女上下。恐自

已鎖不住。遂又向古司農說道。家裡諸事。若爺爺叔叔一走。應該省減的。亦該省減。像花園馬圈。一應浮銷浪費。若據孫子管見所窺。應該儉節的。亟宜儉節。一來免得耗費。二來爺爺上任。老太太一個人。也少操許多的心。不知這主意是否。古司農一聽。喜悅非常。連聲誇贊維禮。說他年少老成。實心任事。遂告姚夫人道。以後你靠他辦事。決意沒錯。又告維禮說。你也別拘泥固執。該當怎麼裁減。怎麼清理的。你經管辦去。不必來跟我說。說著。便命開飯。父子爺孫三個。一面吃飯。又計議以後的事情。打算叫五姑娘花灼灼等。隨去扶侍。下面僕人。要派金三姜順。姜媽李媽。田媽婉兒。麗秋小寶兒。尤桐等。全都跟去。計議已定。剛要叫金三等進來。聽候分佈。不想被大姨太太聽見。因為家裡外頭。沒有自己的權利可享了。遂沉著臉色出來。笑向古司農道。老爺這樣分派。固是很好。無奈外頭要人。家裡也得留人。孫少爺年紀輕。沒經過什麼大事。不若把金三留下。幫着孫少爺一些。我想外頭事情雖多。總比家裡事少。何必又單叫他去呢。古司農道。依你說叫誰去呢。大姨太太道。人多着哩。像范二崔順他們。成天沒事。扔在家裡頭。也是生事。我是愛多說話。老爺叫誰去。我不能管。

說罷。氣昂昂轉身進去了。古司農道。這是何苦呢。問你你又不管。明天我就要起身。此時不分派好了。該當怎麼樣呢。說著。把三角眼睛一翻。證著裡間屋。嘆了一回。孟行合維禮二人。只好乾乾愣著。沒得話說。倩姑娘出來。望着維禮嘻嘻的笑。維禮不知何故。恐怕再儘自坐著。反多不便。隨即退了出來。站在院子裡。來回走溜兒。忽婉兒出來道。孫少爺你這兒來。我跟您有話說。維禮問什麼話。婉兒向身後努嘴。只見三姨太太田媽。隨後走來。逼著維禮上前院去。說我有要緊事。同你商量。維禮也不明其故。明知他主僕三人。不願行檢。有心不去。又看他說話鄭重。大畧許真個有事。隨即跟至外院。進屋坐下。三姨太太道。孫少爺准沒吃飽。隨命婉兒傳喚。檢那清淡可口的菜。端上一兩碟兒來。煮兩碗雞絲掛麵。碗兒答應去了。維禮愣愣坐着。問說三姨太太。有何分派。就請趕緊分派。我方已經吃飽了。三姨太太道。叫你來不爲別的事。我想你爺爺出去。你很該隨了去。苦在京裡當差。又有什麼升途。不如跟老爺出去。雖然是暫署巡撫。畢竟要委個委員。隨在那個局所掛一個名。都比在京裡強。我知你這宗脾氣。不願跟老爺說。我想你不去說。回頭我告訴老爺。免得留你在

京裡。你也得終天生氣。家裡事你還不知道嗎。說著又笑。又叫田媽道。你把那封信跟衣裳全都拿來。就手叫孫少爺試一試。維禮聽他說話。很透大方。並不似早日相見。那樣的輕狂下賤了。又聽有一封什麼信。隨笑道。姨太太這番美意。我極領情。只是衙門裡的事。不好辭卸。如果出去。必得有咨文到部。然後才能夠去呢。三姨太太道。這有什麼難。你先在衙門裡請假。明天跟老爺一同走。自要接了任。慢說咨調。就是奏調也是容易的。說着。田媽過來。托著一件雪青色散花大緞的棉袍。立逼維禮站起。試試合身不合身。維禮不知那兒來的事。站起了比。長短合身。田媽哼了一聲道。三姨太太爲你。可是真不容易。先作了一件洋縐圓花的。因爲顏色不漂亮。賞給小寶兒穿了。這件是新又作的。說着折疊包好。望著維禮一笑。維禮愣愣的聽着。笑也不敢笑。謝也不敢謝。知道這一些人。沒什麼正經心術。平日就閃著躲着。不敢親近。今見他這樣殷勤。只好裝個糊塗。任憑他用盡苦心。反正我不受牢籠。也就完了。隨問道。方才三姨太太說。有一封什麼信。要叫我看麼。這時三姨太太心裡。正納悶給他衣服。爲什麼他不道謝。是顏色不好哇。是做的不好呢。本想要問問他。因

見他兩頰微紅。羞羞澀澀。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色。遂又轉了一想。猜著古維禮同他至厚。口不言謝。正是心領意會。深鏤肺腑地方。於是越瞧越愛。越愛越沒得話說。這番意思。維禮的心裡明白。見他這半日不答理。隨起身告辭道。三姨太太沒事。我要走了。明天老爺起身。我得送去。今天有該收該拿的。也得歸著歸着了。別的事小。催促金三他們。先走前站。是他要緊的事。田媽見他二人交談。早躲在別屋去了。維禮見屋裡沒人。又見三姨太太臉上。紅成霞色一般。打算要告辭退去。三姨太太已經看出來了。一把揪住道。你忙什麼。信在這裡。你倒是瞧一瞧。家裡你姑媽疼你。給你要說親呢。說着。把田媽遞的那封信。遞給維禮。維禮見信面兒上寫着。是從家裡寄來一封家書。隨卽褪入袖內。辭說我回去再瞧。這信沒什麼要緊事。三姨太太道。沒什麼要緊事。我知你小心眼兒裡。又惦着什麼呢。幸虧你還沒娶親。若有個孫少奶奶。你橫豎更不理我了。說到這裡。兩頰飛紅。兩隻水凌兒似的眼睛。已經乜斜了。維禮見這樣說話。更透邪僻了。忙慌着便往外走。三姨太太那裡肯放。走過來雙手扯住。急得古維禮。嚷也嚷不出來。正在沒個主意。窗外一聲嚷道。三姨太太。姨姑娘

來了。嚇得三姨太太。赶忙鬆手。回頭看時。婉兒開着風門。因見他二人這樣。沒敢進來。正在廊簷下。咬着袖子偷看。回頭見蚌姑娘過來了。連忙知會一聲。嚇得三姨太太。一身冷汗。坐在椅上。心裡突突直跳。一手摩著胸襟。兩眼呆忒忒望着維禮。蚌姑娘原沒介意。因爲婉兒一喊。自己倒定了定神。才敢進來。一見維禮在此。倒吃一驚。又見那旁棹上。放著兩雙碗兒。筷子。遂笑道。啊呀。我可來的不巧了。維禮早就要跑。聽見這話。越覺坐立不住了。三姨太太笑道。蚌兒你說什麼。這話我聽不明白。你解給我聽聽。蚌姑娘笑道。早知孫少爺沒吃完飯。我再等一等兒來呀。這麼長夜。什麼事辦不了。方才老爺說。後天才走呢。維禮這時候。心神稍定。見他二人說話。趁便走出來。三姨太太有愧。此時也不能攔了。因見蚌姑娘手裡拿着許多信箋。隨用別的話。勾抹前言。笑問道。你手裡拿的什麼。蚌兒一面坐下。說老爺就過來。先打付我來。告訴三姨太太。催著金三他們。趕着打點。領限過急。明天頭上午。前站就得走。這有幾個字帖。也交給姨太太收着。說著一件一件的。進到面前。三姨太太收好。一面叫麗秋點燈。跟蚌姑娘過去。請老爺趕緊來。心想著支開蚌兒。再請維禮。誰想維禮害

怕。怎麼也不敢來了。沒奈何。吃了晚飯。催促著田媽婉兒。查點應用的東西。有什麼該添該買的。好叫金三直辦去。嘴是這般說。心却想著方纔。維禮這孩子。可真古怪。這樣用心費力。他怎麼這樣糊塗。莫非真應了桃花所說。白費心機了不成。心這樣想。臉上的神氣顏色。非常難看。婉兒是善解人意的。人。一面開箱倒櫃。收拾應帶衣服。回頭見三姨太太站著。愣愣痴痴的。若有所思。隨笑道。三姨太太。您叫孫少爺跟去。也得告訴尤二。趕着收拾。明天好隨著走哇。一言提醒了三姨太太。赶忙叫田媽出去。喚了尤二來。說明天孫少爺。跟老爺一同走。衣服行李。都由我這裡辦。只是你們的東西。宅裡頭不能管。我這兒有二十兩銀子。單賞你的。別人你不用告訴。明天你添點兒什麼。家裡也安置安置。後天好跟著一同走。尤二一聽。跟著老爺出外。焉有不樂意之理。當時謝了賞。領了銀子出來。歡歡喜喜。逢人便說。又到門房裡找著金三。打算搭着夥。買點兒東西。不想跟金三一說。鬧了金三一怔。說誰叫你跟去。我怎麼不知道。尤二把三姨太太方纔所說。述說一遍。金三道。這可不能。孫少爺在京看家。老爺都分派好了。怎麼又變了卦。說著。把長衣穿上。說我得問問去。多添一個



人去。多支十兩銀子。落下尤二這份兒。誰給墊。哪剛說著。只見小寶兒出來。說裡面叫金三爺呢。金三赶忙答應。跑了進去。只見古司農三姨太太。正在屋裡說話。金三止住脚步。不敢公然進去。屋裡古司農嘆道。我都分派好了。你又改什麼主意。這個由著你。那個也由著你。難道我的官事。也得由你嗎。說着一疊連聲。喊叫金三。金三趕緊進去。只見三姨太太一語不發。坐在椅子上。滴滴垂淚。古司農道。你不用亂曉越。你不樂意去。先叫二姨太太跟我去。這還不好麼。說着。叱喝金三。趕緊去預備車輛。明天東方亮時。先叫二姨太太前跔走。金三答應着。不敢則聲。原來是三姨太太。爲著維禮的事。方纔跟老爺商量。老爺說維禮年輕。咬定牙關。不叫維禮出京。鬧得三姨太太。無法可說。心裡毛病。口裡又說不出來。因此找個由頭。說要帶跔姑娘花姑娘。老爺就不必帶我。一言把古司農惹惱。纔說出你愛去不去的話來。三姨太太一聽。正合心意。二反倒裝模做樣。撒起嬌來。任憑古司農怎麼樣勸慰。他早已打定主意。決不出京了。古司農無可如何。叫了金三來。囑咐一回。又着田媽等。告訴二姨太太。跔姑娘等。明早先趕着早車。前跔等候。因爲三姨太太不去。少不得心中不樂。

罵了一回。不過三姨太太心穩。任你怎麼樣罵。反正你明天一走。也就過去了。一宿無話。次日二姨太太花姑娘。帶著蟾兒李媽。姜媽。姜順。尤桐。崔順。先走前站。古司農因領限過急。不敢久遲。拜了拜當朝宰相。即日起程。孟行合維禮爺倆。送至車站。臨行時候。古司農不放心家裡事。囑咐維禮道。我走之後。如果家裡有什麼要緊事。或遇什麼特別事故。你要給我寫信。不可含混著。維禮唯唯而應。心說這樣家政。叫我從那兒整起呀。慢說整理。就是敷衍局面。恐怕都遮不過去。祖父白白的這大年歲。家裡有七八個狐狸精。誰能制伏得了呢。心這樣想。嘴裡却不敢說。只好一答應。回去慢慢的設法。那知自古司農一走。家裡越發得反了。有時那男女上下。歡歡喜喜的聚在一起。或是玩笑。或是賭錢唱曲。有時又你嚷我鬧。因爲一點緣故。立刻就打罵起來。內中又加著有很多難辦難說的事。不過久而久之。維禮也聽得慣了。每日也不去理論。一從衙門回家。卽在小書房一坐。凡誰也不見。誰也不理。及至有爲著家務。非與別人商議。不能施行的事情。也是正顏厲色。低頭進去。低頭出來。慢說別人屋裡不肯常去。就是姚夫人屋裡。輕意也不過去。一遭。心想著冷靜的

人。他們還不遠遠躲避嗎。悶來時節。自己臨臨晉帖。讀讀漢書。雖是個富家理事的人。他是諸事不管。凡事不問。並非他不負責任的不問。他把合宅的事務。看得很輕。慢慢的設法整理。也還整理得來。除是裡間細故。難說難言。其餘外間的一切瑣碎事。如人情應酬。禮套往來等項。都委派管事金三一人辦理。金銀會計。責任綦重。素常他體驗人心。看著范二辦事。很是仔細。當日把金銀錢鈔。及各處收租取利的事。一律都委諸范二。范二也頗能盡心。果然連一點錯誤。全都沒有。門房回事。派了尤二。巡更下夜。責定劉二李二。黎玉的年紀畧輕。叫他專送二少爺上學念書。別事不用他管。閒著也不准滿處去。客廳是成日鎖著。花園有王四看著。治理的井井有條。也就算不容易極了。不用姚夫人操一點兒心。下人都齊齊整整。各司其事。就是內幕的黑點。沒法曉越。各人有各人的主張。一人有一人的私弊。三姨太太尤爲烈害。那日自古司農一走。本想把維禮籠絡了。快樂當時。不料他古板性成。自從把家信拿走。越發把三姨太太爲人。看得不尊重了。接著又忙亂孟行。起程上任。沒工夫在家閒著。以故三姨太太。總然有心。奈黑天白日。見不著維禮面。天長日久。漸漸就心

灰意懶。怨恨興來。維禮也并不知道。有時合三姨太太見著。見他拈酸假醋。說不出那臉上顏色。是怎麼難看來。維禮也不注意。這日正爲著一切煩難。燈下給他姑母鄭貞卿夫人寫信。因爲前次來函。姑母給他題親信上說。維義學堂裡已經畢業了。因此又勉勵維義一番。單給他寫了封信。信中把都中景況。并官場險惡。述說一遍。又說古司農家裡。如何雜亂。自己不願久居的話。述了一回。正自撫紙打稿。忽聽窗簷下。一路說笑。門窻一響。走進兩個人來。維禮怕旁人看見。有些不便。急忙往別處掩藏。剛然開了抽屜。猛聽身背後有人笑道。寫的什麼好文章。這樣背人。維禮嚇了一驚。回頭看時。是蚌姑娘倩姑娘兩人。因起來陪笑讓坐。蚌姑娘也不答言。只問你方纔寫的什麼。一定要拿出來瞧瞧。維禮無法。回身取出來。略著他們兩人認字不多。總瞧了也不明白。遂遞與蚌姑娘道。煩悶之中。給家裡我們老二寫一封信。我正在紙上胡畫呢。蚌姑娘也不答言。一面嘻嘻的笑。接過那一張大信紙來。坐下與倩姑娘同看。上面有好幾千字。揀了半天。只有之無二字。略能認得清。兩人也不去細看。隨手折疊起來。褪在袖裡便走。維禮紅了臉。在後追隨。告連說好姑娘。別拿給

別人瞧。這上有要緊的事。蚌姑娘那裡肯聽。竟自笑着去了。要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回 梅姑娘頓悟信裡言 小寶兒自作牢中孽

詞曰 笑汝星星白髮 戀他灼灼紅粧 漫誇深洞築迷香 難免醜聲

外颺 人說貪婪可殺 我憐報應昭彰 殃民誤國飽私囊 掙

得綠巾頭上

話說蚌姑娘倩姑娘。方從維禮屋裡。拿著信稿出來。迎頭遇見田媽。一手打著燈籠。一手抱着大紅緞皮斗蓬。望見他二人過來。好生疑怪。因站住問道。半夜三更。門都要上鎖了。姑娘們從那兒來。蚌姑娘不好實說。一面走着。一面答說。我們到前頭去一邊。不想跟錢媽遇見了。說了會話。回來就晚了。田媽也知道有事。不便明言。提燈往裡院去了。倩姑娘胆兒小。揪著蚌姑娘手道。姐姐。這可不好。遇見這娘兒們。他可不是好貨。他到墜兒那裡。編排啗們。啗們可吃不了兜着。蚌姑娘笑道。管他呢。心裡沒有病。不怕冷年糕。他嚼他的舌根。橫豎三姨太太。不敢怎麼樣。有時他惹惱了我。

我就問問我哥哥。倒底他碗轉周折。現在給藏在那兒了。兩人一面說。一面往梅姑娘屋來。要叫梅姑娘。瞧瞧維禮信內。倒底什麼言語。此時梅姑娘正在看書。支頤在燈下閒坐。一見他等進來。笑著讓坐。又叫葉兒倒茶。蚌姑娘也不答言。取出信稿來。擲在棹上。梅姑娘道。什麼事。這樣高興。難道也跟我學得閒着寫字呢麼。倩姑娘笑道。你先念我們聽聽。什麼話回頭再說。梅姑娘只當是神方亂帖呢。撿起一看。却是維禮寫的一封信。上面寫道。

日前捧讀。

華函敬悉。

姑母大人慈幃篤福。

鈞體健康以欣。以慰姪。在京中景況。歷碌如初。所幸自祖父叔父遠就外任。前時之誘我陷我者。皆已隨去。雖留有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在家。然以冷靜過之。上有祖母觀察。尙無妨害。蚌倩諸人。現亦少知收斂。可請放心。親事一節。皆請。

井裏屍

姑母作主。但求其賢淑能理家。寒微容貌。皆所不計。舍弟卒業。亦祈督促學。注重實業。勿使與新進爲伍。致染惡習等語。

梅姑娘看到此處。再往下看。見紙上勾抹圖改。辨不甚清了。另外有給維義的一封信。累累數十餘行。都是教弟勤學。不必作官的話。末後有幾句詩。皆是隱刺古司農的話。單有一行小字注云。前說珠兒。刻伊母因此被禁。不知生死。彼之險毒如此。也可知矣。梅姑娘看了一愣。再要迴環細看。蚌姑娘再三催促。一定要念來聽聽。梅姑娘哼。呵。答應。只想這話中意思。倩姑娘催了半天。一字都不曾聽見。蚌姑娘道。這個梅妹妹。我們好容易拿了來。你怎不念出來。大家聽聽。梅姑娘也不答言。看到蚌倩諸人。近亦少知收歛等語。不禁失聲笑道。我不能念。你們自己看吧。倩姑娘越發急了。奪過信稿兒來。查尋眼熟的字。葉兒亦在旁指著道。倩姑娘不認得嗎。這是日頭的字。這是大人倆字。倩姑娘道。我知道。這個念大。這個念三。說著。拍一聲棹子道。咳。我沒這們大文才。愛是什麼是什麼。明兒給拿回去就完了。剛說著。外面有僕婦問道。梅姑娘睡了嗎。有人來請安來了。葉兒接聲答應道。是誰請近來。姑娘沒睡呢。

話未說完。只見有幾個僕婦進來。却是張媽王媽錢媽三人。蚌姑娘手快。聽見有人進來。早把信稿兒收了。梅姑娘一面讓坐。問說什麼事。你們半夜裡還來。張媽也不坐下。過來與梅姑娘等三人行禮。三人忙的站起。不知何事。笑問道。你們是怎麼了。難道是瘋了不成。王媽笑道。我們並不是瘋。方纔跟三姨太太屋裡。已經辭了工了。今來給梅姑娘請安。在這宅裡頭。傭工好幾年。敢說沒什麼錯處。好歹叫姑娘擔代。我們明兒就走了。說著挨次行禮。鬧得梅姑娘等茫然不知何事。又問錢媽道。什麼事。你們辭工。葉兒也拉著張媽笑道。張大媽你倒是坐下講話呀。張媽也不回答。好像警了一肚子氣。没法可說了似的。錢媽也學著京話。笑向葉兒道。弗要客氣。吾們一到帖帖屋裡。蚌姑娘道。這話也不對。如今老爺一走。裡頭是太太當家。就是辭工也該到裡頭辭去。倩姑娘亦插言問道。你們辭工。周大媽知道不知道。張媽嘆了口氣道。唉。說起來不爲什麼。不瞞姑娘們說。這宅裡飯。我們也吃不成了。不怕姑娘們多心。老爺一走。稱得起孩子老婆亂當家。伺候這個。還得顧著那個。裡頭是黑間不睡。打夠了牌。還得廚房裡。去做東西。孫少是胡亂查管。動不動就關鎖大門。您想這



宅裡的事。不叫誰進來。能夠行啊。我們是太太派的。各處角門兒。都歸我們管。前天三姨太太。叫進我去說。晚上有人進來。不叫關南邊兒的屏門。我是不能做主。進去我跟太太一說。太太說那可不行。後來我循個私情。偷著沒關。不知那一位快嘴劉三。第二天尤二爺知道了。當日他回了孫少。罰我們半月工錢。因此他再叫我們開。誰也不敢作主了。昨天孫少爺說。如今天短了夜長了。自從今日起。每晚十一點鐘。關鎖各門。恰巧今兒晚上。田媽出來。也不是碰見誰了。倩姑娘聽到此處。臉色一變。忙要接聲問他。碰見的是誰。可是我們不是。話未出口。蚨姑娘攔住道。你先用問。先聽他說一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張媽也知道這句話。說的冒矢了。忙改口道。總而一言。多是我們不是。梅姑娘聽了半天。心忡著維禮信上話。一句不曾聽見。蚨姑娘道。你們別忙。我問問我媽去。說著。怒氣昂昂。拉住錢媽。說你們在這裡。且坐一坐。我去到裡院就來。說著去了。工夫不大。果然把周媽找來。路上就發急使氣。嘈嘈了。媽媽一回。急得周媽嚷道。這真是沒影兒的事。我怎麼就不知道呢。衆人忙的讓坐。周媽把前因後果。細細又問了一遍。又問張媽道。究竟是三姨太太辭的你們。還是你

們三人辭的他呢。王媽哭喪著臉道。他辭我們。怎麼佩呢。我早已看中了。這宅裡事。我們真混不了。周媽道。你又來了。不是。我說話最直。你們姐妹三人。必是受旁人的鼓惑。決不是你們心裡。故意要辭的。說著嘴兒直笑。葉兒道。真是的。橫豎周大媽說對了。張媽道。這倒不然。周大姐不用說。幾位姑娘們。也不用爲難了。我合王大姐。是伺候大姨太太的。還不要緊。錢姐是伺候太太的人。無論怎麼著。人家離鄉背井。拋家在外。但凡忍的下去。誰也不肯辭工。這事不是明擺著麼。說著。叨叨勞勞。又把陳穀子爛芝。抖露一回。周媽也沒法答言了。只好由他們意。愛走就走。誰也不往下說了。葉兒是樸厚女孩兒。聽著人家要走。想著朝夕聚首。一處熱火盆兒似的。忽拉巴一離開。十分難過。看看這個。瞧瞧那個。扭過頭去。眼淚撲救。滴了下來。引得合屋子人。倒都笑了。姨姑娘道。這都沒的事。好端端哭得什麼。張媽也不便久坐。同著王媽。錢媽。又給屋裡人。行了回禮。便往大姨太太屋裡去了。周媽母女。要到太太屋去。圓成此事。倩姑娘蹙起蛾眉。想著張媽王媽。一去屋裡。就沒有貼近的人了。因此亦刀絞柔腸。此時比別人心裡。更加難過。姨姑娘道。你不用儘自爲難。問問木匠女人。

看他有什麼主意。豈不是正當辦法嗎。說著掖起倩姑娘。同著周媽就走。周媽亦皺著眉毛。連說這都是那兒的事呢。葉兒亦抹著眼淚。送至塔下。只有梅姑娘一人。不與此事相干。看著這事。也不是什麼正經事。反正得不著自己。樂得不脫個心靜。躲個乾淨呢。因此也不去過問。看著衆人走後。把方纔維禮那封信。重新找了出來。就著燈底下。看了又看。縱其先後。都是叙述古司農。縱情漁色。不蓄人道的事實。又看到後面小註。說自己母親。因此被禁的話。不禁心驚肉跳。一陣心酸起來。想起如今母親。不知生死。若照著信上這個意思。定是古司農這人。陰險毒辣。故意陷害的母親了。越想越對。急得把腳一躲。不知此事此際。我去把誰找來。問個明白。或叫他出個主意。幫找設個法子。趁著古司農遠出外任。自己是乾乾淨淨。沒落混水的人。何不逃了出去。把這古司農。霸佔良家子女事情。告之當官。雖不能一狀告倒了他。若能救我母親出來。也是好的。想了半日。自己又後悔自己。不該沒有主意。事到如今。我可怎麼好呢。一面想。把那張信紙。翻了又翻。葉兒在旁邊看著。直點兒發笑。梅姑娘緊皺蛾眉。不作一語。一會咳聲嘆氣。流一回淚。一回又眼淚婆娑。翻看那張信稿。

葉兒急了問道。姑娘。天不早了。他們這時候不來。必是上三姨太太屋裡去了。依我說。姑娘且睡。姑娘的。反正他們的事。咱們也管不來。梅姑娘嚇嚇一笑。拍的一聲。拍了一張棹子。急煎煎站起來。便往外跑。葉兒在後面跟著。院子裡漆煤烏黑。是時又天氣正冷。鳴的一陣寒風。捲得地上落葉。刷刷拉響。走到拐過屏門。嚇得葉兒站住。揪住梅姑娘喚道。姑娘。姑娘。您要上那兒。門都上著鎖呢。梅姑娘一聽。猛然醒悟。看了看東西小角門。全都關著呢。因問道。鑰匙在誰的手裡呢。開門我有點兒事。要找孫少爺。有句話說。葉兒聽了。只當他說著玩兒呢。笑答道。姑娘。是怎麼了。半夜三更。您找誰去。誰也都睡了。梅姑娘道。沒有的事。說著。用力擰鎖。驚得那外面打更的。劉三李二。齊來問道。裡面是誰擰門呢。不言語。我們要打了。梅姑娘只顧開門。劉三問他。一字都不會聽見。葉兒接聲嚷道。別打。別打。梅姑娘有事出去。你們行個好。開開這個門。外面那劉三笑道。這話可新鮮。叫我們開門。我們沒那權衡。門是裡邊鎖的。就便是各門鑰匙。都在我們手裡。我們也白白看著。不能去開。葉兒問道。怎麼不能開。外面微微笑道。沒有姑娘不聖明的。上頭沒話。我們天大膽子。也不敢開。說著。

引得各院的狗。嗚嗚狂吠起來。梅姑娘不顧那些。急了嚷道。我不是這裡人。鎖我在這裡做什麼。於是花那花那的。盡力掙那鎖。葉兒也不好攔他。遲了半日。想出個主意來。說您在這裡站著。畧微等一等。我找了鑰匙就來。說罷。轉身進去。心想到太太屋裡。找著周媽。或到大姨太太屋裡。找著倩姑娘。跟他一說。要了鑰匙來。也就行了。誰想張媽等雖然辭工。並沒把各門鑰匙。交給上房。先在三姨太太屋裡。早經交過了。葉兒跟周媽一說。嚇了周媽一跳。急得四下裡亂找女兒。連說梅姑娘。又爲什麼事。這樣發瘋。葉兒亦沒得話說。只跟著亂找。到屏門。只見田媽。婉兒。打著五福捧壽五彩的玻璃燈。剛自裡面出來。說要開開東角門。出去有事。葉兒道。這一下巧極了。現在梅姑娘也正要出去呢。說著。拐了屏門。只見梅姑娘一人。挽著如意髻。穿一件竹青色散花洋縐灰鼠皮襖。下面是桃花紅緞子散袴。呆獸獸愣愣在那裡。也不怕黑。也不怕冷。田媽母女。看了這般光景。好生疑惑。重新把梅姑娘。葉兒。上下打量一回。一面嚷冷。一面開了門鎖。提燈讓梅姑娘先走。此時梅姑娘臉色。如同銀紙一般。見了田媽。猛然驚醒過來。想著半夜三更。我出去做什麼。不如等遇

了機會。細去調查打聽。再作道理。也還不晚。心這樣想。身却貼在這裡動也不動。就是滴滴打寒戰。田媽道。姑娘走呵。梅姑娘兩眼發直。不曾聽見。婉兒便過來拉他手。嚷說。啜好涼。周媽亦過來問道。姑娘你怎麼了。梅姑娘也不答言。轉身往回來走。葉兒周媽亦忙跟著回來。婉兒母女回頭瞧了瞧。笑著去了。梅姑娘回到屋裡。一語不發。倒身歪在床上。身上發燒。胸口突突亂跳。葉兒把大紅綉被拿來。輕輕的替他蓋好。周媽把眉頭皺著。叫了葉兒出來。問說什麼事情。梅姑娘這宗神氣。他可是瘋了。可是沖撞什麼了呢。葉兒不知底細。只說他無緣無故。愣愣的就往外跑。我也不知道。怎麼件事。周媽也暗暗忖度。不得頭緒。忽見那邊棹上。放一張許多字的字帖。周媽一瞧。想著這個字帖裡。必有緣故。不是他自己寫的。必是旁人。或是古維禮。給他寫的。隨手便背著葉兒。藏在袖裡。囑咐葉兒說。好生扶侍。天明要看著不好。可趕緊告訴我一聲。請了醫生來瞧瞧。葉兒一一答應。周媽把字帖裱起。心想拿到上房。明早叫金三他們。念念是什麼事情。也好放心。不想天氣太冷。出來只一縷手。不及防的工夫。遺落在道兒上了。風兒一吹。不知吹到那裡。回去找了半天。沒能找著。也

就罷了。次日那婉兒進來。要察看梅姑娘。昨天晚上出去。什麼事情。剛到院裡。只見石階犄角。風沙土下壓著一張花紙。拾起一看。上有許多的字。雖然他識字不多。上面有三姨太太二姨太太等字。也還認得。一看面。一面掉過頭來。便往裡跑。心想這件東西。必是背人之物。不是老爺的信。必是古維禮梅姑娘寫的。當時往袖裡一褪。先跟母親說了。說拿給三姨太太瞧瞧。倒瞧這字帖上。寫的什麼言詞。田媽也巴不得找點兒什麼事。顯個殷勤呢。昨天晚上因碰見蚌倩兩人。方從小書房兒過來。更深之後。又見梅姑娘擰鎖。心裡便生出一種疑慮來。夜間合三姨太太說。怪不得姨太太說。我看梅姑娘的神色。決定合孫老爺有事。不是我眼瞞心也瞞。怎麼他半夜三更。一定要出去呢。三姨太太吟吟而笑。並不答言。此時心裡。早把古維禮梅姑娘兩人恨入骨髓。次日他剛剛起來。婉兒又拿了個字帖兒來。翻覆著一看。上面有許多不熟識的字。因趁小寶兒沒走。叫他先過來給念念。小寶兒不敢怠慢。急忙走來。孟信在後面跟著。嘴念窮央的道。小寶兒你上那兒去。我也跟著。三姨太太一見。氣不從一處來。瞪了小寶兒一眼。一手拿著茶盃。慢慢的飲茶。小寶兒在旁侍立。聽候指

示。孟信却走啊走啊的。只是亂嚷。婉兒撇嘴笑道。叫你來何必帶了他來。你瞧這鬧騰勁兒。天生是說著。咽了半截兒。沒肯再說。三姨太太笑道。你快送了他入籠兒去吧。我有點兒事。晚上你早些滾回來。小寶兒笑著答應。一手拉了孟信。慢慢出去了。婉兒把帖兒收起。告訴三姨太太道。這個在這兒哪。三姨太太點點頭。剛想要打發田媽。看看張媽他們走了。沒走。忽見廚房毛二。站在廊簷下。喚叫田姐。田媽趕緊出來。毛二到耳邊笑道。花姑娘回來了。田媽猛然一楞。問說你怎麼知道。毛二未及答言。屋裡三姨太太。已經聽見了。忙叫毛二道。你進來我問你話。毛二整整衣服。進來笑道。花姑娘回來了。姜順也回來了。拉了許多行李。在那卸車呢。田媽倒吸了一口氣道。什麼事呀。莫非老爺也要回來麼。因喚婉兒道。你先瞧瞧去。婉兒騰的一聲。推了房門出來。拐過屏門。只見花灼灼在前。後面有僕婦姜順等跟著。剛剛走到北邊的月亮門。婉兒在後頭直追。花灼灼頭也不抬。直往裡走。婉兒倒不好踈慢。搶過去了。行了禮。又與姜順相見。到了上房。姚夫人正在吃飯。花灼灼過去行禮。嚇了姚夫人一驚。放下牙筯。你怎麼回來了。又問那僕婦道。你姓甚麼。僕婦也忙著行禮。答說



姓楊。又說老爺打發我。特爲送花姑娘來了。花灼灼一語一發。坐在一旁。姜順搶著行禮。回說老爺任上問太太好。叫我帶來了許多東西。說著。早有尤二劉三等。大包小攏。抱進許多東西來。放在院裡。周媽也趕著過來。接見花姑娘。蚌姑娘大姨太太等。亦聞聲過來。打聽老爺任上好。姜順一面行禮。回說頭一站到的那裡。二站到的那裡。一路平安。幾日接的任。絮絮煩煩。細述一遍。又叫劉三等。打了包袱。說內有老爺給太太三姨太太。并孫少爺。伍都老爺的信。說著。一一拿出來。先把姚夫人的信。揀出交過。姚夫人識字不多。叫了金三來。叫他細細的念念。又說你看看老爺信上。有什麼事情沒有。金三在一旁站立。從頭至尾。朗讀一遍。上面話語。左不過一路平順。幾日接的篆任的事。叫家裡放心的話。姚夫人道。沒別的事情麼。金三道。沒有別的事。婉兒在一旁站著。兩眼不住的亂動。打量姜順。回頭又看看花姑娘。姚夫人亦想著納悶。怎麼無緣無故。花灼灼回來了呢。因問姜順道。花姑娘回來。有事沒有。不是合老爺嘔氣來著。花灼灼佯作未聞。一面對穿衣鏡。擰他衣服上土。一面漱著口。嗚嗚嚶嚶呢。只跟別人說話兒。什麼火車上怎麼冷。輪船上怎麼嘔吐的呀。嗚呀的說。

成一串。姜順亦笑而不言。拿了信件。又把帶來的東西。一一指告周媽。忙著往三姨太太院來。婉兒在後面追著。一疊連聲。打聽花姑娘來。到底有什麼事。姜順在前頭直跑。只不言語。望見田媽迎出。笑著過去問好。又扭頭向婉兒笑道。好孩子。你消消停停的聽著罷。老子給帶了好東西來了。婉兒把嘴一撇道。哼。您沒有正經的。田媽亦接著道。那兒那麼大便宜。也不怕五雷轟頂。說著又笑。姜順也不言語。進去給三姨太太請了安。一面笑一面把帶來的信。雙手捧過。掉頭又看了看田媽。說你們娘兒們。出去可不要說。老爺交派我。不准合旁人題。叫我把花姑娘送來。交給三姨太太。田媽不等說完。先笑道。呸。大蘿蔔還用屎澆。你放心。雖然我是婦道。總比老爺兒們嘴嚴。說著又抿嘴笑。姜順把路上光景。先跟三姨太太。回了一遍。仍不住兩隻賊眼。滴溜溜望著田媽。三姨太太笑道。那來的這些浪樂。你說一說。老爺都怎麼說的。田媽亦笑道。這事我猜著了。橫豎花姑娘。惹下甚麼禍了。姜順道。誰說不是我聽我麼。那一位說。花小兒荒裡荒唐。不知什麼工夫。他合裁縫任阿大。兩個人投了緣了。事情不密。又被二姨太太查著了。當時跟老爺一說。老爺不信。後來仔細一調查。大

概露了點兒馬脚。花小兒連嚷帶鬧。一定要不活著。幸而是大家勸著。纔算了。結過了幾日。花姑娘打點包袱。打算要桃之夭夭。可巧被尤桐又瞧見了。當時回了老爺。尤桐又半吞半吐。沒敢實說。惹得花姑娘。反倒抓住理了。他說尤桐混帳。愣說從前他挑逗過他。尤桐亦有些理虧。當時又沒敢質證。老爺氣了。當時把尤桐捆綁。交到發審局押起來了。次日叫進我去。交給我幾封信。叫我急速來京。帶回花姑娘。交給三姨太太。叫慫好好管著。別叫他再出毛病。三姨太太道。怎麼著。叫我給管著。那我可以看管不了。說著。拆了手中信。又問姜順手裡。拿的都是什麼。姜順一一回答。說這是孫少爺。合伍弼伍都老爺的兩封信。三姨太太聽了別人的信。還則罷了。一聽有孫少爺的信。非常注意。此時正因為那個字帖兒。心裡犯疑。忙慌就站起來道。那個是孫少爺的信。給我瞧瞧。姜順雙手送過。又把帶來的物件。已經交給周媽的話。說了一回。話未說完。只見三姨太太。吆的一聲。就把維禮的信。立時拆了。一面打開看。一面告訴田媽。拿了西院鎖頭。先把大少爺屋子。收拾出來。預備叫花姑娘住。免得那個老爺不放心。姜順在一旁點著。愣頭磕腦。不敢攔阻。只得把伍都老爺的信。隨

手掖在懷內。偷向田媽弩嘴兒。兩人一齊出來。姜順問田媽道。嘿。這個又怎麼回事。田媽把嘴兒一撇。搖了搖頭。姜順也明白八九。不便再問。出門往小書房來。只見維禮一人。獨自在屋裡看書。姜順把帶來的信件。業已在裡面交過了。今來給孫少爺請安。維禮一面讓坐。一面問他路上好。老爺在任上好。姜順一一回過。說了會兒別的閑話兒。然後退出去。自與金三九二等。前去說話。不在話下。單言古維禮。因聽老爺來了信。恐怕有什麼要緊事。忙慌往姚夫人屋來。此時那合宅上下。早把花灼灼的事情。全都傳揚遍了。一個個暗中畫笑。背地裡說長道短。有枝添葉。維禮也上前見禮。不知有什麼失敬的地方。惹得屋裡衆人。嗤嗤直笑。維禮也驚得慌了。回身看看衣服。對鏡又照照臉上。大家一看。又復鬨堂大笑起來。維禮不明何事。登時把臉色沉下。走進姚夫人面前。打聽老爺來的信。現在那裡。姚夫人聽了一愣。剛要說沒見著。又想姜順出去。或者是交給三姨太太了。因笑道。你那封信。許在前院呢。這一封信。瞧瞧說著。把方纔那封信。遞給維禮。維禮看了一遍。姚夫人又叫他念一念。維禮又念了一遍。剛要往前院裡去。只見三姨太太笑著走來。一手拿著一封信。擲

給維禮道。你瞧吧。這是給你的。維禮忙慌接過。見封面已經拆過。知道是三姨太太給拆的。也不爲意。展開一看。大畧與姚夫人的信。前後相同。只有幾句話。是囑咐自己。嚴嚴的管束僕人。不可叫他們偷閑怠惰。滋生是非的話。看完便掖在懷內。細向花灼灼。打聽古司農到任後的光景。花姑娘忤忤怩怩。不愛答理。缺姑娘向他搖頭。一會又使個眼色。叫他出去。維禮因惦著衙門公事。又怕戴紳元楊公理二人。閑時來找。那有閑工夫在這兒久坐。乃告辭出去。料理別的事去了。這裡三姨太太。暗地把老爺來信。告訴姚夫人。一回。姚夫人沒有主意。甘聽三姨太太怎麼辦。怎麼好。於是就派了田媽楊媽兩人。伺候花姑娘。挪在西院去住。明著是特別優待。實則永久幽禁。不准他出來見人了。分派已定。各人都回歸各房。田媽把自己舖蓋。合手下使的東西。搬到西院。心想與自己女兒。離得遠一些。還可以自由安樂。說他怎麼自由。旁人也不得而知。橫豎三姨太太。婉兒也都嫌他。婉兒是伶俐過人。見事機警。聽說他母親一走。喜得心花兒都開了。走來向三姨太太道。早應該這麼辦。省得我媽媽。橫查豎查著。三姨太太笑道。你這丫頭。可真是孝女。怪不得你媽疼呢。說著不住的。

笑。婉兒道。本來麼。竟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若大年紀。直不給年輕的留分兒了。說著。娘兒兩個笑了一回。晚間小寶兒回來。婉兒又捉他進來。叫他念信稿。一路抱怨著道。二少上學。何必又派了你。起初不是黎玉的事麼。小寶兒道。你那兒知道。這都是孫少派的。成天到晚。他總怕別人閑著。幸虧我沒掙他的錢。他這兒三個鼻子眼。多出一口氣。說著。走進屋裡來。三姨太太開了抽屜。拿了維禮的信稿。小寶兒一面念著。一面打聽花灼灼的事。婉兒拍他一掌道。亦先念你的信。問他做什麼。說著。用手來擰。小寶兒嘻嘻笑著。念那信上言語。都是這宅裡實事。念到三姨太太的事上。小寶兒縮住話頭兒。問說這信誰寫的。這不是沒事生事。挑唆是非嗎。這若被老爺看見。那還了得。此時三姨太太急不能耐。知道這信上話。不能沒自己的事。遂催促小寶兒。接著往下念。小寶兒不敢直說。只說不用念了。左右是大家的事。孫少這小子。真不是人。成大他吃這裡。喝這裡。背地還這樣作踐人。三姨太太道。你念我聽聽。不防事。他說我我也不怕。不用他養漢老婆穿裙子。假充正經人。說著。湊近燈前。兩手氣得亂顫。扶住小寶兒身後。啞咳嚔嗽著。催他快念。又說我倒要聽是什麼。

你不念。我搯死你。小寶不敢不念。及至念出來。敢則比別人事蹟。還透離奇。內中連小寶兒。黎玉尤。桐姜。順田。媽。婉兒。全都牽掣在內。下面又註云。最奇之事。有梨園中扮演花旦之某某。常宿於墮兒屋內。孫受祖父委託。進退維谷。言之不可。不言亦覺非是。小寶念到此處。覺背後三姨太太。越發顫搖起來。乃警住氣息。顫顫巍巍的勸說。不要生氣。怒就想法子。撞了他就完了。何苦生這麼大氣呢。婉兒聽了。氣不從一處來。抓起信稿來。就要撕扯。三姨太太劈手搶過。說你撕他做什麼。留下是將來證據。婉兒臉也紅了。連聲罵道。這個雜宗雜長六短的什麼東西。三姨太太道。你不用這麼罵。這都是你招的。他說你引鬪過他。到底你有是沒有。婉兒急扯白臉。指大罵地的道。我要有這麼一遭。叫我腿折胳膊爛。現時現報。這是怎麼說呢。三姨太太道。那就是了。索興再叫他念念。我的事我不怕人。他知道我也吃飯。他不知道我也吃飯。說著。把手中信稿。舒展一回。已然被婉兒一團。撕了六半。隨手便擲在棹上。催促小寶兒再念一回。嘴雖這樣說。心裡也著實不安頓。喘吁吁坐倒椅上。長出了一口氣。婉兒臉也白了。小寶兒從頭至尾。重新又念了一遍。氣得三姨太太。婉兒。晚飯也

不能吃了。西院花灼灼事。此時也顧不及了。小寶兒看此光景。掉頭走出。想著姜順來京。我叫他回去留神。以後若宅裡去信。叫他設法拆開。偷着看看什麼意思。然後再遞上去。別把這宗事情。鬧得老爺耳裡。主意已定。慌忙往外院來。此時那金三尤二等。正因為姜順來京。大家設了東道。公請姜順吃酒。給他洗塵呢。一見小寶兒進去。都來讓坐。這個就安放匙箸。那個就洗盪斟酒。范二已喝得半醉了。嗚嗚嚷嚷道。寶二爺你從那兒來。方纔金爺說了。誰來的晚。算誰的東兒。說著斟了盪酒。遞到小寶兒嘴邊。笑著說道。寶二爺你喝這一盪。小寶兒見他醉了。一面答應。就著他手裡就喝。范二回手躲開。撇著嘴兒笑道。寶二爺。我喂可是喂你。這可比不了別人。喝了我這盪酒。你可得仔細著。小寶兒也不答言。一飲而盡。金三等又說又笑。姜順合劉三李二。談起上任事來。李二說到底是在京和尚出外官。劉三道。什麼話呢。海外大子麼。大家七口八舌。你談我論。范二又張羅猜拳。黎玉從裡面出來。早合尤二兩人三星四喜的吵嚷起來了。大家正熱鬧之際。忽聽窗簷下有人說話。大家因亂亂騰騰。不曾聽明是誰。尤二望大家搖手。剛說且壓聲聽一聽。話猶未了。只見房門一開。



維禮從外面進來。衆人都嚇得愣了。忙的站起陪笑。金三道。孫少爺那裡坐一坐。維禮也不答言。怒氣昂昂。站在那裡。范二是喝的多了。不曾理會。維禮怒叱道。你們想一想。這鬧得像不像。裡頭也喊人。外頭也喊人。始終也沒人答應。歸期都在這兒喝酒呢。這若叫老爺知道。行呵不行。大家聽到這裡。只有呵呵答應。垂手侍立。不敢則聲了。尤二。黎玉也都是默默相視。大家都擔心范二不是多言。金三壯著膽子連說。孫少爺。怒我們這次罷。今兒姜順回來。大家要請請他。錯非如此。我們天大膽子。也不敢這樣放肆。維禮嚇冷笑了兩聲。轉身去了。衆人你看我。我看你。半响聽窗外聲音。維禮已經走遠。黎玉纔吐吐舌頭說道。我的娘。這一下又要出麻煩。小寶兒冷笑兩聲道。咳。我告訴你老弟。攔著他的。放著我的。別瞧他一門一姓。早晚止不定。誰能治誰呢。尤二聽了這話。恐怕此時維禮。走得不遠。忙慌合小寶兒擺手。不叫他往下說。此時喝酒的也醒了酒了。要吃飯的也都嚥不下去了。姜順把盃筯推開。李二尤二赶忙就過來收拾。大家都掃興的了不得。姜順倒勸著諸人。說道這都是因我而起。叫你們諸位揆說。我出去這麼幾天。實不知宅裡規矩。改得這樣。說著賓主各

散。李二劉三忙著去關鎖各門。黎玉則跑到書房。張羅維禮的茶水。扔下金三尤二。纏那酒鬼。姜順因一路勞乏。同著小寶兒兩人。來到客廳未睡。一面叙些閑話。小寶兒道。這個花小兒回來。倒底有什麼事。姜順一面解衣。便把花灼灼如何要跑的話。說了一遍。又說道。你猜怎麼著。這娘兒們。真正不知好歹。臨來在輪船上。他叫我隨他一處。也在官倉裡睡去。你想有楊奶奶跟著。那算怎麼回事呢。後來給我一只金表。一個戒指。開船第二天。他要往海裡跳。叫我把給揪住了。勸了他好半天。嚇得那楊奶奶。話都說不出來了。你說這那裡有的事。小寶兒聽到這裡。津津有味。本是個花間浪子。聽了這類事。焉有不鑽頭覓縫打聽的道理。此時只恐這姜順不肯實說。乃聳肩撇嘴的笑道。二哥。你別揀好聽的說了。就憑我這幅面孔。別惹人惡心了。就讓是飢不擇食。輪到你我身上。除非是驢年馬月。或者有這麼一天。要說平常。我先恕個罪兒。說著搖搖腦袋。掀起嘴兒來笑道。就憑你老咳。饒了我罷。這是怎麼說呢。姜順見小寶兒不信。好生急燥。又因有酒在肚裡。什麼話都肯往外說。慢說是這樣事情。凡是無知男子。遇了這宗婦女。就是沒有那麼件事。他也要瞎話流舌。逞

能似的一編排。只爲說著得意。當時把口德陰陟。也都顧慮不及了。小寶兒連說不信。姜順臉也紅了。翻開鋪蓋。急得把金表金鐲子。一齊拿出來。遞給小寶兒看道。你瞧一瞧。難道這也是瞎說麼。小寶兒也信以爲真了。兩個人越說越細膩。越來聲音越低。真應了小人閒居。無所不至的那句話了。直談到東方既白。燈也得息了。這才略覺得有些倦意。後來聽得窗外。有人叫小寶兒起來。去送孟信上學。小寶兒揉揉倦眼。睡也睡不成了。合算心中目中。從此多添了一樁事。沒事只惦著花灼灼。說這麼個縹緲婦人。怎這麼不開眼。單看中姜順了呢。憑姜順那個模樣。又呆又傻。臉子也那樣黑粗。如何有這麼巧事。果然他遇著是我。我便合他混去。什麼叫這些那些。俗語說。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桃一筐。那怕豁除命去。爲這事掉了腦袋呢。我想也不算不值。心這樣一設想。敢則種因結果。就在這念頭一動。若是明白因果。知道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從此他改惡向善。事情也就沒了。誰知他一誤再誤。直迷不醒。從此一心一意。要往泥道上走。纔惹下亡身之禍。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結深仇巧設脫身計 聞消息陡起殺人心

詞曰 何事根生香草 婦人性若楊花 家庭攪得亂如麻 那管旁人  
笑罵 狡兔頻施反噬 短狐更肆含沙 淫爲惡首理無差 報應循環  
可怕

話說三姨太太自從小寶兒念了維禮信稿。心裡十分驚恐。有心找維禮拚命去。却又有所不忍。不去拚命。又怕把這些事情。傳到古司農耳裡。真又活不得。無可奈何。只得往細裡搜尋。先合婉兒研究。說道這件信稿。你是那裡得的。究竟是孫少爺寫的。不是。此時也無法對問。據我想。我合維禮這樣。他是個溫存老實人。似不致這樣狠毒。或者是梅珠兒寫的。也未可知。想來想去。越想越猶疑。婉兒也氣得要死。想著找進小寶兒來。叫他再看看筆跡。到底是誰寫的。無奈小寶兒一去。遇見姜順一。惑。一心一意。靜恬着勾引花灼。是個巧當間。其餘別的事。早忘在九霄雲外了。成日他回到家來。專在西院裡變法起膩。什麼叫花兒朶兒咧。針兒線兒咧。誠心靜意。祇合花灼的一弄殷勤。稱得起專心至意。不遺餘力。餘外那三姨太太的事。婉兒的事。他已經顧全不及了。婉兒連找了好幾天。踪影都沒能見著。氣得連哭帶罵。說這

個雜長六七。沒良心的東西。自己又無可如何。只得悄聲出來。悄聲進去。有時一夜不睡。翻來覆去的想事情。雖然是梅姑娘院裡。揀得信稿。信上又姑母長姪兒短的稱呼。這不是維禮是誰。繼而一想。又未必是維禮寫的。若是維禮的信稿。如何在梅姑娘院裡呢。越想越怪。從這怪字上起。又生了無數疑心。素見梅姑娘喜愛讀書畫畫兒。常合維禮兩人。一處閑談。看那神色。比著別人親近。莫非他兩人有什麼緣故麼。若真這樣。就不怪桃花疑惑。說他們鬼鬼祟祟了。俗語說疑心生暗鬼。越犯猜疑。腦袋裡越生疑影。鬧得他主僕二人。日夜累心。應設什麼方法。拔了這眼中釘。去了這肉中刺呢。婉兒道。我倒有個主意。只不知行不行。三姨太太道。你有什麼主意。我想這宗事情。若叫你媽媽過來。或者倒有個法子。婉兒因恨他母親。自從挪到西院。並沒往裡院來。聽了這話。大不謂然。急得躁腳道。您這是怎麼說呢。往日您主意很好。諸事也想得週密。今遇這件事。怎麼也見事則迷呢。依我說。事緩則圓。先不要告訴旁人。我先從門房裡。找個人來。您問他近來孫少爺。寄什麼書信沒有。這是個准把握。以後他再有書信。仍照從前辦法。叫他們拿進來。咱們打開瞧瞧。這是防患未

然暗中自衛的法子。至於那一件信稿兒。我也有巧妙主意。只不知我的心意。您聽著行不行。可行呢則行。不行則止。三姨太太道。你瞧你這丫頭。行不行的。你倒說呀。誰又說不行來著呢。婉兒道。我這是金蟬脫殼。變法脫身兒的法子。這封信稿兒。您就只當不知道。見了孫少爺。或見了太太姑娘們。仍然照舊如初。一點兒顏色也不露。不拘再訂在那一天。背著別人。我把孫少爺請來。就說有老爺來的信。叫他給過來念一念。大概他不能不來。見面之後。千萬您不要動氣。先把他籠絡住了。然後您拿出信來。當面問他。也不用瞻前顧後。您靜想可憐他。事到而今。你不害他。他要反過來害咱們啦。不如我先下手為強。豁除吵去。當時把臉兒一翻。合他要信上憑據。三姨太太道。這事怕不大穩便吧。說著長歎一口氣。揪住婉兒手道。你真是老實孩子。這主意如何能行。我若一說。你又說我有短處。其實若當面問他。我不是掉不下臉來。祇那麼一鬧。信上牽連的人。全不答應了。那時我一個人張嘴。唐的過他們誰去。這不是搬磚碰脚。自己害自己麼。這主意我早想了。說著連連搖首。說這個可不行。婉兒道。這個不行。那麼有什麼主意呢。三姨太太道。有什麼主意。我若有主意。還不

問你呢。婉兒道。却有來呀。您既說沒有主意。我不能不爲您想。俗語說事要三思。免貽後悔。如今要先發制人。別等著人來治我。索興一不作二不休。你就破除情面。合他開去。他若沒有憑據。卽是他背地造謠言。蠱惑是非。那時就吵嚷起來。我在外面。全給佈置好了。信裡有誰。我便把誰找來。大概牽連著誰。誰都得合他拚命。決不致偏向外股兒。反對咱們。臨到鬧完吵完了。先把孫少爺一攆。是神的歸神。是鬼的歸墳。好離好散。叫他別處往去。隨後把這件信稿。派人給老爺送去。那怕您親走一遭。告訴老爺去呢。那更尤其好了。就說珠兒維禮。他們如此若彼。樣樣都給他們指實了。老爺也優待維禮。也愛惜珠兒。那時也讓他瞧一瞧。到底一個是可靠。到底那一個是好人。譬如他信任孫少。疑惑這一般人。沒有好人。那便請他吩咐。誰叫我們這些人。敗壞古家門庭。給老爺丟了臉了呢。應該有什麼罪過。大家聽著。您想這主意怎麼樣。三姨太太道。好是好。我怕的是打草起蛇。蚌兒那一黨人。個個都懷恨著你呢。萬一他偏向外股兒。豈不是鬧個沒臉麼。婉兒道。這樣說那就難了。我沒說過麼。您總是瞻前顧後。藕斷絲連的。到了而今。若不斬釘截鐵。您就叫別人毀了。打頭緊

跟著老爺的二姨太太兒他們。都是嗜們仇人。您想是怎麼辦好呢。三姨太太聽了。思忖好半日。沒得話說。無可如何。依下婉兒主意。叫他要慎重一些。不要鹵莽了。婉兒道。那個自然。您就經管放心。不能按我媽似的。管涼不管酸。您就變您的主意。我去佈置我的去。於是這主僕二人。分頭各辦各事。這且按下不表。單言古維禮。自從蚌姑娘倩姑娘。強將信稿兒拿去。心裡好生害怕。過了幾日。不見有別的言語。只聽裡面人說。梅姑娘病的很重。問他那裡的醫生好。維禮一想。自己來京未久。本處有名的醫士。多不熟識。其餘走門子的醫生。又不能治什麼病。因想起學友楊公理來。素常他研究醫學。精通脈理。於是把楊公理請來。進去給梅姑娘一看。說脈息很是沉重。告訴維禮說。吃下藥去。叫他安心調養。維禮一一答應。進去把醫生所說的。告知僕婦。齊巧與蚌姑娘倩姑娘兩人。全都遇見了。本想著索要信稿兒。既而一想。他們不說。我也不要了。大略他拿了去。也沒用。決不致拿那信稿兒。去找別人看。去一定當作爛紙似的扔了。維禮低頭進去。低頭出來。什麼話也不會說。剛到屏門。遇見婉兒在那裡。探頭往裡院看呢。望見維禮出來。轉身便走。維禮也不知何事。剛到



書房。只見尤二進來。拿著幾個賬單。都是爲年節在邇。欠賬的鋪戶。開來的賬帖。維禮一看過。內中有幾張賬帖兒。俱是首飾店綢緞莊的。因看著銀數太多。很是蹙眉。維恐過於耗費。對不起祖父委託。因告尤二道。以後若裡面買東西。必須先告訴我。沒我的話。不准亂買。這番意思。本是古維禮勤儉治家。明白物力艱難。節禁奢侈的好意。誰想後來一變。都成種毒招怨的地方了。真也是。

是非只爲多開口。廢事多因強出頭。

這話是再也不錯的。幸虧這個尤二。素性極愚直樸厚。他合維禮主僕。很是投緣。聽了維禮這話。趕緊攔道。孫少爺不要多管了。依我說。賬單怎麼開來。咱們怎樣開銷。從今以後。裡面愛怎麼耗費。由性兒讓他們耗費去。反正是老爺的錢。何苦您得罪大家呢。維禮是年少書生。聽了這話。那能服氣。倒說了尤二一回。說這話你說的錯了。老爺臨行時。怎麼囑咐的。我便怎麼辦。再者有老爺來信。囑咐我諸處節儉。若按你這主意。將來老爺問我。我有什麼話答覆呢。尤二道。話雖那樣說。我想孫少爺也要存一分心。俗語說衆口難範。樂得河水不洗船呢。維禮點了點頭。說道我都知道。

你不用多來管我。以後這一些話亦少合我說。尤二把臉色一沉。說了半天。討了這樣沒臉。當時退去。以後亦不肯再說了。這一天維禮起來。剛要出去。忽見葉兒進來。說梅姑娘病的厲害。請您進去瞧瞧。維禮因合宅衆人。只有梅姑娘。是個正經人。心裡很是敬重。又因他這樣遭跡。不免由敬生愛。由愛生憐。別有一種尊重護惜之意。當時隨了進去。問說楊公理的藥。吃下去怎麼樣。若不見效。我再另請別人。梅姑娘倦眼迷離。正睡在沉香床上。倚著綉枕。斜搭一條錦被。口張眼閉。嬌喘吁吁。聽見有人說話。微開二目。望見維禮在此。點手喚他坐下。葉兒把椅墊鋪好。一面請維禮坐下。一面回道。吃下藥去。還不見好。夜裡他身上發燒。靜說胡話。維禮又端詳一回。果見他兩頰發紅。燒得朱紅嘴唇。都成了絳紫一樣了。梅姑娘道。我請孫少爺來。有一件事。說着。又連聲咳嗽。葉兒上前捶著。纔喘吁吁的說道。不爲別的。少爺給家裡寫的信。我也看見了。維禮聽了一愣。料著那封信。怎麼他會瞧見了。剛要問什麼信。梅姑娘喘著道。我早要合你打聽。你知說着。又向葉兒使眼色。葉兒不明白什麼事。維禮也不知何故。聽他說到信稿兒。早已他臉就紅了。此時雖十分恐怖。却又不好就

走。葉兒道。什麼事呀。姑娘要喝水呀。梅姑娘急了道。嚶。你真要急死我。說著。又喘成一處。葉兒在旁邊擗著。答答訕訕。茶問水。梅姑娘哭道。你真是糊塗鬼。我叫他出去瞧瞧。防著有人聽見。葉兒答應一聲。說我當是什麼事。說著。又向棹上暖壺。倒了一碗茶。遞給維禮。出來望院裡瞧瞧。回來說院裡沒人。我在玻璃這兒站著。你合孫少爺說吧。維禮不知何事。又當是三姨太太。那宗情形呢。隨笑道。姑娘有什麼話。只管吩咐。今日我衙門有事。這就得走的。梅姑娘因葉兒心笨。心裡好生急燥。今見維禮一說。反倒沒話了。維禮見此光景。益覺疑惑。隨急起身笑道。天兒特冷。請姑娘躺下歇著吧。如果吃藥不見好。明天我改請一個人。再給診一診脈。說著便走。急得梅姑娘。有話說不出來。只爲打聽母親的事。說話又不敢高聲嚷。因得低聲攔道。孫少爺別走。我還有要緊的事呢。連說兩遍。維禮因忙著要走。那裡聽得見。忙慌著下了台階。往南一望。只見三姨太太屋的婉兒。又在屏門那兒站著呢。此時維禮心裡。又是羞。又是惱。又是好笑。又是好怕。當時只可低下頭去。緩步慢慢的出來。婉兒迎頭笑道。孫少爺遇的好巧。我往各房裡。找您半天啦。維禮微笑點頭。想著趕緊過去也。

就完了。婉兒在後面緊追。一疊連聲的嚷。說道。孫少爺忙什麼。三姨太太請您呢。維禮怕不是好事。忙慌著回到書房。剛然坐下。婉兒亦推門進來。說孫少爺跑什麼。太太在大姨太太屋裡。等您說話呢。維禮問什麼事找我。婉兒道。什麼事我也不知道。您過去瞧瞧。就知道了。太太告訴我。叫你悄悄的從夾道兒過去。不叫倩姑娘知道呢。說罷。轉身去了。維禮因不知何事。以爲姚夫人找。又叫悄悄的。必然有要緊事情。因亦不願得用點心。洗了回臉。悄悄自夾道往北。順著小角門進去。走至簷下。聽見屋裡頭。似有男人說話。又聽大姨太太語音。嘻嘻直笑。維禮也不知深淺。料著姚夫人在此。自亦不加計較。開門便往裡走。屋裡急問道。誰進來了。維禮應聲是我。裡面又問道。你是誰。維禮赫了一驚。一手拉著門。不敢邁步。聽得屋裡頭。一片衣履聲響。似乎有賊在屋裡一般。剛要問誰在裡呢。只見裡間的綉簾兒。微掀了一點兒。簾縫兒。有人往外看道。你做什麼來了。我還沒起呢。聽那語音。像是大姨太太。維禮也八九分明白了。嚇得心裡亂跳。話也答不出來了。關門往裡院裡跑。周媽媽姑娘等。趕忙迎出。望見維禮臉色。驚恐萬狀。遂一面讓坐。一面問從那裡來。維禮坐了一刻。

定了定神。心下纔明白過來。敢則婉兒發壞。故意叫他進去的。此時那臉上顏色。幾如銀紙一般。氣得渾身發顫。呼吸亦非常粗暴了。周媽在旁邊問他。他連一句話都沒聽見。蚌姑娘過來。倒了盃茶。維禮一面喝着。一面問太太起來沒有。周媽把姚夫人請出來。又問說什麼事。維禮也不會瞞著。一五一十。說婉兒如何找他。如何到大姨太太屋裡。有人說話。沒敢進去的話。細說一遍。氣得姚夫人臉也白了。一面要找去理論。一面把騷老婆賤老婆罵個不住。周媽亦嘖嘖直哭。說大清早起。這是怎麼說。蚌姑娘道。沒有別人。一定木廠子那一個。維禮也不究其詳。氣得他嗚嗚只是哭。姚夫人看著可慘。眼淚也下來了。蚌姑娘道。這都沒的事。人家樂和。我們哭什麼。要據我說。太太過去瞧瞧。若老爺不在家。這樣無法無天。那還了得。維禮也不好答言。呆獸獸氣在那裡。姚夫人一路亂罵。扶著蚌姑娘出來。周媽在後面跟著。剛至簷下。只見屋裡頭一個人影。姚夫人剛要問誰。屋裡大姨太太道。你不要躲。太太過來。倒也很好。說著。掀簾走出一面理頭髮。望見姚夫人。來頭不善。索興轉身進去。點手叫那人道。你出來。這是這裡太太。見一見也不要緊。那人扭股兒糖似的。不肯出來。蚌

姑娘母女。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姚夫人低頭有氣。不能發作。大姨太太大言不慙。攛了那人出來。此人有三十上下年紀。高身量。黑面相。穿一件濃灰布的皮袍。套一件燕尼青團花大緞的皮馬褂。驚驚惶惶走出來。便與姚夫人見禮。大姨太太引見道。這是張媽他男人。名字叫張得順。老爺爲二少爺念書。恐怕在學堂就誤了。特意叫姜順找了他來。教給二少爺漢文的。說著又指告張得順道。你見一見。這是缺姑娘。這是你周大姐。周媽等忙的還禮。那人聽了這話。髣髴有了主意了似的。恍恍惚惚的一面見禮。一面說道。我本要到裡頭。先請太太去。聽著別人說。太太還沒起呢。說著聳肩縮背。嘻嘻的只是笑。大姨太太道。你先別說。容我問太太一句話。說著挺身站起。兩眼彌縫著。冷笑嘻嘻的問姚夫人道。你幹什麼來了。是聽了誰的話了。我有什麼私弊。讓你們按住了。姚夫人本要發作。聽了這話。沒話可答。缺姑娘也料著不好。過來把大姨太太一推。鼻孔裡嚇嚇兩聲道。你先別排喝誰。心裡沒有病。不怕冷年糕。這話都從那兒說起。這不是賊人膽虛。自己發毛嗎。話未說完。只聽拍的一聲。早被大姨太太。打了一個嘴巴。缺姑娘躲閃不及。咬牙發狠的撲了過去。周媽也

攔管不及了。兩人揪頭捋鬢。打成一處。得順也嚇得跑了。姚夫人本來老實。此時見他們打架。氣兒也壓不住。抓了棹上的小瓷瓶。就望大姨太太打去。嘩唧一聲。摔在地下粉碎。周媽就揪住蛛姑娘手。不叫撕他的臉。大姨太太連罵帶打。早被蛛姑娘一把揪住青絲。姚夫人沒得找尋。摔了瓷瓶。又摔瓷碗。只聽嘩唧唧的幾響。棹上陳設。全摔在地下了。周媽一人拉勸。沒有那樣力量。急得在二旁山嚷。外院倩姑娘等。聞聲趕至。新來的鄭媽趙媽。也都趕著跑來。大家七手八腳。過來拉勸。大姨太太噉噉自鼻裡出氣。咬住蛛姑娘胳膊。死也不撒嘴。蛛姑娘挽著他的頭髮。合他碰頭。兩下裡一個不摘鞍。一個不下馬。打了個頭破血出。蛛姑娘的胳膊嘴犄角。都被大姨太太撕咬的破了。大姨太太的頭髮。業已揪落了一半。鼻子是青的。臉上有許多血道兒。都是蛛姑娘指甲划的。好容易你說我嚷的。纔給拉開。兩人一面喘氣兒。還是不依不饒的。跳腳兒亂罵。究實要問他爲什麼。兩人心裡的話。誰也說不出來。只好你罵我。我罵你。越罵越不像話。越說越離著題目遠了。倩姑娘說了這一位。又勸那一位。明知這內中有緣故。說又不能說。問又不能問。只好你裝糊塗。我也裝糊塗。遂胡

亂勸道。大清早起。這是怎麼說呢。姨太太少說兩句。蚌姑娘也少說兩句。把這篇兒揭過去。也就完了。都是家裡人。這是何苦呢。周媽怕姚夫人要說話。忙著攙扶著道。太太。您不用再囒越了。這都是陰錯陽差。全是我的不好。說著攙了姚夫人。又合趙媽努嘴。趙媽也揪著蚌姑娘手。一同往裡院來。維禮因聽著打架。早已就躲出去了。周媽是沒得找尋。口口聲聲。抱怨維禮。說沒事生非。清早往裡頭跑什麼。蚌姑娘道。您不用那麼說。要不是婉兒冒壞。他進來作什麼。周媽因一肚子氣憤。太太又這樣老實。壓扶不住誰。不免向女兒發作道。你可倒好。架砲往裡打。偏向外股子。維禮是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莫非你合維禮。有什麼拉攏。你這樣向著他。蚌姑娘理直氣壯。又兼他性情嬌傲。聽了媽媽這話。氣不自一處來。當時他沒話可答。遂豎起蛾眉。來問道。您說什麼。周媽也知道說錯了。一時因改不過口來。遂咬牙發狠的道。你這丫頭。活活的要我命。說著賭咒發誓。又復低聲問道。你護著孫少爺幹什麼。蚌姑娘道。我護著他了。護著他又便怎麼樣。不但護著他。他就是我的祖宗。他就是我的心尖兒。我願意向著他。誰又能把我怎麼樣。周媽道。是了。你說的是。媽媽這們大氣數。管不



了你。說著母女娘兒倆。賭氣都分頭出來。周媽因事情太多。不能顧一件事。姨姑娘頭也沒梳。臉也沒洗。過去向姚夫人要主意。又說這們多年。沒人敢打我一指頭。他是什麼東西。難道養漢老婆。養出理來了。急得姚夫人無法。一面安慰。想著這件事。都自婉兒所起。一面叫周媽出去。叫了婉兒來。我問他什麼事。這樣生事。我何嘗叫孫少爺來著。他這麼挑是非。周媽不願意去。又因被女兒氣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了。遲了半晌道。太太這們辦。又是不好。我想你震喝不住。打不成狐狸。又鬧一屁股騷。依我說。暫且不用鬧。等著姜順走時。你把宅裡事。詳細給老爺寫封信。不算。是太太無能。這些事。太太也真辦不了。姚夫人道。沒的事。我怎麼辦不了。你把婉兒叫來。我倒要問問他。周媽道。問他作什麼。方才張德順。太太看見沒有。姚夫人道。我看見了。周媽道。却有來呀。既是眼見了。您就得想法子。應該怎麼處治。老爺一走。家裡是太太當家。若讓這些人。這麼胡鬧。將來老爺知道。都算太太的不是。姚夫人道。這話我聽着不對。張媽王媽。他們久已就辭工了。如今張德順。是老爺寫的信。老爺找來的。鬧出什麼事情來。我也不管。我就是問問婉兒。幾時我叫請孫少爺來著。他

這麼亂生事說著。又喊趙媽。要叫趙媽去找。話猶未了。倩姑娘從外走來。瞧瞧姚夫人。看看蚌姑娘。周媽讓他坐下。他只顧安撫姚夫人了。一句話都沒能聽見。只向姚夫人道。太太別生氣。這一篇揭過去就完了。蚌姑娘挺身站起。一面對著穿衣鏡。照他臉上的傷痕。一面褪了袖子。伸出雪白瑩潤的胳膊來。指與倩姑娘看道。你瞧瞧。一處二處。都是那臭老婆給咬的。我怎麼招惹他了。這樣恨我。這不是賊人膽虛麼。因又將清晨早起。維禮如何進來。如何往大姨太太屋裡去。遇著張德順的話。重新又敘述了一遍。倩姑娘心裡早已明白。過來合蚌姑娘笑道。好妹妹。這事都看著我了。誰叫昨天搬了家。我沒在裡頭院睡呢。事事靜是膩煩事。梅姑娘病的要死。花姑娘鬧麻煩。三姨太太也鬧麻煩。這幾天我纏了這一位。又哄那一位。昨天三姨太太。叫我去合他作伴兒。他說田媽一走。院裡發空。我是兩頭兒犯難。沒法子。纔過去了。誰想今兒早起。就有這樣事呢。說着。又勸告蚌姑娘。壓下氣去。不用理他。又跟姚大人說。近來三姨太太。很是改脾氣。屈指至今。一個多月。沒出屏風門了。婉兒是小孩兒淘氣。恁要一喚越。我怕又勾出別的事來。俗語說。大事不如化小。小事不如化無。老

太太您想我說的是不是。姚夫人一想。真也是。我真要鬧騰起來。必鬧個家宅不安。這是圖什麼。只得把這件公案。擱起不題。有時壓不住氣。就把賤丫頭騷老婆。罵罷兩句。也就完了。不想戶大人多。每天沒有事。亦有瑣瑣屑屑的幾十件事。若一椿一椿的說起來。恐怕筆禿了墨乾了。也沒有說完的時候。如今揀一件小小事故。最於古維禮有密切關係的。先來說說。那天古維禮。因爲金三他們。划拳喝酒。當時申飭幾句。並沒介意。那知唯女子與小人。惟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小寶兒黎玉等。全把這位孫少爺。記念在心上了。背前面後。說了些不中聽的話。小寶兒嘴尖舌巧。因爲古維禮好管閑事。好講規矩。給他起了個別號。背地都叫他外秧兒。不然就叫他孫九。這雖是小人之心。不足計較。然以維禮的境域而論。成日受小人唾罵。實在禁不住。裡面有三姨太太。婉兒主僕。陰圖陷害。又有大姨太太。經此一番風潮。那能不銜恨入骨呀。德順是得了便宜。滿處喧嚷。到處說別看孫少爺是主子。他不敢往外攢我。黎玉也得了膀臂了。每日送孟信上學。揚眉吐氣。有時合維禮遇見。不是沉著臉冷笑。就是指桑說槐。安心的譏誚他。婉兒也勾結小寶兒。背地造謠言。楞說

梅姑娘古維禮。兩個人如此若彼。一傳十。十傳百。鬧得合宅上下。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了。德順也裡外蠢動。知道古孟行爲人奸險。因爲買少奶奶。很合維禮說的來。所以看見古維禮。就生嫉妬。不過有父親作主。不好出主意。攆他就是了。這天張德順。得了這個訣竅。當時計上心來。設法把維禮的照像。偷了一個來。假著維禮名義。背地給買少奶奶寫了一封信。上面言語。都是情趣纏綿。相想兩地。恨不得朝夕聚首。纔合心意的話。皮上寫此信。煩送至商稅總監理衙門。呈買太太玉啓。下面寫自蜈蚣里寄。也不寫維禮名字。想著這一封信。到了那裡。雖寫明買太太玉啓。料著古孟行。不能不看。自要被他看見。就算這主意行了。當時把信皮封好。交給門房范二。叫他給送到郵局。說內有要緊的事情。趕緊給送了去。范二連連答應。隨手就放在棹上了。此時因年近歲迫。只合金三兩人。忙亂給各處送禮。范二把這一封信。扔在脖子後頭了。這天被金三看見。拿起一瞧。是上頭給買少奶奶的信。問是誰寫的。此時范二沒在家。問誰全說是不知道。齊巧金三手裡。又有方纔孫少爺。交他的兩封信。他一總都拿到裡面。去請三姨太太過目。婉兒問什麼事情。金三說。孫少爺給老

爺合買少奶奶的信。婉兒因聽著刺耳。叫他把信先留下。因爲倩姑娘在此。不得說話。晚間倩姑娘。後院閒坐去了。趁空兒叫三姨太太瞧瞧。急得又滿處找小寶兒。有心到西院找去。知道如今姜順。尙未起身。去著許多不便。遂向門房窗外。爬著玻璃看看。可巧黎玉一個人。在屋裡躺著呢。遂問道。黎玉。你看見小寶兒沒有。黎玉看見是他。笑着爬起來。向他點手。婉兒搖搖頭道。我不進去。你告訴我。他上那兒啦。黎玉把嘴兒一撇。復反又躺下了。婉兒見屋裡沒人。急得闖進來。舉手就要打。黎玉嘻皮笑臉的。連連央告。又說你先別打我。什麼事。我替他去行不行。婉兒笑道。什麼呀。你胡說亂道的。你跟我來。裡頭有幾個字。你給瞧瞧來。說着。轉身就跑。黎玉在後面跟著。好像吃蜜蜂屎似的一般。甜嘴蜜舌。什麼好聽的。他就說什麼。走至墻下。忽屋裡撲嗤一笑。嚇得他兩人一跳。進來一瞧。小寶兒合三姨太太。都在屋裡呢。黎玉的臉上一紅。笑問三姨太太道。您叫我瞧什麼字。三姨太太只是笑。並不答言。兩眼又望著婉兒。笑的直拍掌。婉兒也很生疑訝。左顧右盼。看了自己衣裳。對鏡又看看頭髮。小寶兒無心說話。問說門房裡有人沒有。婉兒一聽。心裡更跳了。黎玉見沒什麼瞧

的答訕著出去了。婉兒的心裡發怯。聽著小寶兒說話。不免扎心。賭氣在椅上一坐。一語不發。三姨太太笑道。你有氣作什麼。那兩封信呢。婉兒哭喪著臉。忿忿把信封兒取出來。擲在小寶兒面前。三姨太太笑道。你這作什麼。這若是你媽在這兒。說你不說你。說著自己把燈兒挪過。催促小寶兒念信。小寶兒一面笑。一面念那信皮兒。又輕輕拆了信套兒。念那信上的話。一封是報告年下事情的一封是明年二月。維禮要告辭回鄉。請求古司農。委人當家的話。念到賈少奶奶那一封。小寶兒迷迷糊糊的樂。三姨太太笑道。你倒是念清楚一些。像這麼糊裡糊塗。誰能聽得懂啊。小寶兒一面批評。一面講解。三姨太太一聽。敢情維禮合賈少奶奶。暗地有這宗情形。當時有小寶兒在此。雖不能說。心想這可是合該。常言說。拿賊要賊。如今把他的賊證。已經得在了手裡。就讓他鋒舌利口。說個天花亂墜。此時也辯護不來了。因將信件收起。攆著小寶兒出來。小寶兒涎皮淡臉。望着婉兒不走。婉兒把小嘴兒撇著。一語不發。三姨太太笑道。你們怎麼件事。這麼大氣興。剛說著。只見房門一啓。倩姑娘一手提著燈籠。自外走來。連說好冷的天兒。手都凍僵了。小寶兒不便再坐。一心又怯。

著花灼灼。好幾天沒能過去了。遂向倩姑娘敷衍兩句話。說可不是麼。天兒是真冷。光景要下一點兒雪。姑娘請歇著罷。說罷轉身去了。倩姑娘也不答言。因在後院坐着。聽見別人議論。說近來西院裡。非常熱鬧。進來又看見小寶兒。這樣慌張。遂問三姨太太道。近來小寶兒。怎麼這樣顏色。我看他不是好鬧。這一句話。本是無心中說出來的。那知在座的兩位。心裡都有點兒詭胎。當時把臉兒一紅。沒敢言語。次日婉兒起來。偷偷合三姨太太商量。說倩姑娘住在這裡。諸多不便。不如也拉他過來。叫他幫我們作事。三姨太太聽了。很以爲然。於是又變盡方法。籠絡倩姑娘。不過倩姑娘心裡。素日最愛慕古維禮。合他說話。頗不容易。成日他主僕二人計畫方法。若按着婉兒主意。真去實行。維禮有十個腦袋。早也就不能保了。多虧這三姨太太優柔寡斷。始終沒一個準主意。真應了婉兒所說。您真是藕斷絲連。愛作這傻念頭。其實亘古以來。就是痴情女子負心漢的多。您這是圖什麼呢。這位三姨太太不言不語。反正也不發號令。婉兒也不敢胡行。擠到至沒有說話的時節。暗暗叫婉兒出去。叫了姜順來。叫他趕著豈身。順便到少爺衙門。告訴少奶奶說。就說三姨太太說的家。

裡有至要緊的事。不能合少爺題。就請少奶奶設法回來。姜順也不敢慢怠。應著七九河開。過了元宵節。一定起身。婉兒怕事情不密。囑咐姜順道。這些個話。您不要合我媽說。他一知道。又要別生枝節了。姜順嘻嘻答應。又說道。你不用怕。沒有不透風的籬笆。那天小寶兒。早把孫少那封信。背給大家聽了。這事誰不知道。婉兒道。知道也好。你們又何苦吵嚷呢。姜順道。並不是我麼吵嚷。說著伸一個拇指頭道。你問問這一個去。那天他聽了這話。就給老爺那裡寫了信了。除是太太屋裡。沒人知過。你問問合院的人。誰不知道。婉兒一聽。詫異的了不得。想著這樣一說。倩姑娘必然與謀。等著那一日得了閒。我去打聽打聽。或者他肯其幫忙。替我出個主意。也未可知。主意已定。每日先溜兒求兒的。買弄倩姑娘的心。一面又散佈流言。說梅姑娘姊妹。最合孫少爺對勁。見著他們二人。你們可少說什麼話。話裡的意思。無非爲鼓勵大家。全都反對維禮。好入他金蟬脫殼。坑陷好人的毒計。真也前生造定。維禮合該被害。這些言言語語。他是書生見解。那裡懂得。此時又忙亂過年。顧不及此。有時要聽見點風聲。不過以一笑置之。自己再多加檢點。聽說梅姑娘有病。自己也不進去瞧。



去。雖有葉兒等。屢次來請。自己就推說有事。姑娘有什麼話。只管吩咐周媽。也就行了。心想我這麼一對兒。自然那謠言就息了。誰想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這一日正月十四。俗爲試燈之節。因爲第二日慶賀元宵。古宅把各式各樣的紗燈。全都懸掛起來。花園亦洒掃乾淨了。預備第二日晚間。燃放花砲。這幾日上下人等。俱都歡歡喜喜。忙亂的了不得。賭錢的賭錢。說笑的說笑。獨有梅姑娘。是個病身子。延醫服藥。沒有效驗。自交了這個新年。索性連藥也不吃了。宅裡也沒有人管他。只有蚨姑娘。葉兒兩人。是他親近人。其餘那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并婉兒倩姑娘等。全是妬他恨他的人。這時都歡歡喜喜。忙亂過年。誰有心來顧他。惹得蚨姑娘。背地咒罵。說這一起混帳東西。那一時老爺回來。我把宅裡的事。合盤都托出來。一面咒罵。一面解勸梅姑娘。你的身子要緊。不用合他們生閑氣。熬得你略能動轉了。你就設法出去。別等老爺回來。那時就不能辦了。雖然你受了聘禮。接了銀子。若此時你不認賬。或者簡斷截說。豁除這個臉去。怎麼也逃的出來。兩人正研究方法。怎麼逃身。不想人先下手的爲強。姜順進京之後。古司農屢接家信。都是大姨太太口氣。說維禮合梅

姑娘。怎長怎短的事情。古司農見信之後。大爲震怒。不等著姜順回來。細問皂白。先自賊心一動。想了個出氣主意。飛籤火票。打發尤桐。崔順。不分星夜進京。去把維禮捉來。聽候發落。要知如何陷害。且看下文分解。

井裏屍

第三卷終

#5-2  
381325

381325

葱

葱  
每包

葱 葱

# 井裏屍

實事小說

章宗祥題



冊

下

冷佛  
編述  
井裏屍 卷之四

第九回 因訛成實有話難明 以假混真居心可畏

詞曰 人世真真妄妄 休觀色色形形 內中情理未分明 莫把謠

言輕聽 王莽謙莽禮下 周公畏詠居東 到頭誰濁與誰清

且待蓋棺論定

話說尤桐崔順奉了古司農之命星夜進京。正赶上元宵佳節，街市最熱鬧的時候。兒二人顧了輛車，來到蜈蚣里。只見有許多車馬都在門外放著。內中有兩個眼熟的车夫。一個是郝黼和郝老爺的車夫。一個是賈少奶奶娘家的車夫。見了尤桐等，招呼問好。二人週旋一回，看了看這宗光景。髣髴宅裏請客，有什麼熱鬧似的。二人到門房一看，只見靜悄悄並無一人。喊了半天，纔有尤二出來，幫著把行李搬下。尤桐一面揲衣上土，問說咱們外院怎的這般清靜。尤二道：我也不知道。今天忽拉巴兒的來了這些人。我當是賀節的，不知怎麼回事。沒往客廳讓。都在三姨太太屋裏坐著說話兒呢。大概是因為什麼，誰合誰打了架了。約請這幾家親友出頭解勸呢。

剛說著。只聽屏門裏。喊聲送客。一疊連聲。又喊說下來了。只見前面一人。正是郝黼。和後面走的兩人。一個是伍都老爺。一個是任效鸚任大人。三人一路說著話兒。後面有一人送出。年在三十以外。高身量。黑淨子。穿一件玫瑰紫寧綢皮袍。上面並沒套衣兒。擺擺搖搖。在後面相送。二人隔著玻璃。看個逼真。因問尤二道。這個是誰。我怎麼不認得。尤二笑道。那是你們不認得。這位是二號老爺。尤桐道。這話怎麼講。你批給我聽聽。尤二剛要說。那人已送客回頭。開門兒就進來了。尤二擋住了話頭。只得與尤桐等引見。說這是張爺。現在老爺委派。幫著孫少爺金爺。辦理家裡事呢。那人亦說道。從先我們賤內。也在這宅裡。伺候過大姨太太的。說着。作了個揖。尤桐一聽。知道是張媽的男人。因亦不敢怠慢。忙的見禮。心說這麼兩天。怎的這般闊綽。剛要應酬他兩句話。問問他府上好。而德順揚眉吐氣。鬚髮挺大架子。不愛理人似的。尤桐也不便週旋了。德順倒過來打聽。說你們二位來京。有甚麼要緊事嗎。崔順把老爺交派。要請孫少爺出京的話。畧述一遍。德順向二人點手。說你們二位這兒來。我有要緊話說。尤二不知何事。只得遠遠躲開。讓他們屋裡說去。這天又來人太多。

婉兒又出來喚他。說你進來。裡頭三姨太太。有話問你。尤二慌忙進去。只見三姨太太。坐著女眷很多。有賈夫人。段夫人。並洪德順的夫人。閨大奶奶。都在三姨太太。同著姚夫人。大姨太太等。坐著說話兒呢。望見尤二進來。大家都掩口不說啦。大姨太太喚道。尤二。我問你一件事。你要實話實說。不准瞞著。尤二答應聲。是大姨太太道。你見這幾天孫少爺。他到梅姑娘屋裡。去了沒有。尤二喝了一驚。不知從何說起。想著古維禮。又安詳又老實。無緣無故。問他是有什麼事情。因回道。孫少爺沒進去。三姨太太笑道。不能。你要說實話。我也白不了你。現在有一樁要緊的事。太太要委派你。你若不實說。你可要仔細著。尤二不明其故。只去噤是的答應。在座段夫人等。也都接口打聽。雞一嘴鴨一嘴的道。例底孫少爺。進去沒有。尤二想了一想。要替古維禮掩飾撒謊。連說孫少爺古板老實。沒事只在書房裡。不往裡院去。三姨太太聽了。鼻孔嚇嚇兩聲。兩眼滴溜滴溜瞪著尤二。尤二也不敢說了。遲了一刻。復又改口道。有時進裡邊去。也是實在有事。不是回太太話去。就是瞧梅姑娘去。其餘別的院裡。并不常去。大姨太太道。是了。那麼他賸梅姑娘去。究竟有什麼事。尤二道。那我就



得而知了。三姨太太道：你看如何？我說的你們不信。你們聽聽這話。到底是虛呀是實。衆人聽了這話。全都勸道：事情倒是實。不過大家想着把大事化小了。像這宗閑是閑非。不必管他。好與不好。都有老爺太太做主呢。你空生這宗愚氣。豈不是自尋苦惱嗎。說着。喝呼尤二。叫他暫時下去。賈夫人道：我愛多說話。你們老爺的脾氣也真難說。花姑娘那麼鬧。還不打發了他。又送在京裡來做什麼。我說話口最直。那個不是老虎似的大姨太太道：說是呢。這年頭兒。風俗所壞了。不是我以着歲數。好說便宜話。當初我進門的時候。沒聽說那宅姨太太。有這樣骯髒事。若像這樣兒。真給我們丟臉。說着。又問三姨太太：究竟你看著珠兒。穩當不穩當。你說一句甘脆話。咱們也好想個方法呀。姚夫人嘆道：咳。我又愛多說話。他行他的。我幹我的。要說維禮那孩子沒出息。以後我管教他。不用你們管。管人家做甚麼。自己把自己管的直直的。我也信服。說罷。挺身站立。衆人因這句話。說的沾牙。都來用話遮掩。惟恐這一句話。旁邊有病的主兒。聽了不願意。遂勸著姚夫人道：你不用管了。這事有幾位姨太太辦呢。三姨太太道：本來是麼。一馬杓能壞一鍋。太太說忍著別言語。那知前人

撒沙子。專迷後人眼呢。賈夫人道：「得了，別說了。等著老爺來信，然後再說。」今天大節下的，你們請我們看花炮，還是說咱們的正事。說著，合姚夫人取笑，說道：「親家太太，請了我們來，給我們甚麼吃？我是餓了，說得合屋的人大笑起來。說親家太太真會取笑。」於是傳喚廚役，在花園北暖廳裏擺設酒飯。衆人都推推讓讓，一齊往花園裏來。此時那天氣已晚，花園裡彩燭齊明，廳前有兩支大電燈，照得山石亭館猶如白晝一般。各處遊廊紛壁，全都懸掛著各式各樣，自古綴彩的紗燈，有畫翎毛花卉的。有畫時新百美圖的，玲瓏精緻，炫耀照人。山石的一左一右，滿排著綴彩戳燈，有畫著五福捧壽的，有畫著如意連珠的，各房簷下都掛著三多九如，萬福萬壽的玻璃燈。光華燦爛，金碧交輝，說不盡。金磬玉砌，神仙府，火樹琪花，宰相衙，把一個極蕭索的花園，絢染得富麗奢華，達於極點。衆人一路玩賞，贊許金三等佈置的很細微有趣。真不枉白花些個錢。姚夫人本來吝嗇，見了這般闊綽，很是不樂。嘴裡雖不能說，心裡好不高興。又因為維禮事情，心裡爲難。衆人都坐在一處，又說又笑。姚夫人在一旁聽著，光生悶氣。衆人之意，想著借此聚會，化除他各房姐妹種種意見，酒飯之

後。燃放花礮之際。賈夫人暗囑告倩姑娘。說你到西院。去把梅姑娘請來。你就說我說的。無論他怎麼扎掙。也叫他來。此時梅姑娘。那裡孔掙得住哇。雖然他病在屋裡。不知這宅裏請客。所爲何事。畢竟有葉兒出來。多嘴多舌。不短說甚麼。這時他尙在牀上。正合秋姑娘兩人。說閒話呢。忽見倩姑娘走來。說你們快去罷。園裡放花呢。賈親家太太。在那裡等你們呢。梅姑娘心裡。本不願意去。秋姑娘一聽。既是賈夫人來請。不可不去。心裡又想著梅姑娘。病的好容易好了。爲什麼不開開心活動活動身子呢。因在旁邊攛掇。說好妹妹。你去罷。悶在屋裡作什麼。你去我還去呢。說著。掖起梅姑娘。囑咐葉兒。鄭媽看家。不看他們打更的。摸點兒甚麼去。不是我瞎小心。這屋裡不比別人。饒丟了。還不能告訴人。等到賊走關門。那就晚了。說著。往園子裏來。見過了衆家女眷。衆人都看著梅姑娘。很是可憐。見他病後形容。比著從前模樣。消瘦的了不得。站在電燈之下。越顯得面如銀紙。連一點兒血色亦沒有了。賈夫人深爲憫惜。一把便拉住他的手。笑着道。你們老爺。那有這樣造化。這麼好人兒。說著。又縮住一半話。沒好往下說。看了看衆人臉色。一手拉著梅姑娘。點手把周媽叫來。說道。

你跟我這兒來。我有話問問你。周媽不知何事。隨着賈太太走進西裏間。段夫人。姑娘也隨後進來了。賈夫人道。你們這裡事。叫我好不明白。說着。伸了三個指頭。說道。這個說怎長怎短。倒底怎麼回事。我看梅姑娘很好。他怎麼這樣多心。他。段夫人亦問道。說的是呢。爲甚麼陳穀子爛芝麻。這樣麻煩呢。說着。倩姑娘大姨太太也跟著過來了。周媽把話頭攔住。知道今日之舉。都是張德順這小子。鬼鬼祟祟鬧的。遂暗扯賈夫人衣襟。不叫賈夫人多管。梅姑娘一這聽話。不免犯疑。連秋姑娘倩姑娘也都隱忍不住了。揪了梅姑娘。便往外跑。只聽那山石上面。一片喧笑。孟信合黎玉小寶兒等。都在假山上。站着看花呢。秋姑娘擡頭一看。此處非講話之所。拉着梅姑娘。又往南走。繞過假山南面。梅姑娘直嚷腿疼。又說好冷。秋姑娘停了一會。看了看左右無人。遂向倩姑娘打聽。今日這麼鬧。有什麼事。又說你從過了年。怎不往裏院去了。倩姑娘笑道。我何嘗沒去。只是我去時。沒見着你們。說着。故意岔話。指着那山石窟窿道。你們瞧這個花。放起多麼高來。梅姑娘回頭一看。果見那火星亂跳。攢起有四五丈高來。秋姑娘道。我沒問那個。我想今天元宵節。冒然把賈太太他們請

來。有什麼事。方纔我見他說話。好生異怪。衆人見我顏色。又都冷冷的。似理似不理。這都是怎麼回事。我想你必知道。倩姑娘冷笑道。我那裏知道。這時我心裏還納悶呢。秋姑娘道。不能。我想你一定知道。你可倒好。嫁誰隨誰。那邊兒風硬。往那邊跑。說著。回頭又看看身後。恐怕有人聽去。倩姑娘笑道。你們是多想了。前頭什麼事。我實在不知道。剛說著。只見小寶兒。從南跑來。望見他三人。仍往北跑。秋姑娘喊了兩聲。說什麼事。你站住。小寶兒也不答言。鬍鬚沒聽見似的。工夫不大。只見姚夫人大姨太太等。一齊自北邊過來。衆人站在那裡。咕咕半天。梅姑娘褪著手。連說好冷。咱們回去罷。秋姑娘要說什麼。剛一開口。又改口道。得了。回頭再說罷。倩姑娘愣愣聽著。也不答言。見他二人之意。很是疑惑。他在此站會子。沒什麼意思。遂分手往北去了。那面姚夫人等。看著黎玉孟信。站在山石放花。很是熱鬧。不過一家人。團在一處。各人有各人的心機。各人有各人的意思。你凸著氣。我低著頭。連一點和悅之色。全都沒有。倒是賈夫人。段夫人。兩人。雖在客邊。心裏倒坦坦然。沒有一點思慮。一面用些菓品。看些熱鬧。反正這宅裡事情。沒法兒去管。先前叫了梅姑娘來。倒是要

說說勸勸。後來一個差兒混過去也就罷了。段夫人一面吃茶。望著左右無人。便向賈夫人搖手。賈夫人領會其意。催著帶來僕婦等。出去張羅套車。說天不早該着回去了。三姨太太聽說。進來攔道。老太太忙什麼。今天請客。不是專爲看燈。我有件難心的事。要當著大眾說說。說著。眼淚在眼眶裏。滴滴亂轉。低頭又醒了鼻涕。喚著婉兒道。你再出去瞧瞧。倒底那不要臉的鬼孩子。回來沒有。婉兒答應著。轉身去了。賈夫人嚇了一楞。驚問道。什麼事。這樣爲難。伸手便拉了三姨太太。說你坐下慢慢說。要就是維禮那件事。我想老太太。既然橫起來。我們就不必答言了。說著。姚夫人。大姨太太。並倩姑娘。周媽。田媽。趙媽。鄭媽等。齊自外面進來。髣髴有會議的一般。亂撞撞擠在一處。坐的坐著。站的站著。孟信也舉着個長香。從院裡跑來了。一手揪著倩姑娘。叫他給擦手。院裡黎玉小寶兒。都在窗外聽氣兒。三姨太太道。這氣我忍了半年。從來我沒對人題過。今天當著大眾。我跟我們太太。要個主意。說著。便從身上。掏出一捲字帖兒來。遞給賈夫人道。你是知書明理的老太太。你念給大家聽聽。居家有這麼個挑是非壞雜碎說壞話的東西。焉能安靜的了。說著。又掏出一封信來。說

這一封信。可不能給你瞧。你瞞了也是生氣。過後你必然知道。衆人都楞楞的瞧著。賈夫人接了字捲兒。喚令跟來僕婦。取了眼鏡。就著燈下一看。原來是去年婉兒。清早在梅姑娘院裡。拾的那張信稿。賈夫人一面看。一面好笑。因爲上面所說。都是這宅裏的實事。只是碍於面子。那能說信上意思。都是實話呢。看了半日。沒好念出來。只說這事不要緊的。心正不怕影兒斜。這都是沒事閒的說著。折了那張字帖兒。就要撕扯。衆人都楞楞的瞧著。有知道上面意思的。有不知道上面意思的。姚夫人糊裡糊塗。過來問道。到底什麼事。賈夫人不好回答。只說不用問了。這都是沒影的事。遂將手中字帖兒。囁的一聲。扯作兩半。三姨太太一看。急了道。老太太別撕。留著是件証據。說著。伸手接過。一面抹著眼淚。掏出那封信來。托在手裏道。老太太。你不信我的話。你瞧這封。賈夫人剛要接。忽被大姨太太一把。搶去笑道。這封信別叫老太太瞧。咱們先說一件。再說一件。當下將兩件信稿。一併交與三姨太太。說你先收過。這事我自有法則。橫豎有一天。叫你知道。說著。叫倩姑娘過來。說你把德順叫來。今天當著大家。索興我心明眼亮。宣佈一回。大家不知那一股兒事。剛要細問。婉兒從

外面進來。伏在三姨太太耳上。啾咕一回。三姨太太笑道。好極了。說著。站起身來。點手叫賈夫人姚夫人等道。老太太們不肯。咱們瞧瞧去。方纔我在前邊說的什麼。我要妄口巴舌。叫燈滅我也滅。說著。怒氣昂昂。死掖著賈夫人。一個逕往假山南面。藤蘿院裏來。走在門外。婉兒搖搖手。不叫衆人言語。繞著槐樹。拐過牆角。悄悄踏著積雪。拐在暖閣之後。此處原沒人住。今日爲著請客。特意騰出來了。作下房的。方纔婉兒出去。去找維禮。那時維禮已經從外面回來了。剛要往花園裏拜見衆人來。迎頭有崔順尤桐兩人請安。說奉了老爺諭。到京來接孫少爺。任上有要緊事。非請孫少爺不可。維禮不知何事。問他有老爺信沒有。二人都說沒有。維禮不細思忖。想著古司農任上。一定有要緊事。不然也不能約我出京。因告他二人道。你們歇著去罷。我知道了。剛要往裡邊去。尤二又進來道。裡邊先不用去。他又把今日客來。都是鬼鬼祟祟。大概沒什麼好事。孫少爺你遲一會再進去罷。維禮一聽。那有那些事。反叱喝尤二一回。說這事我都知道。你不用管。尤二堵住嘴。話也不敢說了。只好由他去。維禮到裡邊一看。正赶上黎玉放花。小寶兒往北跑呢。剛要往北廳裡去。遇見梅姑



娘。蛛姑娘兩人。站在冷地上。唏噓說話呢。蛛姑娘咳聲嘆氣。嗔怪梅姑娘道。事到如今。你怎麼這樣傻呢。你不管他。尤有可恕。難道你的名譽。也任他們毀去麼。急得梅姑娘連連蹙脚。眼淚滴滴亂滾。借著燈光一照。猶如成串明珠。斷了綫的一般。維禮看之不忍。過來問什麼事。這樣爲難。梅姑娘見他過來。忙把儉兒一扭。維禮越發的湖塗了。蛛姑娘道。叻。你從那裡來。說著。望望四下裡。沒人瞧見。這纔悄聲說道。告訴你孫少爺。梅姑娘都是爲你。若沒有你在這裡。沒有這些風波。維禮一聽。登時打了一個寒戰。吓得把舌頭縮住。有話也說不出來了。思忖半晌。暗想。這可是新奇事。他有委曲。得我什麼相干。因只好付之一笑。由他們說去。也就完了。誰想這宗嫌疑。人生是萬有不得的。君子妨嫌。甚於防禍。防人之口。甚於防川。維禮在這宗地方。不甚在意。心想。家庭之間。還有人說什麼不成。他那知道。你以志誠待人。人以小人之心。反來猜度你。又因他素日古板。不合這些個淫狐通氣。那能不怨他恨他呀。這也是維禮命數。合該遭害。當時他不甚在意。心想。到北暖廳裡。見一段夫人賈夫人。剛一轉身。被後面蛛姑娘一把。上前揪住。說你上那兒去。我有要緊話。要告訴你。如今這

宅裡。你可住不長了。說著。三步兩步。過來推著梅姑娘。說。嚀們往籐蘿院兒去。我給你們兩人。出一個好主意。維禮聽他這話。很是驚人。又兼方纔尤二。那樣說他。此時亦猶疑不定。只得隨他二人。來到籐蘿院。剛坐下。蚨姑娘嘆的一聲。把燈吹了。維禮急得要跑。蚨姑娘道。不要緊。你先坐一坐。若不吹滅了燈。我怕過來過去。有人來聽賊話。說着。又推了房門。望外聽了聽。然後纔歸坐說話。維禮是愕愕癡癡。不知那兒跟那兒的事。只好端坐靜聽。梅姑娘哭道。孫少爺。你明天趕緊走罷。他們都惦著害你呢。說罷。哽哽咽咽。哭作一團。彷彿有不好說的話。又不能不說的意思。蚨姑娘道。這話。我不好說。你合孫少爺那分意思。我很明白。不過孫少爺不知道。合宅的人更不知道。他們是望空捕影。胡給編排。說着。把聲音低下。惟恐隔牆有耳。說話被旁人聽去。並將大姨太太。如何嫉恨維禮。三姨太太如何疑忌。還有倩姑娘。婉兒兩人。如何懷恨。並如何狼狽爲奸的話。從頭至尾。自從維禮進京。珠兒進宅。一切招忌。招毒。生疑。生妬的地方。細說一番。本想著暗室無人。解脫這兩個好人。叫他各逃活命。誰想這個工夫。婉兒合三姨太太。帶着姚夫人。賈夫人。殷夫人等。都在後窻戶外邊。

側耳聽著呢。婉兒扶著牆角子。回頭跟衆人搖手。又悄悄向賈夫人道。你聽見沒有。說著聽那裡面。畸畸喳喳的。說個不了。雖不曾聽得真切。有時也聲音狠大。確乎是維禮梅姑娘兩人在屋裡哭呢。維禮道。依照你們說。這事該怎麼辦呢。又聽一個人。哽咽哭道。別無他法。你只管走你的。這裡有什麼事。都有我擋著。你就詳詳細細。給老爺寫一封信。他若跳出坑去。我必然成全你們。說著聲音漸低。再聽也聽不真。半响那屋裡燈光忽然亮了。婉兒怕屋裡知覺。扯了三姨太太一把。攙著姚夫人等。遶路而回。賈夫人驚驚怯怯。方纔屋裡說話。聽了個牙清口白。此時也沒得說了。殷夫人長吁短歎。贊惜不止。說這是怎麼說呢。若這樣亂鬧鬧起來。我可不能管了。三姨太太道。是不是。早我就知道麼。說著氣倒椅上。又哼嚙又歎氣。急得姚夫人拍的一聲。打自己一個嘴巴。又連連蹀脚道。這都是那兒的事呢。我不信維禮那人能有這事。一面說。一面賭誓發願。說這樣妄口巴舌的人。該入拔舌地獄。話未說完。外面小寶兒嚷道。孫少爺過來了。衆人都掩住口。只見維禮臉上。沙滓子白。兩眼直瞪瞪。進來與賈夫人。殷夫人等。挨次見禮。衆人都慌了神了。恐怕此時此刻。鬧出什麼事來。

剛要合維禮說話。姚夫人在旁邊答言道：這可沒的事。孫少也來了。咱們倒索興問問他。衆人一聽。這可了不得。說出來。奸盜邪淫。關係極重。遂齊聲支吾道：少爺請外邊坐去。我們有一點兒要緊事情。等著說完時。你再過來。維禮因有許多的話。要合姚夫人說。聽了這話。赶忙退出。回想姊妹。果然是一點不錯。既然這樣。明日我隨著崔順他們。一同到老爺任上去。別管他怎麼說我。我要把自己身分。先得分晰出來。若按這一些人。這樣毀謗我。實在不成。一面思忖。來到自己屋中。呼喚尤二。泡了一壺茶。就使又跟他打聽。德順到那去裡了。楊媽花姑娘。怎麼沒過去。尤二回道：這些事。我都不知道。維禮又問他燈燭。今日得花費多少錢。尤二道：這些事。孫少爺不必費心。全是張爺合金爺兩人辦的。不由賬房裡支錢。維禮道：那就是了。因又叫尤二開賬去。說明早把宅裡賬目。一概算結清楚。我好交代。尤二問什麼事。維禮道：你去算你的去。我自然有用處。分派已畢。也不去裡面張羅。自己倒在床上。合目養神。剛一合眼。忽聽花園裡吵嚷起來。也不知誰合誰。吵得非常熱鬧。維禮有心不去。此時也心靜不了。正在猶疑不決。趙媽跑來嚷道：孫少爺。孫少爺。你過去瞧瞧去罷。這

醉鬼又瘋又罵老太太急得無法。叫我請你來了。維禮不知是什麼事。只得披了馬褂兒。出門往園子裡來。剛至過道。早見那電燈之下。有許多男女僕人。在那圍隨着。又聽撲撲撲。好似打人聲音。近前一看。只見有一人地上躺著。順著鼻孔嘴角往外冒血。連著酒後氣息。非常難聞。維禮掩著鼻子。只見太湖石那面大姨太太三姨太太等。都在那裡點著。喝令金三等道。他再罵再打。非問出聽誰說的不可。話未說完。地上躺的那人高聲罵道。什麼你問我。今年爺爺活了五十八歲了。沒沒沒人敢打我一下。好麼。你們這一羣臭女人。要喝呼我。說著七亂八糟。昏君刁婦的亂罵不休。尤桐崔順等。都在旁邊瞧著。金三舉起皮鞭。拍拍幾聲。打得那人亂嚷。維禮怕出了人命。近前搖了搖手。低下頭去一看。原來是花園看園的醉鬼王四。此時他見了維禮。越發撒賴。嚷道。這羣養漢鬼。你們就打死我王四。誰叫我碍你們眼呢。什麼叫周書咧。德順咧。我姓王的通同不論。木匠也罷。戲子也罷。你們就敞開兒樂。說罷鬼哭神嚎。四肢亂動起來。金三舉起鞭子。又要打他。周媽在旁邊攔道。得了。孫少爺也來了。這都是喝酒招的打。快快改嘴罷。姨太太一定饒你。王四聽了這話。那裡能

服哇的一聲連酒帶血噴了一地。滾的沒頭沒臉。但是血點。一眼他望見維禮。不禁又高聲叫道。孫九。孫九。你要讓這羣狐狸精。纏住迷住。你就自管幫他們打我。今天我王四合你們閉眼了。維禮見這般鬧法。真是不成事體。姚夫人坐在石頭上。嗚嗚的直哭。那邊大姨太太等。還是打呀罵呀的。死活不答應。幸虧那賈夫人段夫人等。此時都告辭回去了。不然還不定怎麼熱鬧呢。維禮沒有法子。只好叫金三住手。把他先搭到草棚裡去。等他酒醒之後。再去問他金三也看著王四滾的不像了。遂叫了劉三等。過來幫忙。大家七手八脚。揪胳膊抬腿扯的醉鬼王四。如同殺豬的一般。高聲叫喚。周媽也勸著姚夫人回家歇一歇。既有孫少爺太太就不必管了。維禮也不敢言語。看這光景。必是方纔王四鬧得十分不像。纔有這一路打。因亦不去究詰。回去就睡了。次日清晨起來。本想也不到裡頭去。過問什麼事啦。急急把尤二喚來。催他把賬目算清。自己把房門鎖好。出來找楊公理戴紳元二人。盤桓一日。及至晚間回家。忽然古孟行打發人來。不分晝夜。把張德順尤二一齊都喚著走了。維禮也不知何事。原想要辦理交代。擇日起程。這時因一切賬簿。皆在尤二手。打算交代。目

今也不能交代了。又有周媽姚夫人等左右攔著。說你出京作什麼。如今姜順已經快走了。有什麼要緊事。教他帶封信去。豈不省事。維禮心裡的話。碍難出口。既姚夫人這樣說。無可如何。只得暫爲住下。閒來沒事。也不到裡頭院去。一切家中細瑣。全都委諸金三。自己天天上衙門。有時合楊公理戴紳元二人遊逛一回。此外古家家務事。什麼也沒心過問了。這天那醉鬼王四。喝了兩盅糟酒。又在花園裡胡亂罵人呢。忽見張德順自外走來。說是今日回京。有件要緊的事情。因見王四醉著。有話沒說。王四也迷迷糊糊。沒問什麼。次日他酒醒之後。來到花園裡。提水澆花。只見那一片綠草。無端都倒下了。正自心裡納悶。要到西院去。問是誰踩的。忽見金三。尤二。奴自西院跑來。悄聲問王四道。四哥。你瞧見花姑娘沒有。王四聽了一愣。不知這句話。從何問起。因笑道。姑娘們上那兒去。我那裡知道。尤二搖首道。不能。他走了好幾天啦。你會不知道。王四道。不知道。尤二詫異的了不得。金三道。花姑娘走不知道。也不怪他。你知道劉三李二上那兒去了。王四一聽此話。越發不懂了。尤二道。這事也不能怪你。這幾天你在園子裡。聽見小寶兒他們。有什麼緣故沒有。王四聽了這話。

益覺離奇。遂問道。這樣事。我那兒知道。金三道。啣們宅裡的事。出的太奇。那天尤爺張爺。一同由外頭回來的。還有大少爺。任上的一個人。人家是前天來。昨天清早走的。昨天早間。花姑娘小寶兒。就都沒影兒啦。劉三李二跟黎玉毛一。也都沒影兒了。孫九是前天出去。至今沒回信。王四聽了這話。知道這些人。必是有毛病跑的。遂問道。宅裡丟什麼沒有。金三道可說呢。我們也因為這個。各處搜查半天了。說著。只見田媽姜順。從外進來。叫金三尤二帶王四往西院去。說太太有話說。王四也不知什麼事。跟隨尤二等。來到西院。只見那合宅男女。也正驚驚惶惶。查點物件呢。有說鐲子丟了的。有說衣裳丟了的。大家到西小院一瞧。所有花灼灼的簪環首飾。一律都沒了。姚夫人道。這事沒有別人。一定是大家同意。偷偷把花姑娘拐走的。婉兒也抱怨田媽。怎麼不小心看著。周媽就問他女兒。打聽梅姑娘。丟了什麼沒有。鬧的一家主僕。前後忙亂。翻箱倒櫃。查了好半天。有說沒丟什麼的。有說丟了的。紛紛議論。其說不一。急得姚夫人沒了主意。想著這件事。無論丟什麼沒丟。非得報官不可。因又四下裡亂找古維禮。說找了他來。或可有個主意。那怕暫時不報官。先給老爺少爺



打個電報呢。找了半日。都說孫少爺五六天沒回來了。這真是急上加急。事上加事。一連著找了七八天。所有走的這些人。連維禮都在其內。不但是沒有踪影。竟連一點消息。全都沒打聽出來。急得姚夫人。逢親按友。各處探問。又遣金三等。去找楊公理。戴紳元二人。問問這些日子。見著維禮沒有。金三回報說。近來孫少爺。並沒往那裡去。姚夫人道。這也奇了。各處都沒有他。他這會上那兒去了呢。周媽道。這也奇了。我想孫少爺爲人。不能這樣作事。及至要走。也必要回說明白。斷不會這們作事的。姨姑娘笑道。這事也難說。若有人誑他出去。誰又知道呢。周媽聽了。連忙搖手。說你說這類話。總是斜岔兒。不拘叫誰聽見。都得鬧口舌。我想著沒有遠處。他一出去。不是找老爺去了。便是找少爺去了。依我之見。太太就打發姜順。趕緊回去。一面給孫二少爺寫一封信。如果他回去了。那也倒好。若沒回去。或者在老爺任上呢。或者在少爺任上呢。我們就放心了。別的不敢說。我准知孫少爺走。決與小寶兒他們沒有關係。姨姑娘道。關係是不能有的。我見這些事情。家裡這一羣人。都不注意。叫我真納悶得很。說著。尤二金三等。又從外面回來。因外邊找了一天。仍無維禮下落。周媽

也納起悶來。不過在姚夫人面前有話難說。只好橫攔豎遮著。說自要各房裡沒丟什麼。你就按我的主意。打發姜順回去。再叫金三他們寫信問問孫二少爺。合大小爺也就知道下落了。姚夫人點點頭。心裡原沒主見。只好依計而行。次日就辦理起來。好在這件事。別人也沒人過問。有時題起。不過胡謔亂扯。說罷一回。左右是沒甚關碍的話。至於那素有嫌怨。最恨維禮的人。此時倒得了題目。有所藉口啦。有說他拐了花姑娘走的。有說他沒臉回來的。大家紛紛議論。牆倒眾人推。破鼓亂人捶。只有梅姑娘是個聰明細切的人。那日自園中別後。蚨姑娘出的主意。叫他趕緊走。此時他果然走了。料著也沒有別的事。不過爲躲躲這一羣人。避避眼前災害。因此倒放下心去。免得掛念了。誰想這件事。滿不是意料的中事。近來看蚨姑娘面貌。憂鬱異常。成天際昏昏思睡。愕愕呆呆。問他有什麼事。他一字也不說。也斜著兩雙秀目。只在牀上躺著。葉兒給他倒茶。搖手也推說不喝。梅姑娘道。你倒是怎麼了。蚨姑娘擦擦眼淚。一語不發。兩隻眼睛如同水凌兒似的。含著兩眶兒眼淚。梅姑娘問了幾遍。沒說什麼。晚上纔悄悄說道。我告訴你。你可別說。我看這些人走。都是假事。獨

有孫少爺真是令人好怕。昨天我作個惡夢。彷彿有別人告訴我。說你們孫少爺在外頭被人害了。當時我恍恍惚惚。髣髴又到一个所在。看見孫少爺死後的屍首了。滿地是血。身子斷了三截。當時我又驚又怕。醒時那燈也沒點著。聽那外屋坐鐘。噉噉正是兩下鐘。怕的我朦了腦袋。再睡也睡不著了。翻來覆去。鬧到天亮。至今我閉眼一想。還髣髴那個屍首。在我眼前呢。你說這個夢。是吉是凶。說著抹了眼淚。拉著梅姑娘手。死也不放。引得梅姑娘眼淚也流下來了。心裡雖很生異怪。口裡還勉強說道。這夢不要緊。按著通俗議論。血是吉兆。死是福兆。你且不必憂心。蚌姑娘哽咽答應。兩人戚戚楚楚。又驚又怕。鬧得溜溜一夜。不曾合睡。蚌姑娘剛要下地。只見葉兒推門。周媽自外面進來。說這事了不得。尋了這麼多少天。沒有孫少爺下落。孫少爺家裡聞知。來信不答應。請你們過去瞧瞧。這事該怎麼辦。大家想個主意。二人聽了這話。赶忙梳洗。匆匆往姚夫人屋裡來。要知如何設法。但看下文分解。

## 第十一回

孫少失蹤金三報案

坊官檢視王四撒瘋

詞曰

貪似巴蛇吞象

險如射影含沙

卅年宦海作生涯

惹得人人

唾罵 遺臭留傳萬古 地皮刮盡千家 到頭報應莫須嗟 爭  
個綠頭巾帕

話說姚夫人因爲維禮失縱，尋了十數日，並無下落，依了周媽主意，先給古司農古孟行爺倆任吐，打了電報，接到回電，都說沒去，還叫姚夫人著人尋找，恐怕他年幼荒唐，中了人家圈套，在外被人給害了。姚夫人急得跺腳，說這可怎麼辦。忙慌又打發金三再給他兄弟維義打了電報，維義回電說維禮素性安靜，決不致受人籠統，就怕他心裡固執，因爲不要緊的事，尋了拙志，來信叫姚夫人趕緊尋找。姚夫人聽了這話，越發的害怕了。成天飯也不吃，覺也不睡，瞪著兩支眼睛，一字兒著急。別人是不聞不問，反來打趣姚夫人，說這可是萬想不到。太太說孫少爺爲人不是拘謹固滯麼，怎麼那樣老實人，會拐了花姑娘走呢。姚夫人沒的可說，急了就自己打嘴。周媽在旁邊勸導，說事到而今，你得拿定主意，細細的考查這件事，到底他們幾人是一同走的，還是各自走的，然後就有了愕縫兒，好再慢慢兒訪了。若這樣滿處亂找，終究也沒有著落。姚夫人聽了這話，很以爲然，於是又多方設法，調查小寶兒諸

人都是怎麼走的。正自忙亂。又接到維禮的姑母鄭貞卿夫人來信。周媽叫金三拿去。翻了字碼。又來叫梅姑娘等過去。說你們出個主意。這個電報。該當怎麼回覆。梅姑娘接過一看。見上面寫道。

蜈蚣里古司農第姚太夫人鑒。維禮失蹤。姪甚驚異。前見維禮來信。彼謂所處地位。危險已極。不知將來結果。更何若也。姪以此數語。頗有可疑。惟不知所指云何。望注意尋覓。姪不日買舟北上。此頌合府清吉。適鄭姪貞卿叩。

梅姑娘一面念。一面批解。桃夫人一面灑淚。一面問。蚌姑娘道。他說所處地位。危險已極。是怎麼回事。難道這宅裡人。誰還有意要害他嗎。蚌姑娘聽了這話。鼻孔嚇嚇。兩聲笑道。你真是老實人。你不恨他。我不恨他。別人就沒人恨他嗎。姚夫人道。那麼恨他的人。到底是誰。我真不知道。莫非是大姨太太。因為張德順那件事。嫌他碍眼嗎。要那樣說。我可不能答應。蚌姑娘笑道。你不答應。又該怎麼樣。依我說。慢慢的調查。雖不能指定是他。我想正月十五那天。事情恨奇。太太為什麼請客。請客來作什麼。你說我聽聽。姚夫人詫異道。那天請客。我那裡知道。那都是三姨太太請來的。說

著把那日情形。維禮合這裡的人。怎長怎短。衆人都指摘他。是我左右攔著。想著得了工夫。訪查明白了再說。今天既說到這裏。我正要問問你們呢。說著拉了梅姑娘手。來到套間坐下。梅姑娘驚疑不定。聽着姚夫人說話。都是半吞半咽。沒敢率真了說。不免担了分心。楞楞的看著蚨姑娘。緊皺蛾眉。默無一語。蚨姑娘亦覺發怯。不知姚夫人有何話說。一面叫母親出去。說這事總得報官。越攔的日子多。越不好辦。你去叫金三去。少時我到前頭。先給伍都老爺。打個電話。非把這一起人。拿來不可。姚夫人道。這事你不用忙。我問你。你跟梅姑娘屋裡住。梅姑娘屋的銀子。向在那屋裡收著。蚨姑娘道。什麼銀子。梅姑娘接著道。老爺給我的五萬銀子。蚨姑娘道。那我那裡知道。姚夫人又問梅姑娘。梅姑娘思忖半日。不知問這些話。是有什麼意。遂回道。銀子不是現銀。給我時候。就是銀票。我在我櫃裡鎖著。至今也沒人動過。姚夫人聽了。說沒動得好。你來同我瞧瞧。梅姑娘聽了一愣。笑說道。瞧去又有何妨。說著姚夫人在前。梅姑娘。蚨姑娘。二人在後。來到屋裡。葉兒把鑰匙拿來。開箱一看。裡面絲毫沒動。只有一軸美人圖。是梅姑娘畫畫兒那天。維禮送的。姚夫人道。這畫兒是那裡

來的。葉兒在旁邊答道。孫少爺拿來的。姚夫人一語不發。拿了這卷畫兒。就往回走。衆人在後面跟著。偏巧三姨太太也。正往後院來。看著梅姑娘臉色。很透驚惶。遂令婉兒使眼色。叫他把大姨太太等。一齊約來。大家擠擠擦擦。聚在姚夫人房裡。看看有什麼事。周媽見衆人一來。恐怕不能辦事。遂向蚌姑娘丟眼色。叫他兩人回去。一面把金三叫來。說太太有話。叫你們把所丟的東西。開寫失單。一總都報告地面官。叫他們細加尋訪。晚上老太太去。託伍都老爺人情。你們知道什麼。都要實說。不然可牽連在內。方纔老太太說了。你們若不說實話。先要送你們呢。金三聽了。那敢怠慢。立時就報了地面官。請求查驗。這裡大姨太太三姨太太等。都在屋裡坐著。誰也不答言。周媽爲訪求真像起見。故意露個話頭兒。要叫姚夫人當面斟問。笑說道。這不是麼。金三也報官去了。略們細細訪查。倒底他們幾個人。是一同走的呀。還是各自走的呢。這裡也沒有外人。太太想這個主意。是不是。姚夫人心笨。聽了這句話。不知是什麼意思。剛要答言。在坐諸人。倒都醒了腔了。三姨太太道。這事那麼辦。還是不行。起先我說過幾次。太太不聽我。也就沒了主意。好在那天晚上。人在籐籬院兒。

說的什麼。大家都聽見了。若是一人聽見。還許我背地編排人。因問周媽道。那天你聽見沒有。周媽聽了。不勝詫異。本來十五那天。周媽沒過去。事後又沒聽人說。他又何曾知道呢。因納悶問道。什麼事。我那裡聽說了。三姨太太道。這樣新聞。你會沒聽說。那也就怪不得了。說着。嗤嗤而笑。兩眼注視姚夫人。笑着道。太太許聽見了罷。姚夫人坐着發愣。知道這些話。說的是十五那天。簾籠院的事。不過想著維禮。不是那樣人。知道三姨太太等。居心叵測。內中又牽連蛛姑娘。很不好說。遂笑道。那事是什麼事。我說的是一宗。你說的又是一宗了。三姨太太道。什麼又是一宗。沒有那天的話。維禮還不能走呢。我是愛多說話。難道孫少爺跑了。太太就不關一點兒心嗎。姚夫人道。我怎麼不關心。現在沒地方找去。叫我有什麼法子呢。三姨太太笑道。却有來呀。沒法子。大家想啊。常言說的好。究情問事。設法拿賊。現在是孫少爺沒了。再過幾天。太太瞧著罷。梅姑娘。蛛姑娘。還得跑呢。說罷。便叫婉兒道。你去把屏門關上。婉兒答應著。便往外跑。周媽見話裡有話。遂向三姨太太打聽。說你說的話。我不明白。到底是什麼緣故。你見的這麼遠。說著。倩姑娘。田媽。也都過來了。衆人見姚夫人臉



上。不是好顏色。又見周媽在旁。粗脖子紅筋的亂嚷。二姨太太道。你想啊。你的女兒。你還不知道。是故意裝糊塗呢。衆人見這樣光景。知道要鬧得不善。一個個站在一旁。都要看個熱鬧。倩姑娘一語不發。兩眼靜看著大姨太太。姚夫人靠住靠背。氣成蛤蟆一般。淨剩出氣了。田媽是滿臉堆笑。揪著周媽胳膊。說這事不用嚷。兒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你知姨姑娘什麼心思。你這樣庇護他。婉兒是不笑裝笑。笑裡藏刀。一旁用小扇子揚著。笑著道。那可別說。萬一人家母女。默地有什麼體己呢。周媽在盛怒之下。聽了這話。不能再忍。思維再四。想著自己女兒。實在不爭氣。倘若有什麼私弊。在人手心裡拿著。自己空爭一回。豈不是自討沒臉麼。因此忍了又忍。後聽婉兒這話。故意來譏誚他。不禁無明火起。說婉姑娘說什麼。你這周大媽作事。向不會捏三猜倆。他雖是我的女兒。我們各幹各事。誰也不管誰。難道他背我作事。我還知道麼。說著越嚷聲音越大。急得姚夫人。蹙腳攔阻。大姨太太笑臉迎合。屢屢合婉兒擠眼兒。田媽也答言勸解。連聲叫道。大姐大姐。你姪女說話。你別往心裡去。咱們是閑談末論。究竟怎麼件事。誰又知道呢。說著端了幾碗茶。挨坐送遞。又說事緩則圓。咱

們慢慢訪查。且莫說大姐。我在花姑娘院裡住。花姑娘走時。我會連影兒都不知道。你說奇也不奇。不信你問問三姨太太。婉兒也。一旁答言。重新把手的東西。并花姑娘走後情形。瑣瑣繁繁。又在衆人前。述說一回。旁人都不甚注意。周媽爲內中起原。都說妖姑娘。勸著古維禮走。勸是真是假。此時也無可對證。姚夫人疼愛維禮。想著冬寒時冷。他往那裡去。若真是中人套圈。受了外間的哄騙。此時也該當回來了。怎麼一去不復返。去了半個多月。沒有音信呢。越想越怪。可惜就沒有方法。查不見水落石出。心雖僅自盤算。到底沒主意的人。實在特別另樣。晚間吃了晚飯。聽見周媽回說。明日地方官。前來檢視。太太要今天晚上。把這所有情形。都要詳細一回。預備明天早間。好報告地方官。再者也可以託個人情。先把一切事情。託付伍都老爺。這事可要緊的很。周媽囑咐已畢。晚上憎憎出來。因被婉兒譏誚。倒底要探探女兒。是實有其事。還是沒有。不想跟妖姑娘一說。不但確實。他後來連夢見維禮話。全都說了。周媽怕屋裡說話。外間有人聽去。反倒低下聲音。咬牙合妖姑娘發狠。急得梅姑娘葉兒。全在一旁哭了。梅姑娘跪倒地上。兩淚交流。口中把周大媽周大媽的。叫

的鎮心。周媽一手扶起。問是怎麼件事。你們這樣爲難我。問了半日。蚌姑娘一字不說。葉兒也拉著梅姑娘。哭作一團。周媽心裡。以爲維悶逃去。確乎確乎與他們同謀呢。因問道。你們也不用哭。你們既知道他在那裡。不妨都告訴我。誰叫是年輕糊塗。你們一時間沒想開呢。梅姑娘一聽這話。知道是周媽誤會了。不過心裡的話。聲說不出來。急得把周媽一扯。哽咽哭道。當初我來。是周大媽接來的。如今我出這火坑。也是周大媽救我。周媽聽了此話。越發對了。當時他兩淚橫飛。哭的這般可慘。周媽的心也軟了。撫慰半天。連說你不用著急。諸事都有我呢。勸住這個。又勸蚌姑娘。直鬧得三更以後。後院姚夫人。屢來傳喚他。這纔忙慌過去。尋思一夜。仍不知女兒之意。倒底是什麼心思。待到東方大亮。有人進來回說。本地方官老爺。不定來不來。現在打發官役前來問話。問衆人壽後。若僅僅丟點兒東西。那就開個失單。交他帶回去。以後給嚴拿這些人。就不必翻來覆去。來回費手了。周媽聽如此說。不敢作主。進房合姚夫人一回。姚夫人說這麼辦可不行。啞們丟點兒東西。也還丟的起。要緊是啞們孫少爺。丟的很怪。你去把金三叫進來。周媽答應。一時把金三喚來。姚夫人當

面囑咐。背著周媽。又悄悄說了幾句話。周媽也莫明其妙。金三走後。周媽把昨晚梅姑娘哭的情形。告知姚夫人。一回姚夫人點頭歎道。這事不用你說。我很明白。不怪三姨太太。那樣說我。孫少爺一走。這裡很有毛病。說著半吞半咽。把昨日梅姑娘屋裡。拿來的那張美人圖。打開與周媽同看。周媽也愕愕痴痴。沒得話說。看著姚夫人這樣。料著姚姑娘梅姑娘。必定與此事有關係。不然他昨日晚上。不能那樣哭。今日姚夫人。也不能這樣想。正自納悶。金三又進來回說。失單已經寫成。不過如今官場。專講勢力。還是老太太。先給伍都老爺。通個電話去。爲是姚夫人道是了。你就不用管了。伍都老爺那裡。都有我呢。金三連連答應。退著出來。隨著那來的官役。一路往坊署而來。進門有守門官兵。回了進去。不一會坊官升座。傳喚金三進去。因知古家勢力。金三亦是有體面的人。不能不謙恭和氣。先問他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又問孫少爺。向在那屋裡住。每日出去。都在什麼時候回來。有時他住在外邊不住。金三一。一回答。說我們孫少爺。自從來京。就在宅裡住。每日回來。俱有一定時刻。雖然衙門裡。常有應酬。可是我們孫少爺。向沒在外邊住過。坊官點點頭。又問小寶兒姓名年。

歲。他是那兒的人。統共在古宅幾年。合他一同走的。全都有誰。金三又一一道。那日我沒在宅裡。清早起來。聽見裡邊喧嚷。說是花姑娘走了。小寶兒也走了。崔順張德順。尤桐。劉三。黎玉。那天也都沒回來。坊官道。他們的衣服鋪蓋呢。金三聽到此處。自己失神沒查。隨笑道。我倒沒去查過。坊官點點頭。剛要再詢。忽有官兵來回。說都老爺打電話。請坊官老爺。有要緊話說。坊官點點頭。叫金三這裡畧等。出去接了電話。工夫不大。歡歡喜喜的進來。說是了。你先回去吧。我們少時就去。金三答應聲。知道是伍都老爺。已經來了人情。自己也不必多說。趕緊回宅。先報姚夫人一個喜信。一面又跑到各房裡。回一個話兒。忙亂已畢。只見門房的人。匆匆跑來。說金爺你瞧去。吧。來了個小身量。高顴骨。五根狗鷹鬚子的人。特來找你。金三不知是誰。忙的去。看。這人衣服打扮。却極古怪。面孔焦黃。穿一件土黃色的衣服。自稱姓司。表字孟友。是奉了坊官委任。幫來檢視的。金三不敢怠慢。讓在客廳暫坐。又叫范二陪著。張羅茶水。說這是司老爺。衙門派來的。范二倒了碗茶。說司老爺喝呀。孟友謙恭和氣。兩眼滴溜溜。溜滿處留神。說話又透着詼諧。說不到三五句話。就能招笑。先問范二

道。貴上有幾位如夫人。范二答說七位。司孟友笑道。喝張羅的過來嗎。貴上多大年紀。尙肯這樣受累。范二聽了。不禁好笑。同答又不好回答。只好一笑而止。司孟友道。老不歇心。真是一點兒不假。聽說這宅裏如人。都是十三四歲的。這話是真啊。是假。范二聽了。說這小子可真損德。及至歲數小。也不至十三四呀。因笑道。沒有那都是外面謠言。我們這大姨太太。今年正三十二。姨太太二十四。三姨太太二十一。其餘年紀至小。就梅姑娘。雖然他的歲數。我不知道聽說。去年來的時候。已經十五了。司孟友道。嘔。是了。那麼貴上呢。范二想了一想。又用指算了一算。說前年辦的正壽。今年不是七十二。就是七十三歲。司孟友合掌道。噯呀。我彌陀佛。這位小姨太太。比起貴上年歲來。簡直是祖父孫女。噯呀。我彌陀佛。說着連聲念佛。招得范二不好樂。又不好說什麼。遲了一會。外面有人來回。說坊官老爺來了。司孟友整整衣襟。舉步出迎。只見坊官在前。穿著便衣服。後面有官兵皂役。並金三姜順等跟着。進前與孟友握手。笑著道。你老哥來的好快。一面說著。坐在棹兒前椅上。點手叫金三進前。叫他。在前面引導。我們到各處屋裡。都得瞧瞧。金三答應聲。回頭又告訴范二。你進去。

言語一聲兒。范二答應去了。工夫不大。開門來請。說裏邊太太們已經回過去了。於是坊官司孟友二人起身。帶著官兵皂役。各處檢視。金三在前引路。先到小西院。花姑娘住所。進去看個大概。司孟友搖頭笑對坊官道。這裡看不看。都不要緊。說著俯在耳邊說了幾句話。坊官點點頭。連連稱是。轉身向金三道。少時請太太出來。我們見一見。金三答應聲是。又往東院小書房。毛二等住所而來。查點半日。只有毛二合李三的衣服行李。一概沒動。其餘那劉三。尤二。尤桐。崔順。小寶兒。黎玉等。連行李帶衣服。都似乎先期運走的。坊官問金三道。尤桐。崔順。他們是幾時回來的。金三道。正月十五。坊官道。來時作什麼來的。怎麼忙著走了呢。金三道。來時我不知什麼事。住了幾天。忙著又回去了。聽說他們來的時候。原要接孫少爺。光景孫少爺不去。他們就走了。司孟友哈哈笑。連說那就是了。坊官又問道。宅裡張德順。他是作什麼的人。金三笑道。他時管事的。司孟友見他一笑。很是注意。接口問道。你樂什麼。莫非張德順長得順麼。金三笑道。司老爺真好招笑。要看張德順長的順。以後看見駱駝。還說容長臉兒呢。長得什麼順。傻大黑粗。一嘴螞蚱子。司孟友笑道。你別看人兒不佳。

人家走運氣。你們比得了嗎。金三聽到此處。料看張德順的行爲。必是醜名在道。不然人家官場。怎麼會知道呢。那知司孟友。原是有名偵探。皆因他素好詼諧。人送他一個徽號。都叫他滑稽老兒。後來因叫得順了嘴兒。都叫他骨頭老兒。這日他看這宅裡。素無規矩。又聽說如夫人很多。不免生了疑惑。所以冷言冷語。說了幾句冒失話。在其用意。無非話裡套話。探聽宅裡事情。金三等那裡知道。聽他說笑。只當是隨便詼諧呢。一面陪笑。引著往小書房兒這邊來。剛到屏門。孟友就往北探頭。問說這。個夾道兒。路西頭道屏門。是誰住著。金三道。三姨太太。二道屏門呢。金三道。梅姑娘。司孟友。點點頭。進了屏門。只見這座書房。南房北向。北面有三間平台。就是尤二毛。三。兩人住所。南房南院。按著金三報告。是宅裡的大廚房。東面屏門。通到花園。司孟友。仔細留神。看了看門上鎖子。好像有人掉了。因向坊官努嘴。坊官也過來細看。誰說不是。鐵鼻兒鐵釘子。全都折了。坊官呼喚官差。一一記載。又叫把屏門開開。要到園裡瞧去。司孟友跑至南房。點手叫坊官過去。坊官也過去看視。只見書房裡。積塵多厚。書架衣箱。及棹上一切什物。滿都狼籍不堪。推了推門。門也鎖着呢。金三取了



鑰匙開門到裡邊細瞧。西裡間南後牆放有一架銅床。鋪設得雅潔素靜。上面是白綾繡花的暖帳。下面是白緞床幃。褥上有一片蠟油。凝住很厚。彷彿洒油之後。從未鋪過床的樣子。司孟友熟視多時。暗暗指告坊官。又問金三范二。說維禮走後。這屋有別人睡過沒有。范二道。沒人住過。司孟友點點頭。回顧官差道。你把這片蠟油。詳細紀實了。官差一面答應。一面俯在棹上。紀載這屋中情形。司孟友諸處翻閱。忽在床底下拾起一物。吹去沾掛的灰土。迎亮在窗前一看。是一根極短的金鎖練兒。拿與坊官熟視。長有一寸許。不知是什麼上用的。又像表練子。又像繫兜兜練兒。又像蝦鬚蠟上的練子。坊官交與官差。暫爲收起。又向書櫥書案。及各處抽屜裡。翻騰一回。坊官拾了本書。這書是維禮筆記。上面有幾首梅花詩。看著頗爲可疑。隨手亦交給官差。記在調查簿上。金三也不知何事。望著司孟友。鑽頭鑽腦。匆匆自東裡間出來。拿了四把摺扇。遞給坊官。又有一個字帖兒。頗爲異怪。上寫道。墜兒這東西好可物。你要流神他。我不肯長過來。債流字。字體是七捺八歪。不是短筆畫。就是多了兩筆。坊官看了看。不禁好笑。轉身交給官差。笑問范二道。你們宅裡丫頭。有個叫墜兒

的麼。范二想了半日。想不起誰叫墜兒來。金三道。我們三姨太太。從前沒收房時。名字叫墜兒。司孟友笑著點頭。又搶步往花園裡來。屏風一開。只見有一羣女子。自北往南邊走。望見屏門一響。都回頭望這邊看。一個個花團錦簇。穿著時式新裝。有穿紅著綠。艷如桃李的。有衣裙雅淡。素若嫋娥的。并肩携手。帶著僕婦丫鬟。一面說笑。一面裝點形容。坊官不認得是誰。只知是古宅女眷。看又不好直看。問又不能直問。瞧了司孟友一眼。二人止住脚步。偷眼看所來女子。是何動作。只見前行一人。正是大姨太太。望其年齒。雖已徐娘半老。而丰韻尙在。穿一件秋葵色大緞銀鼠襖。攀著兩支手。正與一僕婦說話兒。後面是三姨太太。并洪德順的夫人。閨大奶奶。還有姨姑娘。倩姑娘。梅姑娘。婉兒。葉兒等。全往園子裡來。查看這園中物件呢。坊官也不識是誰。行過幾步。便向金三打聽。金三也左迴右顧。說得亂一些。始終也沒辦別清楚。司孟友笑道。別人我不問。那兩個不施脂粉。穿著淡青衣服的。是宅裡什麼人。金三看了看。那面有薔薇架遮住。看不甚清。往前又跑了幾步。上了山石。下來笑道。你說這兩位。一位是蚨姑娘。一位是梅姑娘。司孟友點點頭。回首叫官差記住。再往北來。

到了籐蘿院檢視一番。院裡屋裡。都沒什麼移動。金三引路。又往南面花廳及山石前後。查看一過。吟風亭上。扔著一技破鞋。上有許多血蹟。司孟友道。這隻鞋那裡來的。金三看了。看果然有血。登時吓了一跳。比比尺寸。不知是誰的破鞋。納了半天悶。當時也不好回答。只好交官收起。暗想這件事。要不得了。怎麼平白無故。這裡有一隻鞋。鞋上又這些血呢。愕了半日。連那臉上顏色。登時也現出驚懼的樣子來了。司孟友一旁揣度。不免疑起心來。催著金三。再到亭下去瞧。尋查一會。別的地方。都沒有可疑之處。就是太湖石山。有幾叢牡丹花。無端拔了幾處。地上還露著舊根。平地細草。也有一大片倒下的。走近細看。細草茸茸處。有幾個大腳印。或深或淺。或寬或窄。不向一人蹠的。測其形象。斷不是栽樹灌花。自在逍遙時踏的。看其亂處。鬚有兩人打架。在此動武來著。坊官也皺着眉頭。辨其形象。金三也在旁納悶。說這奇怪的很。誰上這裡來著。把這兒糟踐的這樣。坊官笑了笑。回首告官。差一一詳記。司孟友指告金三。你叫這園裡人。把這四週圍。攔上繩子。你告訴你們貴上。就說這塊地方。關係很大。你們孫少爺的踪跡。就在這兒呢。說著拉了坊官。站在山石背後。

嗽咕一回。又叫過兩個官差去。交派一回。金三亦莫明其妙。只當這司孟友坊官。兩人是沒事找事。亂湊官事呢。當時也不甚注意。坊官怎麼交派。你就怎樣答應。工夫不大。只聽南面喊嚷。又罵又打。金三探頭一看。原來那幾個官差過去。把那看園王四。並幫廚買老花匠錢十。全都給鎖上了。王四是跳腳亂罵。官差左右開弓。在那裏胡亂打他呢。司孟友道。金爺。金爺。叫了兩聲。金三耳朵都聾了。坊官揪揪他手。笑迷迷的道。金爺也不必瞎瞧。方纔我要見貴上。也是因爲這事。如今據我們查看。他們這些人走。大概是通同一氣。這裏孫少爺的下落。他們也必定知情。少時你回報你們上頭。就說我們衙門。暫且把他們帶回去。問一問話。說罷。傳告官差。就要告辭。金三聽了這話。吓得也毛了。范二也嚇得呆了。無可如何。只得在後面相送。坊官在前面行走。暗與司孟友討論此事。又到各處房裏查尋一過。然後纔出門上車。是時那官差護勇鎖著王四等三人。早在前邊走了。王四扯起嗓子來。喊說冤枉。又說這些事。缸裏沒我。岔兒裡沒我。鎖我作什麼。我不是殺人凶犯。滾了馬的強盜。難道青天白日。不講一點兒理麼。坊官聽他那裡嚷。也不如意。一面上車。囑告官差等。留下幾

個人在此看護。又叫把王四等趕緊帶走。官差等一聲喝喊。拍的一聲。打了王四一掌。王四是罵不絕口。一路走著。一路蠻罵。司孟友理著鼠鬚。上車往衙門來。這時那大門以外。看熱鬧的人山人海。不知這官兵鎖人。畢竟爲什麼事情。到了官署。坊官把帶來的疑物。一一查點。私合司孟友商量。說老兄你看著這事。應該怎樣入手。司孟友道。這事我不敢妄談。閣下若從實查究。我有人手的法子。坊官問怎樣入手。司孟友笑道。方纔我查看情形。這家子亂七八遭。居家沒有家法。既無家法。無論什麼事。都許鬧得出來。坊官道。我看著也是那樣。說著把帶來那幾樣證據。審視一回。又把那隻破鞋。仔細看了一遍。司孟友道。我看這鞋上污點。都是鮮血。坊官看了半天。說這事也難說定。難道誰把誰害了麼。司孟友用手搔頭。詳細揣摩。坊官把書本拿來。遞給司孟友。翻閱半日。孟友因識字無多。看不明什麼意思。上面有四首詠白梅花的詩。坊官一面念道。頗有得意之色。孟友也不明白什麼事。坊官笑道。老哥。我告訴你說。這事我明白八九了。說著傳喚官差。先把醉鬼王四帶來問話。官差一聲答應。外面也齊聲喝喝。司孟友道。什麼事你喜的這樣。坊官把小鬍子理著。升入公座。

笑向司孟友道。你先聽一聽。如果是那麼件事。你就順著辦去。以後都交給你。說著。站堂官差。左右排起。外面把王四帶入。叱令跪下。王四挨一路的打。此時也覺著老實了。坊官問了姓氏。又問你幾時上的工。王四道。我在古宅三十多年了。從沒作什麼屈心事情。鎖我到這裡來。是爲什麼。坊官道。帶你也不爲別的。我看你年紀老成。問你幾句話。你既在古家多年。自然那古家事情。你都知道。我先問你。小寶兒他們逃跑。你知爲什麼事情。王四道。這事我那兒知道。那天我早晨起來。在園裡澆花。聽金三他們說。我纔知道的。坊官道。我且問你。他們偷跑。不知道也是情實。你在花園裡。都管什麼事。王四道。我在花園裡打雜兒。左右是澆一澆花兒。掃一掃地。其餘我都不管。坊官道。花匠錢十他是幾時來的。王四道。他是新來的。坊官問錢十是那裡人。他到古宅來。薦引人是誰。王四供言不知。坊官叫那邊書記。一一記寫。順手把那隻破鞋。取出來問道。這隻鞋是誰穿的。王四看了看。然後回道。這鞋是李二穿的。又像毛二穿的。到底是誰穿的。王四也不敢說定。坊官道。這事呢。你也不用瞞著。你在古宅多年。你們下面夥伴兒裡。大概誰好誰歹。你總知道。依你們上頭說。他們跑

是你鬧的。本衙門爲保護人民的所在。不能誣賴好人。你若把他們幾人逃的下落。細細告訴我。就算沒你的事。你若不說。這可是你們上頭。片子送的你。那就怪不上衙門來了。說著。一件一件。從頭問訊。問了半日。王四高聲喊罵。說那有這事。這真是豈有此理。這是我素常素往。嘴直得罪人的壞處。所以出了這事。上頭賴我。坊官聽了這話。想着好笑。本來是設法誘他。不想却真是口直。因又問道。那事焉能呢。我看你挺老實。你敢則這麼狡猾。俗語說。無風草不動。想來你素常素往。必合他們一氣。不然你們上頭。何致賴你呢。怎麼不賴別人呢。王四一聽此話。不免心裡冒火。俯地。龔龔的。磕了兩個響頭。急得粗脖紅筋。賭咒發誓的道。我要合他們一氣。叫我燈滅火滅。現時現報。這是那兒的事呢。老爺你不用問。這事我明白了。坊官道。你明白什麼。王四歎了口氣。唏吁帶喘的道。那天正月十五。晚上我喝多了一點兒。裡邊太太姑娘們。都在花園呢。當時我醉後缺德。想著我們老爺。挺大的官。掙下這樣家業。叫家裡這羣娼婦。這麼胡花。真是可氣。坊官笑道。這事你真是多管。上頭花錢。碍的著你麼。王四道。我說倒不是那個。說著。咧嘴要哭。眼淚在紅眼眶兒裡。滴滴轉動。唏哩

半日才哽咽回道。當初我們老爺本是一個寒士。那時在會館住著。窮困已極。那時我跟著老爺。什麼罪都受過。成天沒飯。我在外邊奔去。奔了來。主僕同吃。要說我們老爺。到如今容意嗎。好容易對了機會。這纔起來。輪到而今。家當有了。若叫這羣人。這樣胡花。對得過老爺麼。要說呢。花是花他的。誰叫有錢呢。只是他那樣花法。過於下不去。一個個明目張膽的養漢。狼藏狼掖的搗盪。老爺那樣年紀。跟著戴緣帽子。老爺你想想。我氣呀不氣。知道呢。是這起狐狸精鬧的。要叫不知其內的人說。一定是老爺作官。沒幹好事。所以這樣現眼。老爺你想想。這事我氣呀不氣。一邊說一邊抹淚。引得屋裡司孟友。嗤嗤而笑。坊官也止不住笑了。又問道。聽說你們宅裡有個叫墜兒的太太。爲人又老實又鄭重。還有個名字。叫說著。瞧瞧那本記錄冊。旁邊書記回道。大概是倩字。坊官點點頭。看看那字帖上的倩字。不禁笑道。還有個叫倩兒的姨太太。也很鄭重。你怎麼背地胡說呢。王四急道。我怎麼是胡說。若說這兩。人比起別人來。鬧得更厲害。你不信。問問別人。還有個裁縫女兒。名字叫珠兒。他就是罪魁惡首。不信你打聽去。誰不知道呢。坊官點點頭。聽他此話。句句是真。一面合同



孟友儉著點頭。一面用反面激勸法。笑著喚道。王四。你說的這個墜兒。有一天他合你們孫少爺打了一架。這事你知道不知道。王四道。我怎麼不知道。那都是一肚酸溜溜。滿因為珠兒醋的。坊官聽了這話。幾乎笑出來。本是用假話引導他。不想却實有其事。因又笑道。這事我倒知道。聽說這個珠兒。也合孫少爺打過架。那事你不知道。不知道。王四笑道。那可沒有的事。別人打架。還是爲他們起的呢。坊官聽到此處。越想這頭緒越亂。沉吟半晌。看了看調查記載。又問起古維禮來。要知王四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街前訪案酒後閒談

井裏撈屍當人飲泣

詞曰 狡逞三巢之鬼 名標兩足之狐 繩營狗苟費工夫 唾罵千秋

不顧 休論受汗納垢 居然紆紫拖朱 笑他粉墨舞氍毹 築

得金錢怨府

話說司孟友。一人在屋裡坐著。聽見坊官問案。問的很奇。一面看一面隔著簾縫。看那王四。只見他酒糟鼻子紅臉膛兒。說話都衝口而出。毫無顧忌。令人一望。卽知其

平素好酒。坊官又設法誘他。問來問去。越問得頭緒多了。坊官道。你們孫少爺幾時來的。王四把來京的話。細述一遍。又說孫九爲人。極其老實。坊官笑道。孫九是誰。王四道。孫九就是孫少爺。因爲好管閑事。大家給他起個名兒。叫他孫九。又叫他外秧兒。坊官道。這名兒誰起的。王四道。左右是小寶兒他們。坊官道。那麼孫少爺管你宅裏事麼。王四道。怎麼不管。從先老爺在京。原是二姨太太當家。後來又三姨太太當家了。老爺走後。滿把宅裡事情。交給孫九了。孫九不得人心。橫查豎查。總怕下人開著。故此纔大家恨他。坊官聽到此處。點了點頭。回首叫那旁書記。把那偷跑的人名兒。拿來看道。我問你王四。張德順是那裏人。王四答言。不知。坊官道。李二呢。王四道。李二是金三的親戚。問金三他必知道。坊官道。小寶兒呢。黎玉呢。王四道。小寶兒黎玉。我也不知道。姓什麼我也不知道。坊官聽他說話。句句是實。不必僅自追訊。知道這家子。七亂八糟。衆人偷跑。內中有種種可疑。極難剖解。王四既全都不知道。只好叫他退下。又叫花匠錢十等上來。畧問數語。錢十說。新來不幾日。古宅事一概不知。慢說上邊兒人。就是下邊夥伴。還有許多位。不認識的呢。坊官也沒的再問。只好暫

且看押退堂與司孟友二人從頭研究。司孟友默思一會。說了一向話。嚇了坊官一怔。司孟友道。我看這內中情形。小寶兒花灼灼等。另是一件事。古維禮逃跑。另是一件事。衆人偷逃。又另是一件事。如今要研究此案。還得從旁偵探。若看那園中景況。合那亭子上。檢的破鞋。恐怕那維禮踪跡。沒出古家坊官道。這話怎麼講。司孟友道。你看哪。那隻破鞋上。有些血點兒。牡丹花很是貴重物。無緣無故。不能割了去。那片青草。不但那腳印兒可疑。怎麼剛一發芽兒。就會倒了一片呢。這事我看了這樣。如果他們古宅。倚著勢力。定要合地面要人。咱們就家裡翻去。我不信翻不出來。坊官道。這話也別說滿了。若據金三說。維禮上那兒去。還沒一定。倘若他異日回來呢。司孟友搖手道。不能不信你派人調查。驗驗我的話。應驗不應驗。坊官聽了此話。支頤半晌。信倒是信的及。不過作地方官的。很是爲難。一來古司農勢力薰天。二來有伍都老爺人情。雖然得認真查訪。也得聽他信息。叫我怎麼辦。我便怎麼辦。無事也不必自擾。若是一定拿人。那也沒法子。俗語說。小官兒難作。就在這宗地方。當下就收著王四。不敢開放。靜候伍都老爺來信。再作道理。孟友亦深明此意。過了幾日。先把

王四等取保釋放。想著敷衍過去也就完了。不想古維禮大小是個官員。法部衙門有他經手未完。許多官事呢。失蹤之後。仗着楊公理戴紳元二人替他遮掩。日子一久。如何遮掩得住。二人無法。只得把維禮告假。屢日未回。屢次到各處找他。並無踪跡的話。回了卜司寇大人一回。卜司寇素喜維禮。知道是古衡之孫。不能不應酬一回。因令戴紳元等。趕速給地方官。辦理公文。就說古維禮來京未久。道路不熟。前日奉差出去。至今未回。務請轉飭所屬設法查找。即日咨覆是爲至要。戴紳元聽了此話。喜之不禁。一面辦了公文。一面跟楊公理商議。知道楊公理曾到古宅去過。說啣們一面辦公事。你一回找一找他。萬一他是有事出京了呢。啣們也好設法給他請假。楊公理思忖半晌。因常合維禮談心。知道他所處境遇。艱難已極。此去若沒有下落。一定是偷著回鄉了。他還鄉不要緊。官差要從此解職。這便如何是好呢。想了半日。沒有主意。只好等散了衙門。去到古宅去找。書從簡畧。一連找了七次。并無踪影。二人往坊官衙門。去了數次。坊官也害了怕了。從前本打算敷衍。此時因官場追尋。上司交諭。敷衍也難於敷衍了。忙慌合伍都老爺打聽。請求給設個方法。該當怎麼

辦。伍都老爺道：「這事我也不知道。昨天古宅來人叫我給設法找人，又說維禮之弟維義、維禮的姑母鄭貞卿現在都先後來京，尋找維禮呢。如此看來，貴衙門對於此事，還是認真的爲是坊官聽了這話，急了一腦袋汗，早知這樣，還不如早日追尋，倒還容易一些。此時那逃跑的已經跑遠了，拐東西的已經拋棄了。這事可如何是好？尋思半晌，只好傳告警兵，改換隨便衣服，出外躡訪。一面合司孟友計較，說你看事情不大，裡外爲難。此時再各處躡訪，如何躡訪得來？閣下有神眼之號，對此有什麼方法？請替我想一想。」司孟友笑道：「這有何難？今日若追問此事，還得依我辦法。先在古家花園搜尋一過，一面把古宅家人拿一個來。我自查查尋方法。」坊官道：「這話怎麼講？我想王四他們既然全不知道，難道金三他們就能知道麼？」孟友笑道：「這事焉有一定？閣下把他傳來，不必問話，我派一個警兵，辦作犯人模樣，收在監獄裏探聽他們去。如果沒什麼緣故，再行釋放。內中要有什麼情形，自然而然，也不能隱藏了。這樣辦法，閣下以爲如何？」坊官想了一想，這主意果然不錯。當下就派了警兵傳喚金三、范二兩人到堂問話。警兵領命去不多時，便把金三等一齊帶來。司孟友道：「這

事你不用忙。先把他二人收起。我自深究辦法。說著點派了一名警兵。名叫余能。叫到在屋裡來。交派道。少時你換了便服。我叫看押所的人。將你收在獄內。每日金三范二。兩人說什麼道什麼。你要詳細記起來。每日我傳你問你。分派已畢。卽令余能更衣。帶上鐵鎖鐵絆。著人押在監內。囑咐看獄的人。如有走漏消息。洩出機密者。查出重懲。坊官在一旁看著。暗暗稱奇。孟友分派已畢。說我合你老哥說。靜這麼辦。還是不行。我得出去幾日。采采小寶兒的下落。古宅園內。我想要委託一個。此人是小弟至友。姓蔣名叫連城。這人沉毅宏厚。見識極遠。閣下若以爲可行。卽日就寫信招他來。坊官聽如此說。喜之不盡。知道蔣連城是個有名偵探。請他到此。可以擘畫一切。那有不願意之理呢。於是叫孟友作書。著人去請。去了兩日。蔣連城不分星夜。急速趕來。見了司孟友。聽說這古宅事情。慨然以包探自任。帶了幾名巡兵。一齊都改換面目。外間去躡訪去了。坊官把一切公事。託付孟友。孟友也高高興興。帶了幾多盤費。出去訪案。第一他先到古宅。央告門房的人。請把周媽喚出來。有話問他。這時那古宅僕人。一從金三等被押。已經都添了人了。聽他來意。趕緊把周媽喚出來。

周媽也不認他是誰。上下打量一會。問道：貴姓啊？司孟友不必瞞隱。即將來意說明。打聽小寶兒黎玉。兩人是那裏人。周媽道：小寶兒是監介縣蘋果村的人。從先他母親在這裏伺候太太。孟友又打聽黎玉。周媽道：他是鼓樓西大街某木廠掌櫃薦的家鄉住處。我却不知道。孟友記在心內。當時給周媽道聲勞駕。就要作辭。周媽道：不勞駕。你是衙門人。我還要打聽一個人呢。你知道不知道？孟友道：但看是衙門官人。是收的犯人哩。周媽把頭兒一扭。回顧後面無人。悄悄說道：就是這隔壁街坊梅裁縫的夫人。聽說他去年打官司。定了個監禁罪。論理也該當出來了。孟友一聽。不知是怎麼件事。想了一想。衙門裡并無此案。遂笑道：這事我不知道。大概是法部的事。現在刑罰定案。都歸法部。我們行政衙門。專管地方的事。這事我們隔著衙門呢。周媽點點頭道：那就是了。孟友出離古宅。剛往西走。只見有一個花子。後面乞錢。孟友也沒心理他。一心靜盤算周媽方纔所說的話。該當怎麼入手呢。正在腦筋上打轉之際。花子是緊來哼咕。走來走去。索行跑前邊來了。孟友見他的情形著實可慘。順手便取了一毛錢。心想給了他。也就完了。不想剛一抬手。那花子大笑起來。細一審

視。敢則是蔣連城。孟友往四處一看。沒有行人。纔止步。悄聲笑道。你真吓我一跳。這事怎麼樣了。連城道。你經管去你的。這裏一切事。全都交給我。我自有探聽法子。昨天在這門口兒。看見許多車馬。所來之人。一個是任效鸚。一個是郝敵。和一個買家的大概。他們少爺。還有孫二少爺。全都來京了。友孟道。這事我倒知道。你見花園裏有人出入。沒有連城道。昨天往外頭擡土。我很疑惑。明天我變個法子。先把王四灌醉了。再作計較。孟友道。那麼也好。我就在衙門裏聽你喜信罷。兩人計議已定。司孟友分首往西。先到鼓樓西大街。打聽某木廠子。進門有許多惡狗。圍著亂咬。跼出個小徒弟來。望見孟友。又往裡跑。少時有個三十多歲。說話半怯口的婦人。款步出來。望見司孟友。并不熟識。遂假笑問道。你貴姓。掌櫃的沒在家。孟友一見。知道是舖掌的內眷。當時他靈機一動。過來作了個揖。笑著道。大嫂子。你不認得我了。我跟我大哥同事。我方從古宅裡來。那婦人聽了這話。信以為真。當時回答道。掌櫃的沒在家。什麼話。你給留下。孟友沒話找話。心裡總想着進去坐一坐。方能夠探聽一切。因笑道。我來有點兒要緊事。一面說。一面往裡邊來。那婦人見此光景。重又說道。掌櫃的



沒在家。你來。我也不認識。有什麼要緊事麼。孟友一聽這話。知道是進去不成了。隨便又改變主意。自充是古宅下人。要套聽黎玉的住所。因笑道。我跟黎玉黎爺。都是這兒掌櫃的薦的。那天黎爺走時。交給我一點兒東西。臨行他囑咐我。給他送去。叫我到這裡來。一打聽。就知他的住處了。那婦人信以為實。隨口答道。他現今沒在京。同我們掌櫃的一齊走的。怎麼這些事。你不知道麼。孟友一聽這話。話裡很有文章。因笑道。宅裡事。我倒知道。只不知他們二位。上那兒去了。我如今。要去找呢。說着。摸懷裡。掏出一卷公事。算着那婦人。未必認字。隨口亂言道。這包是這兒掌櫃的。交給我的。嫂子你聽著笑話。不笑話。說着。又揣在懷內。悶得那個婦人。不知是那兒合那兒的事。看著凸囊囊一大包。料定是貴重之物。這個來人。也必是男人的近人。因將那黎玉二人。現在所藏地方。悄聲告道。如今你既有要緊事。明天頭次火車。直奔梅良縣。此處離著車站。約有七十里旱路。你雇個脚驢子。就可去了。地名叫饅頭村。進村你打聽宋八黃上。就有人領你去了。婦人說到此處。忽想起男人臨行。囑咐有話。說勿論誰來打聽。也不准說。此時這話已說出口。二反倒後起悔來。上下把司孟

友打量一回笑問道。你實姓啊。孟友一面答話說我姓周。一面察言觀色。料着這件事情。自己所見不差。維禮失蹤。一定是被人害了。想到這裡。不願再細去斟酌。便合那婦人作辭。那婦人心裏懊悔已極。一看司孟這宗情形。三根半狗鷹鬍子。一定他不是宅裡人。當時他渾身寒戰。恐怖已極。沒的又囑咐孟友道。周爺。你別對旁人說。掌櫃的臨走。不叫我告訴人呢。司孟友一頭答應。一頭甜言蜜語。說個肉麻。出至大門。回首又笑道。明天我就走。嫂子你沒什麼帶的麼。那婦人聽了這話。心裡放下一半。說這人既說話這樣。決不至有何差錯了。那知道這個孟友。全是信口開河。就爲探下落來的。胡云了半天。根底都探聽明白了。惟恐走後生疑。這婦人再給送信去。隨後又敷衍兩句話。哄得那個婦人。不至生疑了。然後纔出來回衙門。趕緊著點派差人。星夜往梅良縣饅頭村。捉拿黎玉。又派了兩名差人。星夜往監介縣。捉拿小寶兒。當夜就分轡揚鑣。各自前往。不在話下。單言蔣連城。這日在古宅左右。探聽一切。忽見裏花園角門。吱的一開。連城往那邊注目。只見走出一人。月光之下。看不甚清。披著個半大夾襖。嘴裡嗚哇的直吐。這時連城打扮。活像車夫一般。心想出來這人。

既是醉鬼。一定是醉鬼王四。趁他醉著。我何不探聽探聽呢。一面思忖。一面往東來喚道。四哥。你是王四哥麼。那人在醉後答應。說是呀。你是誰呀。連城一聽。心說有邊兒。既然是他。我就有主意了。隨口笑道。你醉了是怎麼著。不然。怎麼連我語聲。你都聽不出來了。說著。走過來。拍他肩膀。王四把嘴兒一撇。心裡恍恍惚惚。也楞著眼兒。問道。你上那兒去了。連城見他這樣。知道他喝的多了。把手問道。四哥。你還敢喝點兒。不敢喝了。王四道。怎麼不敢。慢說喝點兒。喝個九斤十兩。也還喝得下去。說著。屢屢胸脯。連口直囔說。不舍。連城笑道。四哥。你真是好朋友。今天我作東道。咱們就喝點兒。一面說。拉着醉鬼王四。趑趑起來。到一個酒舖。連城要了酒菜。先給王四斟滿一盃。遞過去道。四哥。你打了回官司。我也沒請請你。給你壓壓驚。說著。遞到嘴唇邊。笑道。你先喝這一盃。王四醉眼朦朧。猜不定誰跟誰。一聽說前番打官司的話。不禁三焦火起。冷笑兩聲道。老弟。這話我不是鎮嚇你。若論打官司那件事。也就是我。換給旁人。真得吓嚇死。說著。恍恍頭。哇的又吐了一地。兩手一邊胡理鬍子。還一面接續道。別忙。這事我有些疑惑。十成占八成。孫九是死了。連城把鼻子著。握聽。

了這話過來又斟了盞酒。惟恐酒舖中人看出破綻來。隨口嚷道：「四哥你喝酒哇！別竟說不喝呀。」王四把身子一倚，撲的一聲，靠倒牆上。信手一揮，酒壺酒盅等物，齊都倒了。連城在旁邊，又叫走堂的酒博士，擦抹掉凳。王四仰着頭，嘴犄角直流酒沫。那一分骯髒氣息，異常難聞。連城見這般光景，喝是不能喝了。隨卽會了酒資，掖起王四來，便往外走。王四咧嘴道：「別忙，催我催我，我罵他祖宗。」連城在一旁，央告越說越嚷的厲害。口裡鳴囊囊的道：「不叫誰好死，誰也別好活著。別當我不知道。今日在井裡打水，我早已看見了。要說那不是死屍，那是什麼？」連城亦趁勢探道：「四哥，你真是喝醉了。那來的死屍，叫你看見了？」王四一面走，前仰後合的嚷道：「放屁，喝醉了，嚇嚇喝醉了。你纔喝醉了。你去打聽打聽，你這王四哥，一輩子喝了半輩子酒，就是沒沒喝醉過。連城在後面扶著，心裡好笑。當時也不必辨證，對付著進了巷口，找個僻靜之處，故意的激動他。連說這是那兒事。王四你不用口強，你真是喝多了。不然，那裡有什麼死屍。你這裡亂造魔，說着掖倒一處地上，叫他坐下。王四連自己貴姓，此時都忘了，坐在地上，咧嘴恍頭的，直要倒下。連城也順手一推，果然他朦朧睡去。

了。連城默立了半天。想著有什麼法子。叫他再細說說呢。思忖半日。沒有主意。有心就拋他在這裡。自己又有所不忍。沒奈何。拐了一個胡同。繞到蜈蚣裡來。告訴古宅門房一個信。進門道聲辛苦。正赶上許多的人。都在門房說話兒呢。連城說你幾位瞧瞧去。這宅裡王四爺。躺在南巷口。地上睡著了。衆人見連城這樣。非常和氣。連城也不便延遲。看了看大概情形。料定那王四說話。決不致假。忙慌往衙門裏來。報知孟友。孟友把分派官人。捉拿小寶兒黎玉的話。也告知連城一遍。喜得坊官老爺。眉飛色舞。即時給伍都老爺去信。大畧說囑弟之件。幸不辱命。維禮失蹤。已經有了頭緒了。現擬於明日早間。帶役往古宅花園。檢察一切書畢。用官信封兒封好。遣人給伍都老爺送去。一面又選派差役。預備明日清早。前往檢察的事。連城是細裡又細。惟恐明日前去。檢察不出來。鬧得溜溜一夜。不會合眼。黎明急起。早有坊官差役。進來稱請。連城把平素衣服。檢點穿好。對鏡照了照。不至叫古宅僕人。看出破綻。然後纔戴子出來。同著坊官司孟友。并書記差役等。一齊往蜈蚣裡來。行至門首。先遣官差進去。告訴一個話兒。然後一齊進去。前頭有幾名僕人。都是古宅新來的。坊官

也問了姓氏。一個姓龐。一個姓賈。二人都五十歲。骨格貌相不致像流猾鬼。坊官叫他們在前引路。進了屏門。先到客廳院裡。小書房院裡。重新又查尋一過。孟友正點點撥撥。指告連城說。那日我們進來。我看就情形可疑。如今你看。說著。站在小書房門外。指那東面屏門。連城一看。門上鐵鎖鐵釘。俱是折的。連城笑了笑。暗中領會。兩人正揣摩一切。忽見驚慌慌走來一人。年在三十以外。馬面無鬚。長的鷹鼻鵠眼。尖嘴喉腮。臉色也白裡透青。青中發白。隱隱有一種陰毒凶狠之氣。望着坊官拱手作了個揖。坊官也不識是誰。顧問左右。龐二在一旁薦引。說道。這是我們大少爺。前天爲這事回來的。坊官也拱了拱手。知道古孟行。勢力很大。現在是稅務監理官。不能不趨爲奉承。笑著道。敝署爲貴宅孫公子。很是爲難。上司又催得很緊。不能不檢查。一回也好有一個交代。孟行聽了這話。半晌沒言語。孟友在一旁看著。很生疑惑。猛弧了過去。笑道。孟翁幾時來的。笑著作了個揖。嚇得古孟行。顏色一變。遲了半刻。纔遲遲還禮答道。兄弟昨天來的。孟友嘻嘻的笑。兩眼不住的。上下留神。過來又拉手問道。上次你幾時來。孟行又遲了一刻。不知所答。回頭只招呼坊官道。舍下出這樣

事。擾亂諸位費心。一半日得閒。我卽過去道謝。坊官因看著這樣。很生疑慮。隨口應酬兩句話。便往花園裏來。連城也看出來了。一面行走。一面與孟友使眼色。孟友陰會其意。隨在孟行身後。屢屢說長道短。問他昨日歸來。路中所見風景。孟行臉上顏色。很透驚慌。說話也前言不接後語。信口胡云。孟友叫官差道。別處先不必檢查。先看看井裡頭。有什麼沒有。孟行聽了這話。又是一驚。信口又敷衍道。舍下的事。仰仗幾位費心。改天我必去叩謝。說著。對著坊官。重新又說了一遍。剛要往假山石前面。薔薇架這邊來。只見有兩個僕婦。一名丫鬟。匆匆自後面跑來。叫著古孟行。啾咕半日。孟行乃過來攔道。三位不必費心了。裡面傳出話來。說所有花園裡。各處房屋。花廳。已經都查尋遍了。三位就不必去了。坊官一聽此話。知道其中有緣故。笑著道。這事可不能。兄弟有上峰交派。不查個水落石出。回去沒得交代。連城一聽此話。腦筋都氣腫了。明知他這樣攔阻。一定有毛病。不過心裡話。嘴裡不能說。氣得低著頭。直生悶氣。坊官道。這一層。孟翁要格外原諒。論理實不敢遭擾。祇是有道樣事出來。前次在花亭上。檢過一支破鞋。上峯交派的緊。不能不到這兒瞧瞧。孟行把臉色沉。

著聽了這話。動了貴官脾氣。冷笑著道。閣下說什麼。要論貴上司交派的緊。還有我查尋的緊嗎。官兵檢查。我們檢查。還不是一樣檢查嗎。說罷。嚇嚇冷笑。坊官也沒話可答了。當時他頂撞也不是。不頂撞也不是。本是他調查此事。雖在思想上。有此一想。要論事實上。自己真沒有把握。好罷歹罷。人家是至親骨肉。我們是作什麼的呢。想了又想。只得合孟行笑道。宅裡既然查過。我們也不便查了。不過我們官事。孟翁須要原諒。當真要沒什麼形跡。請貴宅具一張甘結。我們就不必管了。孟行聽說具結。氣得眉毛都豎起來了。嚇嚇笑道。這是作什麼。你我一樣作官。官事我全都明白。當初我沒放道尹時。京裡坊官也曾作過。這是圖什麼。真是笑話了。說罷。又哈哈直笑。坊官把一肚子話。滿都堵住了。一來他勢力真大。二來他這樣攔阻。何苦再爭論呢。當時就呵斥官差。先別進去。官差都唯唯諾諾。一旁站立。靜候坊官指示。再謀進行。連城是確有所見的。聽了這話。那能服氣。過來問孟行道。宅裡孫少爺。是孟翁什麼人。孟行見來的很勇。怔了一怔。道。閣下問他作什麼。他是我的從姪。連城道。既是孟翁的賢姪。難道他忽然丟了。閣下不想著查尋麼。孟行道。怎麼不查尋。查尋不著。



亦實無法。難道我們骨肉不及閣下關心。說着。噙噙冷笑。接續笑道。我們不著急。還不到衙門裡報案去呢。連城道。却有來。既已報案。怎麼不准我們查。當下兩個人。越說聲音越壯。孟友在一旁聽著。不好答言。連城是理直氣盛。大公無私。孟行是吹鬚怒目。犯了紈袴脾氣。坊官攔住連城。莞然笑道。你不必着急。孟翁與維禮。既是叔姪。自然他心著急。比著我們深切。又向孟行道。孟翁要原諒。蔣先生直意要查。原爲閣下。兩下倒不可錯會意。孟行道。沒那麼些說的。尋找維禮。我要的是人。你們查尋下落。不在外處去找。跑到我院裏來翻騰。你們是什麼意思。說著。怒氣昂昂。指著連城。問坊官道。這位是貴署什麼人。我倒要請示。請示。坊官笑道。他姓蔣。是我們衙門坊佐。論來合洪德順。賈星慧。還都是至親呢。說著。叱坊官差。還不退出去。在這裡作什麼。警兵等不敢少怠。聽了這話。赶忙退出。孟友怕事情有變。過來攙言道。孟翁倒不必動氣。兄弟是粗率人。我有個至當辦法。不知是否。閣下既因爲姪子。我們也爲的官事。閣下爲尋訪下落。方纔報案。我們也爲尋踪覓跡。纔來訪查。究實了說。閣下是維某的叔父。當然比我們關心。既然說花園各處。已經查過。我們又何妨再看看呢。

萬一要有點罅縫兒。豈不是大家之幸嗎。這麼辦。我在頭裡走。一同把大概看一看。就省却閣下具結啦。說罷。大踏步拉著連城就走。孟行倒沒話可說了。只得帶著龐三賈二。跟從坊官等。一直往薔薇架井沿而來。孟友是東瞧西望。一路與賈孟行說些閒話兒。連城是一條腸子。適纔又與孟行堵了口氣。此時他興興匆匆。直奔井沿而來。低頭一看。裏面黑洞洞。放著一物。高出水面一尺。日午當天。看了個逼真逼切。坊官也走過來瞧。孟友也走過來瞧。孟行在一旁默著。搖頭道。我不必瞧。昨日已經看過。孟友把情形看明。仰首笑道。是不是。閣下既要查井。可見我們要查井。也不是無緣無故。故意來攪擾了。說著。來拉孟行。說閣下來瞧瞧。下面是什麼物件。這麼黑。這麼大。孟行道。不必瞧。我都知道。孟友越來拉他。孟行越不過去。坊官也看明情形了。笑著道。閣下請過來看看。到底是什麼物件。這樣凸凸囊囊的。孟行把臉知一變。勉強笑道。瞧什麼。三位既已看過。我就不便看了。孟友道。這事不是別的。你來看看。說著。拾了一塊石子。擲下井去。打的那井裏水聲。噹的一響。孟行也無可如何。過來看道。這是什麼。這是家人們扔的破包袱。一面說。臉上變顏變色。好生可疑。坊官叫

龐三道。辛苦管家。你去把我們那警官叫進來。我有話說。龐三聽了不敢不遵。看著孟行臉色。還要遲等一刻。然後再說。誰知此時孟行。只顧望井裡著了。坊官說話一句都未曾聽見。孟友望井裡指著。一會又用碎石頭往裡打一下。連城在一旁站著。得意洋洋。嗤嗤冷笑。催著龐三出去。工夫不大。只見警兵警官。進來許多。有拿著繩子的。有拿著鈎子的。孟行也沒得說了。強打精神。喝呼龐三等。趕緊給裡頭送信。問問這井裡是什麼。坊官聽了這話。知道他此時詞窮了。忙慌叫警官過來。指揮衆人。先往井裡繫繩。把那井底之物。打撈上來。倒底看看他是什麼。分派已畢。大家爭前恐後。圍住井口。不到一刻鐘時。撈上一物。警官往下一看。嚇得毛骨悚然。原來是一個死屍。撈在井邊。警兵七手八腳。盡力扯住。嚇得孟行等。渾身亂抖。牙齒相擊。孟友在一旁指揮。不叫往外處放。就擱在井沿兒上。連城在一旁拈鬚。很生得意。坊官也欽佩連城。暗暗稱奇不已。安放之後。衆人都仔細查看。這具屍首。外面用細毡包裹。露著兩隻腿。因爲日子已久。泡的虛浮肥腫。難看極了。孟友要打開觀看。認認這屍首是誰。連城搖手道。不必。先請古孟翁。過來瞧一瞧。孟行聽他刺激。臉上難堪。過來

合坊官訴苦。說道：兄弟不在家。不知怎麼鬧得。會有這事。幸虧諸位費神。不然這樣事。我那知道。坊官只笑而不言。孟行又請求。打開看一看。倒底是誰。坊官道：這事我不敢擔承。明日當知會法部。一同再來此檢驗。孟友也急著要看。看著兩腳。必是男屍。只不知屍首是誰。剛說合坊官商議。打開先瞧一瞧。忽的那邊廂。哭聲震耳。來了許多女眷。姚夫人在前。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周媽婉兒等。跟隨在後。離著好遠。先就哭起來。周媽攙著姚夫人。哭得言不得語不得。一路奔井沿而來。一邊哭一邊數叨。連城的腦筋靈敏。聽見哭聲。好生異怪。心說哭的這人。真個糊塗。怎麼他沒見屍首。就這樣哭。倘或包袱裡。要是下人呢。豈不哭錯了麼。孟友亦很是納悶。只見這一般女眷。奔了這包袱而來。有哭的撲地而倒的。有扶著太湖石。望著洒淚的。有以巾幘面。假作哭泣的。你也哭。我也哭。哭得古孟行。眼淚數行。要哭又哭不出來。眼巴巴望著衆人。愕愕痴痴的。顏色一紅一白。沒話可說。孟友因看著奇怪。指揮各警兵。一旁聽候。叫他們由性哭去。警兵在一旁怔著。又見有許多女眷。撲奔井沿而來。孟友因前次檢察。見過一回。一個是梅姑娘。一個是蚌姑娘。還有幾個女僕。孟友都不知姓。

名衆人見地上毡包。皆忙止步。梅姑娘扶著薔薇架。直眼他望著死屍。蚌姑娘左迴右顧。驚怖異常。後面隨來衆人。也都驚慌失措。看著死屍發歎。姚夫人一面哭。一面數叨。連城問龐三道。這兩個不哭的。是這裡什麼人。龐三看了看。在場諸人。你也哭。我也哭。只有蚌姑娘梅姑娘兩人。連一滴眼淚。全都沒有。望望屍首。回頭又望望衆人。梅姑娘臉上。更透異怪。怔怔的站在那裡。似有萬般委曲。一時要哭。當人又哭不出來。望著諸人在此。髣髴又害怕似的。龐三看著這樣。也很納悶。因告連城道。這二位。扶著架子那一位。是七姨太太。那一位是六姨太太。連城點了點頭。剛說合孟友商量。說這些情形。全都可疑。誰想話沒出口。孟友是機警過人的人。早已就看明白了。兩個人心照不宣。一笑而止。坊官問孟行道。這事怎麼辦。請閣下設個法。別的事小。按例誰家有這樣事。家主卽有嫌疑。照章應鎖押到案。聽候查辦。閣下既久不在京。這事應怎麼入手。請指教兄弟。好爲這死者鳴冤。孟行聽了這話。不勝驚怯。陪笑合坊官商議。說這事沒有別人。就請閣下費心。把這裡下人。一總拿去。究情個水落石出。到底是怎麼鬧的。說罷。喝呼龐三。先把王四等叫了來。龐三不敢怠慢。去不多

時把王四錢十兩人找來。警兵不容分說。上前就鎖。孟友就分派警官。在此看護首屍。拜別諸人。先帶王四等回衙審訊。要知如何結果。且看下文分解。

冷佛  
編述 井裡屍卷四終

井裏屍

六十五

卷之四

六十六

第十三回 古孟行聲冤遞訴狀

司孟友訪案獲真凶

詞曰 飽暖最能生事 品行不及貧寒 縱然姬妾滿君前 背後人人

含怨 衰老寬宏大度 人家歡笑一團 但留陰隙破迷關 何

致兒孫現眼

話說司孟友帶了錢十王四來到官衙。心想這件事情好無頭腦。看著孟行臉色。很透驚怯。莫非他於此事有什麼情形嗎。心中思忖。信手在書架上檢了一本破書。一面看書。一面等坊官等檢查回來。好作計較。正自靜坐。忽見警兵余能。掀簾自外面走來。垂手侍立。回說交派之事。小人聽話聽因。已經聽明白了。孟友一聽。知道是金三在獄。必定說什麼來著。因問道。你聽見什麼了。余能道。方才看押所。收了兩股兒差使。聽說是王四錢十。金三對范二說。你瞧這件事。可怎麼好。據我想孫九是不能走的。及至他出去幾天。必是給梅姑娘的母親。設什麼法子去了。孟友一聽。皺著眉頭。一想。說聲是了。那麼他們兩人。還說什麼來著。余能道。范二沒言語。金三說不信。



你看看。孫九不回來。那就是張德順把他誘走的。范二說。作什麼誘他走呢。金三說。你會不知道。這個合張爺有拉攏。那天被孫九碰見了。那個合太太要拚命。把蚨兒眼睛也給抓了。這事你不知道。孟友道。他們說這個這個的是誰。余能道。那時我裝睡來著。沒能認真。孟友點頭。心裡暗暗祝念。說我彌陀佛。這事可有了頭緒。因叫余能下去。仍在獄裡聽著。以後他一舉一動。都要留神。當下又告知看押所。把王四錢十兩人。也合金三范二。收在一處。分派已畢。只見守衛官兵。同了坊官蔣連城。還鎖著兩名犯人。一起進來。坊官不顧別事。先去升堂審案。連城跟孟友一拉手。二人來到屋中。談論今天園子裡。撈屍情形。連城說古孟行有關係。孟友說他不但有關係。蚨姑娘梅姑娘。都有關係。連城是素性樸厚。聽了這話。很不謂然。說你這嘴角上。永遠不留德。你知包裡死的是誰。你就這樣說。孟友道。死的是古維禮。連城聽了這話。很生詫異。因爲孟友走後。打開一瞧。實在是古維禮。脖子上勒著繩子。身上有七八處打傷。因問孟友道。這事好怪。你怎麼知道是他。孟友道。這有何難。隨將方才余能所回之話。細告連城一遍。連城道。這個合張德順。有拉攏的。到底是誰。孟友笑而

不言。連城道：「你不要瞞我。這案功成了。我又不受賞。你何妨也大方一回呢。」孟友笑道：「不是我密而不宣。其實我真個不知道。余能聽金三說。就是這樣說的。連城道：如此看來。這個是梅姑娘了。」孟友道：「也不盡然。既是他宅裡太亂。這個就不定是誰了。」剛說著。只見外面來人。回說古宅的少爺。求見坊官。坊官因審著王四呢。說請求司老爺。去代表見他。孟友一聽。趕緊往客廳裡來。見孟行在客廳裡坐著。業已等候多時。見了司孟友。趕緊吁呼稱謝。各自落坐。孟行把適纔情形。述說一遍。又說家門不幸。出了這宗逆事。望求貴坊署。格外費心。趕急查拿凶手。好給小姪洗冤。孟友謙恭和氣。打聽古維禮。平素性情。借以察言觀色。探聽被害情形。一面把前次搜查。檢出來的證據。拿與孟行觀看。孟友拿著那根短鎖練兒。遞與孟行道。閣下看一看。這是什麼物件。又把那張字帖。以及紙扇摺扇。維禮親筆的筆記。遞與孟行道。閣下再看一看。這是令姪物件。不是孟行看到多時。瞧著這張字帖。很生異怪。又見那一柄素摺扇。一面畫著梅花。一面寫的小楷。念其文字。是維禮筆記上。所栽的白梅花詩。上寫道：

綉衣裳不瀟飛塵 占領東風第一春 香是肌膚清是骨 前生誰是滴仙人

素雲駢降許飛瓊 化作香魂倍有情 若令此花能解語 定知冰雪是聰明

不作逢時俗樣妝 鉛華不御壓羣芳 玉京晴雪瑤臺月 月自鎖魂雪自香

羅浮仙子舊因緣 誤嫁東君亦可憐 惆悵廣平空作賦 素心惟許印情天

孟行一面看一面皺眉頭。若有所思。看看下欸。寫著寒鶴二字。孟友在旁問道。閣下看著筆跡。可是令姪寫的麼。孟行把扇子掩上。明知是姪兒維禮。贈給梅姑娘的。不過詩中之意。合那寒鶴二字。很是眼生。揣摩半天。知道不是什麼好事。遂搖頭道。這扇子不是舍姪寫的。看其筆跡。像是他姑母鄭貞卿寫的。孟友點點頭。並不追究。回手在一個包裡。檢出一隻鞋來。遞給孟行道。這隻鞋子。閣下認識不認識。孟行看了。認不出誰的鞋來。納悶道。這隻鞋我不知道。孟友道。這事是這樣辦法。閣下是死者尊親。自然要替他洗寃。不過這兇手是誰。衙門裡無從懸揣。請閣下說個大畧。我們也好究情。孟行聽了。怵怵怛怛。答了一聲。是字。孟友因等得急了。重續又說了一遍。孟行道。這事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來。具了一張訴狀。貴坊要按著訴狀。趕急追問。好

給舍姪報仇。一面說兩眼直直的怔著。孟友把狀子接過。看他臉上顏色很生可怪。方才撈屍時候。本來就看著可疑。此時這宗神氣。越發的納悶了。剛要說話。孟行疾起告辭。口裡把閣下費心。改天道謝兩句話。說個不住。孟友明知是話裡有話。故意要嘔他一回。一面相送。心說這小子。好生可怪。這樣驚驚怯怯。是事情急的呀。還是屈心害怕哩。一面思忖。一面答訕問道。閣下看著凶手。像是誰哩。孟行皺著眉頭。尋思半晌。一手握住孟友。嘆口氣道。家門不幸。平素亂用僕人。閣下想情。他們都不辭而逃。這裡還沒有毛病嗎。孟友想了想。倒也情實。此時因不得真像。只得隨口答應。心裡仍然是疑著孟行。恐怕是移禍於人。編排的脫殼法子。一面相送。一面對警兵使眼色。暗中叫後面跟著。看他到什麼地方去。警兵會意。追逐孟行的轎車。從此就跟下去了。諸事莫表。孟友把孟行來意。告知坊官。坊官把訴狀看完。趕緊給法部行文。預備明日驗屍。法部是楊公理掌收發。聽說維禮一死。驚駭失色。急忙與戴紳元商議。先到屍場裏痛哭一回。孟行也陪著直哭。說家門不幸。出了這宗逆事。二位依法部裡面。多給維持纔好。二人都素性慷慨。聽了這話。滿口應承。不等著官來驗屍。

先去把維禮慘死的情形。回了卜司寇一遍。卜司寇悼惜不已。諭令他二人道。此事你不必多管。古司農家裡。不定是怎麼回事呢。二人聽了。不知卜司寇話裡。什麼意思。只好唯唯答應。二人因同學至好。撒開了一運動。託囑本地坊官。極力給訪拿凶手。莫令漏網。紳元是急性子。逢人便道。各處胡亂打聽。恨不得找個包探。早日把凶手拿住。方才如願呢。誰想一過數日。終始也沒有頭緒。各處傳說。都疑惑古司農。教唆給害的。又說孟行給害的。街談巷議。紛紛不一。紳元把驗屍時所記的傷格。變法抄錄出來。翻來覆去。仔細研究。急了。合公理商量。見那屍格上寫著。遍體有木棍傷六十三處。脖子上有勒傷。咽喉偏左。有刃傷一處。深約至喉。紳元看到多時。想不出什麼原故來。因嘆道。維禮一生謹慎。怎麼會這樣結果。罷了罷了。真是天道不公。就完了。公理道。你說什麼。這事我想是這麼。我們空著些急。實用沒處。不如請一個有名包探。叫他給採訪一回。或能把凶手拿住。也未可知。紳元道。話是那樣說。只是如今包探。咱們請誰。兩人尋思一會。果然就想不出人來。公理道。雖然沒人。我倒有個法子。聞得坊官衙門。有個坊副司孟友。此人機警過人。雖不是偵探大家。此時在京師

一帶也就算首屈一指了。何不訪一訪他。問他有什麼主義呢。紳元聽了。很覺近理。次日便約同公理。一同往坊官衙門裡來。這日司孟友偏沒在家。有坊官蔣連城二人出來接洽。二人把來意說明。坊官把此事原委。從頭亦說了一遍。又說二人都不必著急。敝署對於此事。已經得著頭腦了。不過凶手是誰。此時還難於指定。大概等司坊副回來。此案就有了頭腦了。日昨司坊副自外來電。大概把小寶兒花灼。一併追著了。明日就押解來京。電上說此案原凶。已經上了輪船。逃到南邊去了。敝署司坊副。光景要支身南下。二位既這樣託囑。我們必盡力就是了。公理聽了此話。隨又託囑兩司。然後告辭。剛到屏門。只見伍都老爺也來了。見他二人要走。攔着道。我有要緊話說。二位別忙。於是又一同走入。一面說些閑話。坊官把驗屍後一切情形。細細又報告伍都老爺一回。伍都老爺低聲道。這事我都知道。說著湊近坊官案前。悄聲道。這事不能那麼辦了。聽說這其中。怎長怎短。撫着坊官耳朵。啾咕半日。公理在旁邊看著。不知是什麼事。坊官一面答應。進去把一切證據。滿都拿出來了。連城也不能答言。紳元在旁邊看著。只見有一根鎖練兒。一隻破鞋。一本筆記。另外

有兩把扇子。公理不知是怎麼回事。坊官一一拿著遞給伍都老爺看。兩人又跑到裡間。說了半日的話。雖然他二人說話外間聽不真。末後聽坊官說道。這事我實在辦不到。閣下此來。雖是爲我。究竟有上峰查管著。實在擔不起。說著走出來收了證據。臉上冷冷的讓著伍都老爺請坐。伍都老爺臉上看着也不是顏色。茶役倒了碗茶。伍都老爺喝著笑道。楊戴二公知道這案的內容嗎。公理等聽了。不知所答。陪笑回道。我們實不知道。此來也正爲打聽呢。伍都老爺道。見著古孟翁沒有。公理等本沒見著。忙問道。沒見著。孟翁有什麼事嗎。伍都老爺放下碗茶。笑著道。沒什麼事。二位既沒見著。暫且就不必說了。公理等聽了此話。好不明白。剛欲細問。坊官在一旁笑道。伍先生之意。兄弟很領情。此案在做署一部分沒這權力。一爰把人證捕齊。送到貴衙門去。閣下再設法通融。或者能夠洗白了。亦未可知。公理聽這些話。一概不懂。伍都老爺哼啊答應。又把坊官蔣連城二人。叫在一旁。啾啾咕咕。重續又說了半日。不知是什麼秘密。如此背人。公理等坐立不住。起身告辭。坊官也不來攔阻。伍都老爺笑道。咱們衙門再見。客不送客。我也不出去了。公理一見什麼事這樣鬼鬼

崇崇的一邊納悶出來與戴紳元二人一齊上車紳元的心裡疑惑想著伍弼這東西不是好人。此次前來內中一定有事。公理也很生納悶。不過有些個書生氣。沒曉得宦場情形。究竟是什麼意思。來到公館。二人把方纔狀況重新又研究一回。疑著伍都老爺不是替古孟行託情的。就是替古孟行納賄的。好在這案裡情形不碍古孟行的事。樂得不早些破案。先給死者聲冤呢。二人之意料著骨肉攸關。維禮之死。孟行爲姪子託情。係屬情理之中。應當託囑的事。誰知魍魎世界。什麼事都須有。往往有意料不及。出人意外的事情。孟友把小寶兒花灼灼一齊拿住之時。花灼灼死乞白賴。抱住小寶兒胳膊。不肯放手。官兵連打帶喝。呼花灼灼嗚嗚大哭。死也不放。及至帶到坊署。二人下了解車。仍然是嗚嗚痛哭。兩不放手。官差左右威嚇。花灼灼不但聽。反把小寶兒抱個挺堅固。警兵盡力的搬他手。又用刀子剪子。瞪眼喝呼。著叫他撒手。豈知花灼灼豁除死命去。也不肯放。警兵等無法可治。只得將帶來贓物。先行具報。然後前推後擁。帶了二人進去。坊官升座。先問小寶兒何故潛逃。你知道以小犯上。姦非拐帶的罪麼。小寶兒低頭不語。就剩下顛搖喘氣了。坊官又問道。



是你招的他。是他招的你。走時是他要走的。還是你要帶他走的小寶兒一語皆無。渾身打戰。花灼灼代回道。此事也不能怨他。也不能怨我。歸結怨我們老爺。若大年紀。一點陰隙不留。實不相瞞。人生一世。除去各宗教。情愿出家。萬緣皆淨的人。不算外。其餘無論男女。誰都要一個年貌相當。志趣相同的一夫一妻。雙雙的過日子。誰也不願意爲人姬妾。輕度一生。老爺是生兒養女的人。這一案你看著辦罷。若真個講究人道。我們投緣對勁。年貌相襯。若認真申明法律。我們也情甘領罪。總而一言。我們生在一處。死在一處。說著。咬牙切齒。搖動小寶兒道。你怕什麼。敢作敢當。求老爺公判罷。坊官聽了這話。心說好個刁婦。說話怎麼這狡猾。因喝左右道。把他胳膊扯開。左右一聲答應。過來就用力揪扯。花灼灼越抱越緊。扯的他十個手指頭。幾乎都咯肢折了。仍是不放。小寶兒低頭不語。花灼灼神嚎鬼叫。大聲叫罵不已。坊官也沒了主意了。查點那所獲贓物。均屬花灼灼一人服用之物。揆情度理。似乎與維禮被害絕無關係。因問道。古花氏。這話你不是那麼說。你們若兩情相愛。本署也竭力保全。你若一味放刁。本署就無法救你了。你們走時。約會黎玉沒有。供云沒有。約會

張德順沒有供云沒有那麼你們走時候孫少爺在家沒有呢小寶聽了此話想了一想。又回道。我們走的那一天。少爺倒回京了。孫少爺在家沒在家。一時想不起來了。坊官一聽。此中又是枝葉。怎麼古孟行早已就來了呢。因問道。你們少爺來京。你是聽說的。還是眼見的。花灼灼道。眼見的。那天是少爺少奶奶一同來的。來時帶著好大的氣。丫鬢桃花。那天在西院裡說。自要看准了。先把那以小犯上。不顧倫理的東西。一刀一個。當時我聽了此話。想著沒有別人。一定是指我而言。所以當天晚上。我們纔起意逃走。坊官問小寶兒道。他的話可是實麼。小寶兒道。實却是實。當時我說是暫且聽一聽。先不必走。萬一桃花的話。不是說我們。是指着孫少爺合梅姑娘說的呢。坊官一聽此話。很覺耳生。因問道。你說什麼。坊官這一問。小寶兒又怔了。只當說的這話。犯什麼計較呢。又改供道。咳。我說錯了。那天我跟他說。不必胡疑。嚼們的事。沒人知道。籬笆都能夠透風。咱們決沒有物議。我說桃花兒的話。必是指著大姨太太。合張德順說的。坊官一聽。話裡又有枝節。因問道。這話是怎麼講。你們大姨太太。又是怎麼回事呢。小寶兒半晌無言。花灼灼接著道。告訴老爺說。人人賣私酒。

不犯算是好手。我們作犯法的事。老爺就治我們罪。說那些作什麼。坊官道說也無妨。自要是真情實話。本署必格外寬容你。說著。又勸他撒開手。說此時他也不跑。你也不能跑。死扯著作什麼。難道也不怕愁蠢麼。花灼灼道。事到如今。沒什麼愁蠢的。我怕一撒手。他不能在一處死了。男子都鉄心石頭腸子。我不能放。坊官道不放也罷。你把古家的事。詳細在這裡說。張德順是那兒的人。梅姑娘品行如何。你都詳細說。此時小寶兒手骨冰涼。連羞帶怕。已經都喝呼傻了。低頭叫花灼灼扯著。死也不動。花灼灼心裡。不明白坊官所問。究竟是什麼。又不知自己走後。古宅有什麼典故。因合坊官辨駁。說這事不用問我。我們犯什麼罪。願領什麼罪。坊官之意。本要借此機會。訊問維禮的案情。問到多時。始終都沒有頭腦。因令左右官差。推擁他二人下去。設法分開他們。暫爲押起。又叫把王四金三等。提出來問話。金三在堂上跪倒。高聲喊冤。坊官也不問他事。就著小寶兒方纔話口兒。究問張德順的所以然。金三道。老爺不問。小人不說。以後我們老爺少爺若問。老爺可別說我說的。因供道。張德順是張媽的男子。舊時在宅裡。頗得大姨太太寵愛。後來他託賴老爺人情。

運動了一個縣丞人家的書底兒。好作了二年官。如今又回來了。說著便把張媽錢媽。如何叫三姨太太攆出。張德順如何來京。如何他教給二少爺念書。如何在宅裡管事。如何叫維禮碰見過的話。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恰恰與司孟友在京時。余能所報告的話。前後符合。坊官點點頭。又問梅姑娘合孫少爺。又是怎麼回事呢。金三道。那我就不得而知了。那天正月十五。王四喝醉了。他說梅姑娘不是好人。時常叫倩姑娘。勾引維禮。坊官聽到此處。又叫王四。王四上堂。跪在公案前。吁吁直喘。坊官問道。你們梅姑娘。平素是怎麼個人。王四不懂得這話。半日纔回道。他是梅裁縫的女兒。坊官道。我問的不是那個。問你梅姑娘爲人。是個正經人。不是。王四道。他倒是正經。我們宅裡。除了二姨太太花姑娘。是煙花柳巷從良的。其餘倒都是正經人。坊官聽了此話。越問越糊塗。只得又問金三。金三堅云。不知。坊官又問王四。說我這麼說。大概你總明白。孫九合梅姑娘。兩人好不好。王四道。好不好。我都不知道。誰害的孫九。我也不知道。老爺兩次三番。把我鎖著收下。莫非要叫我抵償嗎。坊官道。不是那話。你在古宅多年。大料古家的事。你不能不知道。現今你在古宅。看管花園。花園裡

出了死屍。你說不是你。那麼是誰。王四不等說完。大哭嚷道。冤枉冤枉。我這醉迷朦朧的。知道什麼。這必是毛二劉三。他們見財起義。偷著把孫少爺害了。好奪他的坊官聽了。這話又是個枝節。因問道。你怎麼知道呢。王四哭道。我怎麼不知道。去年我們老爺。要收珠兒。珠兒不從。要求我們老爺。給他五萬銀子。珠兒合孫九最厚。聽說把五萬銀子。都給了孫九了。那天劉三說。孫少爺闊的很。裏面缺姑娘。送他一架帳子。一領牀幃子。那天孫少爺沒在家。我們隔着窻戶。一看。繡的花紅柳綠。好看極了。坊官聽到這裡。心中一動。想起那日檢察。所見的繡幔牀圍。敢情是缺姑娘給的。這其中必有緣故。因問道。後來怎麼樣呢。王四供道。劉三毛二。橫豎沒安好心。想著把孫少爺害了。他們好得財使用。不然他何必跑呢。坊官聽到此處。又是一個枝節。同首告訴書記。詳細記錄。又問王四道。孫少爺這些錢。向在什麼地方放著。王四道。光景是箱子裡。坊官想了想。書房裡並無箱子。莫非所有箱子。被他們盜走了不成。因向王四等。究問毛二的住址。又問金三道。劉三毛二。他們是誰的薦主。金三道。舊日就在宅裏。誰的薦主。我亦不知道。坊官把前後口供。仔細一想。這案裡亂得很。非得

把司孟友催促回來。大家想法子不可。因令官差等暫時把王四等仍舊看押退堂。與連城計議。設法先訪拿毛二。一面給司孟友打電報。催他趕緊來京。研究一切。孟友正尋踪覓跡。訪拿黎玉呢。臨來時候。沒探明木廠趙掌櫃。倒底叫什麼名字。這天來到申江。好生著急。剛把所住地點。報知坊官。旋見坊官來電。叫他又趕緊回去。孟友猶疑不定。不知回去好。還是暫住的好。心正猶豫。忽聽隔壁房裡。有婦人啼哭之聲。聽其數叨。像是京城口音。又見有三五僕婦。類若鶉兒模樣。匆匆自外面走來。奔到隔壁的房裡去了。聽那啾呀鳴呀說話。勸那婦人少哭。婦人亦哽咽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一人道。我們自同仁里來。你的男子。在那裡等你呢。工夫不大。只見那三五人。擁著那婦人出來。衣服打扮。俱極縹緞。年在三十上下。生得雖沒什麼好看。却另有一種惹人注意目的丰韻。後來兩個人。替他抱著行李。提著網籃。孟友一看。形迹很是不正。不是引良爲娼。必是拐賣的神色。因在後面尾著。只見有一個僕婦。望著店中人點頭。笑迷啼的道。謝謝儂。呀哩鄉。乃到個哩鄉來啊。孟友一聽。這是給那人道謝。叫那人晚上去的話。因亦向那人點頭。學著本處的土話。說了兩句別的話。

免使那人生疑。一面望著門外。看那婦人上車。衆口一音。都說叫那輛車子。送同仁里五十三號門牌。哦。孟友記在心內。回到房中。想著這件事來的好稀奇。不探個水落石出。心裏悶得荒。因不顧有無關係。登時就喬裝變相。扮作富商模樣。一直往同仁里來。調查五十三號門牌。到底是作什麼的人。尋至第五十一號。恰是一所旅館。孟友就在彼住下。晚間合店友探問。隔壁住的那一家。向是作什麼營業的。店友說。這一家很有名頭。綽號叫大猾頭。姓柳名榮。新從西河來此。不知有什麼事。晝夜他車馬盈門。極其炫赫。孟友聽到此處。不便細問。出來到五十三號門外。審視一番。只見有一羣車馬。蜂擁而至。來到門外下車。一個個衣冠齊楚。都是一般貴客。後聽那僕從議論。大概是來此賭錢的。孟友瞻望一會。自己抱怨自己。說這是沒有的。無緣無故。我死鑿這事做什麼。越想越後悔。白白耽誤了自己事。還饒著費精神。這真是值不得的。於是回到店房。吃了些隨意茶食。抱頭大睡。次日清早。剛要算還店賬。只聽隔壁院裡。人聲嘈雜。又有一個婦人哭啼聲音。孟友披了衣服。側耳一聽。比著昨日所遇。哭聲尤慘。孟友聽之不忍。出來倒看是何事。只見那店門裡外。貼的看熟。

鬧的人擁擠不動。孟友身量小，擠過一看，還是昨日店裡所見的那羣僕婦圍着一披頭散髮的婦人，滿面帶淚，顧其貌相，與昨日店裏所遇的那婦人一樣。衆人在旁勸解。那婦人直要拚命，瞪眼合那羣婦人，要他男子。如其不然，便吵嚷打官司。有一人在旁勸道：「你不必急。你的男子不是你原配男子。他既昧良心賣了你，何必還找他。」那婦人又哭又罵的道：「不能。我找他，不爲別事。問他是真賣了我，還是你們設局擺弄我。」說著又哭又嚷。衆僕婦連說帶勸，嗚呀嗚呀說的南邊話。孟友亦聽不真切。又聽那婦人亂嚷：「死活不答應。一掌豁開衆人，拚命便往外邊跑。」此時滿院的人，那裏跑脫得開。衆人都追上揪住，連說你不用嚷。我們作這事，並不犯私。你男子賣的你。此處有他的字樣。少時等中保人來，你見了問一問。我們將本圖利，有什麼可怕的。說著，衆人推擁，外面走進一人，生的相貌猙獰，令人望而生畏。年在四十上下，鬚髮都半灰半白。走進那婦人跟前，一把揪住。那婦人劈手一掌，打的那男子一趔趄。那婦人罵道：「好你雜長六七，你把你姑奶奶賣了。那男子也不分辨，盡力一扯。那婦人仆倒就地。一轉眼時，就來了許多官差，進前把一千人衆，全數揪住。那婦人連哭。」



帶喊。自稱劉劉氏。男人姓黎。官差喝問道。甚麼事胡嚷。你既是劉劉氏。怎麼你男人姓黎。孟友聽了黎字。又往前湊了湊。那婦人指手畫腳。哭著訴道。他姓趙。我們一同來的。他要賣我爲娼。我是好人家子女。非同他打官司不可。孟友因聽說那人姓趙。仔細又瞧了瞧。那人橫眉立目。與那婦人對罵。官差喝呼著。拍的一聲。打了那婦人一掌。嚷道。胡說。你這年歲。太不要臉。一面罵。倒拽著往外走。其餘僕婦。被此也嚇得呆了。只得隨了官差。一齊往縣衙門裏來。孟友在後面跟著。直到衙門口。望著衆人進去。方纔轉身回來。細想這兩人姓氏。異常可怪。怎的這麼巧。一個姓黎。一個姓趙。莫非就是他兩人不成。尋思半日。想不出偵探法子來。住了兩日。聽著店主人說。這案裏非常複雜。那一婦人。確是劉劉氏。男人劉安。向在姓趙的木廠傭工。與那姓黎的。很不清楚。劉安是賦性憨愚。明知他女人不穩。奈因手頭不濟。沒資養贍。好歹有朋友幫助。受點委曲。只好裝聾裝傻。也就完了。久而久之。劉氏與姓黎的商量。雙雙逃走。內中有姓趙的參預。三人到這裏來。就把劉氏賣了。劉氏不答應。因此與鴛兒成訟。你說這一案裏。多麼複雜。孟友聽到此處。喜之不盡。趕緊給坊官去電報。細將

這一案說明。要求京裡來文。速將劉氏一案。提京歸案。坊官見信。立刻就飛籤火票。前來提取。孟友把諸事辦妥。不等著押解差使。前行起程。一路之上。所見的名山景緻。不肖細題。這日在輪船上。遇見一個朋友。此人是京城人氏。性情怪僻。執一不回。人人都喚他超虛子。平素與孟友交最密。邂逅相見。說不盡相思之苦。孟友把近來所辦的事。陳述一過。超虛子道。聽說你從事偵探呢。有的事麼。孟友道。我這偵探。焉能算偵探。十年不見。鬧到你耳裡。都知我是偵探了。這偵探還探什麼。說著把同仁里。偵獲劉劉氏。并趙某黎某的話。細數一遍。超虛子一邊稱道。孟友是一邊抱愧。超虛子道。這是怎麼說。我贊慕你。並非虛語。將來你合蔣連城。非成了偵探家不可。孟友笑道。這話你真是罵人。中國偵探。遠不如西洋偵探。說著。歷舉福爾摩斯所辦的案來。件件都精裏又精。細了又細。我輩在官場濫竽。何能比其萬一。超虛子笑道。你這人有些迷信。這宗腦筋。你是被福爾摩斯小說給染的。小說的話。聽也可不聽也。可。西洋偵探小說。理想的多。紀實的少。理想是坐定了亂譏。所以有出人意外。的地方。事實上萬分困難。按理想實作不來。你若有了工夫。把你身歷目觸的事。細細告

訴我。我亦能編小說。編出書來。雖不能高過他人。我是一筆一畫。都從實事上紀寫。決不參以理想。你道如何。二人一面說笑。約定棄官後。早晚在九疑山會面。約著蔣連城出來。好好作一部偵探小說。留以饗世。書要簡斷。一切後話。暫且不題。二人一路閑談。直到京城下車。超虛子住於旅館。因爲古宅之案。特意給司孟友薦個朋友。此人在蜈蚣里。開設照像館。姓宋名起。表字不如。平素合古宅交買賣。所有古宅家務。宋起是一概盡知。宋起之子。名叫紫玉。前次跟桃花有約。逃過一回。後經官府拿獲。監禁兩個月。如今也出來了。父子兩人。每日在照像館內。應酬生意。現有超虛子介紹。有人要探問古司農。一切家事。宋起因銜恨古司農。罰他兒子。聽了這話。焉能不喜。不用孟友來問。早自一長一短。把古宅家務事。全給說了。孟友把根。概探明。回署跟坊官商量。先把古孟行。函傳到署。究問情由。又派了四路偵探。分頭去尋覓凶手。不上半月工夫。居然把在逃的人。除去廚子毛二一人。尙未訪獲。其餘如張德順。尤桐尤二。崔順。姜順。劉三。李二等。全都捉獲到京了。訊問口供。大家因毛二在逃。都往毛二身上推。探其口風。都說毛二爲人。性極狡猾。平素合孫少爺有仇。所以纔起

意害他。坊官聽了，拿出那隻鞋來，大家也羣起而言，說是毛二穿的。坊官因無話可問，私合孟友商量，設法再捕拿毛二。孟友因案中情形極爲複雜，笑對坊官道：「這案我看這光景，斷不是謀財害命的事，內中那頭緒很多，每日我耳聞目見的，就有不少。大概意思，必因爲妬姦所起。」坊官道：「妬姦是誰妬誰呢？」連城聽了，不待孟友說話，心有所見，衝口而出道：「這還有別人，定然是因爲維禮。」今日我們應研究的，就是再打聽誰合梅姑娘對勁，誰合蚨姑娘對勁。這案就有了眉目了。」坊官道：「話是這樣說，如今合誰去打聽呢？」孟友一肚子話，此時不敢說出，連城所見亦極有理，因笑道：「合別人打聽去，未免爲難。」問問金三、黎玉，大概這些人裡總有知道的。坊官想了想，確也情實，悶了半夜，想出一個辦法來。次日把花灼灼提上，按照前供一一的問他道：「你們宅裡誰合孫少爺好？」花灼灼道：「儂也不知。」坊官道：「你不深知，也還罷了。難道連一絲都不知道嗎？」花灼灼道：「知道，我不知確實。」去年孫少爺來京，我們二姨太太待他很好，三姨太太也待他很好。蚨兒倩兒也常倒屋裡去。坊官道：「梅姑娘呢？」花灼灼道：「梅姑娘拘謹古板，不喜愛同人說話的。」坊官道：「此外還有誰同孫少爺相好呢？」花

妯娌想了半晌。回答道：「儂也不知。坊官叫花妯娌下去。帶上李二來問道：你在古宅全都管什麼？」李二道：「打雜兒。什麼事都管。後來打更的散了一個。我還打更呢。」坊官道：「每日你們宅裡各門都關鎖不關？」李二道：「先時十點鐘關鎖。後來三姨太太鬧過一回。每晚十二點上鎖。坊官道：夜來孫少爺出來不出來？」李二道：「不出來。坊官道：三姨太太爲什麼事？因爲關門鬧呢？莫非他因爲關門出人不便麼？」李二道：「不是。有一天田媽出來。不知是碰見誰了。回去跟三姨太太一說。這纔鬧的。把張媽王媽錢媽三人一齊都散了。坊官聽這話裡不大明白。反復又問了一過。李二道：三姨太太睡的晚。不樂意早關門。坊官點點頭。叱令下去。又叫張德順上來。此時張德順滿臉殺氣。生的又十分陰險。當堂一望。卽知是害人正凶。坊官道：有一天你在大姨太太屋裡。被孫少爺看見了。那是怎麼回事？」張德順聳肩縮背的道：「沒有。那是別人編排。我在古宅。原是下人。無緣無故。焉能往裏邊去。這是人給造的。斷無此事。」坊官叫小寶兒上來。問道：「那天你說德順在大姨太太屋裡。大概說話來著。被我們孫少爺碰見了。後來我們太太跟蚌姑娘不知怎麼回事。跟我們大姨太太打到一塊兒了。坊官

道。後來呢。花灼灼道。儂也不知坊官又問德順。你說沒去過。他這話是實是虛。德順  
忤忤恹恹的道。沒有這事。是別人編排。坊官冷笑道。不能吧。常言說無風草不動。倒  
底總有個原因。德順道。原因是有的。皆因我們那一位。伺候過大姨太太。大姨太太  
又待我厚一點兒。橫豎旁人氣憤。所以編這些話。坊官點頭微笑。細看德順顏色。白  
中帶暗。隱隱有一種神鬼莫測的狠毒。剛要用刑來拷問。忽見官差進來。手拿一張  
說帖。遞到案前。坊官看了看。上寫道。

適在拘留所。檢察一切贓證。內有劉三衣服一件。袖上有若多的泥土。日久未  
洗。劉三與金三的衣服。包裹裡中。搜出女衣二件。持之赴古宅詢問。據云係宅  
中之物。做法及衣服材料。均似梅姑娘之物。此二件務希注意。蔣連城啓。

坊官看了。令將張德順等。仍舊拘起來。剛要提傳金三。外面一片喧嚷。官人進來回  
道。余能自南省回來。把毛二拿獲解京了。坊官點點頭。暫令退堂。又喝呼官差等。什  
麼事。這般喧嚷。官差道。伍都老爺來了。現在合司坊副。在客廳說話呢。坊官點首。更  
衣往客廳裡來。那知這伍都老爺一來。此案忽然大變。要知如何接見。且看下文分

解。

卷之五

二十四

第十四回 伍弼弄弊錢可通神 紳元鳴冤力不及鬼

詞曰 奸譎陰謀毒辣 人稱運動大家 日敲竹槓作生涯 騙世只憑

談話 遲急高低真假 說來亂墮天花 家爲賊子國爲虜

報應昭彰不怕

話說伍都老爺來到坊署。因爲維禮的這案子。越鬧越大。內中又牽出種種的嫌疑。來。街談巷議。都道是古司農。陰險毒辣。教唆僕人們。謀害族孫。有的說古孟行。素行無賴。因合維禮爭風。害死族姪。有的說維禮的素行不正。滅倫亂禮。無法無天。逼得古司農無法。才給害的。這些話傳在別人耳裡。還不要緊。傳到鄭貞卿合古維義的耳裡。如何能服。素知古維禮。遵規導矩。拘謹已極。焉能夠有滅紀敗倫的事呢。別的事小。冤誣事大。素知古司農家無常法。丫鬢老婆胡亂當家。聽了這些謠言。不免生了疑慮。姑姪二人。每日在古宅商議。始而還半信半疑。既而在古宅住久。察言觀色。越想越對。愁的鄭夫人直哭。說這可怎麼好。若真這樣。我非合古司農拚命。替他報

仇不可維義在左右攔阻說此事雖然如此我們是一家骨肉姑母要詳細慎重。鄭夫人道。慎重什麼。再遲日子仇就沒日子報了。說著。嚔啣痛哭。維義在窗外尋風。惟恐這些話。再被宅裡人聽見。一面解勸自己。提心吊膽。也實沒有主意。有時合孟行相見。爺倆說講一會。究竟也沒有頭腦。婦女都心眼兒死墜。聽見刮風。便疑下雨。以故鄭夫人心裡。較之維義心裡。十分急燥。恨不能劈手一把。揪住古司農。去到官場說理。方纔出氣。事也真個湊巧。古孟行終日忙碌。今天請宴。明天還席。成天在花園裡擺酒。宴會親朋。鄭夫人看著好生可怪。時常對維義說。你看你叔叔請客。怎麼不著你作陪。你再去調查調查。光景這請客之中。關係此事。維義是寬宏大量。那有這宗疑念。因勸鄭夫人不必憂心。昨日我聽見裡邊說。此案於明後日內。法部要提去審問。一來爲內中疑竇。外間嘖有煩言。二來我哥在卅。也是法部人員。此事據姪兒愚見。一定有水落石出的時候。鄭夫人吟吟而笑。聽了這話。益生疑慮。笑指維義道。好孩兒。好孩兒。你同你的長兄。一樣渾厚。如今這人心奸詐。你那裏知道哇。說著。點手喚他。叫他到跟前吩咐道。如今我依你主意。先不聲張。待此案一到法部。你須要



自投到部聽聽那一些人犯什麼口供。然後纔可以論定。剛說到此桃花從外走來。請著鄭夫人吃飯去。鄭夫人應了一聲。不便往以後細說。一面出來。囑咐維義道。這話你記住了。維義連連稱是。桃花在一旁聽著。不知什麼事。同了鄭夫人來到裏院。姚夫人應酬姑奶奶。備極周到。先著姨姑娘斟酒。又叫倩姑娘佈菜。鄭夫人一肚心事。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察言觀色。靜看衆人動作。胡亂用畢。賈少奶奶過來。張羅鄭夫人嗽口。姚夫人問伍老爺走了沒有。大姨太太回道。沒走呢。光景跟少爺說話呢。先說他不肯答應。現在許有了頭腦了。鄭夫人左顧右盼。一面嗽口。問說什麼事。衆人都目目相視。答不出來。姚夫人老誠樸厚。揪了鄭夫人手。便往複室裡來。悄悄的。道。小姐呀。小姐。這事你看要怎麼好。昨天衙門裡傳你大哥。現在金三他門。因為受刑不過。胡端亂扯。說這宅裡人。這個合那個。那個合這個。怎長怎短的不清楚。你看這些話。如何說得。傳出去多麼惹蠢哪。鄭夫人一聽。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因問道。到底是真不真呢。姚夫人聽了這話。並沒介意。仍然接續著急道。你看這些事。如何說得。據王四說。這是毛二劉三圖財害命。說著。又低下聲音去道。他說死鬼你

姪兒。素合梅姑娘不清。小寶兒說。德順合這一個不清。說著。伸一個大拇指道。他們爲害了這個。好去口舌。鄭夫人道。這事真不真呢。姚夫人嘆了口氣。掏出手帕來擦擦眼淚。哭著道。正說呢。我也是爲這個着急。所以才合你商量。鄭夫人道。依大媽怎麼辦呢。姚夫人聽到此。張口結舌。沒的話答。鄭夫人痛姪心切。抱怨姚夫人一回。說你靜是這樣事。既知道這樣。何不早說。姚夫人太息長嘆。流淚不止。鄭夫人一路抱怨。暗想這樁事。既是這樣。非究出水落石出來不可。因勸姚夫人道。事已至此。你也不必着急了。自己跑到前院。提筆寫了封信。隨手又替著維義。寫了個稟請根究的訴狀。當日就逢人稱道。說維禮之死。不待法官審訊。我在家裡坐着。早把害人的原凶。看出形跡來了。一邊說。一邊驚喝衆人。藉觀動作。衆人都暗中害怕。不知是那裏來的風。說的這樣。孟行合大姨太太商量。說這事姑奶奶不答應。該當怎麼好呢。後院梅姑娘聽了。暗中叫苦。屢屢合蚌姑娘要主意。周媽也慌了手脚。心裡提防著一分怕。暗地去追問蚌兒道。書房那帳子牀圍子。合那扇子等物。到底是誰給他的。蚌娘哭天抹淚。不敢則聲。問到極處。只說梅姑娘命運。合該如此。這事都不怨他。全

怪我過於多事說著。嘆了口氣。嘆說我對不過他。如果法部裡究這一層。我只有一死相報。周媽道。什麼事至於死呢。葉兒也在旁流淚。咒罵審判官員不已。周媽把兩眼怔著。瞧瞧這一個。看看那一個。究竟什麼事。問也問不出來。無可如何。按著情理揣度。暗想這件事。關係重大。鬧出來人命關天。不如我藏在心裡。變法跟少爺商量。叫他託個人情。不要追問了纔好。躊躇至再。晚間合姚夫人說明。次日便找了孟行來。冒冒矢矢的問道。少爺。我看這件事。得托人情。一來給孫少爺報仇。二來好保全體面。於是將維禮生前種種須須的事。故說了一遍。簡斷截說。好少爺的話。我看這些事。滿不能說。孟行把鬍子一理。看了周媽一眼。喝道。你不用說。這事我都明白。說著。呼喚桃花。去把賈少奶奶請來。一面理鬍子。一面問道。如今當著周媽。你不妨說一說。周媽有知道的。也可以說。你們說倒底維禮這孩子。鬧過什麼事。賈少奶奶聽了這話。白了臉色道。這話可突如其來。我在家的時候。鬧與不鬧。我從那裡知道。孟行冷笑道。不能吧。你們這一般人。有話永遠不說。說著。呼喚桃花。取過一紙皮袋來。檢了半日。取出一封信箋。厲聲問賈少奶奶道。動作你不用瞞我。你合死鬼維禮都

說過什麼話學我聽聽。賈少奶奶驚異道：「喲！這事可新奇！我兩人沒說什麼呀！孟行拿那封信，指給周媽看道：『眼前幾個字，大畧你也認得。你看看這封信，說罷擲了過去。』又從紙袋裏檢出一張像片，舉著與他等看道：『你們看這是誰的像片？』衆人一看，正是維禮照的小像，因詫異道：「喲！這是那兒來的？」周媽也看那信皮，上面寫道：「郵至商稅總監理衙門收交。賈太太玉展。下面寫維禮頓緘。」周媽一看，趕忙團作一團，看着孟行臉上，不是顏色。遂暗與桃花遞眼色，笑向孟行道：「這事什麼要緊？少爺就不用說啦。」孟行說什麼不用說，說著捋胳膊，腕袖，怒眉橫眉的站起來。周媽怕事情鬧大了，扯著賈少奶奶就走。桃花把孟行攔住，知道那封信箋，不是維禮寫的，必是洪德順寫的。橫豎言辭裡，有什麼欠檢點的話，因攔住孟行道：「你要怎麼着？咱們家一條人命，還沒了清，你還要剛說到此。」院裏咕咚一聲，賈少奶奶仆倒當地。爹媽的亂嚷起來。孟行把牙關一咬，出去要合他打架去。桃花把兩手抱住，連聲喊道：「你要怎麼着？孟行的力量大，盡量往後一仰。」桃花一趄，就躺下了。驚得合院僕人，急忙跑來攔住孟行。大家又扶起賈少奶奶來，死活往東院裏抬。孟行跳腳亂罵信上的話。

不好合僕人們說。桃花把門扇一倚。連哭帶嚷。說道你要他的命。不如先娶了我的命。說著悲悲切切哭成一陣。周媽把賈少奶奶。送至東院。交給倩姑娘等。好生勸解。一面到各房送信。請來姚夫人大姨太太三太太。並鄭夫人。姨姑娘等。勸解孟行。孟行在椅上坐著。垂頭喪氣。姚夫人問道。到底怎麼回事。你這樣合他鬧。桃花在一旁。站著。一面哭。一面訴說此事。孟行把頭兒一仰。滴了點淚。長吁短歎。愧悔不已。大姨太太道。少爺作事。向來就冒矢。這事你不問青紅。就這麼冤屈好人麼。三姨太太道。還有一說。這類賊心。你活合老爺一樣。別的你多思多慮。還有可恕。這樣有關係的事。有這樣胡鬧的麼。幸虧大少奶奶。心裡想的寬。若遇著死心眼兒的女子。早先因為洪德順那封信。人家就窩心死了。說著喊叫。婉兒。婉兒。你把孫少爺。那一次寫的那封信。拿來給少爺瞧一瞧。婉兒不敢怠慢。飛也相似跑去取來。遞在孟行面前。衆人都怔怔瞧著。有在正月十五。看過那封的。就有沒瞧過的。衆人都過來觀看。鄭夫人一旁坐著。不發一言。三姨太太道。維禮這孩子。不是他死了。我纔說這話。小孩兒真行事很毒。不顧倫理。不顧體面。早時我的事情。若按你們父子。這樣賊心一想。還

不至養癰成患。容他到這步田地呢。說著橫眉立目。轉面合鄭夫人。冷笑道。姑奶奶。你是疼愛姪子。想他死的苦。殊不知人神共憤。他纔有這般結果。你看看你那姪子的行爲。說著在孟行手內。搶過那封信來。遞給鄭夫人。鄭夫人不看便罷。素知維禮爲人極端正。極謹慎。看了這封信。滿紙是調情輕賤之語。料着維禮爲人。斷不致作這醜事。細驗筆跡。寫的俗不可耐。絕不類維禮的筆跡。急得把眼睛一瞪。斟問三姨太太道。這是維禮的筆跡嗎。一面說。一面把原信褪起。鼻孔嚇兩聲笑。道。你們直血口噴人。這樣一說。人死是現時現報。趁你心願了。不用說。呵。人也是你們害的。說着。娥眉倒豎。問的三姨太太。無可回答。臉上顏色。登時就發白起來。姚夫人哭著過來攔住。幸喜三姨太太。也沒言語。鄭夫人道。你們背著死鬼。自充好老婆。別的我不要問你。墜兒。孫少爺的衣服。誰給作的。三姨太太聽了。辨無可辨。急的嚷道。是我做的。做衣服。有什麼犯歹的。早先我知他這樣。還不能那樣疼他呢。鄭夫人哭道。我知道。你不用胡謔亂扯。周書是怎麼回事。你說我聽一聽。兩人在一齊站著。越說越離著。題遠。什麼陳穀子。爛芝麻的事。一時都勾到一處。鄭夫人把臉兒沉著。一面點指。一

面吵嚷。周媽怕事情出來。全都不得了。桃花在一旁聽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急的把蚨姑娘一扯。叫他給過去勸解。蚨姑娘怔怔瞧著。死也不動。知道內中緣故。牽扯極多。維禮之死。左右是這一些人。鬧的毛病。此時他咬牙切齒。恨還恨不來。那有那心腸勸哪。遇著話口。恨不得嚙嚙兩句。質證住三姨太太。方才可心呢。因勸他母親道。你就不用管了。你這裡多嘴多舌。知道什麼。周媽怕事情出來。牽連自己。又怕與梅姑娘有關係。牽連女兒。過來對衆人道。前頭勾了後頭抹了。一切陳穀子爛糠。滿不用題。桃花也贊成此話。勸著鄭夫人道。小姐都不用說了。此時都看著死的吧。說著。抹抹眼淚。周媽把話口封住。又說道。千聲打鑼。一棒定更。過去未來的事。一概別題。如今先講這現在。鄭夫人道。我說也不是妄口巴舌呀。既講現在。現在人是死了。你們是誰給害的。我先究問究問。周媽道。話不是那樣說。姑奶奶別生氣。請了姑奶奶來。原爲勸解少爺。不用叫少爺胡想。鄭夫人道。胡想什麼。難道那封信。還信是孫少爺寫的吗。孟行聽到此處。心不能服。拿過像片來。氣很很走至面前。指撥那像片道。不是他是誰。你瞧瞧。不是他是誰。這樣東西。還不該死。鄭夫人笑道。嘔。維禮是該

死。那就是了。別的不說。明天到衙門說去吧。說著扭頭他看著姨姑娘。一語不發。孟行也不好動氣。當時把意見擋住。有話也不能說了。姚夫人哭道。噯。你們不用麻煩。你們要問。請先把我搯死。給他抵償就是了。說著哭天抹淚。捶胸拍起案來。衆人都旁邊看着。不敢答言。周媽把桃花孟行叫在一旁。死說活說的道。宅裏這宗鬧法。實在不好。本來那承審問官。心就糊塗。設若姑奶奶出頭。再弄出別的枝節來。那事就無法辦了。一來與老爺的官聲有碍。二來這家庭瑣碎。若叫外人傳揚。就鬧得好說不好聽了。孟行道。依你說怎麼樣呢。周媽道。依我說。大事不如化小。小事不如化無。少爺就託囑伍都老爺。該當怎麼洗刷。好歹把面子蓋過去。啍們活的死的全都對的過去。孟行聽了此話。很以爲然。桃花又在旁慫恿。抹淚向孟行道。這事也只可如此。少奶奶的事。瞞不得我。信罷事情罷。凡事都是孫九沒天良。要說少奶奶挑逗他。我敢下這腦袋。說著。眼溜著周媽。兩人死活說勸。鬧得古孟行。心也想開了。急著往四處託情。央告伍都老爺。趕速把案子要過去。別叫在坊官衙門裡。鬧出笑話來。伍彌亦明白此事。知道古宅男女。夙無規矩。這次鬧出醜事來。古司農父子。實在



擔不起。自己因受恩深重。彼此有密切關係。聽了此話。那能不應。不過這小人作事。從來是借是生非。偏偏在用他時候。變法兒要敲個竹杠。一來讓古司農父子。知他的人情。二來於升官發財上。大有後望。靈機一動。皺眉合。孟行搖首。作出些爲難著急的樣子來。嘆口氣道。咳。府上家運。實在不佳。這不是禍從天降嗎。說著。又長吁短歎。贊惜不止。孟行也知是假意。不過戲場人物。每每於交際場中。說不了良心話。只好以意思領會。兩人把光明心地。藏在一邊。對坐談心。講的是胡謔亂扯。伍都未從答應。先把眉毛一皺。頭兒一低。孟行也咳聲歎氣。悼惜他妞兒不止。末後伍都老爺想了個完全主義。仍是要運動卜司寇。行文把案子提過去。是個萬全之計。不過在運動中。伍弼要生些枝節。先說卜司寇大人。舊日合老伯有嫌隙。這一層不能不想。第二說坊官衙門。業將此案訊明。此翻改變。先得滅人之口。孟行把眉頭皺著。聽了此話。只得合伍都老爺要主意。伍都老爺道。卜司寇那裏。兄弟倒可以說話。坊官那裏。兄弟也可以洗刷。証據也容易掩沒。口供也容易出來。不過這種種手續。須合我哥商量。孟行到這部地位。那裡有主張啊。聽了這話。赶忙向伍都老爺追問。又說大

主意。你只管作誰叫我家門不幸。出這逆事呢。此時我沒有主宰。就盼把案子提過去。託咐裡邊一聲。誰害的叫誰抵償。別的事不用究。早早把案子完了。家嚴在任上也放心。兄弟也好回去。伍都老爺一聽。這事算有了台階了。趕忙著喜笑顏開的道。老哥真個見外。老伯待遇兄弟。有如自己子姪。一般老哥的事。卽是兄弟的事。不用老哥託咐。一定盡心說着。湊近孟行。悄聲說道。明日到署。我就趕緊代達。他們若不肯答應。我再合老哥商量。孟行把頭兒一揚。笑著道。閣下是遠我不是。該當怎麼辦。閣下就可以作主。說句瞭亮話。用錢你自管言語。這事前前後後。鬧我兩個多月。我也膩了。好好歹歹。花錢弄完了。我也省點心。二人說到此處。彼此都心照不宣了。孟行把法部一切全權都託囑伍弼。伍弼是謙恭和氣。先還不肯承諾。後來作出些假模假樣來。孟行也明知是假事。此時因不便道破。只好一笑而別。訂准於過部之後。兩人再定期見面。伍弼把主意拿定。次日去拜見坊官。坊官正在坐堂。聽見人說。趕緊就過來招待。伍弼把前前後後。內中的細膩話。先爲述明。一面爲探聽底細。一面爲拉攏着談心。坊官把余能出去。已經把廚役毛二。在外捕獲的話。細說一遍。又說

這一案裡。現據做衙門所訊的口供。大概是古司農家裡人。教唆張德順毛二等。暗地給害的。伍弼一聽此話。嚇了一驚。忙予辨道。這事斷沒有。這事斷沒有。兄弟與古孟翁換帖。古司農大人。是我們老世伯。他家的事。瞞不得我。說著。低下聲音來道。要說這死者。沒有別的事。兄弟也不敢保。橫豎這維禮先生。在家也無法無天。所以纔有這結果。說著。吁差太息。兩眼溜著坊官。聽他是什麼心意。坊官把鬚子一理。聽了這說。頗與各人的口供。正相符合。因問道。古宅的事。閣下既全都知道。何不指告小弟。作一個審案的準備呢。伍弼把眼珠一轉。聽了這說。坊官雖很是盡心。無奈聰明反背。合不了自己來意。因又改變主義。陪笑道。不敢。兄弟是妄參末議。念在我合維禮。都是同寅至好。不能不來求閣下。替著給分分心。說著把上次來訪。遇著楊公理等。所談的話。重新又談論一回。甜言密語。夾著坊官與孟友二人。分心把口供抄一份。拿與同寅的去瞧瞧。又說同寅中人。大家都很盼望。恨不能獲得原凶。早日就法。方纔如願呢。坊官因信以爲真。伍弼所求。無不允許。孟友是精明過人。聽著伍弼話裡。前後不符。趁着坊官出去。接口問道。老哥來意。兄弟很明白。好在這一案。不

能由敝衙門判決老哥若看著不對何妨就指告指告呢伍弼把鬍子一理聽了這話很是動心有心把事情說明了又怕坊官梗直不肯應允有心不說料着司孟友業已窺明來意不能不說他聽因變個章法笑道老哥不談到這裡我不敢說我看這一案內容很雜鬧出事來古家的父子二人擔受不起以弟所見他們父子二人決不肯置之不顧一來於名譽有碍二來誰家醜事誰不去變法維持呀老人爲當朝一品法部人員大半都是他門生請想這案的內容還能究問的了麼伍弼剛說到這裡坊官自外面走來抄了口供大畧交給伍弼孟友把說也攔住了三人在一齊坐著說了些不相干的話伍弼又託咐坊官多多費心坊官與孟友二人謙恭和霽的答應孟友把伍弼來意全都探明了待其走後暗暗與坊官計議先問坊官道你看伍弼來意到此做什麼來了坊官本寬宏大度的人聽了這話好不明白因答道他來是託情來了孟友道託什麼情坊官道代表法部同寅託我們重辦來了孟友聽了這話哈哈大笑知道他實心任事不懂得這宗鬼蜮因問道依你該怎麼對待呢坊官被孟友笑的此時也毛了因答道對待有什麼爲難左不過認真訊辦趕

緊給死者報仇。還有什麼難解。孟友一聽此話。越發笑了。此時因不便揭破。一面笑。一面點頭稱是。又說。這事也沒有別的。你們就根究到底。別叫他歸到送部之後。翻了口供。我們就盡了心了。坊官道。這話怎麼講。孟友因說的譏諷一點兒。忙的辯護道。一來給死者洗冤。二來古司農父子有權有勢。別叫他鬼鬼祟祟。弄丟了我們官。那就算心也盡到。法也盡到了。坊官本一片忠厚。聽了這些話。很以為然。次日又升堂審案。究問那破鞋的來歷。毛二也不用拷問。四面一對證。毛二把虧心毛病全都露出來了。供認道。大人不用問。他們既緊來直證。我也不能不說。害人之事。實在有我在場。那隻破鞋。實在也是我的。不過累人時候。下手可實不是我。坊官問下手是誰呢。毛二望左右一瞧。看着張德順。金三。李二。小寶兒。黎玉。錢十。花灼灼。趙掌櫃的等。皆在此間。因供道。這些人全都有。不但有這些人。還有劉三。王四。崔順。姜順。尤桐。尤二。他們也全都在場。這句話尙未說完。衆人都急著嚷冤。小寶兒。黎玉。尤爲氣憤。大聲嚷道。這事我那裡知道。你真是妄口巴舌。是你害的。你就認了罷。何必又拉扯旁人呢。毛二道。你們若說那個。害人亦不是我。坊官道。是誰呢。毛二嘆了口氣。瞧了

瞧衆人臉色又供道那天我剛要睡覺冒冒矢矢張德順帶著尤桐崔順還有兩個不認識的人叫我趕緊起來快到客廳院裡幫個忙去過去一瞧李二合劉三兩人在那裡累呢當時吓我一跳我當是那個姑娘呢過去一瞧敢情是我們孫九鼻裏嘴裡直點兒冒血姜順就合我搖手不叫言語金三說不用害怕叫我幫著他們搭到花園兒去尤桐說不用聲張這是老爺有話叫這麼辦的坊官道這話是誰說的毛二道金三金三在旁邊聽著連聲呼冤急得他躲腳起誓口叫大人道大人這事我要知道叫我現時報馬上就死在這裡毛二亦嚷道你起什麼誓呢有你自是有你我不會妄口巴舌坊官把兩人話口全都攔住安慰金三有自是沒有自是沒有本衙門審問口供不能信一面之詞因又問毛二道以後呢毛二又瞧瞧衆人賊眉鼠眼的道以後我們少爺每人給我們一百銀子叫我們清早就走坊官道這話不對你們大少爺在外作官那能回來的那麼快呢因問金三道他這話實不實金三因毛二咬他心裡發怯顧不得什麼規矩急的向坊官亂嚷又哭又喊的道大人我們都冤枉嘔這是他一人作的我們那裡知道說著扒在地上瑟瑟磕響頭坊

官把前後口供坐定了一想。這案明明是主人有話。僕人下的手。不過下手害人的。斷不止毛二一人。因此金三起來。又對衆人說道。有誰沒有誰。本衙門很明白。不過這一案。害人都不在於你們。你們要實話實說。得錢的也可以說。沒得錢的也可以說。你們是被家所累。給人傭工。人家是骨肉有仇。你們爲什麼替人遮掩呢。雖然說爲錢使用。究竟到犯罪之後。教唆犯罪過重。帮凶的罪過輕。你們要實話實說。我自有方法救你們。因問毛二道。毛二有誰沒有誰。你要實說。污蔑好人。你可是誣告反作。說著。叱令左右。先將金三等。先行帶下。單留著毛二一人。毛二也覺著慌了。恨不得七拉八扯。全把衆人咬上。方才如願。坊官叫伺候筆墨。囑告毛二道。你不用慌。那日勒人時節。全都有誰。你細細開個單子。毛二遲遲怩怩。先說是不認得字。後來緊著逼迫。無可如何。拿下堂上紙筆來。跪在地上。就寫。寫畢。把單子呈上。坊官一看。所有金三王四。在此看押一千人犯。敢情一名不落。人人都是凶手。除去花灼灼小寶兒之外。據這單上開着。連古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倩姑娘。婉兒。周媽。田媽。楊媽。姚夫人。賈少奶奶。敢則是大衆一心。才肯下這毒手。內中的眞真假假。虛虛實實。此時

忖度半天雖不能全數分明了大概害人之際離不了張德順劉三李二等諸人坊官把名單看畢喜不自禁。半年多的案子。經此一堂審問。居然都看明隱意了。真是容易巧的很。當時叫左右公差。暫時將毛二諸人。仍然帶下。聽候審訊。發落。心正歡喜。孟友自外面走來。手拿一角公文。扯著坊官與連城兩人。來到複室。驚驚惶惶的道。這事了不得。孟行這小子。真是手眼通天。常言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真是一點兒不假。坊官因問案得了意。想著見了孟友。詳細研究。聽了這話。不免吃一大驚。因問道。這話從那兒說起。孟友微微冷笑。不慌不忙。慢慢把公文遞過。連城在一旁怔著。知道這案裡有變。因向孟友問道。那麼這一案。到底是古宅父子害的不是。孟友笑道。你這人真是傻子。你看看這角公文。連城與坊官二人。同看那公文上寫道。

巡視京城察院加三級紀錄十次崔 爲

札知事案奉

堂憲札開。接准法部咨稱。據商榷總監理官古孟行稟稱。伊堂姪維禮。賦性樸厚。不意於月下旬。被人暗害。拋擲花園井內。是月中旬。曾遣家人金三。報告本



管官廳查尋踪跡。隨後又各方尋覓。迄無蹤影。嗣經本管坊官來舍檢察。由東院花園井內。撈出屍身一具。正係堂姪維禮屍身。孟行因痛姪心切。冤抑莫伸。除將所有僕役。送官究治外。謹具稟籲懇。

法部大堂。速將在押一千人犯。提部訊究等語。本部爲刑罰總樞。此案旣人證俱齊。合亟歸部審訊。以重人命。除批示外。相應咨行。貴院轉飭查照。務於一二日內。將京城蜈蚣里古維禮被害案。一切人犯證據。送解到部。以憑審理等因。到院。合亟札示該院。仰卽轉飭查照等因。奉此。合亟札示該坊。仰卽遵照部咨。速將蜈蚣里古維禮被害案內。所有人犯證據。隨繕清單口供。解到本院。以便轉解可也。切切特札。

右仰坊官衙門准此

坊官看完公文。卽向孟友道。這是好意呀。你怎麼說。孟行不好呢。孟友笑道。這些事。你那明白。官樣文章。自然是冠冕堂皇。光明正大。嚙。若問骨子裡。嚙。嚙。誰也不知道。坊官聽這說話。好難明白。隨手把公文捲起。交給錄事書記。辦理解案公文。一面又坐下抬杠。指點著司孟友道。你這人過於賊鬼。怎麼這些鬼域事。居然會叫你明白。

了呢。今天沒事。索興我領教領教。倒底這件公文。你說是怎麼回事。連城因看了原文。又聽了孟友的話。此時已明白一半了。因問坊官道。上次伍都老爺來此閑談。當時有法部司員。楊公理。戴紳元二人。也都在坐。那時伍都老爺同你說什麼來著。孟友亦笑道。是呀。那天他作什麼來著。坊官想了半日。想不出來。納悶道。那天什麼事來著。橫豎據我想著。沒有別的。你打算瞧瞧証據。託我們把關係閩閩的事。一概別題。就是認真追問。倒底那凶手是誰。孟友笑道。是呀。你說那凶手是誰。坊官想了想。說道。這事沒有別人。從毛二劉三身上。可以拷的出來。孟友道。拷出來怎麼樣。他因什麼起的意。要害維禮呢。坊官聽到這裡。微微冷笑。說道。我當是什麼錯了呢。你這樣盤問。要論這一層。我心早明白。那天往古宅搜檢去。我就同你提過。橫豎這些日子。你在外頭辦案去。不曉得我的爲難。這事也不用推求。一定是爭風害命。別無可疑。孟友道。誰合誰爭風呢。坊官搖手笑道。這話你不用問。我早明白。孟友道。不行。你倒得說一說。我聽是對不對。坊官拈著鬚子。哈哈而笑。聽了這話。亦不答言。反過口來。倒說孟友不是。不該當捏三猜倆。亂生疑慮。現在這一案。人證已齊。送到院裡去。

俾們是好差事。管他是怎麼件事呢。孟友道：「你這話，倒是官僚派。不過你這官僚，還欠練達。實告訴你說：那天伍都老爺來，本爲託你人情而來。因爲你見解特別，不明來意。他不敢公然出口。這事你知道麼？」坊官道：「他來是我接見的，怎麼不知道？」連城見兩人說話，越分爭越起急。惟恐因言差語錯，衝突起來。遂從中插言道：「這個也不用說。那個也不用講。這案據孟友看著，落在那一步呢？」孟友搖首道：「將來結果，我現在不敢說。橫豎這案原凶，不能究問了。說著，吟吟而笑。坊官把臉兒沉着，一語不發。連城在左右攙諧。又問坊官道：「閣下看著將來結果，是怎麼結局呢？」坊官也搖搖頭，冷笑兩聲道：「這事我不敢說定。不能按孟友先生那樣高明說着，扭過頭去談論別的事情。從此把這件事情攔在一邊。書記把公文辦妥。次日就委派余能押解著一千人犯，護送到五城察院，轉解審訊。孟友也省了心了。連城也沒有事了。這日他拜別坊官，起身回家。坊官還極力挽留。連說這件麼煩事，幸虧閣下費心。不然鬧到而今，亦未必有頭緒。連城謙遜一回，約定明年見面。好歹把這件公案，就算交代了。誰想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孟友雖明白此事，不過在肚裡藏着，心想等閑來沒事。」

細細把內中曲折。合超虛子說一說。叫他按實事記寫。編一部有趣的小說。那想到一人知道。還不要緊。自從把一千人證。解到法部。法部有楊公理。戴紳元二人。死活要替著死鬼。洗此沉寃。內中又勾著維義。聯絡鄭貞卿夫人。案未解到。首先由維義出名。先在法部大堂。遞了一張呈狀。收到人證。緊接又投了訴狀。狀上指名說。此案發現後。各項證據。有種種可疑之點。狀中把四把扇子。一本詩稿。並倩兒所寫的字帖。牀上所洒的蠟油。一概都認爲可疑了。園裡證據。維義把死事地方。詳看一回。細看客廳院內。地上有一片血跡。山石以前。踩死一片牡丹。小書房東邊角門。鎖子是被人棹的。這一類可疑之點。維義亦寫入訴狀之內。懇求卜司寇派員嚴訊。以伸寃抑。卜司寇接到呈狀。詫異的了不得。先受了伍弼運動。不得不敷衍面子。今見維義呈狀。合鄭貞卿夫人呈狀。並楊公理。戴紳元二人。所遞的呈詞。當時很詫異的。了不得。心想要按這樣一說。此案敷衍不得。因請伍弼過來。拿這兩張呈狀。與他細看。一面又委派司員。承審此案。想了一想。部中沒有能員。除去郝黻和之外。一時還想不出人來。因派了司員郝黻和。承審此案。一面又訊問伍弼。你看這張訴狀。又是怎麼

件事。伍弼連連稱是看了呈狀。拱手向卜司寇回道。這案據司員看著不大要緊。這張訴狀亦是望空捕影之談。大人與古司農世交至好。古家家務當不致不知道。說著笑臉迎和。敬聽卜司寇有何分派。卜司寇哼啊咳嗽。喘了喘氣。又問伍弼道。倒底那些證據能算得證據不能呢。伍弼翻翻白眼。靈機一動。細想卜司寇這句話。真是好台階兒。不如借此機會。先把那些證據一概打消了。這案就有法改變了。因向卜司寇回道。這案據司員看著所有證據皆不能成爲證據。扇頭小楷。雖然是維禮所寫。究竟念書的人。寫把扇子送人。亦屬常有之事。這件是第一個不能成立。第二是那本筆記。往往文人吟咏。隨便在書本記寫成章與否。究竟也不算證據。第三坊官衙門記寫的繡花帳幔。以及褥上蠟油。短金鎖練兒等等。一概都不能有效。卜司寇問道。怎麼見得呢。伍弼一長一短的又回道。大人想情。家庭骨肉。誰給誰一架幔帳。誰給誰一件牀幃。這不是常有的事嗎。卜司寇一聽這話。心說這小子可真能說。明知那古家事情好說不好聽。前日因古司農來信。再三託囑。孟行也屢次託情。伍弼又來回傳話。暗暗又許給他一筆大財。因此有三分氣餒。應駁的話。當時也不能駁。

回了。又想著自己。不過身爲大吏。堂堂的法部大堂。萬不能明著受情。只好在心裡。搗鬼。堂上所說。都是些冠冕堂皇。公公正正的話。暗中他嘉許伍弼。真是精明幹練。不可多得之員。因鬚鬚微笑道。閣下所見。誠爲不差。古宅事我雖不知。大概別的事。斷不致有。古老與兄弟同年。稱得起詩書門第。孝友傳家。似乎坊官衙門。所錄的一。切口供。難免有不實之處。伍弼聽到此處。知道卜司寇已會其意。遂連連稱是。又求卜司寇。千萬要面諭郝黻和。細心推鞫。務期水落石出。好給死者聲冤。卜司寇點頭應諾。隨後把郝黻和叫過來。當面把慎重刑罰。清理案源的門面話。重新又叙說一遍。從此他三人作事。外間人無從查訪。孟行是東奔西跑。到處託情。究竟有什麼屈心事。這般害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賈星慧父子蒙提拔 小寶兒夫婦飲砒霜

詞曰 天氣森嚴肅殺 朔風凜冽成冬 萬般紅紫一場空 何必執中  
心重 造孽銀錢莫受 算來火化爐烘 廿年心事五更鐘 願

汝痴兒猛醒

話說鄭夫人因爲維禮之寃。私向維義商量。遞了一張訴狀。控告古孟行。教唆僕役。謀害堂姪。請求法部大堂。拘案審訊。以伸冤抑。此時法部諸人。早已都有了預備。接到此狀。批了一張批。批上說。狀悉。此案原告古孟行。現已自首到部。所控各節。碍難深信。仰候本部嚴鞫。毋庸多瀆。鄭夫人奉此批後。氣的直哆嗦。維義因控告孟行。種種疑跡。此時他叔姪二人。亞似仇家一般。再同在一處居住。殊多不便。事不得已。請著姑母出來。娘兒倆在本邑會館。借了兩間房子。第一爲胞兄鳴寃。第二爲聯絡朋友。好合古司農成訟。這時姚夫人諸人。已經把此案大概。大畧都明白一二了。不過是誰的主動。家裡也無從查問。蚨姑娘哭天抹淚。成日際贊惜維禮。周媽因小書房。綉帳綉幃。種種都成爲證據。探問梅姑娘。蚨姑娘從中掩飾。因爲內中事情。諸處都牽連自己。不能不替他洗刷。沒人時候。私自給蚨姑娘出主意。不叫他出頭露面。過問此事。恐怕言多語失。案中再開別的事來。梅姑娘掩淚點頭。因爲這件事。嚇破了膽兒。自從花園井裡。撈出維禮屍身來。嚇得他神魂恍惚。鎮日昏昏思睡。人事不省。葉兒也驚慌失措。成天竟坐著發怔。合宅男女。除去新來的僕人。與此無干外。

其餘自姚夫人以下。鬧得天驚地破。馬仰人翻。衆人在暗中揣摩。有說梅姑娘這樣。必是合維禮有關係的。有說倩姑娘奸險。合三姨太太同謀。害得維禮的。有說大姨太太。因爲張德順的事。羞惱成怒。害了古維禮。他好消滅口舌的。紛紛議論。每日鷄一嘴。鴨一嘴。這個合那個研究。那個合這個談論。張三得了消息。報告李四。李四聽了話來。轉面又告訴王七。合宅上下。姚夫人周媽主僕。暗暗是一黨。三姨太太田媽。婉兒桃花是一黨。賈少奶奶倩姑娘。兩人是一黨。葉兒梅姑娘兩人是一黨。各房僕婦。也都各分各黨。這屋裡啾啾咕咕。那裡也咕嘖咕嘖。素日深恨維禮。此時有恍然大悟。話說慟惜的。素日有愛慕維禮。此時又傷心想念的。你談我論。鬧得膽小有愧的人。黑日就不敢出門。聽見響動。心裡就疑著有鬼。這天是維禮死後。整整半年。正是維禮陰壽之日。孟行爲敷衍局面。齋請僧道。搭棚念經。逢親按友。俱都致帖報信。心想法部裡面。現已佈置停妥。不久就宣佈判決了。雖然那鄭夫人維義。一時不肯答應。大概要感情融洽。自然他氣兒就平了。思前想後。自己爲死鬼維禮。辦這一回冥壽。真是事不可緩的事。這日在花園以內。搭起蘆棚。望著停靈所在。設壇念經。來



賓有任效鸚。伍弼蔣隨聲。洪德順。並孟行衙門裡。一般同寅的朋友。女賓有賈夫人。段夫人。闕大奶奶。並孟行的姊妹。兩位姑奶奶。天到正午。一起一起的。先後來到。伍弼在滿處張羅。就著把衙門裡面。現在審問情形。報告大家。衆人有知道內容的。也有不知道。特來打聽的。效鸚是素稱談客。順著伍弼等。說了個天花亂墮。神鬼皆驚。孟行在一旁點頭。一手假裝抹眼淚。一面歎道。交友最難得。就是知心朋友。效鸚這一篇議論。真把我一腸委屈。全給道盡了。效鸚又對衆說道。向說麼。處世最難。以兄弟看。處家庭尤難。死者是孟翁之姪。古老大人之孫。若據外人談論。胡亂揣想。那話就不必辨了。以余所見。當初古老大人。若容留維禮不下。豈能待遇如此。孟翁若憎嫌維禮。豈能收他在京裡呢。這不是顯明的准理麼。如今外面說。孟翁父子。容留維禮不下。造出種種謠言來。說是他父子狠毒。謀害骨肉。這話叫明白人聽去。一何可笑。據兄弟看。孟翁父子。因爲厚愛維禮。所以才叫他當家。維禮既爲人公正。其對於僕役下人。難免有嚴厲過刻的地方。以此之故。下人懷恨者有之。若說孟翁父子。對他有什么麼仇恨。那是萬沒有的。說到此處。衆人都心服口應。仔細一想。可不是這麼

件事麼後面姚夫人聽著滴滴掉淚。婉兒在衆人背後抿嘴兒而笑。效鸚又繼續說道。再一層說。維禮在這裡當家。所有他部裡掙的錢。一概都用不著。宅裡自老太太人以下。時常也不斷體己他。惟恐他離鄉背井。少老子缺娘的。著實可憐。維禮因素日勤儉。動不著大宗花費。所有存項。皆在屋裡存著。儲蓄日久。爲數甚多。維禮是書生性氣。身外幾文錢。豈能就放在眼裡。不過叫小人看見。可就眼紅了。常言說爲人奴僕的。幾個有好心的。見財起義。圖財害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諸位想。我這見解。是不是。話未說完。忽聽有一片哭聲。自門外來。僕人也沒來稟報。就見有一羣僕婦。蜂擁著一男一女。自外哭進來。女的披頭散髮。穿一身素布衣裙。攙至棚中。仆身跌倒。男子身著白孝。一望而知是死者至親。效鸚把話頭攔住。衆人都過來看視。不是別人女的是鄭貞卿夫人。男的是古維義。衆人都驚駭變色。有人就尋找孟行。悄悄的打聽主義。問說辦事之前。給他們姑母姪兒。送過信息沒有。孟行的臉也白了。諸事都周全計較過。單單把這件事。擱在後頭了。衆人要嗔怪他。此時也嗔怪不及了。只好以口舌哄弄。做好做歹。過來給鄭夫人陪罪。鄭夫人就地坐著。哭的言不得語。

不得。僕婦在兩旁扶侍。不敢則聲。周媽也急得抓了瞎。過去把姚夫人段夫人賈夫人鬪大奶奶等。一齊請來。男賓把維義勸住。攙至客廳裏面。變法勸慰。效鶚與伍彌二人。自逞其嘴裡能說。變法替孟行掩飾。維義亦賦性樸厚。聽人勸解。因爲是自己家裡事。不便叫旁人恥笑。一經勸解。反倒跟衆人陪笑。說道沒的事。沒的事。我想先兄之死。太不瞑目。並非疑我們叔父。有何手段。其所以屢次控告者。是要懇求法部詳細推求。一來給先兄報仇。二來把外間謠傳。也可以洗一洗。效鶚在一旁陪笑。連聲稱是。維義在那裡站著。不肯落坐。先要到維禮靈前。哭奠一番。衆人因攔管不得。只好在後面跟隨。有如防刺客的一般。維義到靈前跪倒。剛要磕頭。棺後有一片哭聲。嘩啦一陣響。髣髴有許多磁器。一齊都砸在地下。了。衆人看時。只見鄭貞卿夫人。不分紅紫。很命在棺後亂砸。打得棹上傢伙。亂飛亂滾。僕人也不敢勸解。鄭夫人哭天抹淚。囔說把大少爺找來。我要請問請問。害了大姪子。還敢害二的不敢。要說別的我一個女流之輩。處處都惹不起你。索興連我也扔在井裡。倒也簡絕。若這麼窩窩囊囊。害死人不償命。那可不行。一面說。一面打了過來。維禮趕過去。雙雙扶住。攔

說有什麼事。姑母慢慢說。鄭夫人那裡肯聽。囔著道：你少來答言。你知道這裡頭是什麼事。你哥哥沒來時。我就囑咐過。後來他給我寫信。說這裡亂七八糟。婉兒墮兒他們時常膩魔。又說周書張德順小寶兒黎玉。全都不是東西。歸期應我的話沒有。早知這些人裡沒有好雜碎。今天我豁除去了。說著推開維義。奔了三姨太太來。婉兒在一旁架住。拍的一聲。一掌把婉兒打了。婉兒是關著自己。不能不遮護主人。這一下羞惱成怒。什麼叫主兒奴才。回手也還了一拳。嚇得田媽楊媽。魂不附體。搶步把婉兒揪住。喝呼道：你要反哪。婉兒的頭髮也散了一手。把頭髮一籠。轉面合三姨太太發狠道：你聽見沒有人死。是咱們害的。說著瘋了一般。拉著鄭夫人衣袖。指棺起誓。囔著道：死鬼可沒埋呢。誰要妄口巴舌。背地編排誰。叫他雜長六短。不得善終。鄭夫人驚住口氣。剛要還手打。姚夫人段夫人等。趕忙攔住。闕大奶奶道：大姐真姑奶奶脾氣。有話請慢慢的說。生什麼氣呢。你是一家骨肉。我可是個旁外人。要論這件事。根根底底。我都明白。說著叫僕人道：你們攙著姑奶奶。咱們到籐蘿院子坐著去。衆人因闕大奶奶。很是能事。趕忙著甜言密語。接續著勸慰鄭夫人。消一消氣。一齊

往籐蘿院來。田媽把三姨太太婉兒等。誘在一旁。恐怕再打出笑話來。周媽把臉也白了。素知鄭夫人最合梅姑娘投緣。忙喚女兒去找。心想說合說合。也就完了。誰想蚌姑娘。因見婉兒挨打。趁怨的了不得。揪住他母親道。你就不用管了。姑奶奶這一鬧。我想倒究情。到底是誰給害的。周媽把牙關咬著。氣得把女兒一推。你知道什麼。糊塗蠻纏的。蚌姑娘一聽此話。賭氣往西院去了。周媽把葉兒叫來。叫他給幫忙兒遞遞茶。桃花在一旁愣著。不往裡邊去。屋裡姚夫人賈夫人段夫人關大奶奶。衆人你言我語。設法叫鄭夫人消了氣。又著賈少奶奶過來。替男人陪個罪。鄭夫人數數叨叨。又嚷又罵。嚇得賈少奶奶哆哩哆嗦。跪在鄭夫人面前。放聲慟哭。口中數念道。事已至此。大姐姐全都看我。這事有妹妹在家。萬也鬧不道這樣。他大叔那脾氣。大姐姐不知道麼。桃花因看著著。急出外把孟信喚來。低聲囑咐道。你別鬧了。進去給大姐姐陪罪去罷。孟信因無知無識。進來見嫂子跪著。他也忙跪倒。衆人都大笑不止。齊說得了姑奶奶。看著小弟弟這般可憐。也該高抬貴手。不用責怪了。說著。失聲陪笑。鄭夫人擦擦眼淚。瞪了賈少奶奶一眼。點手叫孟信過去。哭著道。我問

你一句話，你同你大姪兒好不好？孟信把小嘴一撇，看看衆人道：「大姪兒跟我不好，他合我倩娘兒好。」衆人聽他說話，很是好笑。那旁倩姑娘聽著，魂都吓沒了。剛要擠過去分證，鄭夫人又問道：「張德順待你好不好？」孟信道：「好。」他每天哄著我，教我念書，背了書，他好上裡院去。鄭夫人點點頭，一手把孟信拉住，擦擦眼淚道：「家裡這些人，向來誰合你好？」孟信把小眼兒一翻，先說全好，後又說姜順、張德順、小寶兒、黎玉，都時常哄我玩耍。鄭夫人道：「你到你大姪兒屋裏去過沒有？」孟信道：「倩娘兒帶我去過。」那天跟我倩娘兒找我大姪兒去，倩娘兒攆我家去，他說我大姪兒恨我呢。所以從那一天，我就不合我大姪兒好了。倩姑娘不等說完，面紅耳熱的過來，指著孟信道：「你這孩子，竟說瞎話，什麼跟什麼。這裡來亂扯。」孟信把嘴又一撇，靠在鄭夫人膝前，臉上畫著羞道：「咦，你不用哄我，你不跟我好，還有我姐姐呢。」衆人借這口氣，胡亂答言。齊說這孩子，真能胡扯。當時把口舌是非，一槩都遮過去了。倩姑娘紅著顴骨，不敢答言。在座賈夫人等，知道這宅裡事情，故意在當中解和，用話擋住鄭夫人，不叫他說什麼。過來又拉手安慰道：「事事都看我們姑奶奶啦。上月我來聽說姑奶奶一

走。我就不以爲然。一家骨肉。有什麼生分的。雖然孫少爺死的冤屈。可憐究竟這因因果果。也不非輕。這裡你叔母兄弟。急得什麼似的。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黑間白日。竟爲這事情急呢。闕大奶奶道。說是呢。人是死了。咱們先替著死鬼報仇。別的是小節。賈夫人道。我勸姑奶奶。不用發急。燥。俗語說。事緩則圓。天長日久。誰也品的出心來。誰叫孫少爺這樣結果呢。他既死在這裏。從我這兒說起。說到這裡。看看段夫人衆人。又說道。老太太不管事。我們姑爺姑奶奶。總得擔點兒嫌疑。別說外間疑惑。簡斷截說。連我都疑惑。這一句話。說的鄭夫人一動。連忙讓賈夫人坐下。接連不斷。重續把古宅家務。抖叙一過。衆人在旁邊聽著。有願聽的。說到旁人身上。心裡趁怨。說到自己身上。誰都要分證分證。不肯承諾。鄭夫人道。你們也不用洗白。死鬼沒死時。全給我寫過信。難道他妄口巴舌麼。賈少奶奶道。那有什麼對證。姐姐就不用重題。日久見人心。法部是說理的地方。難道還靠不住麼。這時鄭夫人的氣憤。業已消了一半。聽了這些話。也很有理。當時把自己控告。不能不生疑之點。畧畧合大衆說一遍。闕大奶奶道。這也好。大家都一樣心理。要給死鬼報仇。常言說。

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這時把疑點都明了。什麼都好辦了。說著叫僕婦們張羅擺飯。極力一週旋姑奶奶。又說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不久橫也就來了。少時等大家到一處。好好研究個辦法。應該怎麼樣。替著死鬼聲冤。那是要緊的。其餘都是瞎鬧。周媽也裡外週旋著。大家把一場氣惱。算是遮過去了。到晚把冥衣樓庫。焚化已畢。孟行自外面走來。低聲下氣。慢慢合鄭夫人商量辦法。暗中以骨肉感情。觸動鄭夫人心。女流之輩。見解平常。經此番勸解。鄭夫人一面抹淚。一面感歎。自此把怒憤。古孟行父子的心。一概都化除淨盡了。書從簡略。孟行怕將來定讞。有人不服。趕著又四處張羅。預備後手。先給賈星慧父子謀了兩個法官。預備將來聽用。維義與鄭夫人二人。那裡曉得。回去之後。因為維禮之冤。每日伸雪。翻來倒託。囑孟行。欲在法部裡。遞呈控告。孟行說。這事容易容易。好辦好辦。你們寫了來。可以託託伍弼。沒有不行的事。維義一見這樣。深信不移。次日把呈狀送來。孟行叫改換幾個字。來回又跑了幾次。然後纔交給伍弼。事無三日。果然就批准受理了。先傳原告兒。到部問話。公堂之上。湘黻和昂然高坐。維義規規矩矩。作了個揖。黻和問道。你姓什麼。維義把



姓名報明。隨著把維禮被害。冤抑莫伸的話。細述一遍。馱和在座上指揮。暫令在一旁。點立。正色道。這案呢。部裡因一千人證。所供不同。不得不悉心推鞫。你旣爲胞兄。伸冤。可以於開審時候。前來聽審。言次。呼喚左右。提令毛二上堂。這時毛二諸人。因爲鎖押已久。蓬頭垢面。齷齪不堪。兩人攙扶到堂。喝令跪下。毛二因屢次挨打。兩腿都已折了。跪倒連聲叫苦。嗚嗚嚶嚶的喊冤。郝馱和道。毛二。上次問你。你說維禮之死。不是你害的。那麼花園裡那隻破鞋。你看是你的。不是。說著。呼喚堂役。取出破鞋來。拿來與毛二看道。你看看。這是不是你的。不是。毛二看了。看低頭供道。是我的。馱和道。鞋上這些血蹟。你說是怎麼回事。毛二道。不知道。馱和把頭兒搖了搖。笑著道。不能吧。我告訴你。這案呢。都在你一人身上。你說實話。本部必設法救你。不說實話。終究是不行的。毛二呆呆發愣。不發一言。馱和叫暫爲帶下。又叫張德順上來。略問數語。問到害人的事。張德順道。害人時。我沒在家。實在不知道。馱和叫暫爲退下。又叫黎玉上來。問維禮在日。平常待你們好不好。黎玉道。我們孫少爺。爲人很正經。待我們亦很好。馱和道。你們夥伴兒裡。有合孫少爺。不對勁的沒有。黎玉想了想。供道。除

去張德順別人都沒有什麼。馱和問到這裡。暫令退下。又叫尤二尤桐等上堂。畧問數語。也叫在下邊聽著去。換次又提取崔順上堂。馱和道。你們老爺少爺。合裡邊太太姨太太們。平素待孫少爺好不好。崔順道。全待孫少爺很好。馱和道。有誰合孫少爺不好呢。供道。沒有合孫少爺不好的。馱和道。誰最合孫少爺好呢。崔順想了想。供道。梅姑娘。馱姑姑。馱和道。好是怎麼個好法呢。崔順聽到這裡。張口結舌。半响沒答出話來。維義在一旁聽著。煩燥已極。問了這半天。沒見有什麼吃緊的。方才毛二認鞋。未容毛二說話。訊問張德順。沒見有所以然。訊問黎玉。說了個半截話。問道。張德順。平素合維禮有仇。論理該從此究問。方是道理。怎麼就吞吐嚙沫。囫圇着過去呢。一面納悶。又見把金三王四等帶上來。馱和問道。你們孫少爺待你們好不好。金三道。沒什麼好。也沒什麼不好。王四在地上嚷道。大人老爺。我們是什麼罪犯。你快些說吧。儘這麼延纏著。人家的妻兒老少。全都要餓死了。我王四沒的可怕。一人吃飽了。五洲不餓。說我是殺人凶犯。我給孫少爺抵了就是了。照這麼監禁著多少人。我王四看不下去。說著。雙雙磕頭。又訴道。家家有父母妻子。老爺積一分德。保佑著官

旺財旺。老爺的兒子孫孫。不給老爺掃碑。王四就燒了高香了。王四是滿腔氣憤。衝口而出。馱和在座上冷笑。一面理鬚。一面咬文嚼字的說道。王四。你不認識字。又沒有法律知識。本司告訴你說。害人是誰。本部判決後。自有定論。現在你們孫少爺被害。你們在古宅服役的。皆在嫌疑之中。名兒叫嫌疑犯。判決之後。殺人的償命。沒罪的人。自然而然。亦就沒事了。這話你懂不懂。王四哭道。老爺。我不是二歲孩子。什麼事我不懂啊。這案若沒有完呢。我們亦永遠收著嗎。馱和聽到這裡。瞪眼把王四一看。王四也不敢辯證了。馱和又訊問金三。究竟你們少爺。平素對待你們。有什麼不好沒有呢。金三想了想。回說沒什麼不好。馱和問維義道。你在南邊。聽說你爺爺家。裡家法怎麼樣。維義正垂頭喪氣。猜疑這審案官員。有什麼弊病呢。聽了這話。順口把古宅僕人。素日毫無規矩。簡直七亂八糟的話。細述一遍。馱和道。什麼叫七亂八糟。維義就隨口說出。未加檢點。馱和究問。維義倒不好說了。有心把維禮家信。所說那種醜事。學述一番。退一步想。中冓之言。豈可對外面道及。任憑怎樣。究竟同族一姓。說出來都不體面。馱和又催道。什麼叫七亂八糟。亂是怎麼亂法。糟是如何糟。

法呢。維義在口裏吞著言不能出。馱和越看他看急。越來逼問。擠得維義無法。才回道。僕人常聚賭。喝酒。却沒有什麼別的。馱和把臉色一沉。望著維義道。嘔。維義在心搗念。不知那句話說錯了。遲了半日。馱和又訊問金三。你們在下房裡。時常聚賭麼。金三道。沒有聚賭的事。馱和道。怎麼沒有。你們孫二少爺。不是剛說的麼。金三道。孫二少爺那裡知道。先時太太們。還有打牌的事。後來姨太太們。彼此不和的。不。上頭都不肯賂錢。我們那裡呢。馱和道。喝酒呢。金三想了想。回道。喝酒也不敢。孫少爺當家。規矩很嚴。有一次姜順回京。我們在門房請客。那時被孫少爺看見。還當時說了一頓呢。馱和問道。這事是幾時的事。金三想了想。回道。大概不是去年。就是今年。馱和道。這叫什麼話。金三又想了一會。回道。我記性抹糊。你問姜順小寶兒。他們全知道。那回姜順來京。是送花姑娘來的。馱和聽到這裡。不問正案。看看維義臉色。又從旁枝上究問。先問花姑娘。作什麼來的。京。爲什麼別人不來送。單派姜順來送。金三答道。這是我那兒知道。姜順是我們老爺派的。馱和搖首道。不能。你們老爺派人。爲什麼單派姜順。不派別人呢。金三把眼兒瞪著。沒話可答。越問越出奇。擠得

點堂皂役。全都抿嘴笑了。維義在一旁跼立。靜裡瞧著。黻和叫金三下去。叫提小寶兒上來。小寶兒到堂跪下。一語不發。黻和先問道。你拐帶花姑娘走。是出於你的意思。還是花姑娘逼的你。小寶兒聽了這話。自然而然。說是花姑娘逼的。黻和又往前究問。你合花姑娘。起先是怎麼個好法。小寶兒看看黻和。氣得把眼睛一瞪。說道。老爺。你不用問了。我們坊官衙門。都有口供。難道衙門送案。沒有公文麼。我們兩人。也不怨他。也不怪我。犯案之後。死了也沒得可說。該當怎麼著。給我快快當當的吧。黻和喝道。我問你。你們把孫少爺勒死。仍在花園井裏。你們是什麼心。小寶兒一聽這話。來的很邪。忙辯道。這事我那裡知道。我們是頭天走的。他是第二天死的。與我們什麼相干。要問這個。老爺問我們三姨太太。黻和道。問他作什麼。小寶兒接住話口。兒。氣得把三姨太太。合婉兒的事。如何叫我去念信。如何要謀害維禮的話。一五一十的都說了。黻和道。這事你怎麼知道。小寶兒忿然道。我說了沒什麼。早先我沒到西院去的時候。三姨太太。婉兒。拿我。我不當外人。說著。在地上比畫。歷述三姨太太。婉兒。種種歷史。又說他們娘兒倆。常送給孫少爺東西。好的要蜜裡調油。後因我們

孫少爺對他冷淡。他們又羞惱成怒。反恨上人家了。馮和因這些話。當著維義在此。一概說不得。此時他滔滔不斷。愈說愈沒完。禁止又沒法禁止。只好用言語掩飾。遮抹話頭兒。維義在旁邊一聽。敢則是這麼件事。怪不得姑母氣憤。說不是僕人害的呢。遂向馮和求道。老爺對於道件事。極力追問。學生接的家信。實在也那麼說的。婉兒檢的那封信。或者是先兄寫的信。叫他們查著了。所以才反恨害的。也未可知。馮和把眼珠兒一努。遲了一刻鐘的工夫。又問小寶兒道。你的話可是實呀。是虛。小寶兒發誓道。怎麼是虛。若有一字虛言。叫我現時報。馮和看看維義。又對小寶兒道。你敢具結麼。小寶兒話到這裡。焉有不敢之理。當時有坐旁書記。具了一張結。小寶兒畫押呈上。馮和又提上李二等來。藏頭露尾。胡亂敷衍一回。又叫把一千人證。一律提上來。馮和對眾人宣布道。這案中頭緒很多。一時也不能解決。維義先回去聽傳。張德順。尤桐。姜順。崔順。金三。劉三。一律取具妥保。回去聽傳。毛二。小寶兒。古花氏。趙掌櫃。黎玉。劉劉氏。錢十。王四。尤二等。仍舊看押。眾人都跪地聽著。王四喊冤道。收我們作什麼。莫非我們有嫌疑。張德順他們。倒沒有嫌疑嗎。維義也氣得問道。

方才黎玉說張德順素合維禮有仇。今日若開釋張德順。殊有未合吧。馮和聽了這話。眼珠一轉。重新又咬文嚼字的辨道。方才黎玉說維禮合張德順。素日有仇。這話是真是假。還是挾嫌污蔑。現亦無從調查。然既據張德順供稱。維禮死時。張德順並沒在家。實不知情等語。據此看來。黎玉是意圖污蔑。無可疑義。理應接法律第七千八百條。不能信。本案證人。爲虛僞之陳述。意圖他人受犯罪事實。理應寬假開釋。退堂。維義怔怔聽著。無話可說。喪魄遊魂的。慢慢退下來。衆人喜的喜。哭得哭。有稱贊郝老爺。審判公平的。有嘆說郝馮和受了賄賂。紛紛擾擾。其說不一。維義也心裏納悶。不知內中情形。究竟什麼事。過了兩日。法部又傳喚到堂。道路喧傳。都說小寶兒古花氏。兩人都死在監裡了。鄭夫人疑慮多。聽了這話。縷細合維義打聽。那天開審。小寶兒都供說什麼。維義仔細一想。慢慢把小寶兒口供。一一都回。知姑母。又說小寶兒口供。頗於此案證據。大有力量。那天小寶兒說。婉兒三姨太太。藏有維禮的一封信。隱中要害我哥哥。已非一日了。鄭夫人問道。還說什麼來。維義想了想。所供的話。多半與此案有關係。這人一死。合算把證人消滅了。鄭夫人道。那天你看他顏色。

有病沒有。維義想了想。他們沒病啊。鄭夫人蹀脚道。壞了。這是你大叔他們有了人情了。維義因骨肉情重。不肯深信。允許到部裏先瞧瞧。回來看如何景象。再作計較。鄭夫人叮嚀囑咐。說現今官場不同往日。你要留心調查。不然你哥哥冤枉。可就沒日子伸雪。維義連連答應。出門往法部行來。將至門首。遇見維禮的故友。楊公理戴紳元二人。一見維義。過來先周旋問好。維義因他等二人。很爲此事不平。遂將前番傳訊一切口供情形。細述一遍。二人因此處踞立。不是講話之所。約計開審時刻。此時尙早。遂同了維義。找一處清靜茶樓。討論一切。維義因小寶兒一死。證據全失。此案得何時清了。公理一面喝茶。垂頭喪氣的道。老弟你知道不知道。從今以後。令兄就埋冤地下。無日昭雪了。維義因不知所以。問他何出此言。莫非法部裏有什麼情弊嗎。公理喟然興歎。說道。如今官場裡。暗無天日。令兄之死。沒有什麼大原因。曼殊室利菩薩好論極微。我等在私下揣摩。也是如此。聖歎有云。娑婆世界。大至無量。由延。而其故乃起於細微。以至娑婆世界中的一切所有。其故無不一一起於極微。今日若追問原因。老弟亦必然明白。維義因不知何故。他等有這樣話。因問道。老哥說



這原因。我實在不知道。早日先兄在世時常給家裡寫信。信上說我們祖父那裡。極爲複雜。誰想他不想急退。竟鬧得被害。既已被害。我想以前因由不必題起。如今就究問那教唆人犯。到底是誰。自然而然就水落石出。紳元冷笑道。老弟說什麼。你真是老實人。慣說老實話。目今官場。你不身歷其境。斷難明白。除非審判這案。派你爲問官。或可以究頭究尾。細問細切。不必旁人。卽派了我們兩人。這案也沒法兒辦。依我說。老弟你少安勿躁。俗言說窮困莫追。但容人處。總得容人。維義聽了這話。微笑點頭。心中暗忖道。這兩人一人官場。怎麼這樣糊塗。莫非我叔父。因他一人多事。許給他等賄賂。他等也降服外人了嗎。心中思忖。不禁爲世道人心。滴了一點眼淚。有傾。又拍案嘆道。天下事不誠無物。我雖然沒有金錢。沒有權勢。我想要替兄報仇。大概也沒人攔我罷。萬不能解時。我有一個好法。如果法部裡。審判不公。我便死在堂上。二位大哥。你們以爲可否。說著。眼淚在眼眶含著。滴滴欲墮。公裡亦隨著抹淚。一面勸解。恐怕方纔所說的話。維義生疑。一面分證。一面把維禮死後。他等如何奔走。如何去弔祭維禮。如何往坊官衙門。去見坊官的話。細述一遍。維義垂首靜聽。拱手。

道謝聽見別的事並不理會。後聽戴紳元說那天去拜見坊官。伍弼也奔着去了。此時若究問情弊。須要注意伍弼。維義道。什麼伍弼。分明是舞弊嗎。二兄既說到這裡。我很明白。二位苦心。小弟至爲感激。那麼據二位眼力看。這案得什麼結果呢。公理搖搖頭。回首看壁上自鳴鐘。嚙嚙的兩下了。因催維義道。老弟你趕著快去。明天仍這裡。我們聽你的報告。將來結果。但看我們幾人辦事的能力了。三人說著話。叫過役來。會過茶資。維義把腦袋一低。猜測今日到堂。問案的景況。別過公理。獨自往法部而來。進門合官差一問。果然小寶兒花姣。一齊都服毒身死了。維義問什麼茶緣故。竟會在監獄裡面。服毒身死。差官亦紛紛議論。所說不一。有說是衣服裡帶著的。有說是有人給買的。維義因關係至重。各處合官差打聽。官差見維義這樣。知道是維禮之弟。上下打量他一回。知道他昏天黑地。滿處撞頭。此處既無親無故。那能有真說實話的人。有的用假話冤他道。花姣姣小寶兒二人都不曾死。別人是冤你呢。有的說的確死了。已經古宅領去。昨日抬埋了。種種說法。莫衷一是。鬧得維義心裏猶猶惑惑。問亦無處問。打聽也無處打聽。沒可奈何。只得在候質所裡邊聽候傳。

訊一時有官差來喚。維義恭敬。走至大堂。堂上有幾人跪著。一個是添傳的周書。一個是添傳的田媽。維義看了看。俱不認識。只得到案前作揖。垂手聽訊。馮和把前次審案情形。述告維義一回。又說道。上次你說你的爺爺家裡。七亂八糟。現在我各處調查。都說沒那麼回事。維禮在古家當家。家法很嚴。想來那維禮家信。不是維禮寫的。維義道。這却不見得。家兄寫的信。蓋有圖章爲憑。再者家兄筆跡。我合我姑母。全都認得。焉能是假的呢。馮和遲了遲。拿過一封信來。遞給維義道。你看看這件信。可是那維禮寫的麼。維義看了看。字體端正。不像維禮筆跡。念其信文。是維禮給賈少奶奶寫的。意思之間。兩人不大清楚。上面有相思滋味。諒有同情等字。後面有維禮圖章。細驗不假。維義看了半日。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心想維禮素性端正。已極。那能有這宗事情。看了看筆跡不符。一定是別人造的了。因回道。這不是家兄寫的。馮和道。怎見得不是他的。維義把維禮性格學述一過。又說信上筆跡。實在與家兄筆法。大不相同。馮和道。這個不能。你說維禮寫信。向以圖記爲憑。難道這個圖記。也不相符嗎。維義接過去。重新又瞧了瞧。果然是維禮之章四字。當時要再去辯

論沒的可說。急得把眼淚掉下來。要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井裡屍第五卷終

井裏屍

卷之五

冷嘲  
編述  
井裏屍 卷之六

第十五回 究往事三姨太訴屈 問情曲大少奶墮淚

詞曰 人事紛爭擾攘 都憑刑罰嚴明 若非曲直有公庭 何必到官  
興訟 裁判不從公斷 曲爲奸巧論評 到頭天理不優容 任  
爾草菅人命

話說郝敵利明知古維禮是個拘謹老實人。此時爲利慾所蔽。真正良心話。說不出來。看著維義掉淚。自己遲了一遲。想著孟行父子。有錢有勢力。此時若借此機會。要  
求他一點利益。決不費難。常言說的話。升官發財。都在機會。眼前有這樣好機會。若  
被伍彌享了去。豈不叫他人恥笑。我是傻子了嗎。一面思忖。暗中把進行手續。想得  
完完全全。異常圓滿。一時得意。不禁喜形於色。叫著田媽道。田邊氏。你不要說瞎話。  
你們三姨太太。待維禮好不好。田媽道。待他也沒什麼好。也沒什麼不好。敵和聽到  
這裡。忽又想起一事。頗可叫古家驚心。去年二月。曾到古家作壽。那時客廳說話兒。  
曾見有一丫鬢。去找維禮。其後打聽。那人是第五的姨太太。名叫蚨兒。因問周媽道。

你們宅裡有個蚨姑娘麼。周媽道有。馮和道你合孫少爺素日好不好。周媽想了想。尚未答言。馮和把眼珠一轉。變了主義。當時把一千人證喚到當堂。開釋的開釋。拘留的拘留。言定本月十五。繼續審理。當時就點派官差。定於本月十五日。傳喚古孟行。蚨姑娘。周媽。賈少奶奶等。到堂問話。周媽聽了。趕忙合周書下來。叫住周書慢走。吐舌頭道。小周兒你慢走。這一案我看要遭。下回添傳的人。誰能來呀。周書把小臉哭喪著。口裡叨念道。這事誰能管哪。缸裏沒有我。盆兒裡沒有我。無緣無故。我在糧道衙門。當的好好差使。把我傳了來。算作什麼。好在我既不向燈。亦不向火。皂王爺上天。我有一句說一句。田媽的話未說完。聽了這話。冒了一身涼汗。明知古維禮死的奇怪。却又不得頭腦。究竟是誰給害的。這時聽周書一說。好生害怕。此時心裡就想著胡亂敷衍。對付把官司完了。大家心淨。一來准知道三姨太太不能害人。二來也准知道姜順不能下手。此時就盼著完案。放了姜順。沒有三姨太太的事。就算完了。因問周書道。你不要這樣說。依我主意。今日你跟我回去。先把裏頭情形。打聽明白了。周書聽了這話。低頭不語。田媽道。你去你的。什麼事都有我呢。你走之後。黑

問白日。那個沒一天不想你的。再說他因爲你。很不容易。那樣的禍。他都給你遮住。了。這事若關係著他。你若不去。對得住他嗎。周書思前想後。想著亦是樂得不借此機會。回歸古宅呢。於是就依了田媽主意。二人說笑著上車。直往蜈蚣里一路而來。門房裡賈二等。接著問好。田媽合旁人搖手。暗暗又囑咐龐三。不叫對旁人說。周書是背着別人。私自來的。倘若叫老爺知道。必不答應。龐三本新來乍到的人。內中緣故。一時他那裡明白。一面答應。又報告田媽說。如今老太太賈夫人。合大少奶奶大姨太太。都在三姨太太屋裏呢。田媽點點頭。囑咐周書說。你在門房裡等一等。周書答應。田媽往裡頭院來。婉兒在廊下鬪鳥兒呢。見他母親進來。知道是過堂剛回來。先問道。你去了怎麼樣。田媽也不說什麼。掀簾見姚夫人等。都在這裡坐着。衆人亦問道。你去了怎麼樣。田媽遲了一遲。賈夫人叫他坐下。又說你辛辛苦苦。跑了一天。這裏先坐坐兒吧。田媽落了坐。細將法部裏問的話。學述一番。姚夫人詫異道。這話怎麼說。敵和這東西。不是大少爺。合他見了麼。田媽道。正說呢。這位郝老爺問的好粘牙。先時還不大動氣。後來孫二少爺。儘着一斟問。索性他瞪上眼了。問我說。你們



宅裡有個蚌姑娘。壓田媽一面說。一面比畫。周媽在旁邊聽了蚌姑娘三字。吃了一驚。蚌姑娘剛才坐下。聽見說他。趕忙站起來。怒目橫眉的問道。問我作什麼。那時就對他說呀。不錯。我們宅裡有個蚌姑娘。你把他怎麼樣呢。衆人見蚌姑娘這話。知道是氣出來的。忙著攔道。蚌姑娘。蚌姑娘。你先聽聽他說。到底是怎麼回事。蚌姑娘又急又氣。瞪眼看著田媽。田媽也瞧瞧蚌姑娘。笑著續言道。這事還不算要緊。少爺是怎麼託的。我不知道。伍老爺怎麼託的。我亦不知道。今天聽衙門人說。花姑娘小寶兒。兩人都死在監裡了。賈夫人聽到此處。彷彿他知道似的。笑攔道。這事我倒知道。內中有別的事。此時我不能說到這裡。忽又縮住一句。沒往下說。衆人都要問什麼事。賈少奶奶一旁搖頭。不叫賈夫人言語。周媽與蚌姑娘。敢怒而不敢言。田媽又繼續說道。少奶奶我問你一句。你在任上。死鬼孫少爺。給你寫過信麼。賈少奶奶一聽。顏色都變了。明知那封信。不是維禮寫的那。天孟行拿著。夫婦很鬧了一場。此時在座諸人。全都知道。怔了一會。賈少奶奶問道。嘔。什麼信哪。田媽把堂上情形。問官如何追問。維義如何不認的話。細述一遍。賈夫人點頭道。這事我也知道。姚夫人道。信

是什麼信呢。田媽道。看那樣子。不是什麼好話。隨說著。隨向賈夫人使眼色。大姨太太插言道。這信我倒看過。是真是假。我可不敢說。今天我當著老太太。說句冒矢話。死鬼這孩子。不是個好東西。說他年輕。他已經老大的了。說他無知。那些個經書禮節。他那樣不知道呢。好在我這大年紀。說了也不要緊。不說我心裏是病。那天我跟他吵鬧。你們知道爲什麼事嗎。衆人都怔怔聽著。大姨太太道。要說呢。我給大家夥兒搨和氣。這孩子說話行事。沒那麼刁鑽的了。知道他的必然明白。幸虧我若大年紀。年紀輕自己拿不穩。早就上他套兒了。說著。臉色一紅。指着倩姑娘道。不許說瞎話。你被他哄過沒有。倩姑娘面色緋紅。不敢言語。蚌姑娘怒氣不休。乾在一旁瞪眼。大姨太太道。不是我長幾歲。好說便宜話。錯非是我。誰也禁不住。那天我同他跳脚。問他什麼事。你這麼鬧。我告訴你說。若論歲數。我同你姑母差不離。你若沒倫理。自己要思思想想。說到這裡。衆人都聽著一驚。有的在心中思忖。大量古維禮爲人。不致行出此事。衆人都想著納悶。大姨太太那裏。越說越高興。雖然是妄口巴舌。却認得津津有味。蚌姑娘道。這話都不必絮繁。我有點兒窩心話。今天對大家題一

題。衆人見來歷不善。忙都笑道。什麼事。經管說。萬一要想出主意來。早早把這案完了呢。蚨姑娘道。不是那個。大姨夫太說的。誰也沒見着。就便情實。此時亦說著無味。我請示太太一句話。倒底孫少爺。怎麼死的。太太們知道不知道。衆人齊說道。這事誰知道。害他時候。誰又瞧見了呢。蚨姑娘冷笑道。却有來呀。我們既沒瞧見。此時要給他聲冤。先得追究凶手。衆人道。是呀。誰不那麼想啊。蚨姑娘道。既那麼想。明天法部傳我。我就到堂。自要大家夥兒居心無愧。說着。娥眉緊蹙。縮住以下的話。沒肯直說。叫住田媽道。下次是十五。不是田媽道。是蚨姑娘道。好極了。十五我先去一邊。明一明心。省得家裡人都猜疑我。是我我給他抵償。說到這裡。眼淚撲簌簌滴落下來。周媽見女兒說話。很帶激烈。忙的勾前抹後。岔亂著大家夥。恐怕有聽了挑眼的。這時合屋主僕。冷笑的冷笑。低頭的低頭。除了賈夫人。是個外人。其餘諸人沒一個沒。有關係。當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對於到堂的正事。誰也不研究辦法。姚夫人咳聲嘆氣。坐着發呆。大姨太太一臉陰險。乾望蚨姑娘擻嘴。周頭壓住了衆人氣。重新又斟了回茶。低聲下氣。請示大姨太太等說。天也不早了。回頭在那裡開飯。是開在一

處呀。還是單開呢。衆人都望著姚夫人。一語不發。賈夫人嘆口氣。因爲前前後後。處處都關碍女兒。因扯了賈少奶奶手。悄聲道。你同我上西院去。我合你商量一件事。回頭又呼喚田媽。你也這兒來。田媽在後頭跟隨。來到西院。早有桃花等。打了簾子。母女到裡面坐下。悄對田媽。這事別人可瞞。瞞不得你。你見的那封信。我們都知道。先在少爺手裡。並沒發作。此時大少爺。怎麼糊塗蟲。家裡的事。何必給問官瞧呢。母女一面說。一面抱怨。田氏也明白八九。正欲與他母女想個主意。忽見東院來人。請著賈夫人。東院去坐。說後院老太太。急的沒了法兒。請了個圓光的來。賈夫人聽了。拉了賈少奶奶就走。田媽道。老太太忙什麼。圓光不是瞎鬧嗎。賈夫人頭也不回。匆匆往姚夫人院來。此時各房的人。都已來齊。田媽爲周書的事。悄悄跟三姨太太。啾咕。偷偷又告訴周媽。說道。不是他要來的。本來這一案。碍不著他的事。傳他不是瞎事嗎。周媽因牽扯女兒。本就害怕著慌的。不知怎麼纔好。今聽田媽一說。案內又拉扯兒子。嚇得連顏色都變了。一面給圓光的巫婆。打點香案。心裏突突亂跳。隨着跟田媽說話。隨着遞眼色。又問田媽道。那一個。知道他來麼。田媽道。方纔我跟他說。

了。周媽搖手忙著把香案設好。悄悄往前院門房。先去探聽探聽。剛一開門。龐三在炕上抽煙呢。周媽問道。周書那兒去了。龐三起來讓坐。望外瞧了瞧。說剛纔在這裡。跟婉兒說話兒來著。這時不知那兒去了。周媽一聽這話。怕又要鬧出笑話來。忙著往三姨太太院來。走至廊下。只見婉兒周書。剛自裏屋出來。見了周媽。周書作了個揖。婉兒道。你在這裡等一等。我叫他去。周媽把婉兒上下打量一回。隨著問周書景況。又問這件事。與你什麼相干。傳你作什麼。你在糧道衙門。連我都不知道。誰在法部裏說的。婉兒也不管他們。獨自往裡頭院來。剛一進門。巫婆就合他笑道。姑娘來的好。論理圓光圓得好。非得十五歲以下的童男女。不能合格。二少既不肯去。瞧你來瞧瞧。說著就在隔扇上釘了一張白紙。重新燒了香。就叫婉兒過去。把頭頂在紙上。婉兒一肚子事。推又不能推。衆人問問年歲。婉兒十六歲。桃花十七歲。賈夫人之意。要叫桃花去。瞧三姨太太之意。要叫婉兒去。瞧大姨太太之意。要叫孟信去。瞧孟信把小嘴撮著。不耐煩往裡看。婉兒也一肚心事。連連合三姨太太搖頭。三姨太太道。你瞧的是。二少爺不瞧。就是你歲數小。方才神媽媽說。不是毛女兒。圓不出來。

婉兒往紙裡細看。始而黑朦朦。什麼也沒有。既而兩支眼睛瞧的也迷了。此時又心氣虛一點兒。站了一刻。覺得兩腿發酸。抽筋似的犯疼。兩眼亦迷迷糊糊。彷彿有無數金星兒。直在眼前飛舞。巫婆在身後問道。你睃見圓光兒沒有。婉兒一聽這話。鬚白紙上。真有一個圓圈兒。恍恍惚惚。來回亂轉。姚夫人在背後嚶嚶。連聲念佛。巫婆又對衆說道。自要見了圓光。就快看見人了。衆人都直言看著。賈夫人笑道。這事如何可靠。我不信能夠瞧見。若圓光能找出凶手來。以後官場問案。就不必費手拉。自要請一個圓光的。什麼案破不了。巫婆子答訕陪笑。知道賈夫人不信這個。當時也不必辯駁。默了一刻。問婉兒瞧見什麼沒有。婉兒聽賈夫人一說。心裏也覺者恍惚。不願往裡面細瞧。口裏連說沒有。又說這是那兒來的事呢。連影兒也沒有哇。巫婆在一旁叨念。誠則靈。至誠感神。太太再燒股高香吧。姚夫人不知真假。隨著又燒了股香。先還叫婉兒往裡瞧。巫婆念了回咒語。又向姚夫人啾咕。說道。橫豎婉姑娘。年歲大一點兒。不然大仙爺。怎這麼見怪呢。姚夫人又念了兩聲佛。左迴右顧。仍欲叫孟信去瞧。孟信是打著挺兒。不肯過去。大姨太太心裡急。揪著孟信囑咐。又變法

哄騙他。應許瞧完之後。帶他去外邊聽戲去。這才應下。巫婆洗了手。重新又燒香念咒。祝禱一回。婉兒扶著兩腿。嚷說好疼。回身坐在椅上。暗暗合三姨太太努嘴。意思之間。告訴三姨太太說。周書在前院等著呢。誰想這一努嘴。三姨太太錯會了意。趕著轉身出來。跟在穿堂等候。等了半天。不見婉兒出來。剛要回去。轉身見賈夫人母女走了出來。三姨太太迎著。打聽二少爺瞧著。有什圓光兒沒有。賈夫人扭頭道。什麼圓光。左右是朦朧錢的。賈少奶奶笑著。揪了三姨太太手。說道我有一句話。同你商量。因一齊來到西院。田媽亦隨後跟來。賈夫人未曾開口。先合田媽等努嘴兒。賈少奶奶嘻嘻笑道。當他也不是外人。說也無妨。三姨太太道。倒是什麼事。你們說我聽聽。賈少奶奶笑道。我有一句話。不好開口。要說娘兒們姐兒們。這麼些年。誰也換下心來了。說著。低聲問道。你給孫少爺做過什麼衣裳。三姨太太一聽。鬧了一怔。回答道。衣裳倒送過。這事還怎麼犯歹嗎。賈少奶奶不言語。嗤嗤只是笑。三姨太太越發毛咕了。笑問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送衣裳。人所共知。不信你問問桃花。做的時節。他還瞧著哩。這事還犯什麼歹嗎。田媽聽到這裏。不能不答言。先替三姨太太辯

論一回隨著又說起今日法部審問的情形來說到周書三姨太太一怔接著就問說。他在那兒呢。賈夫人道。內中的事也不必細題了。我因不常來。這裡事有許多不知道的。究竟我問你一句話。三姨太太。你同孫少爺那麼好。你猜這外間說你什麼。三姨太太一聽。臉兒一紅。蹙起眉來道。這話是誰說的。問了半日。賈夫人不言語。三姨太太道。你怎麼不告訴我。誰說這話。我撕他嘴。田媽怕賈夫人沒話說。接著又續說十五。法部要添傳人證。這裡亦沒有外人。圓光的事。不但親家太太不信。連我也不信。他們圓他們的光。我說句要緊話。這案裡頭。牽出別的事來。真不好辦。我們大少爺托了會子人情。歸期就胡謔亂扯嗎。要說呢。這事也碍不著我。鬧出來大家不好看。老太太想。這話是不是。賈夫人一聽。遲了半晌。知道這內中情形。瞞不過田媽去。隨合田媽點頭。又到套間裡去。啾啾一回。出來與三姨太太笑道。這事你不用不放心。回頭你細問田媽。就知道了。三姨太太此時。因為自己的事。心下打鼓。一聽這話。趕著就要究問。田媽直合他擺手。三姨太太性急。急的兩顴骨紅著。滴滴掉淚。賈少奶奶在旁。顏色早都白了。明知古維禮死的委曲。此時在嫌疑之中。男人都這樣



疑心不免他心中愧悔。心裏是一聲聲的念佛。望著三姨太太一哭。由不得受其感動。自己也洒淚哭了。田媽把內中情形。既已明曉。自然而然的。心下坦白了一見他兩人掉淚。又是好笑。又是好慘。勸了半日。攙扶三姨太太出來。走到穿堂兒。田媽纔慢慢說道。事已至此。你也不用傷心。十五到法部去一次。啗們有什麼說什麼。方纔賈老太太一說。我這纔明白過來。說著來到房中。田媽把方纔說的那話。細告三姨太太。所說何話。作者無須宣佈。大概看書諸位。心下也明八九。這也是古衡家裡。沒有家法的害處。俗語說。娶妻不論醜俊。但取其賢德足矣。這位古司農大人。素抱漁色主義。花錢造孽。弄幾位年輕姨太太。在家起膩。此時要究因辦果。可憐他年逾古稀。不知爲子孫種德。花錢去買些罪孽。既違天道。又背人情。烏能不七亂八糟。百般出醜。常言道。

若使子孫能結果。除非盜賊不開花。

諸君。諸君。家庭既這樣紛亂。日後遠有什麼好。生色麼。但願有明白納妾之害的人。念頭一頭。心裡先想想將來。自然而然的。也就心灰意懶了。閑言少叙。十五日法部復

審傳喚人證到堂問官之意。想着要藉事生端。拿著人命關天的重案。當作升官發財的訣竅。問了數次。全無結果。每次要激動孟行。叫他在心裡害怕。知道害怕。就得設法子花錢。孟行是堂堂監理官。父親是當朝一品。豈有任小人挪揄。不顧名譽的道理。顧全名譽。保不住就得託情。人人都知是官官相會。沒有不融洩的道理。其實官場險惡。比著社會上難說。這天郝黻和批了一個條子。定准第三日。傳喚全案人證。到部候審。孟行聞知此信。赶忙去尋找伍弼。伍弼在作崇時代。託故不見。孟行心下著急。眼看明天只一日工夫。後日就到部候審了。倘與郝黻和。見不著面。那日再究問別的事。如何是好。心裡害怕。急得在心裡咬呀。罵了伍弼一回。可奈這宗事。前場是他辦的。如今若尋找別人。怕他又從中破壞。萬般無奈。急得直捶胸跺腳。不得主意。正待要再去尋找。忽見門房龐三。走來回說。伍都老爺來了。孟行一聽。如聞佛語。疾忙往客廳來會。伍弼把臉兒哭喪著。見面就咳聲嘆氣。替著孟行父子。先叫了八百聲難。孟行是火上澆油。心裡同針刺的一般。笑問道。如今有什麼方法。黻和怎麼這麼混帳。怎麼這麼不懂交情呢。當初他在部候補。不是家嚴提拔。至今連褲子都沒

有。至今求他這一點事。怎的就這麼爲難。伍弼把頭兒低着。先是咳聲嘆氣。替着孟行太息。後見孟行臉上。不像有嗔怪自己的神色。這才得步進尺。揣度孟行的意思。慢慢勸道。閣下倒不必急。兄弟有句話。不是叫老哥知情。兄弟爲這一件事。奔馳了四五天。夜裡躊躇的睡不著。勸和爲人。閣下是知道的。他雖這樣。我們得原諒他。孟行聽到這裏。氣不從一處來。笑問道。閣下說什麼。我們當原諒他。好麼。這小子忘恩負義。一點兒天良沒有。伍弼理鬚子。聽他這話。遂乘著機會笑道。閣下真是好人。怪不得旁人說。閣下是忠厚長者呢。孟行問什麼緣故。伍弼道。勸和的毛病。兄弟很有所聞。只是同閣下不能說。孟行在急來蹦跳的時候。聽了這話。赶忙問道。有什麼不好說的。我們是自己人。事要瞞我。你便不是朋友了。伍弼聽到這裡。知道孟行此時出不了自己掌握。乃悄聲問道。老伯合卜大人的嫌隙。閣下知道不知道。孟行尙未答言。伍弼又續道。兄弟爲這件事。訪的實實確確。勸和與卜大人。原有世誼。閣下想一想。這不是明明白白爲難我們嗎。孟行也知道卜司寇。平素與父親有仇。聽了這話。方才醒悟。一面錯眼珠兒想主意。一面問伍弼道。這事該怎麼辦呢。伍弼喝

了盅茶一語不發。孟行叫僕人出去死來，央告伍弼連說：「你我至厚，這事全仗著閣下鼎力分心。如今要另調司口兒，已經來不及了。後天過堂，兄弟若託故不到，外間又造些謠言，閣下有什麼妙策，弄弄郝敵和呢？」伍弼想了半日，任憑古孟行，怎麼說話，死不答言。問到極處，乃太息長嘆道：「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這類奸滑小人，就得拿利去動他。如今官場，誰能像我們弟兄？這等愚直，孟行亦想著有理。因向伍弼道：『錢倒是末節，事到而今，花錢我並不心疼。只可恨郝敵和這類人，以德報怨，不顧一點兒廉恥。心裡我實在氣得慌。吃虧如今的事，在他網兒裏，那一時得機會，我非毀了他不可。』」伍弼聽到此處，搖頭發笑道：「閣下嘴上慣愛得罪人，將來報復，現時何必題常言道：『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閣下且消一消氣，想個完全辦法。別叫後天部裡問出笑話來。是正經的。孟行想了半日，那裡有主意。花錢運動，孟行也沒有口話兒。伍弼心裡說：『這小子真是個糊塗蟲。這時不開言吐語，合我說明了。後天我給你厲害，叫你瞧瞧。』」心這想樣，臉上却和容悅色，現出一種陰毒損壞的樣子來。笑問道：「閣下沒什麼事，兄弟要告辭回去了。孟行見伍弼要走，心裡起急，忙笑道：『大哥別走。」

哇。兄弟這件事。全仗大哥呢。大哥要一歇肩。兄弟找誰給設法去。伍弼本來是假意。聽了這話。故意又拿泥起來。先說是兄弟太忙。偷工夫到府上來。今天還有個飯局呢。孟行在萬急之中。過來就拉着伍弼。強令坐下。又說兄弟的事。就仗大哥維持。大哥有什麼辦法。趕着給想一想。如果有爲難的地方。大哥經管說。伍弼說。這事倒不什麼費難。可氣是郝敵和這個人。閣下景況。因爲這件事的爲難。兄弟很知道。實不相瞞。背著你老哥。我已經碰過釘子了。孟行問什麼釘子。伍弼道。方才我見過敵和了。他言道。要依我們主意。他須要如此這般。說着伸出一支手來。比作五個數兒。孟行見有了台階。追問道。錢是末節。倒底他應了沒應呢。伍弼把鬍子理著。嘻嘻笑道。就是這節嗎。不然我不能有氣。當時我沒的說。斗膽替閣下作主。還了他三個數。他的意思。看著嫌稀。蓋頭裏腦。他說這個不好辦。那一個不好辦。氣得我沒往下說。我想來見了閣下。再給他回信。孟行聽到此處。煞費躊躇。伍弼見他光景。已有八九分點頭了。又續道。咱們這麼辦。要價還價。這不是商家買賣。少時你寫個對條。回頭我交給他去。如果點了頭。過後你生個方法。給他弄個升階。不點頭時。我們由運氣創

去孟行在害怕之際聽了不點頭之字忙的搖手道。嚶大哥你見他說去他不點頭時。依他那個數兒。我也拿得起。自要他們捫心自問。對得過天良去。怎麼辦。怎麼好。伍弼見孟行此時已經答應了。反又送情道。這倒不必。方才任效鸚。蔣遂聲諸人。我都見著了。他們應許着。帮忙去說去。我想有我們的面子。不致再有駁回了。孟行道。如此很好。我待什麼時候聽信呢。伍弼猶豫半晌。定准明日午前。准在某飯莊相見。孟行千恩萬謝。應許明日相見。先帶一個數兒去。其餘之數。二十三過堂後。二十三晚上給。伍弼點頭答應。臨告辭時。惟恐後來糾葛。齧和再別出枝節。遂向孟行咬耳朵。說這五個數兒。兄弟只爲當時。過去這一關。閣下再別開生面。兄弟就不負責任了。不是別的。兄弟合齧和這流人。不樂意有交涉。他有個不顧臉。我有什麼臉面來對閣下。他不管不顧行的出來。兄弟一生一世。不叫人擺斤播兩。孟行聽說的誠實。連忙安慰了兩句。說是人憑素行。你我爲知己之交。難道還疑你不行。說著一笑。而別。伍弼到各處奔走。預備明日約會。並二十三日晚上。坐地分贓的事。俗語說。吃着喝着。還要罵着。皆在這宗地方。孟行把人情託好。預備二十三日當堂完案。到了是

日預備下大小車輛。先把候質所的優待費。託人送過去。免得到裡邊受罪。差役也慣能敲詐。知道小寶兒等死的明白。婉轉把外間風聲。傳給孟行。孟行在心裡發怯。不能不花錢。唐塞到了是日。孟行孟信。同了賈少奶奶。三姨太太。姨姑娘。倩姑娘。帶着桃花葉兒。周媽。田媽。周書等九人。一齊來到法部。部裡把鄭夫人維義。傳到當堂。陂和叫在下候審。帶過賈少奶奶來。畧問數語。陂和又笑臉兒迎和的。拿過那封信來。笑問道。這信是孫少爺給你的麼。賈少奶奶聽了。彷彿刺心的一般。低下頭去。默默不語。陂和又笑向維義道。上次過堂。你說你哥哥寫信。蓋以圖記爲憑。這信上有圖記。可真啊。是假。維義把眼皮低著。俗語說家醜不可外言。雖然這件事。不是真事。無奈在大庭廣衆之下。認與不認。都是惹蠢事。猶豫半晌。兩骨顫往外冒火。急得說道。是真是假。維義也不敢說定。此事須究問下人。誰在書房裡。伺候過孫少爺。萬一要有了假的呢。陂和點點頭。隨令衆人退下。叫上孟信來問道。誰在書房裡。伺候你的姪子。孟信是小兒性氣。有一句說一句。隨供道。沒有別人。就是我倩娘。伺候我大姪兒。陂和又叫上倩姑娘來。倩姑娘梳裝打扮。均極雅緻。下繫着淡青夾裙。穿一

件葡萄綠的宮緞夾襖含羞帶愧。站在案前。馮和道：「你向來伺候孫少爺麼？」倩姑娘怒道：「孫少爺用我伺候麼？」這話是誰說的。馮和又訊問孟信：「你怎麼這樣年紀就學說瞎話呢？」倩姑娘道：「他一個小孩子知道什麼？」伺候孫少爺就是尤二。馮和叫尤二上來問道：「你伺候孫少爺嗎？」尤二應道：「是。」馮和道：「維禮有什麼東西交給你收着嗎？」尤二道：「孫少爺來京時我曾伺候過老爺走後我在門房裡管帳以後什麼事我就不得而知了。」馮和又追問文具。小書房裡全有什麼東西。尤二先說不知道。後來想了想。遂從筆墨數起。一一數到行李。馮和問：「維禮有什麼戳記沒有？」尤二想了想。供道：「戳記却有。只是兩塊石頭的不是木頭的。」馮和一聽說有。遂又細問道：「石頭是什麼形兒呢？」維禮作什麼用呢？」尤二道：「來往信件上用的。」馮和微笑點頭。問尤二念過什麼書。尤二道：「如今說那些做什麼？」起先我家裡也不是無名白。我爺爺做過同知。我父親記名府經歷。小時念書。我作過五言六韻詩文章。我作過起講兒。如今給人家指使著什麼也不用說了。馮和聽他識字。遂令在案上寫幾個字。馮和爲驗他筆跡。倒底與維禮那封信同也不同。尤二在迷惘之際。那裡曉得顛巍巍的寫成交上。



鞞和看了看。又把原信取出。校對一回。遞給尤二信道。你看這是你寫的不是。尤二接過一看。本不是自己寫的。因供道。不是我寫的。多年不摸筆管兒。那能寫工楷字呢。鞞和道。不是你寫的那麼你詳細看一看。信是誰寫的。尤二把白眼翻著。想了半日。只有金三張德順姜順小寶兒四人。能寫楷書。其餘都識字不多。那能會這麼轉文呢。因供道。看這樣子。不是金三寫的。就是張德順寫的。鞞和把信箋看了看。壓在案頭。叱令尤二退下。又問倩姑娘道。前次坊官搜檢。查見維禮書房有繡花幔帳。繡花床幃。另外一根短金鎖練兒。你看是維禮的不是。說著。叫左右拿上來。倩姑娘羞澀澀的看了看。說是梅姑娘。鞞和要傳喚梅姑娘。左右代回道。古梅氏今日沒來。鞞和又追問鄭夫人。早先維禮在世。往家裡寫家信。信上都說過什麼話。鄭夫人不會藏私。一五一十。直言無隱。又供說三姨太太小名叫墜兒。原先是丫頭。這東西陰險毒辣。從先維禮寫信。曾經說過。說和又叫上秋姑娘並周媽田媽等來。問田媽道。素日你們孫少爺。跟你們三姨太太。對勁不對勁。田媽把眼兒直瞪著。看看衆人。半晌沒言語。鄭夫人插言道。他們到底是對勁不對勁。田媽又瞧瞧衆人。急辯道。姑奶

奶這麼說。那就不是了。俗語說。究情問事。設法拿賊。自要把凶手證出來。什麼事都沒了。鄭夫人道。你不用吃誰向誰。人命關天。你要說實話。田媽也急扯白臉。接著攆證。鬧了半天。全無結果。馮和爲那一封信。沒有台階可下。叱退田媽。喚上孟行來道。這一封信。是你遞訴狀時。隨狀子帶來的。本部細驗筆跡。細看圖記。原不是維禮寫的。又問維禮道。維禮是那樣人麼。維禮道。不是。鄭夫人亦道。他不是那樣人。馮和亦分判道。這信是旁人摹仿。蓋上維禮圖章。意圖陷害。鄭夫人道。老爺請追問寫信的人。馮和點了點頭。看看鄭夫人臉色。很有自逞聰明的樣子。其實這一案。不是那麼難問法。此時若究情細底。不必究問陷害人的人。先究問謀害人的人。問問孟行。這信你接到之後。你猜疑維禮沒有。若說沒有。無緣無故。那天他帶了小人。半夜來京。那時是爲什麼事。此時若那麼往下追。決不難水落石出的。馮和因鄭夫人說話。要究問寫信的人。這事正合其意。因說道。究問寫信的人。實是當然之理。遂令孟行退下。從此以後。認定這信是假的。只有核對筆跡。究問寫信的人了。馮和因素知賈少奶奶。是位開通過火的女郎。前次爲桃花宋紫玉兩人潛逃。內中有牽扯賈少奶奶。

的事。因對衆人宣佈。此事須秘密追究。衆人都退下堂來。馮和要借此機會。究問賈少奶奶。此信的緣起。先叫了桃花來。桃花說賈少奶奶。素和孫少爺投緣。桃花是無心說。馮和還以爲有力的證據呢。想著用敲詐手段。隱中去恫嚇孟行。暗暗與伍彌二人。狼狽爲奸。好享受孟行幾個錢。遂喚上賈少奶奶來。究問早先的事。賈少奶奶雖是開通女子。此時一究問私弊事。不免在臉上飛紅。羞恥之心。尙未盡泯。半晌只低頭不語。馮和因桃花在側。又追問宋紫玉的事。桃花亦臉上冒火。急得辯道。這時間這事作什麼。嘴裡這麼說。心裡與賈少奶奶一樣。猶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恐怕在這裡丟了仁。馮和把三角眼一瞪。大聲恐嚇。桃花也不敢隱瞞。爽性把那次逃跑的話。細說一遍。馮和是敲詐手段。問了半天。不過使說話人心裡發癢。並非爲求什麼證據。嚇得賈少奶奶。提心弔膽。替著桃花出汗。當時又不能攔阻。羞惡之心。變出了一種嬌痴之態。一面拿手絹兒擦眼淚。一面期期艾艾。述說維禮的事。故要知這一案。抵命的凶手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回 以假混真含糊結案 將沒作有抱恨終天

嗣曰。法作奸人利器。錢爲元惡護身。貪錢枉法那堪論。拿作升官

捷徑。挾制全憑手辣。含冤只好聲吞。憑他覆雨復翻雲。教汝有天難問。

話說國家法律。原爲保護人民而設。不期在貪官污吏的心裡。想着以法律誣人。人受其欺。有冤難雪。擠出有兩句口號來。說什麼屈死不告狀。又說衙門口向南開。有理沒理拿錢來。起訴若打算勝人。第一得有錢有勢力。閑言莫叙。當時這郝黻和問官。想著要借端敲詐。明知古司農父子。內中有難說難道的事。故意用假意恐嚇人。鬧得賈少奶奶桃花主僕在堂上直哭。羞怯怯不敢抬頭。回頭對孟行一說。孟行也急得蹦蹦。亂罵那問官混帳。打聽別人。別人也抱怨孟行。說是嚅們白花些個錢。問官這麼可惡。孟行因專門仗應酬升的官。對於流氓官吏。不曉得甚麼叫手段。卽至被小人欺辱。總說是小醜跳梁。不足爲慮。誰想越是小醜。越能壞大事。類如郝黻和諸人。本來是流氓光蛋。家裡連三代都說不清的人。一日徼倖。遇著喜逢迎的長官。拿著國家官職。當作報答私恩的事業。縱得這一般人。無惡不作。拿著公定的法律。

當作可東可西的活動玩藝兒。隨意把理由變一變。把字意更一更。出了判詞。應受刑律處分的。反都沒了事。不犯刑律。與在法律上不爲罪的人。反都拘禁起來。看官。你道這些人們。雖然徼倖當時。後來就沒有報應嗎。俗語道。要報不報。時辰未到。這天郝黻和任效鸚。伍弼。蔣遂聲諸人。忽然往蜈蚣里來。孟行在家裏吸煙。不知有什麼要緊事。來的這麼冒矢。心想五萬銀子。黻和都拿到手裡了。這時還來作什麼。一面思忖。一面往東花廳來。桃花與賈少奶奶諸人。聽見伍弼等來。趕著都催逼孟行。要仔細訂問他。這案辦的了辦不了。以後若這麼麻煩。寧可誰償了命。都使得。孟行唯唯諾諾。出至前院。伍弼因等候許久。又因黻和的事。自己從中使了錢。忙的先點起週旋。孟行因滿腔氣憤。錢也花了。仁也丟了。說又說不出來。道又道不出來。只好把官場唱戲的習氣。拿出一套來。用作文騰空而來的句子。先笑道。這幾天冷的很。罷。衆人都拈酸陪笑說道。是的。現在未交霜降。居然連灰鼠衣服。穿著都顯冷了。黻和亦吁呼答應。笑臉相迎。說到問案的情形。孟行把臉兒一沈。大不滿意。低頭揣著手。靜聽伍弼的口氣。任效鸚道。事情既到這裡。兄弟萬難緘默。問案情形。黻和曾對

我說過論理這些手續不該到府上來商議。不過我輩至厚，非尋常交友可比。這案凶手，馱和亦有法處治了。不過如意與否，尙難說定。故特來請教指示，以便遵循。孟行聽到這裡，一肚子氣消了一半。隨問任效鸚道：「這案結果，究竟待怎麼樣呢？」伍彌不容人說，湊近插言道：「這裡也沒外人，令妹鄭夫人那裡，大哥有辦法沒有？」孟行想了想，鄭夫人那裡實在難辦，思忖至再，想著這件事，真是窩心，花了許多的錢，歸期得自己辦去。越想越氣，乃冷笑兩聲答道：「那這我沒的可說。我們既已成訟，事事有貴部裁奪，原告被告，怎麼見面呢？」馱和因素性好譎，聽到這裡，還不發言，擠的效鸚伍彌兩人，沒得可說。然後才拈鬚微笑，湊近孟行的坐位，悄聲言道：「問案情形，大哥必有所耳聞。如今辦法，第一得打消證據。孟行問怎麼打消呢？」馱和道：「小寶兒的事，閣下用釜底抽薪之法，兄弟十分佩服。昨日敝署行文叫坊官，副坊官並在事偵探等。到署對質，明日過堂，證物可以打消一半。所最難者，大哥那封信，實在不好辦。明日若對出筆跡來，恐怕又牽連許多人。孟行把眉頭皺著，沒話答對。遂聲在一旁插言道：「這件事不必合孟翁說。左右得閣下費心。如今要緊是問問孟翁，戴紳元、楊公

理那裡。有什麼禁阻辦法沒有。說著。假作發愁。引得在座諸人。大家都仰天凝眉。替著想法子。孟行也想了半天。本來是沒主意的人。此時更沒有主意了。正自思索。忽見房門一開。原來賈少奶奶三姨太太大姨太太諸人。因爲這件事。很不放心。大家都站在後窗外。悄悄聽著呢。賈少奶奶一聽。屋裡這些人。全都沒主意。遂點手叫過桃花來。叫他把少爺請出來。我有辦法。一面又隔著門隙。指予大姨太太等說道。你們瞧。那一個醬色衣服。套著燕尾青寧綢馬褂子的。就是問我的那個屎蛋。衆人都探頭看著。桃花轉至前廊。著人請去。房門一啟。衆人都驚得站起來。僕人回道。少奶奶請少爺。孟行猛一聽。不知什麼事。跟至廊下。桃花在那裡招手。拐至後過道。衆人在那裡站著。賈少奶奶悄聲道。你別由他們設法呀。我看這一起子。又要起發錢。他們說楊什麼戴什麼倆人。不會設法子調開他們麼。孟行聽了。很覺有理。諾諾點點頭。又往客廳裡來。伍弼點起道。這事我們分開了辦。顯著妥當。明天結案。判詞暫不宣佈。孟翁這一面。鄭古氏。古維義二人。必須聯絡。戴紳元。楊公理二人。必得唐他的口。其餘都推重郝黻和兄。明日在堂上了結了。黻和聽了。低頭不語。半晌又拘拘泥

泥的道。兄弟的力之所及。無不爲力。明日把衆人傳到。看勢做事。向來兄弟辦事。不敢說滿了。做署上司。孟翁知道的。下面如貴姑太太合令姪維義。對於這一案。話口嚴的利害。楊戴二人。都是少年喜事。又囂張又蠻橫。行動要爭執法理。其實千古至今。法理兩個字。原是活的。但看會運用不會運用罷了。衆人聽到此處。拍案叫絕。又說敲翁之言。真是快論。如今也就是這麼辦了。說著。齊起告辭。孟行在後面相送。伍彌見有了伸手。自己尋個台階。說是我先不走。少時跟孟行大哥。還有話說。衆人都通同一氣。誰不知伍彌是弄弊。行至階下。大家拱手登車。不必細題。伍彌把古孟行。算給朦住了。衆人去後。進來又鬼鬼祟祟。重新把敲詐手段。施展一回。孟行也不知其內。還以爲伍彌爲人。是個血性朋友呢。其實是編圈子弄套兒。設法要敲詐古家。一來要借此發財。二來要借此陞官。出了個壞主意。設法把楊戴二人。先行調差。又說坊官衙門裡。坊副司孟友。尙稱明白。果然要傳取證人。不如先運動司孟友。果然若孟友到部裡去。這案就有了辦法了。孟行因見事則迷。俗語說。力笨兒摔跤。給什麼吃什麼。所有伍彌說的話。百依百隨。回去跟賈少奶奶一說。從中有賈夫人作參。



謀。當晚把次日口供。大家都議論好了。還照著上次過堂。外雇了幾乘轎車。帶著大姨太太。三姨太太。蚌姑娘倩姑娘。賈少奶奶。桃花。并周媽田媽等。一齊往法部而來。正午升堂。所有人證。一時都齊集候質所。聽候審訊。鰲和叫先傳原告。鄭夫人維義二人。一齊上堂。鰲和叫一旁聽審。本司因奉了卜司寇交諭。今日要發落此案。維義因懸的特久了一聞此語。感激不盡。連連稱謝道。老爺秦鏡高懸。務祈把兇手究出來。替著先兄報仇。說著。眼淚在眼圈裡亂轉。鄭夫人亦歛歛飲泣。求著早判。鰲和一打量顏色。先令獄卒等。提了毛二黎玉。並劉三李二花匠錢十等上來。鰲和問衆人道。屢次問你們。始終都沒吐實話。昨天拷問毛二。纔把實話拷出來。謀害維禮。確乎是他的主意。你們幾人也有受他愚弄的。案裡有誰。本司也都明白。說著把驚堂木拍的一拍。指著這些人喝道。你們說實話。不然我要動刑杖了。一言未了。吓的所跪之人。尿屁齊流。這一個看看那一個。那一個看看這一個。皂役都明白官事。立時就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的。呼喚起來。鎖子板子。花柳瑯響。鰲和把狼眼一瞪。耗子鬚兒一理。鬚鬚公堂之上。有什麼神威似的。其實要除去豪橫不講理之外。並沒有可

怕的。就是他以著問案。說打就打。犯人都有冤難訴。這一點算是氣燄。常言道的好。人生幸福。第一是不犯法律。人到了這步田地。就是活地獄。誰見天堂地獄。兩般盡在人間。慢說法律犯不得。就是不正的人。也要離他遠些兒。纔是道理。這時站堂皂役。狐假虎威。嚇得受審諸人。目定口呆。沒話可述。馱和怒喝道。你們幾人。不打你們。我想必沒有口供。來呀。一言未了。左右一聲答應。就要動刑。毛二在下面哭道。老爺饒命。小人有一句說一句。向不說瞎話的。馱和又喝道。有話快說。毛二唏噓答應。顛巍巍一長一短的供道。小的給姜二題過親。那天合尤二一商量。尤二怕二姨太太不答應。不讓我管。馱和不知是那兒的事。怒喝道。胡說。這是什麼事。與這事沒關係。毛二又回道。素常素往。已姑娘最合少爺好。馱和又叱道。胡說。毛二道。怎麼胡說呢。你問問倩姑娘去。馱和一看他這樣。知道他腦筋亂了。笑問道。那隻破鞋。到底是你的。不是毛二糊裡糊塗。供說是我的。馱和哦了一聲。叱令退下。隨後又訊問黎玉帶的那女人是誰。黎玉看了劉三。沒敢言語。劉三搶著訴道。老爺替小的聲冤。小的女人。今年三十一歲。我們是十年的夫妻了。生有一子一女。因爲年成不濟。我在城裡

混事。他們找上京來。先來在別處當奶子。後來沒有事在家閒著。誰想黎玉常去。他們敢情有事了。先我還不肯言語。後來鬧得不像。爽性連我家去。他們都不肯了。這  
個年月。我想家醜不可外言。十年夫妻。難道還改了心嗎。誰想這小子可惡。他拐我  
女人走了。其先在趙掌櫃那裡藏著。趙掌櫃的媳婦。也不是地道貨。既然被偵探拿  
獲。可見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了。老爺替小的作主罷。說著。眼淚撲簌簌。一面說。一  
面比畫。引的鄭夫人維義等。倒都笑了。馮和因聽著有趣。也不禁止。笑了笑道。你說  
完了沒有。劉三道。老爺替小的報仇。馮和笑道。這個仇我可替不了。說了半天。你是  
要控告黎玉。拐你女人。是不是呢。劉三道是。又說道。青天白日。拐了我女人。老爺也  
不問一問嗎。說著。屢屢壯氣。恨不得抓了黎玉。當時打一頓。方才出氣。黎玉只低著  
腦袋。一語不發。馮和問道。劉三所供。可是實情嗎。黎玉低頭不語。眼看著日已西沉。  
天色快黑了。維義怕過於支離。從此究問。不能結案。乃向馮和請求。先傳原辦人上  
堂質對。維義之意。想著坊官衙門。不是坊官親身來。必是司孟友來。這兩個人。平素  
有公正之名。斷不作權奸走狗。因此連次請求。不叫再追問劉三的事。馮和因天色

已晚。尤如所請。叱令把原辦傳上來。左右答應去不多時。只見有一個官員進來。穿的是坊正公服。生的鷹鼻鵠眼。尖嘴猴腮。三根狗鷹鬚。望上理著。維義辨認多時。不像司孟友的貌相。孟友面黃。這人面白。走至公案前。鞠躬爲禮。自道姓名。說是巡視京城察院特派員。名叫任艾才。原來對質的事。暗中都運動好了。坊官與孟友二人。早已就開去差務。另候委用了。孟友滿肚子氣憤。幸喜他性情奇僻。不以罷職爲恥。交任之後。找了同志蔣連城。二人却一同隱居林下。不問世事了。這些奸巧。維義那裏曉得。一心一意。盼著原辦一到。證明一切。這位任艾才委員。大概與任效鸚。是個當族。暗中有人情過去。派了他來。就爲是消滅證據的。馮和在座上拱手。說道。這案中人犯。前在貴衙門審訊。雖然把口供送到。本部爲慎重人命起見。請來質對一回。因此左右把毛二帶上來。皂役一聲威嚇。攙扶毛二。毛二因在獄日久。蓬頭垢面。好生難看。馮和叫艾才質對。破鞋是他的。不是艾才道。是叻。毛二亦糊裡糊塗的道。是我的。馮和令毛二畫了供。又帶張德順。崔順等上來。馮和問幫凶是誰。衆人齊供道。劉三。尤二。左右把劉三。尤二也帶上來。劉三在地上喊冤。連說我女人。被人給拐了。

去。難道我還有罪嗎。馮和也不問皂白。雖令畫了供。維義在旁邊看著書生性氣。那曉得內中詭密。鄭夫人哭天抹淚。婦人之見。雖然亦疼愛姪子。此時既究出凶手來。有人抵了償。也就算完了。此時倒抱怨自己。不該著胡猜亂想。污蟻骨。越想越懊悔。無奈已過的事。爲時亦懊悔不及了。尤二在地上訴道。老爺叫尤二抵命。尤二有沒說的話。此時還准說不准哩。馮和因大事已成。官也升准了。財也發定了。樂不得賣派一番。顯顯手段呢。因笑道。本部是執掌刑罰地方。你有不服之點。可以叩闥去說著。把手一招。叫人攙下去。左右亦一齊叱道。還不起來下去。尤二在地上跪著。連哭帶嚷。聞說又叫他下去。越發嚷嚷道。老爺受了賄賂。要我小子的命嗎。別的我沒話說。盼老爺輩爲官。子子孫孫。別遭了報。尤二就甘心佩服。說罷。鬻鬻亂響。連連在地上磕頭。馮和怕衆人看著。露了破綻來。自己又轉怒爲喜。假意追問道。尤二。你不要信口亂說。既不是你。爲什麼衆口一辭。都說是你。怎麼不說是別人呢。尤二訴道。老爺要容我說話。我再說一說。當初孫少爺來時。上頭派我去伺候。爲什麼派我呢。那時宅裡頭亂七八糟。是人都不大好聽。我如今要死的人了。說了我不怕傷德。

大姨太太屋裡。張德順合木廠趙掌櫃。兩人是常川。二姨太太姜順崔順金。三別人我不大知道。三姨太太是兩個唱戲的。還有周書小寶兒黎玉。玉兒跟大少爺。倩兒桃花等。那更不用說了。馮和聽到這裡。哈哈笑道。你是瘋了。怎這麼血口噴人。亂罵起來。尤二道。孫少爺乍來時。上頭都看上他了。不信你問問別人。是我妄口巴舌。不是頭一天來。這個也留他吃飯。那個也送他點心。偏偏又趕上周書鬧亂子。要說張爺他們。一齊都說是我害的。他們是受了賄賂了。當堂我尤二起誓。我在古宅。若有點屈心的事。說著把手錫往地下亂打道。叫我子子孫孫。都遭惡報。馮和聽到這裡。招手叫皂隸帶下去。髡髮這案都定了。翻供是不能行的了。皂隸把尤二攙起。一面走。一面罵。馮和也不再理他。叫過維義去道。令兄的事。總算把凶手究出來了。待明日回了司寇。馬上就請旨行刑。維義抹著淚。稱謝不止。馮和叫左右皂隸。一起把在拘人犯。除毛二劉二尤二之外。全數傳到堂前。馮和拿一本簿子。起立宣佈道。本司奉司寇卜大人諭。審問蜈蚣里古維禮被害一案。連日預審。已將案情訊明。判定毛二斬立決。劉三尤二斬監候。其餘爲嫌疑受訊人犯。除小寶兒古花氏已死不究外。

其餘張德順。崔順。姜順。黎玉。劉劉氏。趙掌櫃。錢十王。四金三。范二。賈老等。一律開釋。無罪。宣佈已畢。古宅家裡人。古孟行。賈少奶奶等。全都喜形於色。到底是錢能通神。真把這三條人命。全給賣死了。話休煩絮。孟行因去了嫌疑。讓著鄭夫人。維義一同回蜈蚣里。說等候奏摺一上。大冤就算是雪了。回去且商量後事。怎麼把維禮靈柩帶回原籍。那是要緊的事。維義一聽到這話。由不得慘目傷心。流了回淚。回家之後。自己背著姑母。先到花園裡。祭奠維禮一回。維禮若九泉有靈。此時也該著顯應。那知道要報不報。時辰未到。你道這世地獄如此黑暗。天公就寬縱饒恕了嗎。俗語說。

作惡無人見 存心天上知

天道至公。亘古至今。沒有不報應的道理。這時那司孟友合那坊官二人。免官之後。各自消閑無事。坊官在家裡悶坐。想著入仕以來。沒辦過什麼錯事。怎麼忽然間。撤了職任呢。越想越納悶。幸爾他妻賢子孝。家裡有薄田百畝。還可以敷衍度日。妻子是大家之女。知道那官場險惡。不願叫丈夫爲官。坊官也因為灰了一半心。這天閑暇無事。坊官因罷職的事。很生憤懣。出門雇一乘腳驢。兒趁著風和日麗。來訪孟友。

孟友在窗下看書。一見坊官走入，趕緊讓坐。寒暄已畢，談起這罷職的事。坊官道：「官不丟官，我却不在意。只是我到任以來，雖然無功，却也無過。怎麼忽然間，連你都受了連累了呢？」孟友把書本放下，理著狗鷹鬍子，哈哈大笑道：「閣下真是好人。我等退居山林，何等自在。莫非你氣沒受夠，還想當官呢？不成。坊官亦哈哈大笑道：「這却不然。我是罷官之後，好生納悶。孟友一聽這話，大笑不止。坊官又打聽連城，怎麼今日沒在家。孟友笑道：「他也合你一樣，一肚抑鬱，爲著我等免官，頗抱不平。前天往京裡去探聽笑話兒去了。坊官問什麼笑話兒。孟友叫童兒沏了茶，兩人一面喝著。孟友道：「連城進城，就爲維禮的案子，大概你我二人，容他等案子一完，察院裡還要薦用呢。坊官聞薦用二字，忙問道：「這話怎麼說？」孟友嘻嘻笑道：「這話我從來不說。我們免官爲什麼？你不知道。坊官本不知道。孟友這一問，坊官倒疑心起來。因問道：「你說，是爲什麼？」孟友把鬍子一理，點了點頭，說道：「真難爲你作了這幾年官，連這事都不知道。維禮怎麼死的？」坊官道：「我這裏正想呢。雖然我沒問清楚，左右是那些僕人圖財害命，不然就是金三、尤二他們，因爲七亂八糟，閑著維禮碍眼，所以下的手。」孟友



聽了。搖一搖頭。坊官又說道。我看古宅姨娘們。沒什麼安分的。都副綉幔帳。合維禮的筆記。我想都有些可疑。孟友道。可疑你怎麼不開。坊官道。官兒都丟了。問什麼問。孟友道。却有來呀。你既知道這一層。怎麼不曉得丟官的原因呢。坊官聽到這裡。心已漸漸醒悟。只不知維禮之死。究竟是誰害的。隨又向孟友打聽。說道。丟官的小人命案是大。據你合連城調查。倒抵是怎麼件事。那事你遲遲怛。怛不願合我說。今天說了。沒什麼防害罷。孟友道。說起話兒長。此案剛一發生。我就起疑。那日到古宅檢察。冒冷我問過一句話。坊官道。你問過什麼話。孟友把那日到古宅去。金三叫范二陪著。張羅茶水。孟友合范二說話。探聽裡面情形的玩笑話。細述一遍。那天范二連各房姨太太的年歲。全都告訴我了。以天理人情論。古衡有這麼些位青年姨太太。沒有不頂上綠頭巾的哩。這些姨娘。那天咱們進花園去。你沒看見嗎。說到這裡。坊官往從前一想。那天到園裡檢察去。遇著一羣女眷。當時金三指引。說都是裡面姨太太。至今一想。那天到各處住房。檢察的情形。有帶了行李跑的。有拋了行李跑的。記得訊問口供。尤桐崔順兩人。奉了古司農所派。十五日來的京。又說是接取維禮。

後來聽毛二尤二尤桐等口供。說裡面很雜亂。又據余能報告。派他在獄裡聽風。據金三范二兩人叨念。維禮合梅姑娘。髻髻有什麼拉攏。證之於筆記扇子等物。所載那四首梅花詩。一定爲梅姑娘所作。金三口供。疑惑維禮此去。必是被張德順誘走。考查張德順。實在合維禮有仇。據王四說。古衡要收珠兒。給珠兒五萬銀子。料著維禮之死。必是劉三尤二。見財起意。前後一想。孟友說的話。很有因由。因問道。你的見識遠。看著維禮一案。倒底那凶手是誰。孟友看坊官意思。已經醒悟許多。遂笑道。此時還不敢說定。等著連城進京。約了超虛子來。我們就知道內幕了。坊官問超虛子是誰。孟友把宋紫玉。拐過桃花兒的事。重續又說了一遍。又說超虛子這人。如何奇僻。如何與宋紫玉父親相好。從前訪案時。如何託他訪查的話。細述一番。坊官道。這就怪不得了。兩人一面說話兒。孟友叫僕人預備飯。留著坊官在此。多多住上兩天。說連城進京。不久就該著回來了。等了幾日。連城也沒信回來。京城也沒有來信。孟友有一位至親。新從京裡來。孟友去合他打聽。聞說法部裡。已經把維禮被害的案。宣佈判決了。孟友問怎樣判決的。那人所得消息。非常的確。從頭至尾。把法部受了

運動。定了毛二斬立決。劉三尤二斬監候罪名的話。評論一回。又說據京裡街巷傳聞。毛二等的家屬。因爲所判不公。攔著卜司寇的轎子。聚衆喊了回冤。當時有位司員在旁。姓賈名叫中樸。此人是古家至親。按理說這人在場。必定偏向古家。誰想這人秉性。倒極梗直。居然把呈狀收下。允准復審了。聽說官場裡。因爲這件事。到處都傳爲笑柄。那天有御史又入了奏。彈劾古司農父子。謀害族姪。聽說已奉旨允准。澈底根究了。你說這一件事。多麼難辦。孟友一聽見這話。猜不准就中緣故。悶了半日。不知那賈中樸是誰。回去對坊官一說。坊官也異常驚異。想著毛二等三人。怎麼會定了死刑呢。孟友笑道。這話你且慢說。俗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我看姓賈的這個傻子。早晚同你我一樣。坊官笑道。何以見得呢。我看這一來。或者有水落石出的日子了。孟友搖頭道。未必未必。不信你經管瞧著。俗語說錢能通神。別看一時間雷厲風行。等到稍一容緩。從中就有了弊了。御史是借事敲竹槓。法部爲樓檻關買賣。慢說這不要緊的事。當年連明日出斬的案子。還能夠買出人來呢。坊官一聽這話。仿如凉水澆頭。從腦上倒下來一般。嚶呀一聲道。你這樣說。作官的人。能這樣貪贓。

賣法嗎。孟友道。謂予不信。嚙們等候連城。倒要斟酌斟酌。看看這一案。倒底怎麼樣。閑言少叙。一連又了兩過個月。不見連城回來。京裡也沒有來信。孟友把這件事。已經疏畧過去了。這日有京裡來一電報。約著司孟友。刻即進京。言有要事面商。下款是連城百拜。孟友接到信後。十分詫異。次日去別見坊官。坊官也願意同來。二人不分晝夜。匆匆起身。一路之上。所見的山水風景。無心遊玩。兩人爲維禮的案子。路上倒不時揣摩。據坊官想。案子許能夠公平。據孟友想。決沒有公平之理。兩人在路上拌嘴。坊官說。你以賊心看人。天道至公。斷沒有庇護神姦的道理。孟友說。你是書生見解。至死不悟。世界本一大騙局。凡事都不能講理。兩人在一路之上。越說越擗。好正是臭嘴不臭心。一樣被世路給逼迫的。這日到車站下車。一同往連城電報上所

的旅館而來。若知維禮一案。能否公平。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八回 超虛子遁跡九疑山 造孽僧歸結糊塗夢

詞曰 處世渾如大夢 揮霍漫寫閑愁 恩仇相報總無休 誰肯中途  
回首 那有神姦巨惡 無非癩狗瘋牛 笑儂夢裡譜春秋 道出

朱門中葺

孟友同著坊官來到京城旅館。夥友們回進去。連城與超虛子二人還有個  
熱的人一同自裡面迎出來。寒暄已畢。讓到房中休息。又與那人引見。那人身  
不很高。黑臉膛兒。微有幾根鬚。連城道。這位幫我們很費神。今天是剛從那裡  
來。姓郝名世道。表字心田。從前合古司農卜司寇兩人一起都同過事。坊官等忙的  
爲禮。過去又週旋道累。連城問那封電報。幾日到來。孟友把來由說明。又問超虛子  
道。這裡說話能透露不能。連城道。不要緊。這處是一個跨院。有人進來。必有響動。孟  
友聽了這話。這纔放心大胆的打聽。先打聽完案判詞。這裡有奏報沒有。連城把囊  
篋所存關於此案的報告。一律都交與孟友。孟友因識字不多。轉手交與坊官。嘻嘻  
笑道。我們在道路上。搶白了半天。如今先賭個東道。依你所見。這案是怎麼完的。坊  
官一面接了。一面對衆人道。這案據兄弟想。國家法律。不能夠護庇奸邪。一定都有  
了證據。然後纔定的案。衆人都嘻嘻陪笑。不肯答言。坊官把判詞合奏牘展開。見上  
面寫道。

法部大司寇。卜爲示知事。准清理司案呈。前據職員古孟行稟稱。伊堂姪維禮。賦性樸厚。不意於二月下旬。被人暗害。拋擲花園井內。是月中旬。曾遣家人金三。報告該管官廳。查尋踪跡。隨後又各方尋覓。迄無蹤影。嗣經本管坊官。來家檢驗。自東院花園井內。撈出屍身一具。正係其堂姪維禮。職員因痛姪心切。冤抑莫伸。籲懇由本部提訊等情。本部因慎重人命起見。允爲審理。行文去後。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由巡視京城察院。將在拘嫌疑人證。一律提案。正嚴訊問。復據屍弟維義。稟控伊堂叔孟行。家法不振。縱用奸人。以致其胞兄慘死等情。控請究治前來。本部檢察證據。當將一千人證。解案審訊。據屍叔古孟行供稱。伊族姪被害時。伊未在京。後因來京。陞見。聞家人傳說。維禮已數日未歸。家母與維禮家中去信。詢問接到伊姑母鄭古氏來電云。維禮失蹤。姪甚驚異。前見維禮來信。彼謂所處地位。危險已極。不知將來結果。更何若也。姪以此數語。頗有可疑。望注意尋覓等語。職員細訊家人。所有在門房

管事之范二尤三。更夫劉三李二。跟役小寶兒黎玉。厨役毛二等。均紛紛逃走。職員因事出詭密。情極可疑。當將看園王四賈老。花匠錢十等。一律送官。後經坊官衙門。來家檢察。突於花園井內。撈出維禮屍身。職員以痛姪心切。當將管事金三等片送到官。要求巡察京城察院暨本管坊官衙門。嚴密查究凶手。迨後將在逃人犯。躡訪獲到。未及訊結。提案到部等語。本部督飭遴派讞員郝勳和。詳慎訊鞫。古孟行任官稅務。遠在他省。所稱伊姪被害。尙未來京等語。自屬實情。屍弟維義。堅謂伊兄在日。孟行家中男女。卽有陷害之意。最後因案已證明。又供稱伊胞兄死的可慘。懇爲胞兄洗冤。前後訊供。維義爲胞兄被害。誤認其族叔峻使。最後因原凶證明。維義始行悟悔。鄭氏所供。大畧與維義相同。前次所供。希冀證明此案。以雪冤抑。其實并無其事等語。本部詳核供狀。原被均有誤會。毋庸置議。惟事關人命。古孟行家法不振。以致縱容其家人毛二。羨慕古維禮。薄有積蓄。暗與夥伴劉三尤二等同謀。於正月

十八日夜內。乘維禮回家睡熟。進房勒斃。就事用維禮被褥包裹拋擲花園井內。希圖掩跡。當日並盜其銀兩財物。次日潛逃。逃走之際。毛二又聯絡小寶兒。以致拐帶該宅使女花灼灼。一同逃至鎮江。訊據花灼灼小寶兒口供。實係毛二所害。劉三尤二帮忙。本部反覆嚴詰。並詳覈所有佐證。揆情度理。確係毛二起意。劉三與尤二兩人。隨同下手。坊署檢閱之際。綉幃有臘油一片。正係勒斃維禮時。臘燈所滴。開箱取物。遺落有短金鎖練一根。扇子四柄。並破書一本。毛二因不識何物。拋擲案頭。均被檢察官。檢齊送部。其餘佐證。井旁有牡丹數叢。均係投屍時。毛二所踐。吟風亭畔。遺有破鞋一支。亦係毛二之物。本部多方訊鞫。最終得毛二實供云。我見維禮有財。早有意殺害他。正月十八日晚間。我合尤二商量。尤二因素日恨他。亦極樂意。劉三因伊妻劉氏。從前在宅裡閒住。維禮吃了酒。打罵過一次。劉三亦恨入骨髓。後將其妻子劉氏。送在趙掌櫃木廠裡去。不許進宅。皆係維禮主意。以故當日商妥。半夜乘



維禮睡熟。我持一口菜刀。劉三拿著繩子。先到小書房叫門。維禮正睡得很沉。過去用繩勒斃。用被包好。掉鎖拾出屏門。放在井旁。剛欲扔下。維禮哽咽甦醒。此即木棍傷數十處。刃傷一處之所由來也。坊署查驗。劉三有衣服一件。染有泥土。劉三箱內。搜出女衣一件。據供係劉氏之物。偷竊梅姑娘而來者。各方比較。尤二伺應維禮。主僕不和。向素有陷害之念。不言可喻。本部以供詞確鑿。法不寬容。判定毛二斬立決。劉三尤二斬監候。古孟行金三。范二。張德順。崔順。姜順。王四。錢十。賈老等均。卽開釋無罪。案內小寶兒。花姣。已死不答。案內又究出姦非拐賣。劉劉氏。黎玉。趙某一案。應暫拘留。另案審理。除具奏請旨。卽日行刑外。合行出示判文。仰卽遵照可也。切切特示。

坊官看畢。孟友在一旁笑道。老兄你看見沒有。坊官仰天長嘆。想起司孟友。在昔所說的話來。不禁點頭咂嘴。贊說高明不置。孟友道。高明我不敢自居。早先同連城訪案時。我已經全都看破了。那日在花園檢査。老哥你看見沒有。坊官想了想。不知指

什麼說的。衆人亦在旁聽著。不知那兒的事。連城因訪問多日。除去郝心田。畧談了大概之外。要論此案的原凶。究竟誰的唆使。始終也沒得實據。因問孟友道。我們旅京多日。因爲調查真像。始終也沒得頭緒。心田兄雖然知道。究竟是以前因由。仍不是謀害真像。今日大見解人到了。你們二公所見。這案是什麼緣故。孟友不待說完。微微冷笑。坊官倒旁邊聽著。不作一語。孟友道。這案你還我說。當初檢查園子的時候。撈屍的時候。你們看見沒有。連城笑道。你說話過於取巧。實告你說。我們既知道因由。就能知謀害景象。你說這話。是叫我們想情。怎麼能算得你的見識。衆人亦笑道。有理。有裡。孟翁既有所見到。不妨直說。若叫我們想情。那就不算見識了。孟友道。那個自然。第一個可疑。就是古衡。第二個。就是古孟行。衆人一聽說古衡。鬧了一怔。古衡有什麼事。離家在外。焉能有教唆害人的事呢。孟友笑道。不然。不然。諸位所見。必在孟行身上。據兄弟看。起由必在於家主。從先在各處訪問。梅珠兒雖在古宅。並未收房。聽說他媽梅甄氏。還在獄裏收著呢。梅珠兒愛慕維禮。衆人亦愛慕維禮。因爲嫉妬心重。旁人就借此機會。告訴古衡說。梅珠兒不允的緣故。皆因合維禮有拉

攏。這話被古衡知道。如何不氣。所以我疑著是他。連城道。這個不能。你說這話。仍然是揣度之詞。既說是古衡主使。你有什麼證據。孟友笑道。證據却有。只此時不能說。少時我寫個斷語。你也寫個斷語。大眾說完了。看是誰寫的對。連城連口道。好好。你就一旁寫去。孟友拿了筆墨。背著在一旁寫完。又來笑道。第二個嫌疑人。就是孟行。大概亦不用我說。人人都知道的。因問連城道。該著你了。你說是怎麼回事。連城一面理鬚得意洋洋的道。這事我訪了這麼多日子。難道還不如你說著。就叫著心田道。你把這些日子。調查的詳細情形。同他說一說。心田笑了笑。不好答言。轉面合坊官週旋。說閣下任官多年。怎麼一旦間。開了差使呢。坊官笑道。官場變幻。由來如此。小弟亦不樂仕進。開差就開去。這亦無關榮辱。孟友在旁笑道。你倒想作呢。你若依舊作官。叫誰給維禮抵償啊。坊官聽了這話。冒然間。不大明白。虛子在一旁笑道。到底你是賊詭。這些事情。你是怎麼的。孟友微微一笑。催著蔣連城。述說他調查的原委。連城道。別的不說。你們二位。看著小寶兒花灼灼。有無關係。坊官聽了這話。接聲答道。他們是另一案。這案裡。焉有他。話未說完。孟友就插言駁辨。笑向衆人道。他真

是直腸兒好人。坊官道：我這話怎麼不對。小寶兒是另一案。維禮是另一案。怎麼不對。孟友道：是呀。我先問你。怎麼那般巧。小寶兒就死了呢。坊官笑道：你這話真是太過。現在是奸官世界。猾吏世界。我看你這賊心。比着奸官猾吏。還要加倍。你這一想。我看就造下孽了。孟友道：這造什麼孽。你這爲人。才是造孽呢。當初我說的那話。你還記得否。坊官笑道：你說過什麼話。你再說說。孟友笑道：這裡也沒有外人。索興把從前的事。我對諸位題一題。此事也並非表功。細細跟超虛子說一說。以後他好來記寫。說著。揪了連城手腕。我問你一件事。衆人都聽了一驚。不知是什麼重要問題呢。大家都怔怔兒的聽著。孟友道：咱們這麼說。說餓了吃什麼。衆人一聽。鬩堂大笑起來。連城指點著道：你呀。你呀。你真骨頭老兒。說著。呼喚來人。預備酒飯。衆人謙遜入座。孟友還接續前題。叨念不已。笑問坊官道：那時此案發現。咱們檢察之後。回到衙門。我說什麼來著。坊官道：那時我亦知道哇。當時我一看小書房。又看了那本筆記。合那扇子。就知是大有關係。後來我訊問王四。王四說梅裁縫的女兒。就是罪魁禍首。那時我說過沒有。孟友道：這話我沒聽你說過。坊官急了道：那話你是狡情。當

時我一到古家。就知道其中有些緣故。孟友把嘴兒一撇。一手擎著酒盞兒。讓著衆人喝酒。衆人都高高興興。聽他兩人拌嘴。一見孟友讓酒。倒都一怔。坊官因一肚怨氣。沒處發洩。當時被孟友一奚落。不由得掛了火。呆呆望衆人發怔。也不喝酒。也不發言。連城聽孟友說話。過於狂傲。此時也憤懣不平。攔著孟友不叫喝酒。笑說道。他方才背著我們。寫的那個斷語。你先拿出來。我們瞧一瞧。孟友微微笑道。瞧却難。有言在先。大家把案內真像。大略說一說。倒看我斷的是不是。坊官在一旁愣着。臉上冷冷的。亦不答言。連城道。孟友說話。真個氣煞人。簡斷截說。我那斷語。亦不必拏來與你看。大概情形。我先對你合坊官說。這案不爲別的事。就是古孟行一人。疑姦所起。坊官因說的真確。接著就問。連城道。那天法部裡。見了一封信。大概是古孟行送過去的。信上文章。我雖然背不上來。而信上大略意思。旁人有抄出來。當作新聞的。是真是假。孟友且不必駁辨。那天察院衙門。有人去替你去對質。孟友道。怎麼會有人替我呢。連城道。你聽著別忙啊。此人若不去替你。何必坊官合你。一齊都罷了職呢。這人爲誰。我不必說他姓名。這人與我至好。那日在法部堂上。親眼見的。座

上拿著這信。究問維義。信上有維禮圖記。檢察筆跡。似乎尤二寫的。不像是維禮寫的。的大畧情形。尤二要謀害維禮。已非一日。故捏造維禮口氣。印了圖章。暗中給賈少奶奶遞去。信上言語。兩人是相思兩地。隱隱有不解之緣。你說叫孟行看見。氣也不氣。坊官聽了這話。恍然大悟。過來與連城斟酒。連連稱贊他精細。又說道。這麼一說。前後就全都相符。記得那天撈屍。孟行匆匆跑來。鬼鬼祟祟。意思教我們回來。不必檢察了。是了。是了。這就怪不得了。說著。又滿斟一盞。兩眼又溜溜的。孟友看他有什麼話說。孟友把酒盃一推。喊叫店夥兒催菜。連城說話。髣髴沒聽見的一般。虛子在旁邊道。孟哥你不必不信。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天下人間。不能你獨具支眼。我合蔣連城住京。這麼多日。難道會全不如你。孟友笑了笑。仍不答言。坊官道。不要理他。他是無詞可措。對我們裝糊塗呢。連兄說的正對。不過我看著原判。有些不公平。既是古孟行教唆給害的。怎麼叫別人抵償呢。連城道。官官相會。俱有幾分照應。古家又真有勢力。真有銀錢。內容情弊。還用我們說嗎。衆人聽到此處。齊都點了頭。孟友在那裡大嚼。死不答腔。連城太息道。天下事。無奇不有。聽說維禮爲人。極爲正經。從

前來京。各房姨太太合他嬌娘賈氏。誰都挑逼過他。維禮因不肯順從。所以才惹人反恨。心田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還是順從的好。當時若依了他們。何致被害呢。盧子笑道。心田你這就不是。你若這樣心田。你便不是郝心田。簡直是壞心田了。這一句招的合座諸人。又都笑起來。惟有孟友一人。還在那裏大吃。連城道。心田好壞。姑且不題。世間事都是自作自受。維禮既知道不好。早自該躲避。既不躲避。難免有這場大禍。心田笑道。是呀。所以我方才說。不如順從了好呢。連城道。那却不然。當初若一朝失足。陷在迷人網裡。恐怕連這樣結果。都不能得。早就被衆人活吃了。坊官道。怎麼呢。連城一面佈菜。細細把維禮來京。衆人都如何愛慕他的話。從頭至尾。細述一遍。孟友在一旁不答言。超虛子道。孟友是怎麼件事。這樣不言語。孟友仍不答言。心田道。橫豎咱們所見的。孟友有不大以爲然處。不然。何故這樣。孟友一聽這話。因與郝心田初次相遇。不能得罪。遂笑道。閣下說那裡話來。方才坊官說我。言詞已然窮了。那真是知己之談。小弟但有所見。焉能不說哩。連城道。你不用遮飾。倒底怎麼件事。孟友唯唯而笑。並不答言。坊官見心田在此。知道司孟友。有話不肯說。遂亦攙些

談諧。遮蓋過去。酒飯已畢。心田說出去有事。少時回來。衆人也不去攔阻。愴着讓心田出去。得便好追問。司孟友倒底有什麼見的。孟友因吃的多了。躺在軟牀上。閉目裝睡。坊官與連城二人。過來揪他。叫他倒底說說。虛子也在旁慫恿。幫助連城說話。連連催道。你若不說。我們幾人搯你。孟友笑嚶道。說是說的。只是有三樣要求。你們要預爲應諾。連城問三樣什麼事。孟友剛欲出口。忽見有一人進來。連城一看。正是那宋紫玉的父親。照像館的宋掌櫃。見了孟友。虛子噓呼爲禮。孟友與連城坊官二人引見。讓坐獻茶。孟友問。怎的這般閒在。宋掌櫃道。纔聽郝先生說。二位自府上來。京一來。望看。二來有一件新奇事。報告幾位。孟友問什麼新奇事。莫非古家的事嗎。宋掌櫃道。誰說不是。天下事實難預料。按理法部一定案。此事還能夠改變嗎。誰也想不到。法部裡面。居然會出了汗奸了。坊官一聽。知道是楊公理載紳元二人。必然心抱不平。出了什麼緣故了。因問道。閣下此說。莫非楊公理載紳元二人。有什麼報告麼。宋掌櫃笑道。不是。不是。小弟說到這裏。三位請猜一猜。坊官想了想。先猜是卜司寇。繼而又猜是受賄的人。有什麼不公的去處。宋掌櫃道。俱都不是。孟友試猜一



猜。孟友亦想了半日想不出來。宋掌櫃笑道。這事內容很雜亂。不怪你們三位猜不出誰來。虛子道。到底是誰。你快些說。何苦這麼悶着呢。宋掌櫃道。不說便罷。說出之後。你們幾位也得驚爲奇特。連城因性子急。初次見面。不好催逼。急得從椅上下來。瞪眼理鬚。虛子道。你快些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宋掌櫃喝一盅茶。先把超虛子調查的情形。問個大畧。然後纔說到本題。題說賈少奶奶有家親戚。這人素性梗直。名叫賈忠樸。自從留學回京。任事也沒有。新近在法部裡。派了點兒差使。這人因知道古宅一切瑣碎。平素合同學洪德順。兩人有點兒仇隙。說著將洪德順。賈星慧兩人。對於古家的關係。細說一遍。孟友笑道。這麼一說。賈忠樸這個人。簡直是假公濟私。官報私仇哇。宋掌櫃道。那還用說。佛說因果。不可不信。古人有話。用人要用苦人。苦人的心思才力。多出於磨練而來。比著有錢人強的多。富人若待之以恩。將來遇事。必赴湯投火。不避艱險。古家戚友。多半是勢力之交。平日逢迎巴結。不定安什麼壞心呢。有爲著走動升官的。有爲著借著發財的。其中也有小人暗算。勾結他家裡內黨的。古宅交友。不明此道。放著至親不認。孟行倒重用洪德順。內中緣故。我亦不

必傷口德。如今若這事發生。戚友都咬牙切齒。巴不得古衡丢了官。方纔出氣事也。湊巧。毛二女人的母親。就是賈忠樸家的僕婦。原原本本。他對忠樸一說。忠樸雖心有不平。無奈法部定案。措詞很穩當。當時他無隙可尋。偏偏湊巧。察院又有個蔣遂聲。這人與古孟行。原是好。這次因看著郝毅和。借此發財。意思亦想著伸手。因此合都察使任效鵬。暗地一商量。當日買了個摺子。彈劾法部衙門。草菅人命。貪賊枉法。摺上臚列十款。昨日就發下密旨來。派員澈查了。孟友問道。查得怎麼樣。這也是一層手續。宋掌櫃道。方纔我沒說嗎。本部沒有漢奸。誰能知道詳情。最妙不過。也就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八個字。大事就完了。如今一調查。楊公理戴紳元二人。出頭作證。鄭夫人古維義。作爲上訴。毛二之妻樊氏。作爲原告人。三起在法部裡一遞呈詞。古衡就吃不了兜著。孟友聽到此處。搖了搖頭。知道古家父子。錢能通神。世人都究治不了。因笑道。這件事。也就止瞎鬧一鬧。歸期古家父子。誰亦不能有低價罪名。宋掌櫃笑道。是呀。這話不但你一人說。人人都這樣說。不過冥冥之中。有個報應。昭彰。終究是不能免的。還有一件痛快事。報告列位。連城問什麼痛快。盧子亦笑道。說

話你不許悶人快些說。宋掌櫃道：古宅的三姨太太，七姨太太，幾位都見過沒有。坊官一想，見却見過，只不知誰是七姨太太。連城亦不甚記得。孟友忽然想起，說聲是了。第七的姨奶奶，必是那梅姑娘罷。宋掌櫃點頭笑著道：這位姨太太，名實不符，名是姨太太，其實他騙了五萬銀子到手，並未許可。目前不知是什麼緣故。夜間在花園裡，梅花樹上，自縊身死了。坊官道：怎麼講。那個梅姑娘死了麼。咳。可惜。宋掌櫃道：可惜。國沒什麼可惜的。這人既賦性清僻，處在這雜亂家庭，不能不死。他若不死，這案也無法可翻。孟行秉性，因為是紉褲子弟出身，平素就不知王法。他以為錢多勢力大，沒人敢惹呢。那知道金錢交友，勢力交友，都是假的。臨到沒錢沒勢力，馬上就立杆見影。當日有郝黻和伍弼兩人，為虎作倀，人家為升官發財，不得不偏重他。及至銀錢到手之後，如今怎麼樣。兩人都上書辭職，回家養靜去了。如今案也發了。珠兒之母，梅裁縫的女人，從前在監獄收著，如今完案出來，因為伸冤起見，一狀就告在賈某手裡。賈某收下狀子，尤為究治。次日就票傳古衡，問他要梅珠兒。此時那梅珠兒已死。孟行為保全名譽，沒敢露布。死後就埋在梅花樹底下了。千巧萬巧，巧不

過這樁事。八方響應。衆口同音。今天有御史入奏。奉旨把古衡父子革職拿問了。連城聽到這裏。笑迷啼的道。這話你真是冤人。如今世界。那有這樣痛快事。真個這樣。世間爲惡的人。從此就知道醒悟。宋掌櫃道。誰來哄你。不信你看看這個。說著便從懷內掏出官報來。遞給連城。上寫道。

上諭前次有人奏參。巡撫古衡。稅務監理官古孟行。父子合謀。殺害其族孫維禮。並賄買法官。意圖傾軋等語。當飭都察史任效鸚。嚴密調查。候旨核辦。茲據奏報。古衡有族孫維禮。被其殺害屬實。賂賄法官。現亦查有確據。該巡撫身爲大員。竟敢滅倫喪德。一致於此。言之殊堪痛恨。伊子古孟行。紈褲成性。殘酷爲心。均著卽行革職。歸案審訊。所有案內受賄買法之官吏等。均著巡視京城察院澈底根究。以肅官箴。欽此。

衆人一面看。一面稱快。坊官道。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當日我看著孟古行。心就犯疑。如今要這樣一辦。或者官場裡面。也就知所斂跡了。超虛子笑道。你們幾位。不要爲古人擔憂了。這些日子。衆人都辛辛苦苦。爲這一人着忙。究竟又碍誰筋疼呢。依

我說。靜坐常思已過。閒談莫論人非。從古至今。世間就這樣齷齪。我們還談他作什麼。有這工夫。明日我約會諸位。到我九疑山上。遊逛幾天。別的不敢說。山上有清泉可飲。每日有穀粟可食。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春之花。冬日雪。俱是卽景文章。你說有多麼痛快。快不要談這些了。宋掌櫃笑道。先生議論。真是清高一流。像我這下等社會。實在不能隨喜。虛子問什麼緣故。坊官又插言問道。二位先不必抬槓。對於此案。我有一至要的話。要合閣下請教。謀害維禮的人。倒底是誰呀。宋掌櫃道。這人還有兩個。左不過古孟行。坊官聽了此話。笑的拍掌。回首對司孟友笑道。你看如何。方纔我等議論。粗悖紅筋。你合我們爭執。你說害人的人。不是古孟行。如今你再想一想。是他不是。司孟友未曾說話。連城亦插言問道。你寫的那斷語。請你拿出來。我等瞧一瞧。方纔說了半截兒。你說有三件要求。須我等應諾之後。你纔肯對我們說。如今你且說一說。倒底那三件。孟友拈着鬚。微微笑道。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沙鍋不打。一輩子不漏。坊官道。你看你這貧嘴。有話快些說。先作個起講。作什麼。孟友道。方纔郝心田在這裡。人家好心意好。替我們訪查。當面我若駁辨。我又沒有證據。我

不過揣情度理。閱人於微的見解。究實確不確。可不敢說。如今我要求三件。第一是在這裡不能說。第二對糊塗人不能說。第三你們不紀下我的話。我不便說。坊官道。這可難了。你若沒有見解。就不必說。瞎作這文章作什麼。超虛子道。這亦不難。好在這一案。已經有了頭緒了。將來怎麼樣。姑不具論。就是這種種項項。有人若紀戴起來。足足有幾十萬字。你若在這裏不肯說。也不打緊。好在我們都沒事。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這樣官場。我們也不必久居。明天我約你們諸位。一同到九疑山。曲寒舍去遊逛幾天。還是那話。山上有清泉可飲。沒事在松柏樹下。飽看山中風月。倒是個怡情悅性。修養性情的樂趣。諸位樂意。合算孟友要求的事。第一件算是行了。孟友笑道。第二件呢。虛子道。第二件你是罵人的話。請你先說說。我們誰糊塗。孟友笑道。如此說來。我得下注解。我說對糊塗不能說者。是叫你們幾人。請出幾個明白人來。大家評評。連城笑道。行得。行得。第二件我們亦應諾。孟友道。第三件呢。虛子道。第三件紀載此事。我雖不慧。紀載這件事。亦還敢任。坊官道。如此說來。我們三件事。既已應許。明日你沒有深遠見識。該受什麼罰。連城亦急著追問。是呀。我們既應了。

你你若白白的冤人呢。孟友把鬍子一撥。笑著道。今當宋掌櫃在此。可以作吾證人。那時我一張口。若不把此事道破。我情願司字加一豎。改姓合同的同字。連城道。如此很好。當下都計議已定。約着宋掌櫃明日同去。當晚就收拾行走。連城是急火性子。不斷刻薄孟友。指桑說槐的道。難爲你真也存得住話。孟友笑而不采。假裝不知道。等著心田來到。衆人把意思說明。因知司孟友。素日是深有見識的人。那能不信。衆人都凸凸囊囊。心裡悖惑着。猜不定孟友心裏。倒底犯什麼壞。次日早起。虛子把店夥叫來。算清店賬。即日就打點行走。上了火車。好在也離京不遠。當日就到了。虛子叫僮兒開門。打掃幾間靜室。安頓衆人。衆人有前曾來過的。有未經來過的。只見這座院落。十分幽雅。面南有三間竹房。房內几案。亦都是竹子編造的。繞室有十架書櫥。均極精細。衆人爲維禮一案。不得頭腦。今被虛子約來。原爲是請教孟友。連城也再三催問。嗔著孟友不說明。故意合衆人拿泥。孟友搖搖頭。仍不直說。咬定要按照三款。先叫超虛子。從頭至尾。先把以前見聞。細細都記載起來。然後再約請幾個明白人出來。大家評論。連城是急躁不耐煩的人。聽了這話。很不謂然。坊官在旁邊

解和應許與超虛子兩人分任編輯。這一日全書告成。虛子因不食前言。隨手作了一書。約予到九疑山曲。聽一件古怪新聞。到得屋裡。先喝了一杯茶。挨次與孟友連城二人。按次相見。孟友因素喜談諧。匆匆自第一櫥上。抽出一卷書來。題著古衡案第一卷。又注有梅珠兒三字。余當時未及細問。看了一過。正是這全書事紀。超虛子所紀的詳情。予正欲詢問孟友。這案是誰的原凶。忽見有一人走來。拍打予的肩臂。連連喚道。先生。王先生。天已不早。醒一醒吧。予開目定神一看。那裡是九疑山曲。案上有一堆亂書。予手握一隻毛筆。原來是支頤過久。打了一會兒磕睡。這真是那理說起。因懷書中原委。遂作一歌。括其大旨。其歌云。

豪富權奸多作惡。那知慾海煎湯鑊。殺機一起骨肉殘。厲階誰意生帷簿。獨嗟古老勢薰天。築得銅山造孽錢。不知廉恥爲何物。誤國殃民數十年。奔馳門下多走狗。逢迎諂媚弗知醜。縱臂脅肩誇籠榮。鳥蹄獸跡交中籌。僕從緣何用狡童。迷離撲擲誰雌雄。司空目作尋常事。家翁真個學痴聾。設謀漁色傷天理。鍛成冤獄虐梅氏。花濃月淡梅珠兒。無端亦墮網羅裡。大婦小婦妬娥眉。更有蚨



兒與兒。屢攫羣小青蠅。遂教蛇影生嫌疑。維禮耿直天然性。處淤却比蓮花淨。祇因不佩韓壽香。暗中已伏戕身讖。古老賦性豈痴頑。家謀燕翼託孫賢。信纔信。安害良裔。故教井裡沉奇冤。恢恢天網疏難漏。案情竟被窮偵究。奸人恃有護身符。心香默祝錢神佑。桃僵李代碧成珠。城門失火殃池魚。法庭之上無公理。受贓賣法都阿諛。言官假意伸公道。嚴章峻語劾凶暴。終教元惡置典刑。罵名千載空遺笑。爪牙黨羽亂紛逃。蕩姬妖婢隨風飄。或受冥譴或天罰。春夢一醒恩仇消。嗚呼人心異狐兔。何若滅倫肆讒妬。因因果果無偏私。孽鏡高懸真可懼。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全本并裏屍上下兩冊

定價大洋八角

編述者 冷佛

校訂者 稚民

總發行所 愛國白話報



代售處

琉璃廠 勸業場  
後門外 西四牌樓  
青雲閣 第一樓  
賓宴樓 東安市場  
各大書坊 均有代售

實事 小說 春阿氏已出版大洋六角

# 52  
3-F/321

38/55